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研究

Study of the Transliteration of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黃韋仁

Huang, Wei-Jen

指導教授：吳聖雄教授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八月

August 2020

謝辭

余憶小學初上國語課，師曰：「國語者，北京話也。何哉？夫國父孫中山之創民國，將定國語，眾嘗推舉粵語，蓋國父粵人也。然粵語音複調多，大不易學，而北京話易簡，遂定北京話為國語也。」余記之甚深，頗惑於心，如其然，則清朝何語也？何不從清朝通語哉？

又稍長，輒聞：「國語，特北京之方言耳，不若閩語之雅純；北虜禍華，變亂正音，胡語夾雜，北京話是也；惟閩溯華夏，漢唐正統，蓋中原雅音也。」粵人不服，亦自謂中原雅音。客家人益不服，宗譜所載，先民輾轉，正出中原，歷歷可鑑，更是中原雅音也。人人各以方言相輕，齟齬不止。

究古人當世，何言也哉？今人人皆謂自家方言乃上古雅言，則恐無一乃上古雅言也。試想，漢唐至今，豈無變化？八百年前之閩語，豈今日之閩語？今日之粵語，又豈八百年前之粵語？時有更迭，音有轉易，不有亙古之代，安有不變之語？此本常識之理，何以不察？惟俗之常情，貶人崇己，無視事理，謬論欺人，亦以自欺，嗚乎！不究其情，自以為是，片面之辭，嘲損他人，紛爭不止，亂由是生矣！

夫余之惑於古音也久矣！徒知俗論之不通，不曉俗論之何以不通。及入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雙主修國文系，從　郭乃禎師教授，修習聲韻之學，觀古今音變；又入崑曲研究社，從　蔡孟珍教授，唱曲念白，知其存古，官話孑遺，為之豁然開朗，視野大開，猶解向所執迷者矣，遂潛心音學。

同輩多稱：「聲韻學，國文系之微積分也。」輒聞某某人不及格，又須重修；縱雖及格，亦叫苦連天，怨聲不絕。獨余樂於是道，好奇之心無窮盡，思之問之，陶陶學之，眾以為怪。

向吾師所謂「民國原定粵語為國語」之論，余未嘗忘之，嘗翻尋民初文獻，以正其誣。夫民國初建，其政在袁不在孫，豈因孫中山粵人而尊粵語乎？袁世凱，豫人也，何不奉豫語乎？況孫中山雖粵人，然實為客家人，何不云客家語乎？究其實，國語蓋承清季官話，斟酌損益，參考南、北兩京，去其俗音、怪音、方音，各省代表字字投票以定之，安可謂國語本北京話乎？

既知國語淵源，則欲窮清季官話之實。然顧清代韻書之眾，雖大同，而小異，稍雜方音，似無定準。竊思之，滿清滿清，滿洲所創，公文奏摺，滿漢並陳，必涉人名、地名，書者皆官，或可一探官話之實！乃往臺大，拜　莊吉發先生，學習滿文，留心滿漢文獻。

爾後畢業，實習，效力軍旅，考取研究所，志以還原清代官話，翻覽群書，審辨舊說，徵考時俗，思尋通理，於是撰成此文，一解宿昔之大惑矣！

二年前，於業師　吳聖雄教授課中，結識交換生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瞿山鑫兄。後一年，山鑫兄引介黃育林兄。育林兄游於韓國亞洲大學博士班，研究滿、漢、韓三語，熟稔滿籍。雖未親見，然網路相交，時相就教，解疑答惑，賴之斯人，竟得浩漫文獻，大有裨益焉！

業師　吳聖雄教授，雖精聲韻，亦長電腦。余雖文科，然素不以文科自限，故研究多表列，分析多統計，行文多圖解。昔余荷戈虎帳，佐充幕僚，奉擬檄文，統匯戎情，於電腦所習良多。而　夫子之教，又有勝焉，以科技資研究，以程式去瑣冗，直跨文科戶檻，誠合我性也。故建置資料庫，分析資料庫，輒賴　夫子傳授之法；遇窒礙之處，亦必詢乎軟體之秘技，是以勞輕功速也。微斯教，其耗時將何如也？

嗟夫！艱難苦悶，惟俄羅斯樂聖　Shostakovich（Шостакович, 1906-1975）之伴我！其樂也，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沉鬱頓挫，若杜子之韻編，慰我長心！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聖迹已遠，蕩蕩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若萬仞宮牆，猶天之不可階升也，不入其門，不見天地之蒼茫、人寰之悲歡，民無能名焉。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天不生斯哲，萬古如長夜！

摘要

《御製增訂清文鑑》是清高宗的敕令編纂的滿漢辭典，作者為傅恒、劉統勳等，書中以漢字注滿音，以滿文注漢音。

本研究考證出了該書祖本，並指出其他版本多出〈續入新語〉、〈二次續入新清語〉等，都是後人私修增補。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所反映的官話音系，聲母雖與今天國語完全一致，但細節不盡相同。

而所謂「尖團音」，原是滿語音學上的術語，尖音指滿語舌面音聲母，團音指滿語舌根音、小舌音聲母。滿語尖、團格局，恰巧可以對上漢語精系、見系格局，因此被混為一談。

本論文認為——「精系顎化、見系不顎化」應是清初的官話標準音。尖團音分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涉及到了滿漢音譯。只要漢人講著標準音，就算沒學過滿文，看著漢譯，也能讀出滿文音；反之，若讀著「精、見系全顎化」的變音，就不能讀出正確的滿文音。可是，另一方面，有些人雖講著標準音，但受「精、見系全顎化」變音的干擾，也會讀錯，於是出現《圓音正考》這樣的參考書。

相較於聲母，《御製增訂清文鑑》與今天國語在韻母上的分歧更大。多了ㄨㄜ[uə]、ㄧㄛ[io]，少了ㄨㄛ[uo]。若干明顯特徵，摘舉如下：

一、[o]、[uo]合併為[o]。

二、見系字果攝合口一等字，本應讀[o]，但部分字分化出[wə]。

三、相同的音韻地位，常有混讀[o]、[ə]的現象。

四、今國語[iai]韻幾乎消亡，所剩極少。滿漢對音，一半維持[iai]，一半變讀[ai]或[ie]。

五、若干唇音字仍保持[-uən]、[-oŋ]等合口呼。

《御製增訂清文鑑》出現大量混讀的現象，一半近於古，一半近於今，揭示了語音的流變，並不是突然地改頭換面，而是緩慢地推進。

新音的萌發可以很早，但新、舊音也可以共存很久。因此，文獻中出現舊音，不必然是因為作者有存古的意識。一半的人讀新音，看似聲勢浩大，但不能忽略仍有一半的人還在讀舊音。

《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並不是一地之方音，而是以北京話為基礎，依據文人對於雅音的共識，斟酌南北所形成的音。《御製增訂清文鑑》編纂者，有滿人，有漢人，也經過清高宗本人審閱。如果我們狹隘地認定皇帝本人的口音就是絕對標準的話，《御製增訂清文鑑》無疑是最接近清乾隆時期官話標準音的文獻！

關鍵字：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官話

Abstract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is a Machu-Chinese dictionary, which was edited with Qián Lóng's edict. The authors were Fuheng and Liú, Tǒng-Xūn. In this book, Machu pronunciation is not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pronunciation is noted with Manchu alphabet.

This study finds the original version; the other versions which contain *"Continuing Added Vocabulary"* and *"Secondary Continuing Added New Manchu Vocabulary"* all were enlarged privately by individual persons afterward.

The initials of the Mandarin phonetic system which the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reflects match Mandarin today, but are not totally the same in details.

The so-called "acute-round voices" was actually a term of Manchu phonetics. Acute voice is lingual initials of Manchu; round voice is velar and uvular initials of Machu. The condition of acute-round voices in Machu occasionally agree the one of "精 set & 見 set" in Chinese, so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same.

"Palatalized 精 set & unpatalized 見 set" should be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of Mandarin in the beginning of Qīng Danasty. The reason why acute-round voices were so important is that they refer to Manchu-Chinese transliteration. As long as Chinese speak in standard pronunciation, even though they never learns Manchu, they still can read Manchu out just by reading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conversely, if they speak in "Palatalized 精 set & palatalized 見 set", they will never read correct Machu out.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some people speak in standard, yet also read wrong for the interference of "Palatalized 精 set & palatalized 見 set". So, the reference book *"Study of Round Voice"* appeared.

Compared with initials, rhymes of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differ much more from Mandarin's. Here listed obvious features below:

1. [o] and[uo] merged as [o].
2. 見系字果攝合口一等字 should read as [o]; some of them shifted into[wə].
3. [o]、[ə] were often mixed up at the same phonetic condition.
4. [iai] rhyme hardly exist in Mandarin today, represented by very few characters. In Manchu-Chinese transliteration, half remained as [iai], and half become variantly pronounced as [ai] or [ie].
5. Some bilabial characters remain as 合口呼 like [-uən]、[-oŋ].

It is seen that the pronunciations of numerous characters were confused. Half is close to the old, and half is close to today's, which reveals that phonetic change is not abrupt but proceeds slowly.

After germination of a phonetic change, the older pronunciations can still survive along with it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if a literature shows old pronunciation, it is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the author wants to reserve old things. It looks popular if half people read new, but it souldn't be ignore that there still are half people who read old.

The phonetic system of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is not a dialect of a certain place but a phonetics which was based on Beijing dialect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sensus for literate pronunciation by the intellectual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accents. The authors of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contained Manchurian and Chinese. Qián Lóng himself also had proofread and possessed the draft. If we narrowly define the absolute standard as the emperor's accent, this book is no doubt the literature which is the closest to the standard Mandarin at Qián Lóng period.

Keywords: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Manchu-Chinese transliteration, Mandarin

目次

謝辭……I
摘要……III
Abstract……V
目次……VII
表次……XV
圖次……XX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第二節　前人研究……1
　　一、官話……1
　　二、滿漢對音……2
　　三、尖團音……6
　　四、滿文避諱……8
　第三節　研究方法……9
　第四節　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難……10
第二章　《御製增訂清文鑑》述要……15
　第一節　成書背景……15
　　一、前身《御製清文鑑》……15
　　（一）編纂過程……15
　　（二）內容體例……18
　　（三）後續擴編……20
　　二、清高宗的語文素養……21
　　三、清高宗的語文事功……23
　　（一）推行滿語……23
　　（二）審音正字……24
　　（三）翻譯事功……25
　第二節　該書說明……27
　　一、名稱由來……27
　　二、編纂動機……28
　　三、卷帙內容……30
　　四、撰寫體例……34
　　（一）十二字頭……34
　　（二）正編……35
　　1.文字……35
　　2.部類……36
　　3.釋詞……36

（三）續入新語……..36
五、版本概況……..38
（一）兩種刻本……..38
（二）蒼字本……..39
（三）君字本……..40
（四）四庫全書本……..41
（五）綜合比較……..42
1.卷帙內容……...42
2.詞條比較……...43
（六）可能祖本……..43
六、編纂過程……..45
（一）乾隆三十六年本……..45
（二）〈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46
七、編纂臣工……..52
八、後續改編……..55
第三節　後續影響……56
第三章　滿語概說……..59
第一節　滿文創制……60
第二節　滿語音系……62
一、元音……..63
二、輔音……..64
三、音節結構……..64
第三節　滿文字母……65
一、相關術語……..65
二、元音……..66
（一）a 與 e……66
（二）o 與 u……67
（三）i……67
（四）ū……68
三、輔音……..70
（一）n……70
（二）k、g、h 與 k’、g’、h’ ……...70
（三）b、p……..75
（四）s、š、dz、ts……76
（五）t、d……...77
（六）l、m……79
（七）c、j……..……79
（八）y……79

（九）r……80
（十）w、f……80
（十一）ž……81
（十二）ng……81
（十三）ba、be、ban、ben、ka、ke、kan、ken……82
第四節　古音辨證……83
一、清、濁對立，還是送氣、不送氣對立？……83
二、oo、ao……84
三、撮口呼……87
四、š、c、j……87
五、si、ši……88
六、e 音值……91
七、žin、žen、žing、ženg……94
第四章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聲母系統……99
第一節　概要……99
第二節　與《廣韻》的對當關係……99
一、幫系字……99
二、端系字……100
三、知系字……101
四、見系字……103
五、精系字……105
六、照系字……106
七、莊系字……108
（一）莊母字……108
（二）初母字……109
（三）床母字……109
（四）疏母字……110
（五）綜合分析……111
八、來、日母字……114
九、影系字……115
第三節　與國語的對當關係……116
一、唇音字……117
二、舌尖音字……117
三、舌根音字……118
四、舌面音字……119
五、舌尖後音字……120
六、舌尖前音字……121
七、零聲母字……122

第五章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韻母系統……123
第一節　概要……123
一、韻母全覽……123
二、擬音說明……126
（一）ㄠ[au]……126
（二）ㄜ[ɤ]……127
（三）ㄨㄟ[uei/ui]……127
（四）ㄡ[əo]……127
（五）ㄧㄡ[iou/iəo]……128
（六）ㄨㄣ[uən/un]……128
（七）ㄨㄥ[uŋ]……128
（八）ㄛ[o]……129
（九）ㄧㄛ[io]……131
第二節　與《廣韻》的對當關係……132
一、陰聲韻……132
（一）止攝……132
1.開口呼……132
2.合口呼……133
（二）遇攝……134
1.一等……134
2.三等……135
（三）蟹攝……135
1.開口一等……136
2.開口二等……136
3.開口三、四等……139
4.合口一等……139
5.合口二等……140
6.合口三、四等……141
（四）效攝……141
1.一等……141
2.二等……142
3.三等……142
4.四等……143
（五）果攝……143
1.開口一等……143
2.開口三等……144
3.合口一等……144
4.合口三等……146

（六）假攝……147
1.開口二等……147
2.開口三等……147
3.合口二等……148
（七）流攝……148
1.一等……148
2.三等……149
二、陽聲韻……149
（一）通攝……149
1.一等……150
2.三等……150
（二）江攝……152
（三）臻攝……152
1.開口一等……152
2.開口三等……153
3.合口一等……153
4.合口三等……154
（四）山攝……155
1.開口一等……155
2.開口二等……155
3.開口三等……156
4.開口四等……156
5.合口一、二等……157
6.合口三等……157
7.合口四等……158
（五）宕攝……158
1.開口一等……158
2.開口三等……158
3.合口……159
（六）梗攝……159
1.開口二等……159
2.開口三等……160
3.開口四等……161
4.合口……161
（七）曾攝……161
1.開口一等……161
2.開口三等……162
3.合口……162

（八）深攝……162
（九）咸攝……164
1.開口一等……164
2.開口二等……164
3.開口三等……164
4.開口四等……165
5.合口……165
三、入聲韻……165
（一）通攝……166
1.一等（屋、沃）……166
2.三等（屋、燭）……166
（二）江攝（覺）……167
（三）臻攝……168
1.開口三等（質、迄）……168
2.合口一等（沒）……169
3.合口三等（術、物）……170
（四）山攝……170
1.開口一等（曷）……170
2.開口二等（黠、鎋）……171
3.開口三等（月、薛）……171
4.開口四等（屑）……171
5.合口一等（末）……172
6.合口二等（黠、鎋）……173
7.合口三等（月、薛）……173
8.合口四等（屑）……174
（五）宕攝……174
1.開口一等（鐸）……174
2.開口三等（藥）……176
3.合口一等（鐸）……177
4.合口三等（藥）……178
（六）梗攝……178
1.開口二等（陌、麥）……178
2.開口三等（陌、昔）……179
3.開口四等（錫）……179
4.合口（陌、麥、昔）……180
（七）曾攝……180
1.開口一等（德）……180
2.開口三等（職）……181

3.合口（德、職）……181
（八）深攝（緝）……182
（九）咸攝……182
1.一等（合、盍）……182
2.二等（洽、狎）……183
3.三等（葉、業）……184
4.四等（帖）……184
第三節　與國語的對當關係……184
一、ㄧ i[i]、ㄨ u[u]、ㄩ ü[y]……185
二、ㄚ a[a]……185
三、ㄛ o[o]……186
四、ㄜ e[ɤ]……187
五、ㄝ e[e]……188
六、ㄞ ai[ai]……188
七、ㄟ ei[ei]……189
八、ㄠ ao[au]……190
九、ㄡ ou[ou]……191
十、ㄢ an[an]……191
十一、ㄣ en[ən]……192
十二、ㄤ ang[aŋ]……193
十三、ㄥ eng[əŋ]……194
十四、ㄦ er[ɚ]……194
第六章　現象綜論……197
第一節　鼻音混淆……197
第二節　古今音不相承……199
一、古今各有所據……200
二、古合規律今不合……201
第三節　一字多音……201
一、今多音而古單音……201
二、古今音義對當標準不一……204
第四節　合口變開口……205
一、ㄋ n[n]、ㄌ l[l]……205
二、唇音……207
第五節　ㄛ o[o]、ㄜ e[ɤ]混讀……209
一、統計分析……209
二、演變分析……212
第六節　莊系字……214
第七節　尖團音……218

一、《御製增訂清文鑑》所見的尖團音……218
二、存古之說評議……219
三、其他文獻所見的尖團音……221
四、清初可能存在的四種口音……223
五、重釋《圓音正考》……224
第八節　與老國音的關係……227
第七章　結論……231
第一節　《御製增訂清文鑑》概況……231
第二節　滿文古音……231
第三節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音系的聲母……232
第四節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音系的韻母……232
第五節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音系的地位評價……233
第六節　本研究貢獻……235
參考文獻……237
附錄　資料庫電子檔……245

表次

表1-1　尖團音滿文對照……...7
表1-2　清代滿文避諱字……...9
表2-1　《御製清文鑑》卷帙總覽……18
表2-2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帙總覽……30
表2-3　〈四庫提要〉二篇比較……31
表2-4　臺大、韓國、德國收藏「君字本」比較……40
表2-5　各版本卷帙比較……42
表2-6　「蒼字本」與「君字本」之「龍寧紬」滿文對照……43
表2-7　各版本「狍狼」一詞書影比較……44
表2-8　各版本「蟃蜒」一詞書影比較……44
表2-9　《黑圖檔》乾隆三十六年後之「新定清語」……47
表2-10　〈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書籍年代……...50
表3-1　滿語元音總表……63
表3-2　「元音和諧律」說法比較表……63
表3-3　滿語輔音總表……64
表3-4　滿語雙元音搭配表……65
表3-5　滿語半元音、元音搭配表……...……65
表3-6　元音 a、e 滿文形體表……...……...66
表3-7　元音 o、u 滿文形體表……...……...67
表3-8　元音 i 滿文形體表……...……67
表3-9　元音 ū 滿文形體表……...……68
表3-10　《御製增訂清文鑑》對音 u、ū 混用情形……69
表3-11　輔音 n 滿文形體表……...……...……70
表3-12　小舌音、舌根音與各元音拼合表……....71
表3-13　輔音 k、g、h 與 k’、g’、h’滿文形體表……71
表3-14　輔音 k-與各元音拼合滿文形體表……...……...72
表3-15　各元音與輔音-k 拼合滿文形體表……...…73
表3-16　輔音 g、h、g’、h’與各元音拼合滿文形體表……...……74
表3-17　《御製增訂清文鑑》對音 h、h’混用總覽……75
表3-18　輔音 b、p 滿文形體表……..……76
表3-19　輔音 s-、š-、dz-、ts-與各元音拼合音值表……...76
表3-20　輔音 s、š、dz、ts 滿文形體表……....76
表3-21　音節[sɿ]、[$ts^hɿ$]、[tsɿ]滿文轉寫法總覽……...77
表3-22　輔音 t、d 滿文形體表……...……77
表3-23　輔音 t-、d-與各元音拼合滿文形體表……78
表3-24　輔音 l、m 滿文形體表……...……79
表3-25　輔音 c、j 滿文形體表……...……79

表3-26　音節[tʂʰɻ]、[tʂɻ]滿文形體表……..…….79
表3-27　輔音 y 滿文形體表……...……...80
表3-28　輔音 r 滿文形體表……...……...80
表3-29　輔音 w、f 滿文形體表……...……80
表3-30　輔音 w-、f-與各元音拼合滿文形體表……...81
表3-31　輔音 ž 滿文形體表……...……..81
表3-32　輔音 ng 滿文形體表……...……81
表3-33　滿文 oo 各方言音值表……...……85
表3-34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 oo、ao 漢字對音表……85
表3-35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含 oo 詞彙總覽……86
表3-36　《欽定金史語解》滿文含 si、ši 之專名例表……...89
表3-37　《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滿文-ei 漢字對音表……92
表3-38　滿文 ei、ye 各方言音值表……...……..93
表3-39　滿文文獻 žin、žen、žing、ženg 情形……96
表4-1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聲母表……99
表4-2　幫系字對當關係表……...100
表4-3　端系字對當關係表……...101
表4-4　澄母梗攝入聲開口二等[tʂ]、[ts]兩讀字例……102
表4-5　知系字對當關係表……...102
表4-6　見系字對當關係表……...104
表4-7　精系字對當關係表……...105
表4-8　「純」、「蜃」、「瑞」對音比較…….……..107
表4-9　照系字對當關係表……...107
表4-10　莊母字對當關係表……108
表4-11　初母字對當關係表……109
表4-12　床母字對當關係表……110
表4-13　疏母字對當關係表……110
表4-14　莊系字對音讀舌尖前音情形 1……..111
表4-15　莊系字對音讀舌尖前音情形 2……..112
表4-16　莊系字舌尖前音、舌尖後音比較……114
表4-17　來、日母字對當關係表……114
表4-18　「容」、「蓉」、「融」對音比較……115
表4-19　影系字對當關係表……116
表4-20　國語唇音字對當關係表……117
表4-21　國語舌尖音字對當關係表. ……...117
表4-22　國語舌根音字對當關係表……118
表4-23　國語舌面音字對當關係表……119
表4-24　國語舌尖後音字對當關係表……120

表4-25　國語舌尖前音字對當關係表……121
表4-26　國語零聲母字對當關係表……122
表5-1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韻母表……123
表5-2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韻母拼合表……124
表5-3　《御製增訂清文鑑》、老國音、現代國語比較. ……126
表5-4　止攝開口對當關係表……132
表5-5　來母止攝合口字……133
表5-6　止攝合口字-uwei 字例……134
表5-7　止攝合口對當關係表……134
表5-8　遇攝一等對當關係表……135
表5-9　遇攝三等對當關係表……135
表5-10　影母蟹攝開口一等字例……136
表5-11　蟹攝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36
表5-12　見系蟹攝開口二等字[iai]、[ie]兩讀字例……137
表5-13　蟹攝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138
表5-14　蟹攝開口三、四等對當關係表……139
表5-15　蟹攝合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40
表5-16　蟹攝合口二等對當關係表……140
表5-17　蟹攝合口三、四等對當關係表……141
表5-18　效攝一等對當關係表……141
表5-19　效攝二等對當關係表……142
表5-20　效攝三等對當關係表……142
表5-21　效攝四等對當關係表……143
表5-22　見系果攝開口一等字[o]、[ə]兩讀字例……143
表5-23　果攝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44
表5-24　果攝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44
表5-25　見系果攝合口一等字兩讀字例……145
表5-26　見系字果攝合口一等字對音、國語對照……145
表5-27　果攝合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46
表5-28　果攝合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47
表5-29　假攝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147
表5-30　假攝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48
表5-31　假攝合口二等對當關係表……148
表5-32　流攝一等對當關係表……148
表5-33　流攝三等對當關係表……149
表5-34　通攝陽聲一等對當關係表……150
表5-35　非系字通攝陽聲三等[əŋ]、[uŋ]兩讀字例……151
表5-36　通攝陽聲三等對當關係表……151

表5-37　江攝陽聲二等對當關係表……152
表5-38　臻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52
表5-39　臻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53
表5-40　明母臻攝陽聲合口一等字字例……153
表5-41　臻攝陽聲合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54
表5-42　非敷奉等三母臻攝陽聲合口三等[ən]、[un]兩讀字例……154
表5-43　臻攝陽聲合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55
表5-44　山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55
表5-45　山攝陽聲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156
表5-46　山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56
表5-47　山攝陽聲開口四等對當關係表……157
表5-48　山攝陽聲合口一、二等對當關係表……157
表5-49　山攝陽聲合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57
表5-50　山攝陽聲合口四等對當關係表……158
表5-51　宕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58
表5-52　宕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59
表5-53　宕攝陽聲合口對當關係表……159
表5-54　梗攝陽聲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160
表5-55　梗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60
表5-56　梗攝陽聲開口四等對當關係表……161
表5-57　梗攝陽聲合口對當關係表……161
表5-58　曾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62
表5-59　曾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62
表5-60　曾攝陽聲合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62
表5-61　深攝陽聲字舌尖鼻音、舌根鼻音混淆字例……163
表5-62　深攝陽聲對當關係表……163
表5-63　咸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164
表5-64　咸攝陽聲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164
表5-65　咸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164
表5-66　咸攝陽聲開口四等對當關係表……165
表5-67　咸攝陽聲合口對當關係表……165
表5-68　通攝入聲一等（屋、沃）對當關係表……166
表5-69　通攝入聲三等（屋、燭）對當關係表……166
表5-70　江攝入聲（覺）對當關係表……168
表5-71　臻攝入聲開口三等（質、迄）對當關係表……168
表5-72　臻攝入聲合口一等（沒）幫系字……169
表5-73　臻攝入聲合口一等（沒）對當關係表……169
表5-74　臻攝入聲合口三等（術、物）對當關係表……170

表5-75　山攝入聲開口一等（曷）對當關係表……170
表5-76　山攝入聲開口二等（黠、鎋）對當關係表……171
表5-77　山攝入聲開口三等（月、薛）對當關係表……171
表5-78　山攝入聲開口四等（屑）對當關係表……172
表5-79　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末）幫系字……172
表5-80　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末）對當關係表……173
表5-81　山攝入聲合口二等（黠、鎋）對當關係表……173
表5-82　山攝入聲合口三等（月、薛）對當關係表……173
表5-83　山攝入聲合口四等對當關係表……174
表5-84　幫系字、影母字宕攝入聲開口一等（鐸）[o]、[ə]兩讀字例……...174
表5-85　宕攝入聲開口一等（鐸）見系字……175
表5-86　宕攝入聲開口一等（鐸）對當關係表……176
表5-87　宕攝入聲開口三等（藥）對當關係表……177
表5-88　宕攝入聲合口一等（鐸）對當關係表……178
表5-89　宕攝入聲合口三等（藥）對當關係表……178
表5-90　梗攝入聲開口二等（陌、麥）對當關係表……179
表5-91　梗攝入聲開口三等（陌、昔）對當關係表……179
表5-92　梗攝入聲開口四等（錫）對當關係表……180
表5-93　梗攝入聲合口（陌、麥、昔）對當關係表……180
表5-94　曾攝入聲開口一等（德）對當關係表……181
表5-95　曾攝入聲開口三等（職）對當關係表……181
表5-96　曾攝入聲合口一等字（德、職）字例……181
表5-97　曾攝入聲合口（德、職）對當關係表……182
表5-98　深攝入聲（緝）對當關係表……182
表5-99　咸攝入聲一等（合、盍）對當關係表……183
表5-100　咸攝入聲二等（洽、狎）對當關係表……...183
表5-101　咸攝入聲三等（葉、業）對當關係表……...184
表5-102　咸攝入聲四等（帖）對當關係表……...……184
表5-103　國語ㄧ i[i]、ㄨ u[u]、ㄩ ü[y]對當關係表……185
表5-104　國語ㄚ a[a]對當關係表……...186
表5-105　國語ㄛ o[o]對當關係表……...…186
表5-106　國語ㄜ e[ɤ]對當關係表……...187
表5-107　國語ㄝ e[e]對當關係表……...…188
表5-108　國語ㄞ ai[ai]對當關係表……189
表5-109　國語ㄟ ei[ei]對當關係表……189
表5-110　國語ㄠ ao[au]對當關係表……...190
表5-111　國語ㄡ ou[ou]對當關係表……...191
表5-112　國語ㄢ an[an]對當關係表……...…192

表5-113　國語ㄣ en[ən]對當關係表……...193
表5-114　國語ㄤ ang[aŋ]對當關係表……193
表5-115　國語ㄥ eng[əŋ]對當關係表……194
表5-116　國語ㄦ er[ɚ]對當關係表……195
表6-1　《御製增訂清文鑑》鼻音混淆字例……..……..197
表6-2　《御製百家姓》鼻音混淆字例……...198
表6-3　滿漢對音、國語中古來源不同之字例……...200
表6-4　滿漢對音合乎演變規律而國語不合之字例……..……..201
表6-5　滿漢對音一字單音情形……...202
表6-6　滿漢對音與國語讀音標準不一之情形……...204
表6-7　ㄋ n[n]、ㄌ l[l]合口呼比較 1……...…205
表6-8　ㄋ n[n]、ㄌ l[l]合口呼比較 2……..……206
表6-9　唇音配鼻音韻母比較 1……..……..207
表6-10　唇音配鼻音韻母比較 2……..208
表6-11　《西儒耳目資》雙唇音配鼻音韻母之情形……208
表6-12　全讀-o[-o]及全讀-e[-ə]之韻母條件……..……210
表6-13　-o[-o]、-e[-ə]混讀之韻母……..……210
表6-14　o[-o]、-e[-ə]混讀條件……...……..211
表6-15　幫系字、見系字、影母字讀-o[-o]、-e[-ə]情形……..……212
表6-16　莊系字不讀舌尖後音字例……214
表6-17　莊系字讀音古今讀音情形……..……..217
表6-18　尖團音混淆情形……..……..218
表6-19　《滿文原檔》音譯詞……..……..221
表6-20　順治元年（1644）至康熙初年滿文關防……..……..222

圖次

圖2-1　《御製清文鑑・正編》書影……19
圖2-2　《御製清文鑑・總綱》書影……19
圖2-3　《御製清文鑑》部類關係……20
圖2-4　〈十二字頭〉架構……33
圖2-5　《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對音書影……35
圖2-6　《御製增訂清文鑑・正編》書影……35
圖2-7　《御製增訂清文鑑・續入新語》書影……37
圖2-8　「蒼字本」與「君字本」書影……38
圖2-9　晉錫堂主人鑑賞書画之章……39
圖2-10　「蒼字本」特徵書影……39
圖2-11　《御製兼漢清文鑑》書影……46
圖2-12　《御製增訂清文鑑》成書時間軸……51
圖2-13　《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書影……55
圖2-14　《滿珠蒙古漢字三合清文鑑》書影……56
圖3-1　滿語方言地理分布……60
圖3-2　滿文術語示例……66
圖3-3　滿文 eme……66
圖3-4　滿文 o、eo……67
圖3-5　滿文 ihume、eihume……68
圖3-6　滿文 i、ei……68
圖3-7　滿文 han……70
圖3-8　滿文 haṇ……70
圖3-9　滿文短牙辨識示例 jaka……72
圖3-10　滿文短牙辨識示例 kesi……73
圖3-11　滿文-k 詞例……73
圖3-12　滿文 bai……76
圖3-13　《*A Manchu Grammar*》書影……77
圖3-14　滿文 taidzi……78
圖3-15　滿文 bithe……79
圖3-16　滿文 r 筆畫順序……80
圖3-17　滿文 angga、ningge……82
圖3-18　滿文 ba……83
圖3-19　滿文 ke……83
圖3-20　滿文 si、ši 分合演變圖……91
圖3-21　《御製百家姓滿漢合集》書影……94
圖3-22　《對音輯字》書影……95
圖5-1　老國音音系……126
圖5-2　ㄛ[o]演變圖……131

圖5-3　見系字、影母字蟹攝開口二等演變圖……..……138
圖5-4　見系字果攝合口一等演變圖……..…….……145
圖5-5　江攝入聲（覺）[io]演變圖……168
圖5-6　見系字宕攝入聲開口一等（鐸）演變圖……...175
圖5-7　見系字、來母字、喻母字宕攝入聲開口三等（藥）演變圖……...177
圖6-1　泥母、來母合口變開口演變圖……...206
圖6-2　唇音合口變開口演變圖……...209
圖6-3　ㄛ[o]、ㄜ[ɤ]混讀演變圖……213
圖6-4　莊系字讀音分布趨勢圖…….……..216
圖6-5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六」……...220
圖6-6　尖團音象限圖……...224
圖6-7　《金史語解》專名書影……...225
圖6-8　《圓音正考》書影……...22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滿洲逐鹿中原，以滿語為國語，又稱清語，留下大量滿文文獻。這些文獻，不論是純粹的滿文文書，還是漢籍翻譯，面對漢文的人名、地名時，勢必需要音譯為滿文；相對地，為使朝廷政令暢達，面對滿洲人名、地名時，也需要音譯為漢文。不獨上述這些文獻，清代為應付滿漢翻譯、語言學習的需求，尚有不少的滿漢辭書，以及學習滿語的教科書，這些書籍往往以漢字注滿音，以滿文注漢音。因此，這批為數可觀的文獻，可以作為今人研究清代古音的重要材料。

這批材料的珍貴之處在於，滿文為拼音文字，拼音規則穩固，認字可以知音，大大彌補傳統漢文韻書的不足；況且，滿人為了拼讀漢文，又額外發明了若干字母，也大大提升音譯的精確性。

其次，這批文獻可能可以處理棘手的官話問題。前人研究官話，多使用漢文韻書，然而諸韻書之間不見得完全一致，大同而小異，可能各受作者方言的影響，終究很難回答──中央朝廷所講的的官話音究竟是什麼？而滿文文獻，反映的是滿洲統治者所講的漢語官話音，當中又有不少朝廷官修典籍，具有較大的權威性，因此有望面對官話的問題。

在這些滿漢對音文獻中，卷帙最大、內容最多、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御製增訂清文鑑》。早在康熙年間（1662-1722），清聖祖早已敕令纂修《御製清文鑑》，這是第一部官修的滿文辭典，以滿文解滿文。至乾隆時（1736-1795），清高宗則在《清文鑑》的基礎上，將每一滿文詞條附上漢文翻譯，並且又以漢字注出滿文音、以滿文注出漢字音。由於本書非成於一人之手，且又經過清高宗審閱，極可能反映了當時滿洲統治者所講的漢語官話音，研究價值甚高。

本研究將利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的對音資料，探究清代當時的官話音。

第二節　前人研究

一、官話

官話是古代官員、皇帝間的通行語言。對於明清兩代的官話，或主張是以北京話基礎，或主張是以南京話為基礎，故有北音、南音之說。而針對官話韻書的研究，有些韻書歸類在北音，某些韻書歸類在南音，甚至更精細者，還會進一步分析某韻書接近於某省某方言，似乎官話似乎無絕對標準。

麥耘、朱曉農〈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話的基礎〉一文，有十分精闢的見

解。二人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傳統文化觀念崇尚某地語音，並不代表當地語音就是實際標準。

例如許多韻書都推崇中原，而廣袤中原又首推河洛，但是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文化觀，並不是說河洛地區的語音究是絕對標準。

其次，從明末利瑪竇（1552-1610）《中國札記》到盛清時期的琉球官話課本《白姓官話》，再到清末日本的官話教材，都重視南京音，這也不代表南京音最為純正。引用這些外籍人士文獻，不應忽略歷史背景，當時朝廷其實限制外國人士的活動地區，利瑪竇等天主教傳教士主要在澳門、廣東一帶活動，日本、琉球主要與福建通商，這些省份都遠在南京之南，方言都與官話差異甚大，這些外籍人士所接觸的漢人可能不大清楚整個中國的官話情況，只因南京是當時南方半壁的政經中樞，因此認為南京音最為純正。

在麥耘、朱曉農看來，所謂「南京官話」與「南京方言」應該加以區分，「南京官話」應是官話在南京的變體，「南京方言」才是當地原有的方言，兩者同時共存，正如「臺灣國語」是國語在臺灣的變體，與其他閩、客方言共存一樣。作者二人認為，官話與整個北方方言系統差異不大，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讀書音，北方人容易學，而南方人則可能受方言影響而講不標準。其次，即便韻書標榜河洛之音，但實際上的標準可能已從河洛轉移，往其他地方靠攏，作者雖未明確表明官話是以北京為標準，但卻隱約暗示這樣的意思[1]。

平田昌司〈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一文，也有類似的觀點。清代鴻臚寺掌管朝會儀節，設置「序班」負責唱贊，清初時選用直隸（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四省的在京生員，但乾隆十七年（1752）卻改成限用直隸生員，且直接明示那些外省生員：「聲音各別，土語難變，學習唱贊時，雖極力教演，究難合式。」可見以朝廷標準，還是以北京與周遭河北一帶語音最為純正。可是，另一方面，江南文薈，江南文人對自己文化有優越意識，認為北音失去許多古音特徵，故排斥北音，認為南音才是標準官話[2]。

綜上所述，可以了解到，官話標準其實是非常主觀的。一方面，朝廷以北音為標準，且官話本就以北音為基礎。另一方面，官話在南方產生變體，江南文士由於文化優越感，視南音為標準；而閩、粵兩省人，則因南京為南方政經中樞，故而認定南京音為標準。

二、滿漢對音

學術界最早提到滿漢對音的研究，見於民國十一年（1922）鄧永齡的〈從滿洲語對音上論中國音均問題〉[3]。該文旨在討論上古韻部，認為清代學者對於

[1] 麥耘、朱曉農：〈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話的基礎〉，《語言科學》，第 11 卷第 4 期（2012 年 7 月），頁 337-358。

[2] 平田昌司：〈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中國語文》，2000 年第 6 期，頁 537-576。

[3] 鄧永齡：〈從滿洲語對音上論中國音均問題〉，《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 1 卷第 16 期（1930 年），頁 155-158。

音值的描述過於抽象難解，而作者看到清高宗敕編的《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後，發現滿漢對音有助於理解清儒的說法。

第二早的的研究，則是昭和八年（1933）渡部薰太郎的〈满洲语女真语と汉字音との関係〉，介紹了滿漢對音的規則，並據此推論古女真語的發音。該文提到一則有意思的訊息，作者的滿語是向一位名叫成蔚的滿人學來的，成蔚曾說他祖父時代的漢字音，既非北京音，也非山東音，但如今已經消亡了[4]。

1960 年代，日本學者藤堂明保對尖團音的研究，開始涉及到滿漢對音。有關尖團音，將另闢一段專門論述。

1980 年代後，漸漸出現對於滿漢對音的正式研究。

日本學者落合守和在 1983 年到 1986 年的系列研究，有系統地介紹《欽定西域同文志》、《御製增訂清文鑑》、《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滿漢字清文啟蒙》等對音文獻，解釋當中的特殊用語，並稍微提到尖團音的議題，只是未深入研究這些文獻所反映的漢語音系[5]。

其後，1987 年，臺灣黃俊泰〈滿文對音規則及其所反映的清初北音音系〉一文，則對滿漢對音有全面性的說明。作者博取眾多滿文文獻，包含滿譯漢籍、滿文舊籍、滿文官印及韓鮮方面文獻，說明滿漢對音的規則、避諱，探究滿文音值，再討論當時漢語音系[6]。黃俊泰注意到：

第一，早期文獻，滿漢對音不大穩定，無統一標準；入關後，則漸有穩定的趨勢。

第二，早期文獻，尖團音混亂，團音多作尖音，爾後才逐漸分清。

第三，部分知照系字，讀如精系字，甚至於同一字，有時以 j[tʃ]對音，有時以 dz[ts]對音[7]，文獻越早越混亂。而在《御製增訂清文鑑》則較穩定，除了部分照系二等字讀 dz[ts]以外，其餘都讀 j[tʃ]。

第四，部分喻母字讀[ʐ]，如榮，與今國語相同；部分喻母字，國語讀[ʐ]，對音卻仍為零聲母，如融 yung[juŋ]。

黃俊泰此文，舉出許多當時漢語音系的特徵，在滿漢對音的相關研究中，引用次數頗高。爾後相關研究，大概都可以說是對於黃俊泰發現的擴增。以

---

[4] [日]渡部薰太郎的：〈满洲语女真语と汉字音との関係〉，《亞細亞研究》，第 2 號（1933 年），頁 21-59。

[5] [日]落合守和：〈《西城同文志》三合切音の性格〉，《靜岡大學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第 19 卷第 2 號（1983 年），頁 85-125。
落合守和：〈《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の三合切音〉，《靜岡大學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第 20 卷第 2 號（1985 年），頁 75-97。
落合守和：〈《清漢対音字式》に反映した 18 世紀北京方言の音節体系〉，《靜岡大學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第 21 卷第 2 號（1985 年），頁 171-214。
落合守和：〈《滿漢字清文啓蒙》に反映された 18 世紀北京方言の音節体系〉，《靜岡大學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第 22 卷第 2 號（1986 年），頁 111-151。

[6] 黃俊泰〈滿文對音規則及其所反映的清初北音音系〉，《國文學報》，第 6 期（1987 年），頁 83-118。

[7] 用今天國語來說，就是捲舌音與不捲舌音混淆。滿語本無[tʂ]、[tʂʰ]、[ʂ]等輔音，故以[tʃ]、[tʃʰ]、[ʃ]對音。

下，不以時代、作者為區分，直接針對音系特點作說明。

第一，可以見到文白異讀的現象，一些讀音已不見於今天國語，在《千字文》諸多滿文譯本可以見到。[8]

第二，果攝開口，今國語讀[ɤ]；合口，今國語讀[uo]。在《滿文三國志》（順治七年）[9]、《御製百家姓》（康熙三十二年）、《新刻清書全集》（康熙三十八年）、《滿漢千字文》等，無論開口、合口，滿漢對音均為 o[o][10]，開口字如「個 g'o[ko]」、「可 k'o[kʰo]」、「何 ho[xo]」；在《滿文金瓶梅》（康熙年間）果攝開口，或 e[ə]或 o[o][11]；在《兼滿漢套話清文啟蒙》（雍正八年），開口為 e[ə]，合口為 o[o][12]。

第三，宕攝入聲開口一等字，今國語讀[ɤ]；合口一等字，今國語讀[uo]。但在《滿文三國志》（順治七年），無論開口、合口，滿漢對音多為 o[o]，開口字如「閣 g'o[ko]」、「鶴 ge[xə]」、「鄂 o」、「惡 o」[13]。

第四，在《滿文三國志》（順治七年）中，曾攝一二等、梗攝一二等，開口多讀-e[-ə]，如「刻 ke[kʰə]」、「黑 he[xə]」、「覈 he[xə]」；合口多讀-uwe[-uə]，如「國 guwe[kuə]」、「虢 guwe[kuə]」、「獲 hūwe[xuə]」。而承前第三點，宕攝入聲開口一等字、曾梗攝開口一二等字，今國語多讀[ɤ]，但在滿漢對音兩攝是有區別的，宕攝入聲開口一等字讀-o[-o]，曾梗攝開口一二等字讀-e[-ə]或-uwe[-uə][14]。

第五，今國語，唇音已無[-u-]介音，合口併入開口，但在《御製百家姓》（康熙三十二年）、《滿文金瓶梅》（康熙年間）、《對音輯字》（光緒十六年），[f]、[m]等聲母，仍保留合口呼，如「風 fung」、「夢 mung」[15]。

第六，蟹攝開口二等，在八思巴文，尚注寫為-iai。而比較《千字文》諸滿文譯本，或-iyai[-iai]或-iyei[ie]，如「皆」字出現 giyai[kiai]、giyei[kie]兩種注

---

[8] [日]岸田文隆：〈滿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滿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言語学研究〉，第 13 號（1994 年 12 月），頁 1-23。

[9] 名為《三國志》，但其實是《三國演義》的滿文譯本。

[10] [日]中村雅之：〈南京官話を反映する若干の滿洲文字資料〉，《KOTOHOHA》，第 37 號（2005 年 12 月），未編頁碼。原作者似乎把讀書音理解成南京官話，把口語白讀理解成北京官話。山崎雅人：〈『御製百家姓』における滿洲文字による漢字表音について——漢語の舌面音化を中心に〉，《滿族史研究》，第 7 號（2008 年 12 月），頁 81-94。鋤田智彥：〈《滿文三國志》中所見的漢語北方音〉，《語言學論叢》，第 58 輯（2008 年），頁 112-126。

[11] [日]鋤田智彥：〈『滿文金瓶梅』により帰納される漢字音の体系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 2 分冊，第 52 卷，頁 217-227。

[12] 《兼滿漢套話清文啟蒙》一書，原為滿語會話教科書，僅只有滿文及漢譯。東洋文庫所藏的刻本（番號：Ma2-5-5），有後人以滿文注寫漢字音，故此處「滿漢對音」並非原書所有，而是後人所注寫。[日]中村雅之：〈近世音資料における果摂一等の表記〉，《KOTOHOHA》，第 39 號（2006 年 2 月），未編頁碼。

[13] [日]鋤田智彥：〈《滿文三國志》中所見的漢語北方音〉，頁 112-126。

[14] [日]鋤田智彥：〈《滿文三國志》中所見的漢語北方音〉，頁 112-126。

[15] [日]山崎雅人：〈音韻変化に反映した近代漢語の声母構造について〉，《中国語学》，第 237 號（1990 年），頁 33-42。鋤田智彥：〈『滿文金瓶梅』により帰納される漢字音の体系について〉，頁 217-227。山崎雅人：〈『御製百家姓』における滿洲文字による漢字表音について——漢語の舌面音化を中心に〉，《滿族史研究》，頁 81-94。

音；《御製增訂清文鑑》則為-iyai[-iai]，接近於古音。在此同時，車遮韻也已讀成-iyei[-ie]，如「節 jiyei[tɕie]」、「接 jiyei[tɕie]」，與蟹攝開口二合流[16]。

第七，舌尖前音、舌尖後音混淆，此在黃俊泰的文章已有發現，《千字文》諸滿文譯本，亦可見到[17]。鋤田智彥分析《滿文三國志》（順治七年），通攝入聲，不論精、莊、知、章、照系字，均讀舌尖前[18]；止攝、臻攝入聲、曾攝入聲、深攝入聲，莊系字讀舌尖前[19]；止攝，照系字讀舌尖前[20]；其他尚有若干字，也讀舌尖前，但不成規律[21]。此外，劉宇分析另一份相近的文獻〈三國志宗寮〉，此為三國人物名單，滿漢合璧，也得到類似的結果。

承上，劉宇認為，此大概接近東北方言的格局[22]。鋤田智彥則認為，此現象既不像北京音，又不像南京音，反而與山東方言相似，而東北漢人多山東移民，因此《滿文三國志》所反映的可能是東北的山東移民口音[23]。

第八，韻尾的舌尖鼻音、舌根鼻音混淆，如ㄣ[ən]、ㄥ[əŋ]不分，ㄢ[an]、ㄤ[aŋ]不分，可見於《御製百家姓》（康熙三十二年）[24]、《新刻清書全集・滿漢切要雜言》（康熙三十八年）[25]、《兼滿漢套話清文啟蒙》（雍正八年）[26]、《千字文》諸滿文譯本[27]

第九，比較《千字文》諸滿文譯本的對音差異，今國語[-uei]的漢字，對音或-wei[-wei]或-ui[-ui]。

第十，今國語[ʐʊn]與[ʐʊŋ]，滿漢對音出現 žin、žen 與 žing、ženg 等音，可見於《正字通》（康熙九年）、《御製百家姓》（康熙三十二年）、《對音輯字》（光緒十六年）[28]。

---

[16] 原論文，岸田文隆以「《中原音韻》韻部」描述，中村雅之以「韻攝」描述，兩者未必能剛好對上，故筆者行文「韻部」、「韻攝」參雜。[日]岸田文隆：〈滿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滿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頁 1-23。中村雅之：〈北京語における蟹摂 ie 韻の成立〉，《KOTOHOHA》，第 145 號（2014 年 12 月），頁 35-36。

[17] [日]岸田文隆：〈滿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滿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頁 1-23。

[18] 原文例字：莊系字，崇 tsung。知系字，中 dzung、竹 dzu。照系字，祝 dzu、鍾 dzung、充 tsung、蜀 su。今國語全讀舌尖後。

[19] 原文例字：事 sy[sɿ]。

[20] 原文例字：芝 dzy[tsɿ]、齒 tsy[tsʰɿ]。

[21] 原文例字：山 san、初 tsu、卓 dzo。

[22] 劉宇：〈從滿漢合璧本《三國志宗寮》對音看明末東北方言的幾個語音特徵〉，《方言》，2008 年第 2 期，頁 185-190。

[23] [日]鋤田智彥：〈《滿文三國志》中所見的漢語北方音〉，頁 112-126。

[24] [日]山崎雅人：〈『御製百家姓』における滿洲文字による漢字表音について——漢語の舌面音化を中心に〉，頁 81-94。

[25] [日]中村雅之：〈『新刻清書全集』所収「滿漢切要雜言」について〉，《KOTOHOHA》，第 25 號（2004 年 12 月），未編頁碼。

[26] [日]竹越孝：〈『兼滿漢語滿洲套話清文啓蒙』における注音の内部差異（5）〉，《KOTOHOHA》，第 106 號（2011 年 9 月），頁 3-5。

[27] [日]岸田文隆：〈滿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滿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頁 1-23。

[28] [日]山崎雅人：〈音韻変化に反映した近代漢語の声母構造について〉，頁 33-42。山崎雅人：〈『御製百家姓』における滿洲文字による漢字表音について——漢語の舌面音化を中心に〉，

第十一，ši[ʃi]與 si[ʃi]混雜。比較順治、康熙、乾隆三個版本的《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的漢文本音譯，以及比較《千字文》諸滿文譯本，滿語 si[ʃi]理應用漢語[ɕi]的字來對音，但常常可見用漢語[ʂʅ]的字來對音；然而，滿文 ši[ʃi]，也用漢語[ʂʅ]的字來對音，不知其因[29]。

第十二，比較《千字文》諸滿文譯本的對音差異，在拼寫規則上，滿文-ao、-oo 對應相同漢字，-u 與-ū 對應相同漢字，-yūn、-iowan 對應相同漢字，i 與 ii 對應相同漢字[30]。

第十三，《新刻清書全集．滿漢切要雜言》（康熙三十八年）中，語助詞的「沒」可讀 me[mə]、mo[mo]、mu[mu]，「麼」可讀 mo[mo]、ma[ma]，「類」可讀 lui[lui]、lei[ləi]，「內」可讀 nui[nui]、nei[nəi][31]。

上述研究，大多是依據某些材料，針對某些方面，作大略的分析，或以《廣韻》作古音對照，或以《中原音韻》作古音對照。因此，可以說是相當零碎，既缺少針對單一材料的全面分析，也缺少一致的古音對照基礎，整體研究成果尚不成熟。

三、尖團音

所謂「尖、團音」，指今天國語ㄐ[tɕ]、ㄑ[tɕʰ]、ㄒ[ɕ]，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精系字，後接[-i]、[-y]元音，古音讀[tsi]、[tsʰi]、[si]（舉[-i]以賅[-y]），後來顎化，讀如今天國語，此來源稱「尖音」。二是來自見系字，後接[-i]、[-y]元音，古音讀[ki]、[kʰi]、[xi]（舉[-i]以賅[-y]），後來顎化，讀如今天國語，此來源稱「團音」。

為何稱之為「尖、團音」？日本學者藤堂明保可能是最早提出解釋的，「團音」是用圓頭的滿文來寫，「尖音」用尖頭的滿文來寫[32]。馮蒸亦贊同此說，有

頁 81-94。

[29] [日]山崎雅人：〈『大清太宗文皇帝実録』の満州語音訳漢字から見た漢語の牙音・喉音の舌面音化について〉，《文化》，第 53 卷，第 3·4 號（1990），頁 19-37。岸田文隆：〈滿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滿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頁 1-23。

[30] [日]岸田文隆：〈滿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滿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頁 1-23。

[31] 筆者查，「類」、「內」二字，中古皆合口。也就是說，此份文獻正巧記錄下「類」、「內」等字由合口變開口的過程。[日]中村雅之：〈『新刻清書全集』所収「滿漢切要雜言」について〉，未編頁碼。

[32] [日]藤堂明保：〈北方音系的演變〉，《中国語学》，第 162 號（1966 年 7 月），頁 1-11。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一文引羅常培《漢語學的外來影響》，指出羅常培與藤堂明保有相同看法。然王為民未列引文頁碼，筆者觀羅常培《漢語學的外來影響》一書，全無提到尖團音；筆者再翻查《羅常培文集》全十卷，僅《域外中國聲韻論著述評》提到：「存之堂的《圓音正考》也用滿文的注來講明『尖字』和《團字》的區別。」羅常培先生似乎專門論著談論尖團音。如此看來，羅常培先生恐怕並未如王為民所言，解釋到「尖團音」名稱的由來。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中國語文》，2017 年第 3 期，頁 339-352。羅常培：《羅常培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6 卷，頁 429。

詳細論述[33]。

如下表所示，滿文輔音，尖音均尖銳有角，團音則為圓弧線條。

表1-1　尖團音滿文對照

尖音	ji[tʃi]	ci[tʃʰi]	si[ʃi]
團音	gi[ki]	ki[kʰi]	hi[xi]

「尖團音」之名，最早見於乾隆八年（1743）《圓音正考》，書中首列滿文音節，下列同音漢字。《圓音正考》，書名為「圓音」，但內文卻稱「團音」，究竟何者為是？馮蒸主張，正確應稱「圓音」，「團音」是因形近而訛誤[34]；王為民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團音」才是正確稱法[35]。

又王為民依據乾隆十一年（1746）的滿語教科書《一學三貫清文鑑》，更進一步指出，所謂「尖、團音」，原是滿語音韻的概念，指 j 系輔音與 g 系輔音，且不限定[-i]、[-y]等元音。因此，尖團音本與漢語無關，是後來透過滿漢音譯，傳到漢語，被漢人理解成精、見系字的對立[36]。

然而，《圓音正考》其實大幅抄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新刻清書全集・清書對音協字》；其次，乾隆元年（1736），已有《清音辨》一書，內容、編排極似《圓音正考》，但是以「清音」稱「尖音」，以「濁音」稱「團音」[37]。可見，尖團音這個概念，起源應更早於《圓音正考》。

許多文獻，尖團音已混淆，且團音誤作尖音者多，尖音誤作團音者少，如《滿文三國志》（順治七年）[38]、《御製百家姓》（康熙三十二年）[39]、《清文啟蒙》（雍正八年）[40]、《千字文》諸譯本[41]等。

---

[33] 馮蒸：〈尖團字與滿漢對音——論《圓音正考》及其相關諸問題〉，《漢語史研究論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89-308。

[34] 馮蒸：〈尖團字與滿漢對音——論《圓音正考》及其相關諸問題〉，頁 289-308。馮蒸：〈「尖團字（音）」應為「尖圓字（音）」補說〉，《漢藏語學報》，第 7 期（2013 年），頁 167-173。

[35] 王為民：〈《圓音正考》索解〉，《南京社會科學》，2007 年 8 期，頁 129-133。

[36] 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問題〉，《中國語文》，2017 年 3 期，頁 339-352。

[37] 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問題〉，頁 339-352。

[38] [日]鋤田智彥：〈《滿文三國志》中所見的漢語北方音〉，頁 112-126。

[39] 山崎雅人：〈『御製百家姓』における満洲文字による漢字表音について——漢語の舌面音化を中心に〉，頁 81-94。

[40] 此處《清文啟蒙》包含兩種滿漢對音，一是原書以漢字注寫滿音，二是後人在〈兼滿漢語滿洲套話〉以滿文注寫漢音。這兩種對音，尖團音均混淆。[日]落合守和：〈《滿漢字清文啓蒙》に反映された 18 世紀北京方言の音節体系〉，頁 111-151。日比野高宏：〈『兼滿漢語滿洲套話清文啓蒙』の尖団区別について〉，《KOTOHOHA》，第 39 號（2006 年 2 月），未編頁碼。竹越孝：〈『兼滿漢語滿洲套話清文啓蒙』における注音の内部差異（3）〉，《KOTOHOHA》，第 104 號（2011 年 7 月），頁 3-6。竹越孝：〈『兼滿漢語滿洲套話清文啓蒙』における注音の内部差異（4）〉，《KOTOHOHA》，第 105 號（2011 年 8 月），頁 13-18。

[41] [日]岸田文隆：〈滿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滿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頁 1-23。

同時，也有文獻的尖團音確實分清，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乾隆三十七年）[42]。

其次，山崎雅人比較順治、康熙、乾隆三個版本的《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發現順治版的尖團音嚴重混淆，康熙版則有大幅改善，乾隆版則已能全數清楚辨別[43]。苗嘉芮分析康熙《御製清文鑑》中的漢語借詞，絕大多數都已分清，少數混淆[44]。

對此現象，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

岸田文隆認為，清初尖、團對立可能正在消失，當時滿人大概只是將自己所聽到的漢字發音記錄下來，無論尖、團，大多以尖音 ji[tʃi]、ci[tʃʰi]、si[ʃi]注記。爾後，隨著漢化程度越來越深，逐漸注意到尖、團音的區別，於是有了正音的意識，因此有時矯枉過正，將尖音誤作為團音[45]。

王為民認為，清初時，漢語見系細音、精系細音都已顎化，甚至於滿語 gi、ki、hi 也受漢語影響而顎化。滿族中的有識之士，強行區分尖、團音，對滿漢對音進行規範，是一種正字法，完全是一種人為的舉措；其次，當時學者多少都有存古的思想，認為「官話正音」就應該區分尖團音，故滿漢對音中的尖團音並不能反映實際語音，《音韻闡微》、《正音咀華》等韻書正是最好的佐證[46]。

關於尖團音的來源，自是已充分解決。然而，為何出現尖團音混亂的現象？為什麼要講究尖團音？現有的研究的說服力還不夠堅實，似仍有可疑之處。

四、滿文避諱

盧正恒對於滿文避諱有全面的分析[47]。

滿文避諱，只避字詞，不避音節。

就以清世祖來說，本名福臨，「福臨」本係滿文 ᡶᡠᠯᡳᠨ（fulin），而非漢名，因此個別的 fu、lin 兩個音節，不須避諱。又因滿文 fulin 並不是一個常用的詞彙，因此盧正恒並未找到出現 fulin 的滿文文獻，因此尚難了解 fulin 究竟該如何避諱。

---

[42] [日]落合守和：〈《清漢対音字式》に反映した 18 世紀北京方言の音節体系〉，頁 17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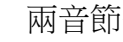
[43] [日]山崎雅人：〈『大清太宗文皇帝実録』の満州語音訳漢字から見た漢語の牙音・喉音の舌面音化について〉，頁 19-37。

[44] 苗嘉芮：〈《御製清文鑑》拼寫漢語借詞尖團音的特點〉，《滿語研究》，2017 年第 2 期，頁 60-65。

[45] [日]岸田文隆：〈満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満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頁 1-23。

[46] 王為民：〈從滿漢對音規則看《黃鐘通韻》所表現的尖團音分合狀況——兼論北京官話尖團音合流完成的年代〉，《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353-374。王為民：〈《圓音正考》索解〉，頁 129-133。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問題〉，頁 339-352。

[47] 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清華學報》，新 48 卷第 3 期（2018 年），頁 489-524。

從清聖祖開始，歷代皇帝均取漢名，且包含兩個漢字，在對音為滿文時，兩音節分開而不連寫，如玄燁滿文寫作 （hiowan yei[xyan jəi]）。在此情況下，hiowan、yei 兩個音節則視為兩個字，各別都要避諱。

避諱方式，有兩種。一是改寫成相近的音，二是改變拼寫方式。

然而，避諱有時也未必兩字全避。具體狀況，整理如下表：

表1-2　清代滿文避諱字

皇帝	年號	漢名	滿名	避諱
聖祖	康熙	玄	 hiowan[xyan]	siowan[ʃyan]（團音改尖音）
		燁	yei[yəi]	ye[je]
世宗	雍正	胤	 in[in]	yen[in]
		禛	jen[tʃən]	jeng[tʃəŋ]（舌尖鼻音改舌根鼻音） jeṇ（在 n 左側加點）
高宗	乾隆	弘	 hung [xuŋ]	hūng[xuŋ]（將 u 元音改為相近的 ū 元音）
		曆	li[li]	lii[li]
仁宗	嘉慶	顒	yung[juŋ]	yong[joŋ]
		琰	 yan[jan]	不避諱
宣宗	道光	旻	min[min]	miṇ[min]（在 n 左側加點）
		寧	 ning[niŋ]	niyeng[niŋ]
文宗	咸豐	奕	i[i]	不避
		詝	 ju[tʃu]	jū（將 u 元音改為相近的 ū 元音）
穆宗	同治	載	dzai[tsai]	不避
		淳	 šūn[ʃun]	šuwen[ʃuən]
德宗	光緒	載	dzai[tsai]	不避
		湉	tiyan[tian]	tiyaṇ（在 n 左側加點）

對於滿文避諱的研究，不但有助於探究版本時代，也有具於釐清滿漢對音的異讀情形。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橫跨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欲探究漢語古音，勢必需要先探究滿語古音。

滿語古音的部分，首先參考《清文啟蒙》一書。該書成於雍正年間，原為家塾課本，作者以漢文教導孩子學習滿文，對於當時滿文發音有所描述。其次，參考現代滿語的方言調查，以作印證。

對音的部分，分為「以漢字注出滿文音」與「以滿文注出漢字音」等兩種

情形。滿、漢二語，其音各異，然而滿人曾為拼讀漢音而創制新字母，反觀漢人卻未曾為音譯滿音而創新字，故「以滿文注出漢字音」的可靠性遠大於「以漢字注出滿文音」。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於「以滿文注出漢字音」，其次才以「以漢字注出滿文音」做輔助。

筆者將全書「以滿文注出漢字音」的情形悉數輸入電腦，建立資料庫，並依據《四庫薈要》、德國柏林讀書館藏刻本、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文瀾閣四庫全書》等諸版本，再三校正。資料庫亦加上現代音讀、《廣韻》韻部等參數，以進行分析。

又為使滿漢對音的歷史地位更加清晰，則適度比較明末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的《西儒耳目資》、民國初年北洋政府頒布的「老國音」，最後對照現代國語。

至於現代國語的標準，則依據中華民國教育部所編的字、辭典，其次是其他政府部門頒布讀音。

中華民國教育部共編有《國語辭典簡編本》、《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異體字字典》。《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收錄字詞最多，但也有因其內容太過龐大，其讀音無法依據最新《一字多音審訂表》做調整，此其不足。《國語辭典簡編本》依據《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簡化，刪去艱澀字義、罕用詞條，其讀音全完跟上《一字多音審訂表》；《異體字字典》則收罕用字、異體字，訂立讀音。

本研究所依據之國語讀音，首遵《國語辭典簡編本》；若《國語辭典簡編本》不收某字，則再查《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若《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不收某字，則再查《異體字字典》；若《異體字字典》不收某字，則再查國家發展委員會「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中央研究院「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等。若《國語辭典簡編本》與其他辭典衝突，則仍依照《國語辭典簡編本》。

第四節　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難

1993 年至 1999 年間，東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中嶋幹起曾將整部《御製增訂清文鑑》輸入電腦，滿文則轉寫成羅馬拼音，全數印製成冊，陸續出版《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共九冊[48]。筆者曾致書中嶋幹起教授，寄至東京外國語大學，但由於中嶋幹起業已退休，書信輾轉；過程中，筆者向業師莊吉發先生求助，故又請託東京外國語大學中見立夫教授代為轉達。時隔三個月後，筆者才收到回信，內容簡短，但未提到當初《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電子檔的下落；筆者再次致書求問，卻從此再無回音。

因此，筆者的研究陷入極大的困境。如果不能使用當初的《電腦處理　御

[48] [日]中嶋幹起：《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第一至九冊（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93-1999 年）。

製增訂清文鑑》的電子檔，本研究就難以進行。《御製增訂清文鑑》卷帙浩繁，要輸入電腦，遠非一人之力所能及。

在此情況下，筆者所提出的對策就是掃描《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內文，運用光學字元辨識軟體，將影像檔中的文字辨識出來，轉成可編輯的文字檔。但是，該書共九大冊，光要全數掃描完畢，恐怕至少也要一兩週。

在此之前，筆者原已注意到，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的官方網站，其實有《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的電子掃描檔，但殘缺不全。不過，就在筆者一籌莫展之際，突然發現《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全九冊的掃描檔均已上傳網路，可供下載，省去一番功夫。

筆者測試多款光學字元辨識軟體，錯誤率一款比一款高，特別是 ū、š、ž 等字母，沒有一款軟體能辨識，筆者必須一筆一筆校正，大大增加筆者作業障礙。

在此校對的過程中，又有突發事件。

大約在四年前，我的左腳食指長了一塊小小的腫瘤，基本不影響生活，也就不以為意。直到 108 年 7 月，腫瘤明顯增大，於是就醫檢查，發現腫瘤已嚴重侵蝕骨骼，相當深入，隔天立即住院，後天早上開刀。手術連開了三個小時，腫瘤幾乎包覆住整根腳趾，又往腳背蔓延，醫師不只必須割除，還必須將腫瘤細胞從侵蝕出的孔洞中刮除，並不輕鬆。最終割下大小兩塊腫瘤，大的有拇指般大，經化驗，所幸是良性腫瘤。

術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我只能臥病在床。由於創口不小，時不時陣陣作痛；又由於血液循環不佳，只要稍微坐起，血液鬱積於足，就會脹痛難耐，必須盡可能保持平臥、墊腳。

這一月間，我只能坐臥床上看書。而且由於脹痛的問題一直無法緩解，往往是坐起來看兩分鐘的書，又得躺下、抬腳，讓血液回流。如此這般反反覆覆，十分折騰，倒也憑著毅力，讀了不少書。

當脹痛問題慢慢緩解後，我才拄著拐杖，來到電腦前，繼續建構資料庫。

按《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有大量怪異的漢字異體字，而且也不是日本通行的異體字，電腦完全打不出來。此後與《御製增訂清文鑑》諸版本校對，發現這些異體字部分確實是《御製增訂清文鑑》原書所用，但也有部分毫無依據，且似有規律，推測可能是電腦亂碼。也就是說，在原電腦系統中，漢字可能是正常顯示，但送印後，印刷廠的電腦並不支援若干漢字編碼，因此出現亂碼。

《御製增訂清文鑑》本來就有大量異體字，為盡可能貼近原貌，筆者運用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國家發展委員會《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中研院《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等網路資源，取得異體字字形，誠耗費不少心力。

又如上所言，《御製增訂清文鑑》充斥大量異體字，而且以今天的正字規範，不少異體字多算錯別字，必然干擾聲韻的分析。為釐清真相，筆者先針對

有電子掃描圖檔的版本作比對，包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摛藻堂四庫薈要》鈔本、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刻本、韓國首爾大學藏刻本；其次比對《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及《文瀾閣四庫全書》，這三個版本均已有現代翻印。比對過程中，凡見異同之處，必登載於電子資料庫中。

然而，只是比較上述易於取得的版本，猶恐有未周之處。因此，又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拎著筆記型電腦，調閱古籍，與德國、韓國收藏版本的電子檔相互對照，釐清版本。所幸德國藏本即是臺北故宮藏本，韓國藏本即是臺大藏本，否則我將必須再仔細審閱故宮、臺大兩種版本，繼續校對工作。

搞定《御製增訂清文鑑》後，則是漢字音韻的分析，我必須查清每個漢字在《廣韻》中的聲母與韻母。雖然現代資訊科技發達，可以在電腦上查詢，但整個資料庫漢字總數龐大，又不知將耗時多久？所幸業師　吳聖雄教授提供協助，運用其撰寫的程式軟體，快速解決此問題。我在　吳聖雄教授的協助下，仔細校對多音字，選取合適的《廣韻》反切，終於在兩個禮拜內完成此工作。

以上資料庫的建置，其實耗費我一年半多的時間。資料庫一日未成，我就一日無法撰寫論文。

這一年半，家父常問我：「你姊姊碩士才念兩年，你怎麼念這麼久？」親友也問：「哈？你怎麼還在念？繼續念博士嗎？」我都很不好意思說我還在念碩士。

在建立資料庫期間，我勤讀相關文獻，幾乎是地毯式的閱讀，盡可能地掌握滿、漢兩邊的各種研究。過程中，常看到一些研究者的分析，往往只說某攝某等讀什麼音，卻未附例字，讀起來概念模糊。且明清韻書，應與現代國語接近，兩者之間的差距，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怎麼會如此草率帶過呢？又如擬音，一些研究者也沒充分解釋自己為什麼如此擬音，令我不敢盡信其研究成果。

而當我開始撰寫論文後，凡觀察到若干現象，想了解其他明清官話韻書是否出現相似情形，可是又因相關研究不甚明瞭易懂，其擬音也似乎不盡可靠，因此不敢貿然引證。

有感於此，為了不落入相同的弊病，我格外努力查考方言，又翻查《西儒耳目資》、老國音一類標音明確的文獻，使本研究更足可信。

當我正式動筆，離論文繳交期限，已不到半年。但本人研究，本是興趣使然，非徒為碩士文憑而已，怎能因時間緊迫而草率交稿？別人的碩士論文，明明只是分析一下音系概況，但我就是要進一步歸納現象、解釋現象，把整個來龍去脈理清楚。

我在大學期間，曾學過一整年共四學分的統計學，深信有「大數法則」。現象或許是瑣碎、混亂的，但只要有夠多的個案，以適當的次序排列，以適當的因素分析，就能理出背後的原理原則。因此，我不嫌麻煩，繪製大量圖表，進行分析，排除無關因素，留下關鍵因素，讓隱藏在背後的規律顯露出來。

最終，本論文的完成，已逼近繳交期限。於我本人，是有驚無險，但卻也造成業師　吳聖雄教授審閱上的時間壓力，這就不是我研究上的艱辛，而是業師審閱上的艱辛。在此向　他致歉，也感謝他的包容。

第二章　《御製增訂清文鑑》述要

第一節　成書背景

一、前身《御製清文鑑》

《御製增訂清文鑑》一書是在康熙《御製清文鑑》（*Han i Araha Ma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的基礎上，擴編、修訂而來。

（一）編纂過程

據《起居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十二日：

> 上謂侍臣曰：「此時滿洲，朕慮其不知滿語，但恐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亦未可知。且滿漢文義照字翻譯，可通用者甚多。今之翻譯者尚知辭意，酌而用之，後生子弟未必如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語欠當，關係不小。」因故翰林院學士傅達禮曰：「爾任翰院之職，可體朕此意，將按滿語炤漢文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某字當某處用，集成一書，使有易於後學。」傅達禮奏曰：「皇上此旨，成立教善後之聖心也。臣等雖不才，當祇尊俞旨，編輯成書，敬呈御覽。」上諭曰：「此書不必太急，宜詳慎為之，務致永遠可傳，方為善也[1]。」

傅達禮（?-1675），《欽定八旗通志》記載：

> 傅達禮，滿洲正黃旗人。……十一年正月，教習庶吉士。先是，上命儒臣翻譯《大學衍義》，是年七月告成，傅達禮奏請刊頒，得旨行。……（十二年）八月，同禮部侍郎哲爾肯往雲南經理吳三桂撤藩起行事宜。……十一月，三桂反，被留。十三年，大兵由湖廣進剿三桂，釋傅達禮等。還，上嘉其不屈於賊，以原官用。十四年，以經筵講章不稱旨，罷，尋卒。[2]

因此可知，傅達禮為滿洲文臣，滿文素養極高，曾翻譯南宋・真德秀《大學衍義》。然而，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傅達禮才剛受命編纂《御製清文鑑》；八月，旋即赴雲南處理吳三桂徹藩事宜；十一月，遭吳三桂囚禁；隔年被

[1]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住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 2 冊，頁 B000657-B00659。

[2] [清]鄂爾泰等：《欽定八旗通志・人物志・大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51，頁 16b-18a。

清軍救出。又下一年，即康熙十四年（1675），得罪清聖祖，被罷官，不久去世。可想而知，雖然最初是清聖祖命傅達禮編纂《御製清文鑑》，但傅達禮仕途曲折，實際參與短暫，影響應當不深，而實際上該書最終的修纂官員名單，也無傅達禮之名。

參與修纂官員名單，共六十八人，茲錄主要核心官員十二人如下[3]：

1. u ing diyan i aliha Bithei da bime, boig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kamciha, nadan jergi nonggiha　Maci（武英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加七級　馬齊）
2. wen hūwa diyan i aliha Bithei da beme,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kamciha, ilan jergi nonggiha　Unda（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　溫達）
3. wen hūwa diyan i aliha Bithei da beme, boig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kamciha, sunja jergi nonggiha　Jang Ioi Šu（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加五級　張玉書）
4. ambarame giyangnara hafan, wen yuwan g'o i aliha Bithei da beme,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kamciha, ilan jergi nonggiha　Cen Ting Ging（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　陳廷敬）
5. wen yuwan g'o i aliha Bithei da beme,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kamciha, emu jergi nonggiha　Li Guang Di（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　李光地）
6. dorgi yamun i ashan i Bithei da beme, dorolon i jurgan i ashan i amban kamciha Asitan（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阿世坦）
7. ambarame giyangnara hafan, dorgi yamun i ashan i Bithei da beme, dorolon i jurgan i ashan i amban kamciha, kemuni jan ši fu yamun i jan ši i baita be kadalara, šu gisi be tacibure　Elge（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兼詹事府詹事、庶吉士教習　二鬲）
8. dorgi yamun i ashan i Bithei da beme, dorolon i jurgan i ashan i amban kamciha Gimboo（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金寶）
9. dorgi yamun i ashan i Bithei da beme, dorolon i jurgan i ashan i amban kamciha Mari（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馬禮）
10. ambarame giyangnara hafan, dorgi yamun i ashan i Bithei da beme, dorolon i jurgan i ashan i amban kamciha　Ts'ai Šeng Yuwan（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蔡升元）
11. ambarame giyangnara hafan, dorgi yamun i ashan i Bithei da beme, dorolon i jurgan i ashan i amban kamciha, kemuni jan ši fu yamun i jan ši i baita be kadalara Yang Siowan（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兼詹事府詹事　楊瑄）
12. dorgi yamun i ashan i Bithei da bime, dorolon i jurgan i ashan i amban kamciha

[3] [清]馬齊等：《御製清文鑑》（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刻本），卷 21，頁 6a-11a。原文均為滿文，漢譯參考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2 版），頁 194。

Sioi Yuwan Jeng（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徐元正）

除上列官員，聖祖本人也擔當審定，據〈御製清文鑑序〉：

> 爰詔儒臣，分類排纂，日以緒稟進呈，朕親御丹黃，逐一審定。解詁之疑，似者必晰，同異於毫芒；引据之闕，疑者必援經史以互證；或博咨於故老，或參考於舊編；大而天文地理，小而名物象數，十二字母、五聲切音，具載集中，名曰清文鑑[4]。

大臣作〈御製清文鑑後序〉一（*Han i Araha Maju Gisun i Buleku Bithei Amargi Sioi*）也稱：

> Bihei ambansa de afabufi, inenggideri emu fiyelen aradfi ibebufi, ejen i
> 文　臣　交付　每日　一　篇　寫　進呈　主子
> beye dasafi toktobuha.[5]（漢譯：命儒臣日進一編，御筆親加裁定[6]。）
> 親自　改　訂

大臣作〈御製清文鑑後序〉二（*Han i Araha Maju Gisun i Buleku Bithei Amargi Sioi*）：

> Weileme deribuhe ci šanggaha de isitala, ududu aniya kiceme dasame,
> 做事　開始 從　完成　至　多　年　查　辦
> dobon dulin de isitala jobume suilame, udu coohalame yabume, giyarime tucike
> 夜　半　至　憂勞 辛苦　雖　用兵　行　巡　出
> bade seme, emu inenggi nakahakū weilere jakade, ere Bithe teni bahafi
> 處　一　日　未停　辦事　因　此　書　方　得
> šanggaha.[7]（漢譯：自始至終，多年查考，夙夜辛勞，雖在用兵、出巡之
> 完成
> 處，一日未嘗輟焉，故此書方得告成[8]。）

[4] 原書為滿文，所引漢譯出自[清]清聖祖：《康熙帝御製文集（三）》（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中國史學叢書》景印《御製文第三集》殿本），卷 20，頁 12a-b。
[5] [清]馬齊等：《御製清文鑑》，卷 21，頁 4b-5a。
[6] 漢譯依據[清]張玉書：《張文貞集・御製清文鑑後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4，頁 4b-5a。
[7] [清]馬齊等：《御製清文鑑》，卷 21，頁 6b-7a。
[8] 漢譯略修改自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 193。

此書最終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二十二日告成[9]。從原初構想，到正式完成，前後歷經三十五年又兩個月加十天。

（二）內容體例

《御製清文鑑》是一部純滿文著作，以滿文解釋滿文。卷帙如下表：

表2-1　《御製清文鑑》卷帙總覽

卷次	內容
1	清聖祖〈序〉（*Sioi*） 目錄 正編
2-20	正編
21	大臣〈後跋〉（*Amargi Sioi*）之一 官員名單（12 名） 大臣〈後跋〉（*Amargi Sioi*）之二 官員名單（56 名） 總綱（*Uheri Hešen*）
22-24	總綱（*Uheri Hešen*）

卷 1 至 20 之〈正編〉，按部、類分列。滿文詞條下，先是滿文解釋，而後是滿文例句，如圖 2-1。

卷 21-24 之「總綱」，原文 Uheri Hešen，Uheri 意思為「總」，Hešen 意思為「綱」。將〈正編〉所有滿文詞條，按傳統滿文「十二字頭」字母順序加以排列，詞條之下，不做解釋，僅註明該詞出現在〈正編〉的哪一部、類，如圖 2-2。

[9] 據原書序。[清]馬齊等：《御製清文鑑》，卷 1，頁 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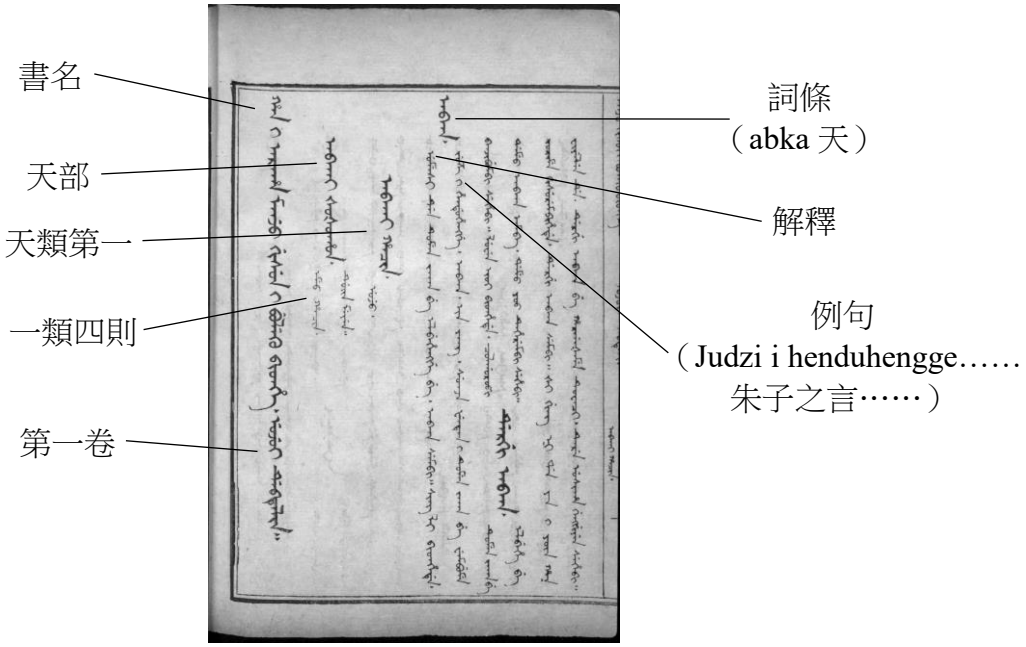


圖2-1　《御製清文鑑・正編》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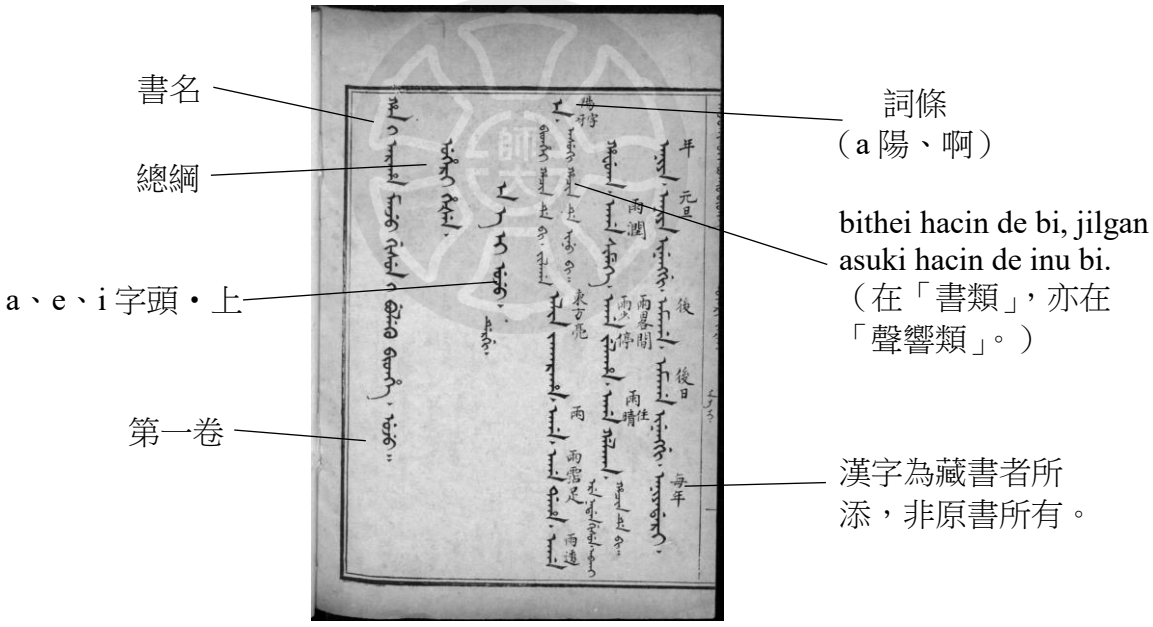


圖2-2　《御製清文鑑・總綱》書影

本論文第 13 頁所引《起居注》，清聖祖提出要參考「漢文字彙」來編纂。江橋認為「字彙」不是普通名詞，而是專有名詞，指明代梅膺祚的《字彙》。她認為，當時清初《字彙》頗為流行，故清聖祖提議要參考《字彙》；只是清聖祖信口言之，事前並未審慎思考此方案的可行性，故《御製清文鑑》的體例最終與《字彙》大相逕庭[10]。

《字彙》本是按部首將漢字分類，而滿文無「部首」，自然很難模仿《字

[10]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 25。

彙》體例。

既然《御製清文鑑》與《字彙》沒有太大關係，《起居注》所提到的「字彙」，也不一定要解釋成是梅膺祚的《字彙》，也可以解釋成普通名詞的「字彙」。

由於滿文沒有部首，因此替代方案可能有兩種：一是按詞義分類，二是按字母排序。《御製清文鑑》兼採之，第一套方案成為該書〈正編〉，第二套方案成為〈總綱〉。

詞義分類之詞書，始於《爾雅》，分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等十九類。然而，如此簡樸的分類，斷不能適用於《御製清文鑑》。

據學者研究，《御製清文鑑》實則參考了宋太宗所敕編的《太平御覽》，其部、類的名稱與排序，與《太平御覽》十分相近。比較《御製清文鑑》的部名，與《太平御覽》相同者 8 例，相近者 17 例，相加佔總數的 66.7%；比較《御製清文鑑》的類名，與《太平御覽》相同者 12 例，相近者 86 例，相加佔總數的 35%。其他與《太平御覽》的部、類名，一部分則是參考康熙三十二年（1693）成書的《滿漢類書》，一部分則為編纂者所創。[11]



圖2-3　《御製清文鑑》部類關係

其部、類關係，由高到低為「部šošohon→類 hacin→則 meyen」。

全書共三十六部，每部各統數類。「則」較特殊，有實而無名。有時「類」，尚有「某類一」、「某類二」、「某類三」，此時稱「一類三則」。如果僅「某類」而無「某類一」、「某類二」，此時稱「一類一則」。

據學者觀察，諸如此類情形，某類又分一、二、三、四……等等，並不是隨意劃分的。如「征伐類」共八則，是按照出征打仗的步驟，從籌劃下令到收兵凱旋，一應事宜，層次分明[12]。

至於其滿文例句，誠如清聖祖〈序〉所言「援經史以互證」、「或叅考於舊編」，並非隨意造句，皆取自經典漢籍之滿文譯本。據學者統計，引《詩經》占 48.05%，引《論語》占 12.73%，引《書經》占 11.98%，此為引用次數前三多的書籍。不過，雖以儒家經典占最大宗，但其他史書、子書、名人詩文，甚至是《本草綱目》，也或曾引用[13]。

（三）後續擴編

《御製清文鑑》於康熙四十六年（1708）六月成書後，不到兩年，康熙四

[11] 春花：〈《御製清文鑑》類目體系來源考〉，《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三輯，2007 年，頁 107-115。
[12]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 66-67。
[13] 于越：〈《御製清文鑑》用例論略〉，《滿語研究》，2017 年第 1 期，頁 68-74。

十九年（1710）正月庚寅，聖祖諭大學士等：

> 滿字既有《清文鑑》，蒙古字書亦應纂輯，著交與教習唐古特書之官員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衛拉習等翻譯，會同蒙古侍讀學士、中書等，修成《滿洲蒙古合璧清文鑑》一部，一邊寫滿洲字，一編寫蒙古字，其引經處俱行裁去。若又伊等不知之處，著問八旗年老通曉蒙古書之人，於朕起行前，酌量繕寫數篇呈覽[14]。

該書卒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滿文名 *Han i Araha Maju Monggu Gisun i Buleku Bithe*，直譯為「御製滿洲蒙古文鑑」。不過，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刊本，書中夾有黃紙箋，上書漢字「蒙古字合刻清文鑑」[15]。

而到了乾隆初年，清高宗不滿於既有的《蒙古字合刻清文鑑》，又加以重新修訂。實因當時蒙古文已與實際語音脫節，無法單看文字讀出正確讀音，造成了外人學習蒙古文上的困擾。於是清高宗諭令，將蒙古文加上圈點，以符合正確讀音。由於滿文改自蒙古文，因此對於滿人而言，這等於是以滿文字母寫蒙古文；但對蒙古人而言，則是在既有的蒙古文加上圈點記號而已[16]。

最後，該書於乾隆八年（1743）完成，滿文稱 *Han i Araha Ma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一般漢譯為「御製滿蒙文鑑」，該書已無傳統蒙古文字，凡蒙古文字悉加圈點。

《御製清文鑑》擴增蒙古文，大抵決定了日後《御製增訂清文鑑》擴增漢文的基本體例。

二、清高宗的語文素養

清高宗有極高的語文能力，其漢文程度，能作詩文、辭賦，與翰林議論經書章句[17]，書法獨具風格，自不待言。

其滿文程度，雖自幼生長於京師，但毫不遜於東北故地的滿人。如據《清實錄》乾隆十一年（1746）十月壬申諭曰：

> 將軍傅森奏摺內，將「穀葉生蟲」清語，兩處俱行誤寫，黑龍江係專習清語滿州辦事地方，將軍又有訓導屬下之責，乃於「穀葉生蟲」清語，尚且不知，致有舛錯，可見平日不以清語為事。此外奏摺多遺漏之處，著

[14] [清]馬齊等：《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聯華出版社，1964 年，景印盛京崇謨閣藏本），卷 241，頁 4b-5a。
[15]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 158。
[16]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 161。
[17] 如《實清錄》紀錄，歷來經筵，翰林官員講論經史，清高宗皆與之對答議論，或據經書以駁臣子之見，可見其經學底子不差。

飭行。[18]

又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甲午諭軍機大臣曰：

本日正白旗滿洲，將盛京補放左領之新滿洲人等，帶領引見，清語俱屬平常。盛京係我滿洲根本之地，人人俱能清語，今本處人員，竟致生疎如此，皆該管大臣官員等，平日未能留心教訓所致。將軍達勒當阿，著傳旨申飭。[19]

由此可知，在滿人逐漸漢化的趨勢下，高宗的滿文程度仍在一定水準以上。

不獨滿、漢文，高宗尚學習其他語文。

清高宗平定回部，當時阿富汗古國拔達山歸附清朝，成為清朝屬國。高宗接待來使，作〈瀛台賜宴拔達山來使即席得句〉詩，自注：「近始畧習回語，可以不煩譯寄。而拔達山居極西，又異於葉爾奇木，故仍須囲人譯彼語也。[20]」由此可知，高宗的維吾爾語，已達直接閱讀、聆聽的程度，不需要繙譯。

乾隆四十六年（1781），高宗七十壽，作〈古希〉詩，自注：

國語自幼習之，六歲習漢書。乾隆八年始學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遂習回語。四十一年平兩金川，方習番語。昨四十五年，因班禪達賴來謁，兼習唐古忒語。今蒙古及回語已精通，其番語、唐古忒語，亦能解名物器數而尚弗純熟，未能言達事之始末。然並國語及漢文，則已通六處語音矣！使自八年弗習此四處語，則至今尚藉人通譯，不能盡悉其情，而亦無過虛度此數十年。可見諸凡不可自畫而弗勤學也。[21]

文中「番語」指四川羌語支下的嘉絨語，唐古忒語指藏語。清高宗曾編過《滿蒙藏嘉絨維語五體字書》，今僅存一部精寫本[22]。高宗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驗，共學了六種語言，深感自信，又覺得要是當初乾隆八年沒有學蒙古語，大概此後也不會學什麼語言，一切都要靠人翻譯。

又廓爾喀之役後，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高宗接見有功的四川土司將士，作〈上元鐙詞〉:「歸降振旅子年旋，象馬昨冬貢列全。前席細詢諸土弁，情通番語倍生憐。」自注：

---

[18]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聯華出版社，1964 年，景印盛京崇謨閣藏本），卷 276，頁 15b。

[19]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94，頁 10a。

[20] [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景印武英殿本），卷 1，頁 19a-19b。

[21] [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景印武英殿本），卷 80，頁 1a-1b。

[22] 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頁 180-184。

廓爾喀於前歲庚子秋，振慴兵威，輸誠降順。……四川屯土降番，每遇調集出征，最能出力。……土弁贊巴・巴圖魯、木塔爾等十四員，特令入京宴賚，用示渥恩。今夕，俾與鐙宴，召至御前，親加詢勞，該弁等感激奏謝。朕亦略習番語，不待傳譯，上下知情，藹然相通，倍增憐憫。[23]

故知高宗的嘉絨語，雖然並不流利，簡單的字詞、會話，大概還是懂得的。

三、清高宗的語文事功

（一）推行滿語

先前清聖祖早已憂慮滿語消亡，因而敕纂《御製清文鑑》，其孫清高宗也有相同的心情，乾隆六年（1741）三月己巳諭：

滿洲素習，原以演習弓馬騎射為要，而清語猶為本務，斷不可廢。從前皇祖聖祖仁皇帝，嘗閱宗室、章京、侍衛等射箭，遇有技藝生疎，不諳清語者，即行斥革，原欲示以懲創，教育有成也。近見滿洲子弟，漸耽安逸，廢棄本務，不以騎射為事，亦不學習清語，公所俱說漢話。……著交宗人府、領侍衛內大臣等，飭令宗室、章京、侍衛等，各加奮勉，及時學習。朕於本年冬間或明年春間，查閱其優等者，格外施恩，倘仍不學習，以致射箭平常、不諳清語者，定從重治罪。[24]

乾隆七年（1742）八月戊申再度重申：

滿洲人等，凡遇行走齊集處，俱宜清語，行在處清語，尤屬緊要。前經降旨訓諭，近日在南苑，侍衛官員兵丁，俱說漢話，殊屬非是。侍衛官員，乃兵丁標準，而伊等轉說漢話，兵丁何以效法？嗣後凡遇行走齊集處，大臣、侍衛官員以及兵丁，俱著清語，將此通行曉諭知之[25]。

滿洲子弟不獨應講滿語，還要講純正的滿語，高宗對於滿語夾雜漢語相當反感，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七諭令：

清語為我朝根本要務，近見清語中襍以漢語，語熟成風，遂將可以繙

[23] [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景印武英殿本），卷 86，頁 17b-18a。
[24]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8，頁 7b-8b。
[25]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73，頁 15b。

清者亦用漢語，而書於奏章者，往往有之，朕隨所見即為改正，復派大臣查詳更正。[26]

在此動機下，高宗進行大規模的滿語改造運動，盡可能剔除來自漢語的音譯詞，將音譯改意譯，或依據既有的滿文詞詞彙改造成為新詞；如仍避免不了音譯，則加上適當音節，使之脫離原先漢文面目，更似滿文詞彙[27]。且事事物物最好都要有標準的滿文名稱，以避免官員隨意音譯漢文。

這些新規範的滿文詞彙，最終編成《欽定新語》。此書版本多，內容不一，可見當時是陸續增補新詞，陸續刊刻新版[28]。

此外，清高宗又敕令以「欽定新語」，重譯《四書》、《五經》，作為官方定本。

（二）審音正字

清高宗即位之初，閱讀《金史》。見《金史》中許多譯名，譯音不準，用字不雅，大不認同，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丙午諭：

金源即滿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語譯之，歷歷可見。但大金全盛時，索倫蒙古亦皆所服屬，幅（巾+員）遼廣，語音本各不同，而當時惟以國語為重，於漢文音義未嘗校正畫一。至元臣纂修，又不過沿襲紀載舊文，無暇一一校正，訛以傳訛，有自來矣！……至於姓氏，惟當對音，而竟有譯為漢姓者，今既灼見其謬，豈可置之不論？爰命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尚書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國朝校定切音，詳為辨正，令讀史者咸知金時本音、本義，訛謬為之一洗，並註清文，以便考證[29]。

由此可見，清高宗有很強烈的審音意識、正字意識，史書音譯當選用合適漢字，以契合滿語本音，且對照滿文，追溯本義，於是編成《金史語解》。該書將《金史》所有譯名一一析出，注寫滿文及新譯，並附上舊譯及出處。

高宗自言：

朕非於此等音譯字面有所偏袒，蓋各國語音不同，本難意存牽合。即如滿洲、蒙古文，譯為漢文，此音彼字，兩不相涉。乃見小無識之徒，欲以音義之優劣，強為分別軒輊，實不值一噱！朕每見法司爰書，有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者，輒令改寫。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犭+回），亦令將

[26] 遼寧省檔案館編：《黑圖檔・乾隆朝・乾隆三十三年京來檔》（北京：綫裝書局，2015 年），第 3 冊，編號 251，頁 395。
[27] 張虹：〈簡述乾隆帝對完善滿語文的貢獻〉，《滿語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47-52。
[28] 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頁 152-158。
[29]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95，頁 5b-6a。

犬旁刪去，誠以此等無關褒貶，而適形鄙陋，實無足取。况當海寓同文之世，又豈可不務為公溥乎？將此通諭知之。[30]

不獨《金史》，高宗也以相同的態度處理《遼史》及《元史》。且譯詞有時不單是源自女真語、契丹語、蒙古語，也來自藏語，高宗命儒臣探訪在京的蒙古[31]、西藏人士，詢問音義，猶似現代所謂「田野調查」，方法嚴謹，絕非向壁虛造[32]。清高宗自己也帶頭做起，自稱：「凡索倫蒙古之隸臣僕、供宿衛者，朕皆得親為諮訪，於其言語音聲，俱能一一稽考，無纖微之誤。[33]」

如有語源不明者，也當據實以告，僅改動漢譯用字，使之雅馴。最終編出《遼史語解》、《元史語解》，與《金史語解》合為《遼金元三史語解》。

既要改定譯名，講求譯音正確，無可迴避滿漢文正音的工作。就在編修《遼金元三史語解》的同時，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諭：

漢人初學清字者，辯字審音，每借漢字音註，以便記誦，而漢字不能悉叶，不得已各從俗音，以意牽合，未經校正畫一，恐久而益差。……爰命儒臣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頭音訓[34]。

該書即是《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不過，出版時已是二十三年後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晚《御製增訂清文鑑》一年。

（三）翻譯事功

為統治大清帝國底下諸民族，正確翻譯人名、地名，不致誤會，可謂是基本中的基本，但在當時的環境下，要能做到如此，似乎並不容易，清高宗顯然深感煩惱。

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庚子：

昨閱開泰查審巴塘為匪喇嘛等供詞……再喇嘛番民等名字，由唐古忒字譯漢，自有一定音釋，乃開泰一任綠營漢員，混行編造入奏，適足貽笑中外！……嗣後著於理藩院熟諳繙譯人員內，揀選一員，前往補授，一應陳奏事件，如有喇嘛番民等名字，俱著斟酌對音，毋再草率舛誤，將此傳

[30]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83，頁 7a-7b。
[31] 此處「蒙古」，包含一般概念上的「蒙古」，及「蒙古」底下的「索倫部」。契丹後裔為誰？清高宗初琢磨不定，而後判定契丹後裔當是被吸納進蒙古，成為蒙古底下的索倫部。
[32] 金鑫：〈乾隆改定遼金元三史譯名探析〉，《滿語研究》，2009 年第 1 期，頁 58-62。
[33]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898，頁 25a。
[34] 此諭不見於《起居註》、《實錄》等史料，但見摘抄於[清]方濬師：《蕉軒隨錄・國書十二字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卷 1，頁 2b-4a。

諭知之。[35]

又同一事件，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辛巳，再諭軍機大臣等：

前開泰將巴塘滋事之喇嘛番人名字混行譯漢，業已改正交發。昨於審擬摺內，見有熱敖名色，按番字對音，應作沙爾鄂，此等譯漢，設使稍肯留心，即可不至舛訛。……嗣後遇有關涉喇嘛番人名字，務須留心斟酌音漢，勿踵開泰故習。[36]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戊寅，諭軍機大臣等：

和其衷奏酌移營汛一摺，已有旨交部議奏矣。摺內畢齊克齊等地方，俱譯寫訛錯，該省所轄蒙古地方，相距不遠，對音譯漢字樣，不應傳訛舛錯若此，已令軍機大臣改正。嗣後遇有譯漢事件，務須斟酌妥協，毋致草率訛謬，著將此傳諭和其衷知之。[37]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丙子又諭：

又據阿桂奏，從金川脫出之喇嘛，齊楚木永仲師徒三人，已諭令解京候訊。今用番字覈對，則齊楚木永仲乃簇爾齊木擁隆，扎什車爾眞乃扎什策零洋，伊什隆眞乃伊什隴藏，原譯之名實為舛謬，且各路軍營奏摺似此隨意譯寫者，不可枚舉。温福等即未習西番字，豈清字亦不能辨別乎？著將更定之名兼寫清字發去，照式改正，嗣後遇有對音之字，宜詳加斟酌毋致踳誤可笑。[38]

高宗博通滿、漢、蒙、回、藏諸語，不致遭下屬蒙蔽，然而尚未揪出的譯寫訛誤，又有多少呢？從人犯之名、戰犯之名，到軍營駐地之名，都譯寫訛誤，中央朝廷如何能有效統治各方呢？高宗應是對此極為擔憂。

為有效統治，編纂各民族語言的辭典，似乎成為必要。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壬戌，高宗便雄心勃勃提出一個想法：

朕閱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雖分類音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種，已不無訛缺。……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為搜輯，加之較正，悉準重考西番書例，分門別類，彙為舍書。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其暹羅、百夷、緬甸、八百甴甴、高昌等書

[35]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88，頁 21a-22a。
[36]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91，頁 25b-26a。
[37]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07，頁 17b-18a。
[38]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7，頁 7b-8a。

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令其採集補正。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有各成書體者，一并訪錄，亦照西番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註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傅恒、陳大受、那延泰，總理其事。[39]

在此背景下，和碩莊親王允祿（1695-1767）奉旨編纂《欽定同文韻統》，允祿〈進表〉題於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二十八日[40]，清高宗〈御製序〉題於乾隆十五年（1750）庚午十二月既望[41]。該書側重梵、藏二語的語音，不解釋詞例，只說明發音，並將梵、藏音節一一以漢字單字、漢字反切等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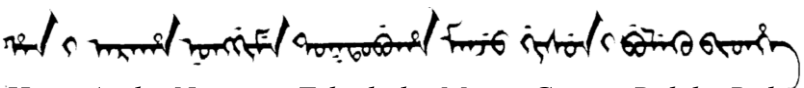
又乾隆二十五年，清軍征服新疆，面對廣袤的外族土地，下情如何上達中央？中央如何有效統治、不被蒙蔽？此棘手問題，誠待清高宗設法解決。於是，敕諭傅恒等人修纂《西域同文志》，該書針對新疆及周邊地區的地名、人名，一一以漢字對音、漢字切音、維吾爾文、蒙古文、托忒蒙古文[42]、藏文等形式譯出，並說明出自何種語言、本義為何，高宗〈御製序〉題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月[43]，傅恒〈進表〉題於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十八日[44]。

從這兩部書，大概可以想像，高宗應切實體悟到，要臣工像自己一樣通曉外族語言，恐難辦到；但至少應有一本簡要的參考手冊，明確規範標準譯音，可以讓臣工依樣照抄，較為可行。

第二節　該書說明

一、名稱由來

《御製增訂清文鑑》一書，滿文名為：



Han i Araha No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汗 之 製作　增添　訂立　滿洲 語文 之 鏡子　書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7 冊，頁 290-291。
[40] [清]愛新覺羅・允祿等：《欽定同文韻統》（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卷 1，頁 12b。
[41] [清]愛新覺羅・允祿等：《欽定同文韻統》，卷 1，頁 2a。
[42] 托忒蒙古文，為蒙古方言文字。其部族生活在戈壁沙漠以西，舊稱瓦剌、衛拉特、厄魯特、準噶爾、漠西蒙古等等。其文字改良傳統的回鶻式蒙古文，使之更加貼近其方言語音。
[43] [清]傅恒等：《西域同文志・御製序》（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卷 1，頁 2b。
[44] [清]傅恒等：《西域同文志・進表》，卷 1，頁 1a。

滿漢文意思基本一致。

此書既承清聖祖《御製清文鑑》而作增補、修訂，故書名多加「增訂 noggime toktobuha」二字。

而以「鑑 buleku」名之，是因為其收錄詞條繁多，解釋、例句具存，如鏡子般映照著真實世界，倪濤《六藝之一錄》稱之：「博定清文，瞭如寶鑑[45]。」

二、編纂動機

前已述及，清高宗本人有強烈的審音正字意識，且有編纂多語言辭書的企圖心，因此其祖父的《御製清文鑑》遠遠不能滿足其需要，勢必需要加以增補。先前乾隆八年（1743），已編纂《御製滿蒙文鑑》。既有一套滿蒙辭書，則不能沒有一套滿漢辭書，故延續《御製滿蒙文鑑》的作法，編纂滿漢合璧的《御製增訂清文鑑》。

清高宗〈御製序〉，提出三個他所關注的點。第一是審音正音：

> 洪惟皇祖聖祖仁皇帝，……御定《清文鑑》全函，折衷大備，惟當時編纂諸臣，依國語分類排纂，未列三合切音漢字，……日久易啟傅會穿鑿之習，朕志切紹，指授館臣，詳加榷覈，每門首著國語，旁注漢字對音，或一字，或二合或三合切音，俾等量者，不爽毫髮，而字之淆於不得其音者尠矣！[46]

或許是當時滿人漸忘滿語，發音不正；也或許是當時存在方言音變，清高宗以為不正；總之，清高宗想藉由漢字注音，來規範滿語標準讀音。當時既然以漢字為注音工具，且清高宗本人態度嚴謹，那麼清高宗及編纂館臣對於漢音應不至於隨便敷衍，如清高宗在〈御製序〉舉了若干《金史》音譯不當的例子：

> 夫字之不得其音者，如明安（minggan[miŋŋan]）之為猛安，穆昆（mukūn[muq^{h}on]）之為謀克，猶云對字未叶耳。[47]

因此，《御製增訂清文鑑》所反映的漢字音，應有一定權威性，反映清高宗所認可的官話音。

第二點清高宗所關注的，是穿鑿附會的問題。穿鑿附會，分兩方面。一是

---

[45]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74，頁 6b。

[46]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御製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蒼字」刊本），卷 1，頁 6b-8b。

[47]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御製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蒼字」刊本），卷 1，頁 2b。

漢人出於我族中心主義，譯字不雅，暗寓褒貶；二是漢人不解其意，不知道此為音譯之詞，望文生義。如：

> 甚者乃因字法，以寓褒譏。如《金史》書烏珠（ᡠᠵᡠ/uju[utʃu]）為兀朮，貝勒（ᠪᡝᡳᠯᡝ/beile[beilə]）為勃極烈，或為孛堇者是也；且同一蒙古人名，於膺世爵者，則書羅卜藏（ᠯᠣᠪᡯᠠᠩ/lobdzang[loptsaŋ]）；於隸讞牘者，則書羅卜贓，沿流至今未改，不綦誕乎？
>
> 至以文字強索其義者，如蒙古鄂博（ᠣᠪᠣ/obo[opo]），特堆砌之統詞；而曲說者，以鄂為嵯峩之峩，博為軷祭之軷，自詡語出經傳，究之求其義而不得，遂并其音而失之，不愈蠡乎？蓋對音本無義也。即如國語稱天曰阿卜喀（ᠠᠪᡴᠠ/abka[apqha]），蒙古語則曰騰格哩（ᡨᡝᠩᡤᡝᡵᡳ /tenggeri[thəŋkəri]），西番語則曰那穆喀（ᠨᠠᠮᡴᠠ/namk'a[namk^{h}a]），回語曰阿思滿（ᠠᠰᠮᠠᠨ/asman[asman]），以漢文求之，皆無義之可索。[48]

因此，凡對音、切音，除謹慎審音之外，還需要斟酌用字，擇選文雅漢字，且必須避免產生誤會。對此，清高宗屢有諭旨，如乾隆二十年（1755）十一月辛巳諭：

> 向來滿洲名氏，惟取清話之與漢字對音者，書寫漢字不得依附漢姓，故意牽混，從前屢次曉諭。……乃今日兵部進呈本內，有喀爾吉善題調都司之何督一員。朕初意其為漢人，及閱該員履歷，則係鑲黃旗滿洲人。伊既係滿洲出身，或和或赫，何字不可書寫，乃必牽混漢姓？此種陋習斷不可長，著再通行曉諭，嗣後倘有仍前混寫者，必當重懲其罪。和督著送部引見。[49]

又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庚午：

> 兵部議覆直隸總督楊廷璋請將嘉木燦調補河間都司一本，已依議行矣。嘉木燦，係蒙古人，其名用對音漢字，理應不離質樸之意，何必揀擇纖麗字樣，以致漸染陋習？殊屬非是。[50]

第三個清高宗所關注的是滿語新詞。自清高宗登極以來，推行滿文，創造許多滿語新詞，這些都是康熙《御製清文鑑》所無，必須補齊，使之廣傳。按〈御製序〉所說：「綜計續入新定國語，五千餘句[51]。」

---

[48]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御製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蒼字」刊本），卷 1，頁 3a-5a。

[49]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00，頁 24b-25a。

[50]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837，頁 9b。

[51]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御製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蒼字」刊本），卷 1，頁

就滿語新詞一事來說，對於整個國家的公文書運作，可能是很急迫的問題。據《清實錄》乾隆三十年（1765）五月丁丑：

> 軍機大臣等議覆，湖廣襄陽鎮總兵立柱奏請刊頒《欽定清語》一摺，據稱清語為旗人根本，外省所鈔清字黏單，或圈點多寡不合，任意長短違式，總緣繕寫之吏不識清字，雖曰照鈔，實錯中添錯，請勅下各省督撫將歷年奉到清語，遴派旗員校正，飭令布政司刻印頒發文武各衙門，并嗣後遇有奉到清語，亦照式頒行，以免鈔謄訛錯等語。查各直省俱有部頒定本，現在訛錯紛紛，若就現行部頒清語，各自刊刻，其中分門別類，仍不免舛漏錯誤，徒滋糜費。臣等酌議，現增纂《清文鑒》，俟書成頒發，即可久遠遵循。[52]

可知當時，滿文書寫訛誤，已造成相當大的麻煩，因此地方官員迫切需要朝廷頒布標準寫法，以加強八旗文員的教育。對此地方要求，軍機大臣們認為，當時已在修纂《御製增訂清文鑑》當中，等書完成，便可解決此問題。

三、卷帙內容

《御製增訂清文鑑》一書之卷帙內容，因版本差異，或有出入，但其中最完整者，應包含下列內容：

表2-2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帙總覽

	內容	文字
1.	〈四庫提要〉	純漢文
2.	清聖祖〈御製清文鑑序〉 *Han i Araha Maju Gisun i Buleku Bithei Šutucin*	純滿文
3.	清高宗〈御製增訂清文鑑序〉 *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ju Gisun i Buleku Bithei Šutucin*	滿漢合璧
4.	十二字頭 *Juwan Juwe Uju*	滿漢合璧
5.	目錄 *Šošohon Hacin*	滿漢合璧
6.	正編	滿漢合璧
7.	補編 *Niyecehe Banjibun*	滿漢合璧
8.	總綱 *Uheri Hešen*	純滿文
9.	補編總綱 *Niyecehe Banjibun Uheri Hešen*	純滿文
10.	續入新語 *Sirame Dosimbuha Ice Gisun i Bithe*	滿漢合璧

9b。

[52]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36，頁 3a-3b。

	內容	文字
11.	二次續入新清語 *Jai Mudan Sirame Dosimbuha Ice Manju Gisun i Bithe*	滿漢合璧

凡《四庫全書本》均附〈四庫提要〉。〈提要〉有兩個版本，一短一長。以《文淵閣本》為例，《總目》之〈提要〉長，而《御製增訂清文鑑》前所附之〈提要〉短。而比較《四庫全書》諸版本，《御製增訂清文鑑》前所附之〈提要〉，或為其長者，或為其短者，並不一定。兩種〈提要〉對比如下表：

表2-3　〈四庫提要〉二篇比較

〈提要〉短者[53]	〈提要〉長者[54]
臣等謹按《增訂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編總綱》一卷，乾隆三十六年欽定製〈序〉頒行。 國書字頭切音之法，實備形聲之用，自聖祖仁皇帝定為《清文鑑》一書，分類編排，體裁大備，而未有音切漢字。我皇紹纘文明，指授館臣詳加增訂，每條標著國語，左為漢字，或一字對音，或二合、三合切音，毫髮不爽。其右列漢語，又其右，音以國書，俾覽者皆可成誦。其注釋並取日用常言，期於人人共曉，不致有拘牽傳會之失，而新定國語	乾隆三十六年敕撰。 我國家發祥長白，實金源之舊疆。《金史・章宗本紀》載：「明昌五年，以葉魯谷神始製國字，詔依倉頡立廟例，祀於上京。」又〈選舉志〉稱：「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國字為程文。」陶宗儀《書史會要》則稱金太祖命完顏希尹撰國字，其後熙宗亦製字並行，希尹所製謂之大字，熙宗所製謂之小字。其字波磔繁密，頗類籀文。當時必有字書，今已無考，惟趙崡《石墨鐫華》所載〈天會十二年都統經畧郎君行記〉一篇，僅存其形製而已。概有元一統之後，其法漸不傳也。 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國語成句，尚未別為書體；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庫爾纏敉造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語。今內閣所貯舊籍（今謂之老檔）籍其初體，厥後增加圈點，音義益詳，亦如籀變小篆、隸變八

[53]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卷 1，頁 1a-2a。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頁 1a-2a。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卷 1a-2a。

[54] [清]清高宗敕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41，頁 51a-54b。
[清]清高宗敕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年，景印《文瀾閣四庫全書》），卷 41，頁 58b-61a。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年，景印《文瀾閣四庫全書》），卷 1，頁 1a-4a。

〈提要〉短者[53]	〈提要〉長者[54]
增入者，尤為詳備於以昭示來茲，為萬萬世同文之準云。 《四庫薈要本》：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文淵閣本》：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文津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分踵事，而增以日趍於精密。 我聖祖仁皇帝慮口傳筆授，或有異同，乃命別類分門，一一排纂，勒為《清文鑑》一書，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譯其文。皇上復指授館臣詳加增訂，惟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條皆左為國書，又為漢語。國書之左，譯以漢音，用三合切韻。漢書之右，譯以國書，惟取對音。以國書之聲，漢字所無，故三合以取之；漢字之聲，則國書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欽定新語，一一載入，尤為詳備。 蓋字者，孳也。許慎《說文》九千餘字，揚雄《方言》已增至一萬一千九百餘字，陸法言《切韻》一萬二千五十六字，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以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呂忱《字林》、丁度《集韻》以下，更莫能殫記，是由名物日繁，記載遂不能不備，聖人制作亦因乎勢之自然、為事之當然而已。 （《文瀾閣本》上段作：蓋字者，孳也。許慎《說文》九千餘字，李登《聲類》已增至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按《聲類》，今無其書，此據封演《聞見記》】，陸法言《切韻》一萬二千五十六字，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以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呂忱《字林》、丁度《集韻》以下，更莫能殫記，是由名物日繁，記載遂不能不備，聖人制作亦因乎勢之自然、為事之當然而已。） 伏而讀之，因漢文可以通國書，因國書可以通漢文，形聲、訓詁無所不具，亦可以云包羅巨細、辨別精微者矣！書中體例，兼列字體、字音，宜入訓詁類中，然譯語得音，駢音為字，與訓詁之但解音以義者不同，故仍列諸字書類焉。 《文淵閣本》：無日期 《文瀾閣本》：乾隆　年　月恭校上。
《四庫薈要本》：書前	《文淵閣本》：總目

〈提要〉短者[53]	〈提要〉長者[54]
《文淵閣本》：書前 《文津閣本》：書前	《文瀾閣本》：總目、書前

〈十二字頭〉為滿文音節拼合表，每一類音節形式即一「字頭」，共十二類，即十二個「字頭」，詳情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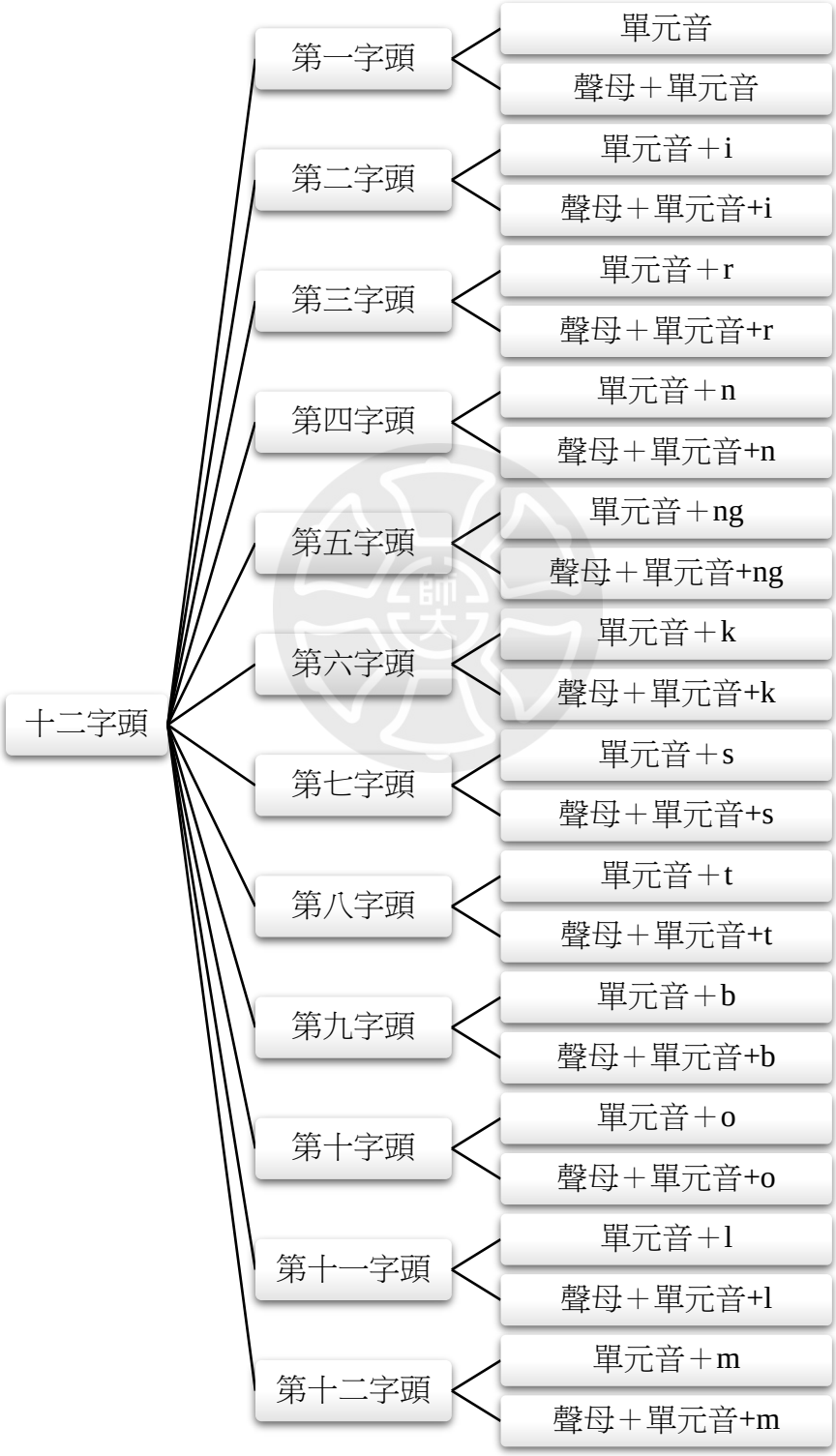


圖2-4　〈十二字頭〉架構

〈正編〉與〈補編〉，體例大致相同。〈補編〉應係〈正編〉大致完成後，新詞條來不及加入〈正編〉，因此附在其後。

〈總綱〉與〈補編總綱〉，形式皆同康熙《御製清文鑑・總綱》，將所有詞條按〈十二字頭〉次序排列，詞條之下不做解釋，僅標註〈正編〉出處。

〈續入新語〉、〈二次續入新語〉來歷不甚明確。有的版本僅有〈續入新語〉，有的版本兼有〈續入新語〉、〈二次續入新語〉，而大多數的版本卻無此二編。推測應是《御製增訂清文鑑》成書多年後，又新增詞條，編成〈續入新語〉，附在書後，重新刊刻；〈續入新語〉之後若干年，又新增詞條，編成〈二次續入新語〉，再重新刊刻。

四、撰寫體例

（一）十二字頭

《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滿文音節右側，均以漢字對注音，運用對音、二合切音、三合切音等形式，基本原則如下：

$$\begin{cases} \text{單元音} \rightarrow \text{單漢字} \rightarrow \text{對音} \\ \text{聲母} + \text{單元音} \rightarrow \text{雙漢字} \rightarrow \text{二合切音} \\ \text{聲母} + \text{單元音} + \text{終音} \rightarrow \text{三漢字} \rightarrow \text{三合切音} \end{cases}$$

所謂「對音」最為簡單，滿語單一元音，以單一個漢字相對，如滿文 a 對音「阿」。

所謂「切音」則運用李光地（1642-1718）《音韻闡微》所發明的「合聲切法」：

> 本朝字書，合聲切法，則用法簡而取音易。……取今於上字擇其能生本音者，下字擇其能收本韻者，緩讀之為二字，急讀之即成一音。此法啟自國書十二字頭，括音韻之源流，握翻切之竅妙，簡明易曉，乃古所未有也。[55]

李光地自言，也是受到滿文十二字頭拼音的啟發，才發明出此套反切方法。具體做法是，反切上字無韻尾，反切下字無聲母，反切上字的主要元音與反切下字的第一個元音一致，兩字快速連讀而成一音。如滿文音節 na，反切

[55] [清]李光地：《音韻闡微・凡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頁 1a-1b。

「納阿」，兩字快速連讀，自然變成[na]音。由於此類反切共用了兩個漢字，故稱「二合切音」。

《御製增訂清文鑑》凡滿文「輔音＋元音」的情形，一概以「二合切音」注音，以求精確，絕不以單字對音，以降低方言之誤。惟須注意，原書反切均按傳統橫式書寫，由右到左，今以西式橫書行文，應改由左到右；筆者偶見一些論文，以西式橫書行文，由左到右，但引用原書反切，反切卻由右到左，形式怪異，略嫌不當。

至於滿文「輔音＋元音＋終音」的情形，則發明「三合切音」的方法。這裡所謂「音素」，可以是元音，也可以是輔音，如 bio、tek 等音節。「三合切音」的作法，是在「二合切音」的基礎下，將元音後的「音素」以對音方式寫出。如滿文音節 bio，三合切音為「畢伊優」，將原音節切成 bi-i-io 三段；滿文音節 tek，三合切音為「特額克」，將原音節切成 te-e-k；滿文音節 fan，三合切音為「法阿安」」，將原音節切成 fa-a-an。

上述例子的書影見如下圖，取自《四庫薈要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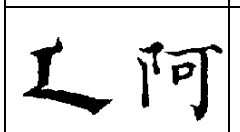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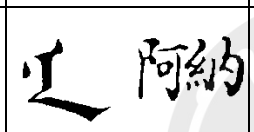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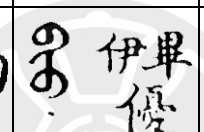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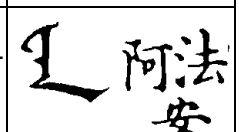
a	na	bio	tek	fan
				

圖2-5　《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對音書影

（二）正編

1.文字

〈正編〉中，凡標題、詞條，從左到右，分別為漢字切音、滿文、漢譯、滿文對音，如下圖，取自《四庫薈要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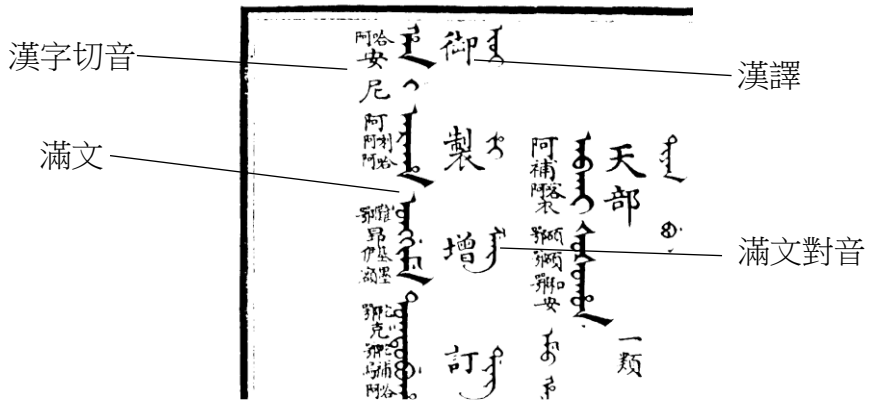


圖2-6　《御製增訂清文鑑・正編》書影

其漢字切音，均按〈十二字頭〉，並非隨意注寫。

2.部類

悉按康熙《御製清文鑑》「部、類、則」三級，分類編排。其部類名稱，兩者大致相同，修改甚少。

3.釋詞

前者清聖祖編《蒙古字合刻清文鑑》，已有旨諭，將原先《御製清文鑑》的例句刪去。清高宗重編《御製增訂清文鑑》，也繼承這種作法，滿文詞條下，只有滿文解釋，並無例句；同時，滿文詞條，僅翻譯成「漢詞」，不附漢文的詳細解釋。

而滿詞譯漢，清高宗〈御製序〉中主張：

> 詮釋具以日用常言，其人共曉。其俗解摭拾陳編章句，及以之乎者也為文者，悉汰之。而字之汩於強索其義者，亦又勘矣！

因此，《御製增訂清文鑑》漢譯大抵均為白話，頻用「了」、「的」、「著」、「兒」等字，期望能通俗易解，避免誤會或過度詮釋。

（三）續入新語

〈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體例上又與前面〈正編〉不同，編排較為隨意，邏輯較不嚴密。

首先，書名的部分，〈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均只有滿文、漢譯。其次，標題的部分，〈續入新語〉，由左到右，分別為滿文對音、滿文、漢譯，漢譯與滿文對音中間隔著滿文，漢譯與滿文對音的高低位置也未對齊，排列不盡理想；〈二次續入新清語〉，先為滿文，漢譯與滿文對音並列其下，排列較為合理。最後，滿文詞條，原則上不作任何解釋；詞條之下，並列漢譯及滿文對音。如下圖取自首爾大學藏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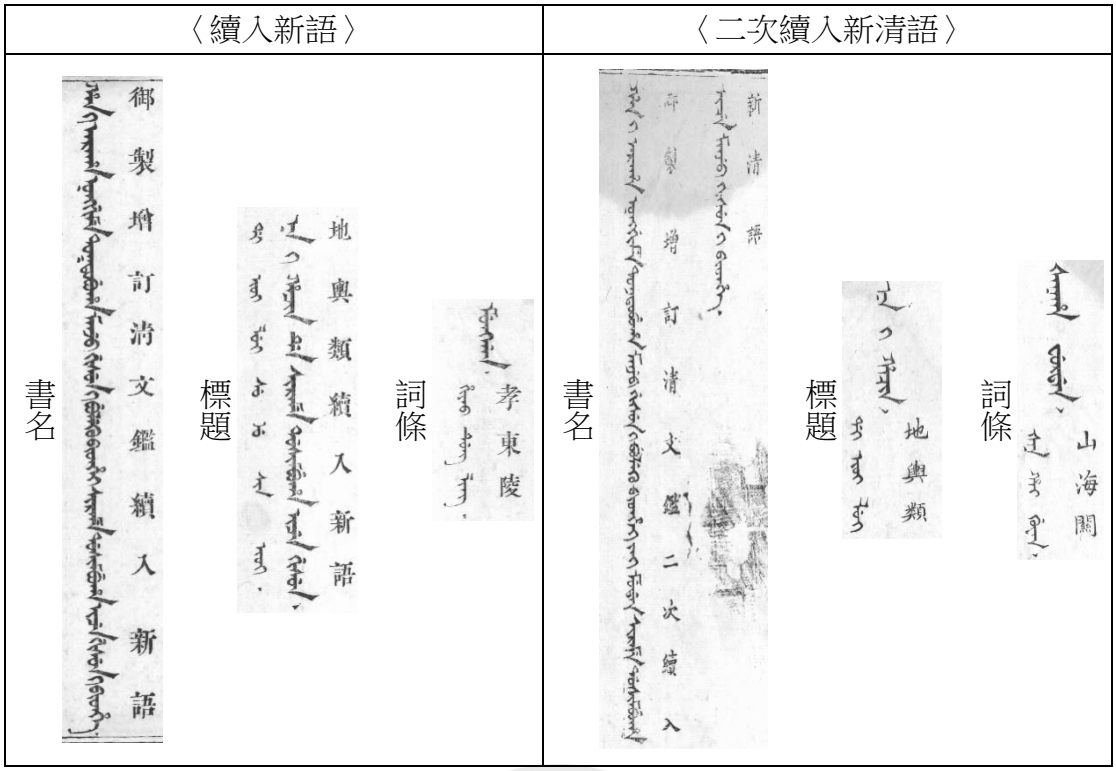


圖2-7　《御製增訂清文鑑・續入新語》書影

少數詞條，附有解釋，或純為滿文，滿漢夾雜，如：

①yarhūdai, 嚮導 hiyang dao, ere emu gisun gajarci bihe, yarhūdai seme galaha.[56]

（漢譯：yarhūdai， 嚮導 hiyang dao, 此一詞原稱 gajarci，改謂 yarhūdai。）

②jusei halbulha, yao 窑 係誘拐女子之窑。[57]

③hunuhu bira, 渾河 hun ho, ere emu gisun 梁水河 bihe, 渾河 seme galaha.[58]

（漢譯：hunuhu 河， 渾河 hun ho, 此一詞原稱「梁水河」，改謂「渾河」。）

[56]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續入清語》（首爾大學藏「君字」刻本），頁 3a。
[57]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續入新語》（首爾大學藏「君字」刻本），頁 6b。
[58]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續入新語》（首爾大學藏「君字」刻本），頁 1b-2a。

④Mukden hoton, 即 simiyan hoton, šen ging 即 šen yang 京即瀋陽 。[59]

例①解釋為純滿文，例②為純漢文。例③以滿文釋詞，夾雜漢文。例④以漢文釋詞，夾雜滿文。

此四種釋詞方式，不盡統一，尤其例④，剛開始看，實在很難以分清孰為詞條、孰為解釋。

五、版本概況

（一）兩種刻本

《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漢字，異體字、錯別字的情形十分常見，往往一頁之內的同一個字，卻寫作不同形體。大量的異體字、錯別字，可能就是最原初版本的實情。經比對各種版本，不少訛誤都是所有版本所共有。在不同版本中，這些異體字、錯別字有時會改正，尤其是《四庫全書》鈔本，雖然謄錄者有時會把原本正確的字抄錯，但有時也會把原本的錯字修正。這種修正，可能是不經意的，如：相同的錯字反覆出現，前處改正了，後一處卻沒改。而照實謄錄錯字的情形遠大於改動錯字的情形，因此可推斷是在抄錄時沒注意，想當然爾，順手寫成心中所想的正字。

由於《御製增訂清文鑑》的錯字情形相當嚴重，在盡可能忠於原典的原則下，也不宜擅自改動，因此比對不同版本用字，有助釐清原書正字。

北京大學研究員李雄飛考究《御製增訂清文鑑》版本概況，依據北京地區收藏版本，再參考現代彙編的滿文書目，提出兩大版本系統，一稱「蒼字本」，一稱「君字本」。命名依據〈第一卷・天部第一〉的第三個詞條「蒼天」,「蒼字本」之「蒼」字正常無誤,「君字本」「蒼」字刻錯，下半部分刻成「君」，如下圖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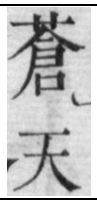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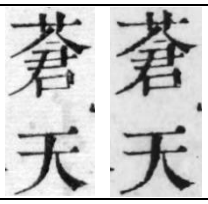
	
蒼字本 現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	君字本 左現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 右現藏於韓國首爾大學

圖2-8 「蒼字本」與「君字本」書影

[59]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二次續入新清語》（首爾大學藏「君字」刻本），頁 1b-2a。

除了「蒼字本」之「蒼」字以外，李雄飛還發現〈卷二十三・布帛部・布帛類第三〉「龍寧紬」的滿文及滿文解釋，在此兩版本略有不同。但是，據筆者觀察，「龍寧紬」並不是辨別「蒼字本」及「君字本」的關鍵，詳情容後描述。

李雄飛認為，「蒼字本」應為祖本嫡系，或者即祖本自己，無〈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君字本」應是後起的增補本，必有〈續入新語〉，〈二次續入新清語〉則不一定[60]。

由於筆者寫作時間，適逢新冠狀病毒疫情，無法前往大陸地區查看版本比對，因此只能姑且相信李雄飛先生的論證，定義「蒼字本」為祖本嫡系，「君字本」為後起的增補本。

茲說明筆者目前所見所有版本。

（二）蒼字本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館藏藏本，僅此一部，卷帙齊全。因係清宮舊藏，因此極可能為祖本。

北京精故宮博物院藏本。經比對[61]，與臺北藏本為同一版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僅存卷首（聖祖〈序〉、高宗〈序〉、〈十二字頭〉）、卷一至卷五，上有「晉錫堂主人鑑賞書画之章」，如右圖。經比對，此版本與故宮藏本為同一版本。



圖2-9　晉錫堂主人鑑賞書画之章

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卷帙齊全。經比對，也與故宮藏本為同一版本。另外，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尚有一部「君字本」殘卷。

以上三本，均為同一版本，有若干特徵，如下圖：

〈卷一・天部・天類第三〉「星光閃灼」之「灼」	〈卷一・天部・天類第一〉「黎明」之「明」對音	〈卷二十三・棉絨類〉「抽紕子」之「抽」	〈補編・卷一・大臣官員類〉「陪臣」之「陪」對音
			

圖2-10　「蒼字本」特徵書影

比對這些筆畫缺斷之處，甚至於欄框缺斷之處，都足證明是同一版本。

[60] 李雄飛：〈《御製增訂清文鑑》刻本初探〉，《滿語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37-43。李雄飛：〈《御製增訂清文鑑》刻本補敘〉，《滿語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41-43。

[61] 依據北京故宮博物院出版品之圖板。故宮博物院編：《同文之盛——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頁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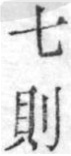
（三）君字本

國立臺灣大學藏本，僅存卷一至十五卷，上有「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應係日本殖民時代舊藏。

韓國首爾大學藏本，卷帙齊全，上有「京城帝國大學圖書印」，也係日本殖民時代舊藏。經比對，此版本與臺大藏本為同一版本。

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殘缺不全，〈卷一〉不全，〈補編卷一〉不全，〈總綱〉不全。經比較，德藏「君字本」與兩帝大藏本十分相似，兩帝大藏本筆畫多有缺斷，而德藏本則無，舉例如下表：

表2-4　臺大、韓國、德國收藏「君字本」比較

	〈目錄〉「清文鑑」之「清」	〈目錄〉「天部一類七則」之「七則」	〈目錄〉「天文類七則」之「則」
臺大藏本[62]			
韓國藏本			
德國藏本			

其次，比較邊框欄線，凡德藏本缺斷、歪曲處，兩帝大藏本亦多缺斷、歪曲；而兩帝大藏本缺斷、歪曲處，德藏本卻未必缺斷、歪曲。因此推測，此三版本應仍為同一版本，用同一塊雕版，只是德藏本刊刻早，雕版磨損少；兩帝大藏本刊刻晚，雕版磨損多。

此板本板還有一特點，乾隆三十六年已有的內容，字體均較工整；而後出的〈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字體均較草率。

筆者一度懷疑，「君字本」有沒有可能拿「蒼字本」舊刻版重新刷印，再補上〈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經比較，兩者毫無關係。首先，「君字本」在「蒼天」一詞，本來就刻寫錯誤，因而得名；第二，再比較其他卷帙，

[62] 由於國立臺灣大學不提供電子掃描服務，故筆者是將原書影印後，再掃描成電子圖檔，經過兩道程序，字跡已較原書不清。

仍然不同。

（四）四庫全書本

編纂《四庫全書》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閏三月，第一部《摛藻堂四庫薈要本》為簡編本，成書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末；第二部《文淵閣本》為正式版本，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63]。該書前後共抄八部，當中《文源閣本》、《文宗閣本》、《文匯閣本》等三部毀於清末戰火，《文溯閣本》一部迄今未曾翻印。目前已影印、可翻查利用的《四庫全書》，共有四種版本：《摛藻堂四庫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及《文瀾閣本》。

《摛藻堂四庫薈要本》，幾乎與《文淵閣本》同時編纂。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初編之時，高宗本人已六十三歲，所謂：「人生七十古來稀。」高宗惟恐自己難在有生之年目睹《四庫全書》完成，因此同年五月即諭令，另外成立「四庫全書薈要修書處」，取宮中舊藏，薈其精要，先出一部，故可視為視《四庫全書》的先期試作本、簡編本兼皇帝私人檢玩本。乾隆四十三年（1778）末，正式完成，貯於北京故宮摛藻堂，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另，當時又另抄一部，貯於長春圓味腴書屋，但全數已遭英法聯軍焚毀[64]。

《摛藻堂四庫薈要本》為《四庫全書》之中，成書最早，所據版本應為祖本。

《文淵閣本》，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舊藏北京故宮，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文淵閣本》抄寫大致工整，錯字比《摛藻堂四庫薈要本》略少。

《文津閣本》，成書於乾隆五十年（1785）春，舊藏承德避暑山莊，現藏北京圖書館。此版本之謄錄官吳敏、珠爾杭阿等二人的滿文，不但書寫工整，而且用筆細膩，精粗疏密極為講究，雖默默無聞，卻是堪稱滿文書法大家，足以為滿文書法典式，令人印象深刻。除此二人之外，其餘謄錄官資質平平，抄寫水準遜於《文淵閣本》，往往漏抄版心書名、卷次等。

上述個三版本，均無〈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因此可能直接抄自祖本或祖本嫡系，為「蒼字本」系統。

《文瀾閣本》狀況較為複雜。

《文瀾閣本》原藏於杭州，但半燬於太平天國之亂。當地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於是出資蒐集殘卷。凡佚失之書，則據家中藏書及江南各藏書樓，蒐覓善本補抄，歷經多年，輾轉多人，卒於民國初年完成[65]。經查，如果是《文瀾閣本》原本，卷首應蓋「古稀天子之寶」，卷尾應蓋「乾隆御覽之寶」，然而

[63] [清]清高宗敕纂：《文淵閣四庫全書・後記》，頁 1-23。
[64] [清]清高宗敕纂：《摛藻堂四庫薈要・序》，頁 1-14。
[65] [清]清高宗敕纂：《文瀾閣四庫全書・前言》，頁 1-20。

《文瀾閣本》的《御製增訂清文鑑》，俱無此二印，故可知應是後來補抄。

《文瀾閣本》在清高宗〈序〉與清聖祖〈序〉之間，插入〈續入新語〉，但無〈二次續入新清語〉，可知應抄自「君字本」，亦可證明〈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應是先後不同時間成編，故《文瀾閣本》無〈二次續入新清語〉，而韓國首爾大學藏本卻有〈二次續入新清語〉。

（五）綜合比較

1.卷帙內容

各版本的卷帙內容及順序，甚至是否題記日期，均不一致，比較如下表：

表2-5　各版本卷帙比較

蒼字本	君字本	薈要本	文淵閣本	文津閣本	文瀾閣本
1.清高宗序（乾隆 36 年 12 月 24 日）（一行滿一行漢漢） 2.清聖祖序（康熙 47 年 6 月 22 日）（純滿文） 3.十二字頭 4.目錄 5.正編 6.補編 7.總綱 8.補編總綱	1.清高宗序（乾隆 36 年 12 月 24 日） 2.十二字頭 3.正編 4.補編 5.總綱 6.補編總綱 7.續入新語 8.二次續入新清語	1.提要（乾 42 年 9 月） 2.清高宗序（乾隆 36 年 12 月 24 日）（一行滿一行漢漢） 3.目錄 4.清高宗序（乾隆 36 年 12 月 24 日）（一行滿一行漢漢） 5.十二字頭 6.正編 7.補編 8.總綱 9.補編總綱	1.提要（乾 46 年 12 月） 2.目錄 3.正編 4.補編 5.總綱 6.補編總綱	1.提要（乾 49 年 11 月） 2.清聖祖序（康熙 47 年 6 月 22 日）（純滿文） 3.清高宗序（無日期）（一行滿一行漢） 4.十二字頭 5.目錄 6.正編 7.補編 8.總綱 9.補編總綱	1.目錄 2.提要（乾○年○月） 3.清高宗序（乾隆 36 年 12 月 24 日）（一行滿一行漢漢） 4.十二字頭 5.續入新語 6.清聖祖序（無日期）（純滿文） 7.目錄 8.正編 9.總綱 10.補編 11.補編總綱

理論上，《四庫全書》除了《文瀾閣本》以外，應該都是據相同祖本抄寫，但實際差異很大。《薈要本》直接將清高宗〈御製序〉抄了兩遍，《文淵閣本》刪掉〈御製序〉，《文津閣本》不只有清高宗〈御製序〉，還加了清聖祖〈御製序〉，謄錄官似乎有所抉擇，原因不明。

2.詞條比較

學者李雄飛比較諸版本，發現〈卷二十三・布帛部・布帛類第三〉「龍寧紬」一詞，滿文有所出入。[66]據其描述，以下表對照呈現：

表2-6　「蒼字本」與「君字本」之「龍寧紬」滿文對照

蒼字本	niktongga gecuheri 龍寧紬 ishun ilhū muduri noho ten akū niktongga 相對　順　龍　全　蟒　無　安寧 undurakū suri be, niktongga gecuheri sembi. 龍緞　紬　龍寧紬　稱作
君字本	niktongga undurakū 龍寧紬 ishun ilhū muduri noho ten akū niktongga 相對　順　龍　全　蟒　無　安寧 gecuheri suri be, niktongga unduri sembi. 蟒緞　紬　龍寧紬　稱作
筆者漢譯	龍寧紬，相對雙龍、無蟒之寧紬，謂之龍寧紬。

然經實際比較，筆者所見全部版本，滿文均為 niktongga undurakū，無 niktongga gecuheri 之例。換句話說，李雄飛所見，應是某一特殊版本的特殊情形，並不能據此判別「蒼字本」與「君字本」。

而筆者為建立資料庫，曾校勘諸版本，確實發現諸版本各有差異，但僅為異體字、錯別字之別，且無規律可言，很難根據異體字、錯別字的情形去判別「蒼字本」與「君字本」。

因此，要在詞條內容上，明確判別「蒼字本」與「君字本」，可能仍必須靠後人更細密地對勘所有版本。

（六）可能祖本

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蒼字本」，為同一版本，極可能就是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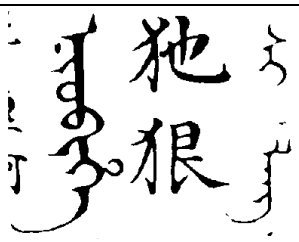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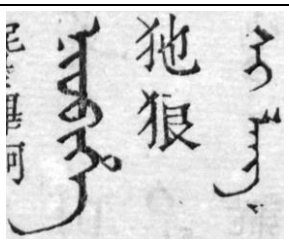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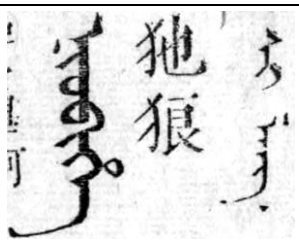
首先，就理論上來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出自清宮舊藏，為武英殿刊刻祖本的可能性極高。

其次，筆者在校勘的過程中，發現兩條線索。

第一條線索在〈補編・第四卷・異獸類第四〉「狆狼」一詞，對音 ši lang，國語ㄕ ㄌㄤˊ（shī láng）。《摛藻堂四庫薈要本》誤將「狼」抄成「狠」。各版本書影比較如下表：

[66] 李雄飛：〈《御製增訂清文鑑》刻本初探〉，頁 3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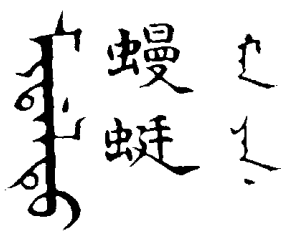
表2-7　各版本「狆狼」一詞書影比較

		
摛藻堂四庫薈要本	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蒼字本」	韓國首爾大學藏「君字本」

先看「狆」對音，「蒼字本」應該是刻 ᠰᡳši[ʂɿ]，但關鍵的一撇沒印清楚，被其他版本誤判為 ᠰᡳsi[ɕi]。再來，最是關鍵的是「狼」字，「蒼字本」的「良」上一點沒印清楚。《摛藻堂四庫薈要本》的謄錄官，極可能正是看到「蒼字本」這樣情形，一時疏忽，沒有注意到對音是 lang，直接誤將「狼」抄成「狠」。至於「君字本」，「狼」字刊刻完整，沒有斷缺，《摛藻堂四庫薈要本》謄錄官看到「君字本」的可能性應該不高。

第二條線索在〈補編・第四卷・異獸類第五〉「蟃蜒」一詞，對音 man yan，國語ㄨㄢˋㄧㄢˊ（wàn yán），指一種似貍的大獸。《摛藻堂四庫薈要本》誤將「蜒」抄成「蜓」。各版本書影比較如下表：

表2-8　各版本「蟃蜒」一詞書影比較

		
摛藻堂四庫薈要本	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蒼字本」	韓國首爾大學藏「君字本」

翻看「蒼字本」，「蜒」字右半的「延」，其左半斷缺，「延」、「廷」二字頓時缺乏根本性的辨別特徵。《摛藻堂四庫薈要本》的謄錄官，極可能正是看到「蒼字本」這樣情形，明知「蜒」對音 yan，可是又沒見過「蜒」這種罕用字，索性憑直覺寫了更常用的「蜓」。至於「君字本」，「蜒」字刊刻完整，沒有斷缺，《摛藻堂四庫薈要本》謄錄官看到「君字本」的可能性應該不高。

由於《摛藻堂四庫薈要本》是依據宮中藏書所抄，尤其主要來自高宗本人私藏，因此所據版本應為武英殿勘刻的祖本。

已知《摛藻堂四庫薈要本》極可能抄自祖本，又已知《摛藻堂四庫薈要本》極可能抄自「蒼字本」，那麼「蒼字本」極可能正是祖本。

六、編纂過程

（一）乾隆三十六年本

據《乾隆朝上諭檔》乾隆三十六年（1771）：

> 查《清文鑑》各類，於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日進呈起，至三十五年五月初三日奏完，向係滿、漢各為一本，後擬將滿漢合為一本，繕寫式樣於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九日進呈，奉旨：「即照此式刊刻，欽此。」自奉旨後，一面畫一，一面繕寫校對，今已完全。現在辦理〈總綱〉、〈補編〉，臣等仍不時查催，今其上緊趕辦，務於年內將全書畫一裝潢進呈，謹奏。十月二十三日。[67]

時間節點，甚為清楚。編纂工作，始於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二十日。惟《御製滿蒙文艦》成書於乾隆八年（1743），故可以確定引文中所提到的《清文鑑》絕非《御製滿蒙文艦》，而是《御製增訂清文鑑》。

起初的構想，可能是要針對滿、漢不同閱讀族群，編一部以滿文為主體的《清文鑑》及一部以漢文為主體的《清文鑑》，所以才說：「向係滿、漢各為一本。」但這樣做法顯然不大經濟，因此改將滿、漢合為一部。

編纂工作，雖然名義上總纂官是傅恒，但實際上還是按照清高宗本人的想法。《起居注》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初九日己巳：

> 是日，大學士傅恒、劉統勳奉諭旨：朕批閱《清文鑑》定本，見所列文武官階，尚有未盡妥協者。如文職自二品以下，咸分正、從，惟一品俱誥授光祿大夫，未別等差，而一品武職所授榮祿大夫，考之前代本屬文臣。一品初授之階，若移為從一品，文臣封典，於體制更為盡善。至文武事同一體，武職二品至六品，並分正、從，而一品、七品獨未區分，亦未免參差失當。著吏、兵二部，酌古準今，詳核定議具奏，至清文內所有文武官階繙繹之處，並著繙書房詳妥改定，俾品目秩然，以昭畫一。[68]

可見，過程中，高宗本人親自參與，直接給予指示。文中提到的「光祿大夫」、「榮祿大夫」均在《御製增訂清文鑑・卷三》。而文中所謂「《清文鑑》定本」，應仍為稿本，因為前引《上諭檔》提到：「繕寫式樣於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九日進呈。」乾隆三十二年豈有「正式定本」？

---

[6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年），第 6 冊，頁 809。

[6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26 冊，頁 572。

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部《御製兼漢清文鑑》（*Han i Araha Nikan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69]），精寫本，僅一部孤本，存十九冊，共 111 頁，收錄 1561 則詞條，成書時間不明，應為《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底本或試作本。右圖即為該書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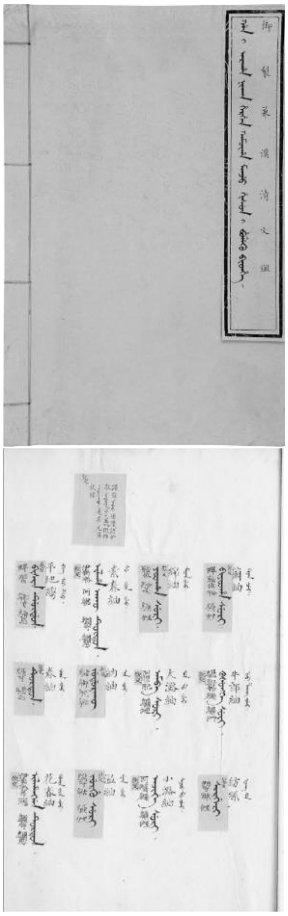


圖2-11　《御製兼漢清文鑑》書影

《御製兼漢清文鑑》僅有滿文詞條、漢譯、滿漢對音，無解釋、例句，體例與《御製增訂清文鑑》並不相同；但所收詞條，大致與《御製增訂清文鑑》相同。書中多處有黃色修改浮簽，或貼於詞條左側，或貼於詞條之上，多註寫「欽定」字樣；也有些「訓定修改說明」貼在書眉處。經比較，黃簽上的新修詞語，或改音譯為意譯，或修改一些罕用詞及過時詞彙，修改結果多與《御製增訂清文鑑》相同[70]。

《御製增訂清文鑑》初編時，可能對體例尚無明確概念。等到《御製兼漢清文鑑》此稿本完成後，清高宗才覺得此式不妥，諭令補上滿文解釋。前引《上諭檔》:「繕寫式樣於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九日進呈。」所呈「繕寫式樣」可能就是反覆修改體例後的試作本。

在進呈試作本的當下，即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大概只完成〈正編〉的部分，〈總綱〉、〈補編〉都還在編纂。

按高宗〈御製序〉，題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二十四日，故正式成書刊刻應在此時間點前後。

（二）〈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

前一節提到，《御製增訂清文鑑》少數版本，尚有〈續入新語〉（*Sirame Dosimbuha Ice Gisun i Bithe*）及〈二次續入新清語〉（*Jai Mudan Sirame Dosimbuha Ice Manju Gisun i Bithe*），成書時間不明，筆者試從檔案文獻找出線索。

查：《黑圖檔・乾隆三十三年京來檔・6》:

都虞司為抄送欽定清漢對譯詞事咨盛京內務府……。yooni wacihiyaha

[69] Han 汗 i 之 Araha 製作 Nikan 漢 Hergen 字 Kamciha 合併 Manju 滿洲 Gisun 語文 i 之 Buleku 鏡子 Bithe 書。

[70] 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頁 137-139。春花：〈故宮藏珍本《御製兼漢清文鑑》——兼談清內府刊刻、收藏的滿蒙文詞典〉，《紫禁城》，2010 年第 8 期，頁 72-79。

sere afaha julgiyan temgetu afaha 通關硃鈔 凡錢粮通完出給印信長单，為通關；倉庫截收，則暫給紅批照票，為朱砂。

窖 jusei halbulha 係開窖誘拐子女之窖　鯊魚 hiyajuhu nimaha　盂蘭道場 yoge sindara mandan[71]　精微批 narhūn oyonggo pilere Bithe　廳用長隨 takūršara dahanji　轅門材官 farangga dukai takūrsi　傳宣 selgiyesi　戎旅 jirusi　隨征 dahaltu　儲將 belhetu　奏差 wesimbure Bithei benesi　知印 doron i tuwakiyasi　書寫 bukdari icihiyasi　大宗嫡派 amba mukūn i jingkini gargan　尼山書院 ni šan Bithei boo　洙泗書院 ju sy Bithei boo　聖澤書院 enduringge fulehungga Bithei boo　排長 kumin i da　協同 ilihi maksitu　左右韶舞 hasaku ici ergi maksitu[72]　奉鑾 kulun i faidasi aniya biya orin sunja isijiha.（漢譯：正月二十五日到）[73]

引文中詞彙，大概是當時新創滿詞，諭令各部衙門周知。當時為乾隆三十三年（1768）初，《御製增訂清文鑑》仍未完成，還差三年。經查，「尼山書院」、「洙泗書院」、「聖澤書院」等三詞，後來均在〈卷二十・居處部二・部院類第十二〉；「排長」、「協同」，未收入；其餘所有詞條均在〈二次續入新清語〉。

也就是說，〈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所收錄的詞彙，不見得是乾隆三十六年以後才新創的，而應是當初編纂時，有所取捨，故未編入。爾後，又有人覺得可惜，於是編入〈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同理，〈二次續入新清語〉所收錄的詞彙，也不見得是〈續入新語〉編成後才創的。

另外，也可發現，凡無釋義之詞，〈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也不釋義；凡有釋義之詞，如「通關硃鈔」、「窖」等，〈二次續入新清語〉幾乎全部照抄。所以，〈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的編纂，大概就是抄錄這些朝廷頒布的新創滿詞，分類編輯。

筆者又遍查《黑圖檔》。《黑圖檔》遼寧省檔案館所收藏的盛京內務府檔案，「黑圖檔」之名本清代舊稱，「黑圖」來自滿文 hetu，有廂房之意，指檔案庫房。筆者將《黑圖檔》中，乾隆三十六年以後由北京發來的「新定清語」彙整如下表：

表2-9　《黑圖檔》乾隆三十六年後之「新定清語」

冊數	編號	頁碼	題名	日期	詞彙	收錄
8	52	58-59	都虞司為遍行曉諭廢弛營伍一詞及查處失察白蓮教知各	40 年 1 月 15 日	廢弛營伍	續入新語

[71] 原檔案抄作 yoge sindara mandan，然〈二次續入新清語〉作 yoge sindara mandal。
[72] 原檔案抄作 hasaku ici ergi maksitu，然〈二次續入新清語〉作 hasakū ici ergi maksitu
[73] 遼寧省檔案館編：《黑圖檔・乾隆朝・乾隆三十三年京來檔》，第 7 冊，編號 6，頁 6。

冊數	編號	頁碼	題名	日期	詞彙	收錄
8	135	138	會計司為抄送新定鎮南府等地名清語事咨盛京內務府	41 年 6 月 23 日	鎮西府、廸化州、宜禾縣、昌吉縣、阜康縣、奇臺縣	續入新語
8	147	143	會計司為抄送新定領閣事等官職名稱清語事咨盛京內務府總管	41 年 9 月 18 日	領閣事、提舉閣事、直閣事、校理	續入新語
8	153	148-149	會計司為抄送欽定背鎗帶子等詞清語之上諭咨盛京內務府	41 年 10 月 12 日	背鎗帶子	續入新語
8	179	177-178	都虞司為傳諭奏準定泰東陵之清文譯法事咨盛京內務府	42 年 4 月 14 日	昭西陵、孝東陵、泰東陵	續入新語
8	209	207-208	會計司為知會欽定事主一詞之清語事咨盛京內務府	42 年 8 月 25 日	事主、始祖	續入新語
8	315	303	都虞司為抄發嗣後凡刀刃傷徒手之人而致斃者列入秋審、清文鑑中渾河漢字錯誤及每三年派皇子二人赴盛京祭祖等三道上諭咨盛京內務府	43 年 11 月 10 日	渾河	續入新語
					深水河	未收
9	102	101-102	都虞司為抄送欽定庵、觀、寺、院清語事咨盛京內務府	46年閏5月26日	庵、觀、寺、院、祠	未收
9	**106**	**105-107**	**戶部為抄發東三省原有新譯清語地名清單及另奏咨文書一體遵用之上諭事咨盛京內務府**	**46 年 6 月 13 日**	**略**	**略**
10	50	42	都虞司為知會新定清語詞匯事咨盛京內務府	50 年 12 月 26 日	蓆心竹襪子	未收
10	113	88-89	都虞司為知會新定風俗等清語事咨盛京內務府	53 年 2 月 8 日	風俗	二次續入新清語
10	220	166	都虞司為知會新定清語陋規一詞事咨盛京內務府	55 年 1 月 28 日	陋規 tubike hacin i menggun	未收

冊數	編號	頁碼	題名	日期	詞彙	收錄
10	362	287-286	都虞司為曉諭嗣後東三省奏摺一律用滿文書寫並改寫八法浮躁一詞滿文寫法上諭事咨盛京內務府	58 年 5 月 30 日	八法浮躁	未收

此當中，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戶部為抄發東三省原有新譯清語地名清單及另奏咨文書一體遵用之上諭事咨盛京內務府〉，值得一提，其內文簡錄如下：

> 戶部親奉上諭，山東司案呈內閣抄出：盛京、吉林、黑龍江三處所屬地方，舊有清語名色；其各府、州、縣、城郭地方，原無清語名名（筆者註：原文重出）者，令軍机大臣取意繙清，候旨通行……。
>
> （滿文上諭：略）
>
> abkai iliyangga fu 奉天府　junggin fu 錦州府　junggin jeo 錦州……Mukden hoton 即 simiyan hoton　盛京即瀋陽……hunuhu bira 渾河……alcuka 阿爾楚喀　buthai ulai hoton 打牲烏拉城。
>
> 六月十三日到[74]。

上引檔案中，共計 94 處地名。

當中「渾河」，曾在四十三年十一月十日〈都虞司為抄發嗣後凡刀刃傷徒手之人而致斃者列入秋審、清文鑑中渾河漢字錯誤及每三年派皇子二人赴盛京祭祖等三道上諭咨盛京內務府〉出現過，並收錄在〈續入新語〉。其餘 93 處地名均收錄於〈二次續入新清語〉，且次序大致相同，連體例也接近，幾乎如同全部照抄。如「Mukden hoton 即 simiyan hoton　盛京即瀋陽」這種滿漢夾雜的情形，兩者完全一致。查〈二次續入新清語・地輿類〉，僅「oden hoton 鄂登城」、「澳口 namu angga」未出現於上引檔案。

此又再次證明，〈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的編纂，原則上就是照抄這些朝廷頒布的新創詞彙。

除了考察檔案中的「新定清語」，其次再考察〈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所提到的書籍，整理如下表：

[74] 遼寧省檔案館編：《黑圖檔・乾隆朝・乾隆四十六年京來檔》，第 9 冊，編號 106，頁 105-107。

表2-10　〈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書籍年代

出處	書名	成書年代	說明
續入新語	四庫全書	乾隆 38 年閏 3 月始編	
	臨清記略（全名：欽定剿捕臨清逆匪記略）	乾隆 42 年	據〈四庫提要〉[75]
	西域圖志（全名：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乾隆 27 年 11 月 29 日初纂、乾隆 47 年 5 月 10 日增纂	據〈進表〉[76]
	音韻述微	乾隆 47 年 2 月 25 日	據〈進表〉[77]
	新樂府		此書不明
	金史・世紀	元・脫脫撰	
	北史・文苑傳・敘	唐・李延壽撰	
二次續入新清語	性理精義（全名：御纂性理精義）	康熙	
	御製樂善堂全集	雍正	
	古今圖書集成	康熙	
	平定朔漠漢字方略（全名：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漠漢方略）	康熙	
	資政要覽（全名：御定資政要覽）	順治	
	明季會典	明朝	《明季會典》應為《大明會典》，應清朝不能稱「大明」，故改「明季」
	康濟錄（全名:欽定康濟錄）	乾隆四年	據〈四庫提要〉[78]
	通鑑纂要	明・李東陽撰	
	洗冤錄（全名：洗冤集錄）	南宋・宋慈撰	
	評鑑闡要（全名：御製評鑑闡要）	不明，但應早於《四庫薈要》成書之乾隆 43 年。	

[75] [清]于中敏等：《欽定剿捕臨清逆匪記略・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頁 1a。

[76] [清]傅恒、英廉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進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頁 1a、7b。

[77] [清]梁國志：《音韻述微・進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頁 7b。

[78] [清]陸曾禹：《欽定康濟錄・四庫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頁 1a。

綜合《黑圖檔》及書籍年代的考察，〈續入新語〉雖不收乾隆四十三年（1778）後的「新定清語」；但〈續入新語〉有「音韻述微」一詞，《音韻述微》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故〈續入新語〉成編時代應晚於乾隆四十七年。

〈二次續入新清語〉，所出現書名，雖然成書均早於乾隆四十三年，比〈續入新語〉還早；但由於不收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後的「新定清語」，故〈續入新語〉成編時代應晚於五十三年。

同時，再以避諱為線索考察。清仁宗，諱顒琰，滿文 Yung Yan。據學者研究，有清一代，滿文避 Yung 諱而改 Yong，Yan 則不避[79]。查《文瀾閣本》及韓國首爾大學藏刊本，其〈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的「用」字三處對音，均為 yung。所以，可以判斷至於其成書時間下限，應仍在乾隆年間。

簡要以數線圖表示如下：



圖2-12　《御製增訂清文鑑》成書時間軸

最後，筆者高度懷疑，〈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可能不是中央朝廷所修。

第一，前者已推論，「蒼字本」極可能正是武英殿刊刻的祖本。若中央朝廷新編〈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又要連同前面的〈正編〉整套發行，為何不用武英殿舊有刻版，而偏偏要重刻出「君字本」？

第二，〈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體例上，幾乎只是全部照抄朝廷頒布的新定清語，大多不作解釋；若附解釋，則又滿、漢夾雜。清高宗素來堅持純正滿語，又豈能接受？

第三，複元音[ao]滿語可以寫作 oo 及 ao，但是按高宗所定規範，滿文固有詞彙寫 oo，對音才寫 ao，〈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竟不顧此規範，「道」、「老」、「遼」對音均寫 oo 而不寫 ao，又豈是中央朝廷所會犯的錯誤？清高宗若看見，難道不會加以訓斥懲戒嗎？

第四，若干對音錯誤，如「臨」字對音在他處俱為 lin[lin]，但在〈續入新

[79] 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清華學報》，新 48 卷第 3 期（2018 年 9 月），頁 489-524。

語〉「臨清紀畧」一詞卻作 ling[liŋ][80]；「迎」字對音在他處俱為 ing[iŋ]，但在〈二次續入新清語〉「迎風流淚勞苦流淚」卻作 yen[in]；編者似乎有時會分不清舌根鼻音與舌尖鼻音。另外，「將」字對音在他處俱為 jiyang[tɕiaŋ]，但在〈二次續入新清語〉「儲將」卻作 giyang[kiaŋ]，顯然將尖團音弄混了。

如果〈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不是中央所修，則「蒼字本」與「君字本」的版本現象，就說得通了。

「蒼字本」為祖本，因此沒有〈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

「君字本」或許是地方官衙所修，也或許是私人所修，故校勘不如武英殿精細，誤將「蒼天」的「蒼」刻錯，且字體也也稍遜「蒼字本」。重刻者，手上持有「蒼字本」，另行抄入「新定清語」，又自行繕寫對音，因此體例特別怪異，對音偶有錯誤。且因〈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係私人所補，刻工沒有現成版本可以復刻，因此字體又更顯潦草。

筆者曾查到中央研究院《內閣大庫檔案》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月一日，滿票簽所發的移文：

> 交繙書房等處。奉旨，眾人驚之語，更改為 durbembi。本處查明覆奏，奉旨交繙書房，編入《清文鑑》；蒙古文寫作[蒙文]，亦編入蒙古文鑑，欽此。[81]

查該詞未收錄於〈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可是卻收錄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82]的《御製五體清文鑑》中[83]。

清高宗明明下令將 durbembi 編入《清文鑑》，〈二次續入新清語〉不收，而《御製五體清文鑑》卻收，編纂大臣未免太粗心了吧？不大合理。可見此文所提到的《清文鑑》並非指《御製增訂清文鑑》的〈二次續入新清語〉，而是指《御製五體清文鑑》。這也間接證明，中央朝廷並未編纂〈續入新語〉及〈二次續入新清語〉。

七、編纂臣工

按《御製增訂清文鑑》全書上下，完全沒有記載作者何人，惟《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提到：

> 《御製增訂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編總

[80]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已指出，清世祖諱「福臨」之「臨」，滿文全不避諱。因此，〈續入新語〉將「臨」對音注寫為 ling，應屬失誤，並非避諱。

[81] 297511-214，中研院《內閣大庫檔案》。

[82] 成書時間，據江橋考證，詳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 165-169。

[83] [清]清高宗敕纂：《御製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年，景印北京故宮藏抄本），頁 1822。

綱〉一卷。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傅恒等，奉敕撰。[84]

筆者遍查《清實錄》、《歷代起居注》、中央研究院《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像資料庫》及《清代文獻檔冊全文影像資料庫》等文獻，所獲甚稀。

《起居注》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初九日己巳：

是日，大學士傅恒、劉統勳奉諭旨：朕批閱《清文鑑》定本，見所列文武官階尚有未盡妥協者……。[85]

由此可知，編纂者除傅恒（1720-1770）以外，尚有劉統勳（1700-1773），劉統勳比傅恒年長二十歲。

傅恒，據《滿洲名臣傳》：

傅恒，滿洲廂黃旗人，姓富察氏。曾祖哈什屯，內大臣；祖米思翰，戶部尚書；父李榮保，察哈爾總管，俱封一等公。傅恒，李榮保第十子。乾隆五年授藍翎侍衛。……十二年二月，充《會典館》副總裁，三月晉本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兼鑾儀衛事，六月充《會典館》正總裁……。

十三年，……時大兵征大金川逆酋沙羅奔，經略訥親、總督張廣泗等久無功，九月命傅恒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尋晉保和殿大學士。……十四年，……二月初四日，莎羅奔、郎卡除道營門外設壇，一日率眾降，傅恒升帳受之……。

二十年六月，準噶爾平，諭曰：「……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著加恩再受一等公爵……。」傅恒疏辭……。

七月充《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總裁。三十二年，命經略雲南軍務，至師期前往。御製〈言志詩〉：「爭緬非人事竟乖，重資經略重臣差。」……十二月緬酋懵駁遣其大頭目十四人，献方物於軍。三十五年二月班師，三月傅恒還至京，七月卒。

諭曰：「……進攻老官屯時，傅恒已身染沉疴，猶力疾督勵兵眾。……春間，傅恒於天津行在復命，見其形頓異隱，慮難以就痊。……五月以後，病事日益加劇，漸不成起。……親臨視疾，漸其有增無減，軫念彌殷，今文溘逝，深為震悼。」[86]

傅恒出身滿洲名宦世家。父親李榮保擔任過察哈爾總管，察哈爾位於今天

[84]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4，頁 27b。

[8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26 冊，頁 572。

[86] [清]國史館：《滿洲名臣傳》（臺北：文明書局，1985 年，《清代傳記叢刊》景印清刊本），卷 45，頁 1a-34b。

張家口一帶，因此傅恒自幼應生活在京師周遭。傅恒文武兼備，文能編纂書稿、謀定成事，武能領兵爭戰，參與平定大小金川、準噶爾、緬甸，最後因在緬甸染病，不久去世。

劉統勳，據《漢名臣傳》：

> 劉統勳，山東諸城人，雍正二年進士。……乾隆元年六月擢內閣學士。……命隨大學士嵇增筠赴浙江，學習海塘工程。二年，受刑部左侍郎，仍留浙江……。
>
> 十四年充國史館總裁，十二月遷工部尚書。十五年年七月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十八年……，七月，命偕署尚書策楞往勘江南河工。先是，大學士陳世倌奏，黃河入海，向祇六套六壩，今增至十，至海口壅塞。十九年正月，命統勳等往勘。……五月命辦陝甘總督事務[87]……。
>
> 二十一年六月，諭曰：「刑部尚書員缺，著劉統勳補授。」……二十七年三月，上南巡，以高寶河湖入江之路為暢，命統勳偕兆惠往勘。
>
> 二十八年，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命為尚書房總師父。三十年正月，兼管刑部事務；二月，教習庶吉士；七月，充國史館正總裁。……三十八年閏三月，充《四庫全書》正總裁；十一月，卒。[88]

劉統勳為典型文官，且尤為水利工程的技術型官員，大半仕途都在奔走全國各地，勘察水文、河工。

而比較兩人的仕途及生卒年，即可發現：當乾隆十五年（1750）開始編纂《御製增訂清文鑑》時，年紀較大的劉統勳，幾乎都在外奔波，又是興修水利，又是協辦準噶爾軍務，不大可能好好在京城修書；反觀年紀較小的傅恒，大小金川之役早已結束，幾乎都在京師。因此可以推斷，《御製增訂清文鑑》的主導者，應仍是傅恒，至少決定了該書一半的樣貌

劉統勳一直要到乾隆二十八年，才真正安定下來，常駐京師，教皇子讀書，編修國史，劉統勳極可能是這個時候才加入《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編纂工作。反觀傅恒，乾隆三十二年（1767）奉命出師征討緬甸，三十五年（1770）二月回朝，七月病故，此三年間，斷不可能處理《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編纂工作，想必是由劉統勳接手。

此書〈正編〉部分完稿，是在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三日，當時傅恒應以重病在臥。而正式成書，高宗作〈御製序〉，又是一年後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故傅恒實無緣見到《御製增訂清文鑑》面世。

傅恒、劉統勳，都是軍機大臣，身居要職，平日應當十分忙碌，故其背後應有一群編纂人員，且必須精通滿、漢二文。

---

[87] 當時正在平定準噶爾。

[88] [清]國史館：《漢名臣傳》（臺北：文明書局，1985 年，《清代傳記叢刊》景印清刊本），卷 39，頁 37a-63b。

雖然《御製增訂清文鑑》的主持者有劉統勳，但不應因此而認為此書必然夾雜山東方言，誠因此書經過多人之手，且編纂人員應以滿人為主體，還須呈稿御批。所以，更大程度上，應是反映在京滿人的漢語口音，且以皇帝本人口音為絕對標準。

八、後續改編

在《御製增訂清文鑑》成書後，劉統勳繼續接手傅恒當初未完成的工作——編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89]。

《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按十二字頭順序，排列所有滿文音節，每個音節下附對音漢字若干。當要翻譯滿語專名時，可以先切分音節，再翻閱此書，查找音節，最後選擇合適漢字來音譯。由官方規範，某音當用哪些漢字譯，大大避免「走音」的情形。書影如下圖，取自倫敦大學藏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刊本殘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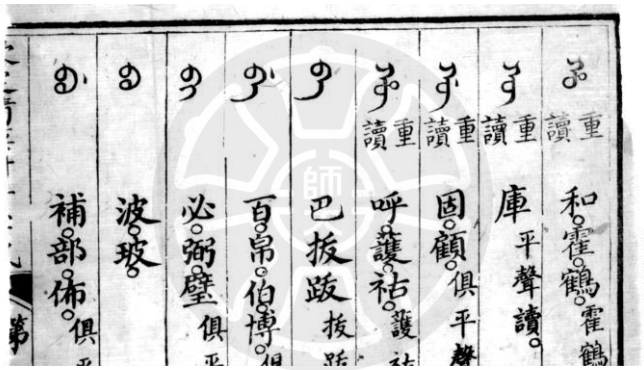


圖2-13　《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書影

依其序言：

> 方今海寓車書大同，《清文鑑》一書屢經釐定、頒示，且曾編輯《同文韻統》，本三合切音，詳加辨訂，合之字音，無銖黍之差。[90]

故可知，此書的對音標準，完全是站在《同文韻統》及《御製增訂清文鑑》之上，且這兩部書都有傅恒參與其中，音系背景應屬一致。或者，也可以說，《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正是《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副產品。《御製增訂清文鑑》既有漢字切音，又有滿文對音，編纂官員對於高宗本人心中的標準音，已是相當熟悉，再繼續編《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只是將《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滿

89 原書無編纂官員名單，編纂者係依據春花考究。詳見春花：〈乾隆敕修《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及其影響〉，《歷史檔案》，2008 年第 1 期，頁 54-59。

90 [清]劉統勳等：《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倫敦大學藏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刊本），卷 1，頁 1a。

漢對音稍作加工而已。因此，《御製增訂清文鑑》成書後一年多，《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很快就跟著出版，頒發各部衙門。

其次，前有編修《御製滿蒙文艦》與《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經驗，使得清高宗開始大膽嘗試編修跨三種語言以上的辭典。

乾隆四十五年（1780），編成《滿珠蒙古漢字三合清文鑑》（*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Ilan Hacin i Mudan Acaha Buleku Bithe*[91]），但與《御製增訂清文鑑》不同，刪去了滿文解釋，書影如下圖，取自《文淵閣四庫全書》[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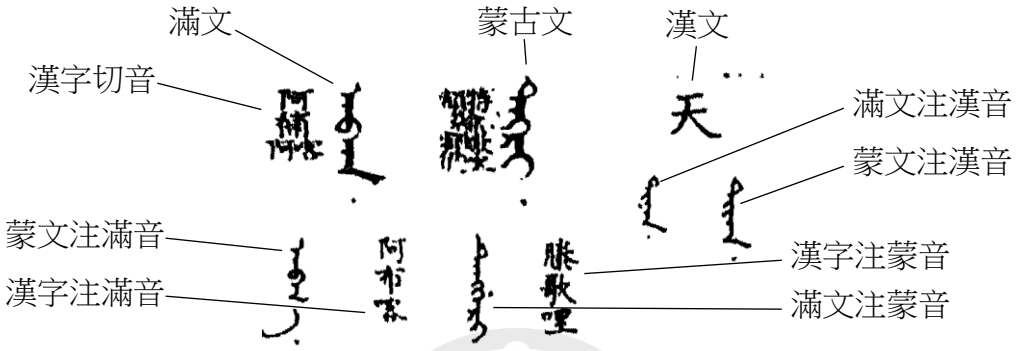


圖2-14　《滿珠蒙古漢字三合清文鑑》書影

乾隆五十六年（1791），編成《御製五體清文鑑》（*Han i Araha Sunja Hacin Kamciha Manju Gisun Buleku Bithe*[93]），共有滿、漢、蒙、維、藏等五種語言，今只存三部寫本[94]。稍後，乾隆五十九年（1794），又編成《御製四體清文鑑》（*Han i Araha Duin Hacin Kamciha Manju Gisun Buleku Bithe*[95]），包含滿、漢、蒙、藏等四種語言，乾隆六十年（1795）開始大量刊印[96]。

另外，《御製增訂清文鑑》傳到朝鮮後，朝鮮司譯院又加以改編，改動部分漢譯，附上諺文翻譯及對音，編成《漢清文鑑》，成書時間不明，大約在 1780 年代間[97]。

第三節　後續影響

[91] Han 汗 i 之 Araha 製作 Manju 滿洲 Monggo 蒙古 Nikan 漢 Hergen 字 Ilan 三 Hacin 種 i 之 Mudan Acaha 對音 Buleku 鏡子 Bithe 書。

[92] [清]阿桂等：《滿珠蒙古漢字三合清文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頁 3a。

[93] Han 汗 i 之 Araha 製作 Sunja 五 Hacin 種 Kamciha 合 Manju 滿洲 Gisun 語 Buleku 鏡子 Bithe 書。

[94] 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頁 149。

[95] Han 汗 i 之 Araha 製作 Sunja 五 Hacin 種 Kamciha 合 Manju 滿洲 Gisun 語 Buleku 鏡子 Bithe 書。

[96] 成書時間，據江橋考證，詳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 165-169。

[97] 崔宰宇：〈《漢清文鑑》簡論〉，《民族語文》，1997 年第 5 期，頁 66-75。

作為官修滿漢辭書，《御製增訂清文鑑》在滿語辭彙上的權威及影響力，自不待言。在對音方面，在乾隆一世，有影響力者，包含《欽定同文韻統》、《御製增訂清文鑑》、《欽定清漢對音字式》等書，尤其清高宗自己就常提到《欽定同文韻統》，如三十七年（1772）丙戌，策試天下貢士於太和殿前，制曰：

> 近以《遼》、《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於後代儒生之手，或一人而兩傳，或一地而數名，至於釋義對音，動成乖舛……。《同文韻統》所叶三合切音，至為賅合。[98]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二十九日庚申，諭：

> 本日刑部具題直隸建昌縣盜犯强刦傷人一案，內夥犯巴雅爾虎一名，閱清書並無錯誤，而漢書誤作巴眼爾虎，是何言耶？自屬譯寫之訛。巴雅爾虎，乃蒙古語「喜悅」之詞，今乃以雅作眼，實屬不成文理！各督撫雖不能通曉蒙古語義，但《同文韻統》一書，久經頒發，各省通行在案，該督撫於此等題奏事件，自應詳細對音，期無錯誤.....。嗣後於對音人名、地名，務宜查照《韻統》譯寫，毋得似此舛訛，致成笑話。

不過，《欽定同文韻統》原是說明梵、藏語音的書籍，兼用滿文、漢字注音而已，不易入門，民間似乎不大重視，反而比較看重《御製增訂清文鑑》，其次才是《欽定清漢對音字式》。

如私修的滿漢辭典《清文補彙》，成書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其〈序〉稱：

> 今恭讀我皇上欽定《增訂清文鑑》，續入數千言，附以對音漢字，該括精微，字音兼備，令人捧閱了然，咸奉為不易之準則。[99]

滿漢辭典《清文典要大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其〈凡例〉稱：

> 《通鑑》、《淵鑑》、《性理》、《日講》諸書，皆成於頒發，《御製增訂清文鑑》之前，故對音者處眾。凡對音者，悉遵《御製增訂清文鑑》及新頒繙譯書籍更正。[100]

---

[98]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07，頁 17b-19a。

[99] [清]愛新覺羅・宜興：《清文補彙・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刊本），卷 1，頁 1a-1b。

[100] [清]明昌（Mingcang）、伍爾泰（Urtai）：《清文典要大全・凡例》（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抄本），原書無頁碼。

滿漢辭典《漢清文海》，成書於道光元年（1821），其〈序〉稱：

國家文治光昭，滿文與漢文竝重，武英殿刊布《清文鑑》一書，國語大備，學繙繹者，胥於是取材焉。[101]

滿漢對音工具書《對音輯字》，成書於光緒十六年（1890），其〈敘〉稱：

余等孤陋寡聞，謬充八旗總學，教習十數年來……。謹遵《御製清文鑑》、《欽定對音字式》諸書，採而輯之。復經寶公介堂出示《音韻逢源》一書，所收漢字甚多，惟聲分平仄，字多重複，是以刪其繁而撮其要。[102]

由上諸書可以了解到，當時旗人繙譯滿漢文，態度嚴謹者，並不會隨意依從自己的口音，而是參考《御製增訂清文鑑》，其次才是其他清高宗所敕纂的書籍。故《御製增訂清文鑑》所反映的語音，代表的是清高宗所認可的語音，在通曉滿文的士人間，具有高度的權威性。

師大

[101] [清]普壽峯：《漢清文海・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道光元年【1821】刊本），卷 1，頁 1a。

[102] [清]敷臣・志寬、容齋・培寬：《對音輯字・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藏光緒十六年【1890】繙譯總學刊本），卷 1，頁 2a-2b。

第三章　滿語概說

滿語為滿洲人之語，滿語稱 manju gisun[mantʃu kisun]（ᠮᠠᠨᠵᡠ ᡤᡳᠰᡠᠨ），即「滿洲語」；有清一代，漢文則多稱「國語」、「國書」、「清語」、「清書」、「清文」、「清字」等，直稱「滿文」、「滿語」者，反而較少。

滿語本身，並無聲調，文字為拼音為字，過去多認為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Ural-Altaic Languages）之下的通古斯語系（Tungusic languages）。不過，對於所謂「烏拉爾－阿爾泰語系」，一些學者有不同看法。

芬蘭學者 Juha Janhunen 認為，「烏拉爾－阿爾泰語系」應有多元的起源。傳統所謂「烏拉爾－阿爾泰語系」，旗下有靠歐洲大陸的烏拉爾語系（如芬蘭語、匈牙利語），以及靠亞洲大陸的阿爾泰語系（含突厥語系、蒙古語系、通古斯語系），這些語系確有許多相似點，而且也很難區別烏拉爾語系必有什麼樣的語言特徵、阿爾泰語系必有什麼樣的語言特徵。然而，這些相似點並不能證明這些語言有共同的起源；相反的，藉由比較詞型變化，反倒指出這些語言有多元的起源，但由於長期的語言接觸，而漸趨於相似。因此，與其說「烏拉爾－阿爾泰」是一個語系（phylum），還不如說是一個語言聯盟（Sprachbund）[1]。

而在滿語之下，尚有方言。傳統上，可劃分為東音、南音、西音、北音。東音，學者穆曄駿稱「寧古塔東海語區」，分布在寧古塔、牡丹江流域等地，位在東北地區東緣；南音，穆曄駿稱「盛京南滿語區」，涵蓋遼寧省與吉林省，以盛京為代表，清代視為滿語的標準音；西音，穆曄駿稱「京語區」，即北京滿語音，大致與南音相同，但夾雜其他方音；北音，穆曄駿稱「嫩江、薩哈連語區」，分布在嫩江流域，位在東北地區北緣[2]。按上述分法，以地圖呈現如下：

---

[1] **Juha Janhunen**, "Ural-Altaic: The Polygenetic Origins of Nominal Morphology in the Transeurasian Zone," in Martine Robbeets & Walter Bisang,ed., *Paradigm Change: In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pp. 312-335.

[2]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第二卷・滿語口語及方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頁 318。愛新覺羅・瀛生整理滿語方言分區，指出穆曄駿的現代分法與「京語前輩」的傳統分法一致。「京語前輩」的分法，即東音、南音、西音、北音。「京語前輩」究竟是誰？不得而知。考量到作者生平，「京語前輩」可能是清末民初的北京滿洲文人；換句話說，這種分法可能自清末就已存在。



圖3-1　滿語方言地理分布

當然，上述方言分布，只是大致的情況，仍有方言島的現象。如拉林地區位在黑龍江省五常縣，理論上是北音分布區，但卻比較接近京語。

此外，還有一個特殊方言「錫伯語」。錫伯族生活在新疆伊犁的查布察爾地區，他們並不是純粹的滿族，其先祖可能源自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在滿洲人崛起擴張的過程中，逐漸被吸納進滿洲群體，語言、文化深深被「滿洲化」。後來，清高宗平定新疆，從東北遷來八旗兵丁，世代屯駐伊犁查布察爾，守衛中俄邊境，歸伊犁將軍節制。雖然錫伯人自成一族，遠在新疆，但「錫伯語」實為滿語下的一支方言，可與東北的滿語互通。

方言的差異，除了詞彙以外，也反映在音變上，而且也往往與古代書面規範語的發音不同。如「天」規範語為 abka（ᠠᠪᡴᠠ [apk^{h}a]），阿勒楚喀（今哈爾濱阿城區）方言為[auxa][3]，拉林方言、新疆錫伯方言為[avk^{h}a]。殊不知傳統滿文字母並無輔音[v]，[v]為拉林地區、新疆地區所多增[4]。

現今滿語使用人口極少，中國東北地區漢化較嚴重，僅有少數地區的滿族耆老仍能使用；反而在新疆伊犁查布察爾的錫伯族人，因地處偏遠，周圍多是哈薩克人、維吾爾人，故漢化程度較東北淺，語言、文化保存最好。

第一節　滿文創制

滿洲人，簡稱滿人，即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本有女真文字，但到明代，已漸失傳。明末，滿洲人崛起於關外，因無文字，往往先將滿語譯為蒙古語，以回鶻式蒙古文書寫；接到文書後，再由通曉滿、蒙文者口譯為滿文；此過程甚為不便。

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萬曆己亥二十七年（1599）：

[3] 穆燁駿：〈阿勒楚喀滿語語音簡論〉，《滿語研究》，1985 年第 1 期，頁 5-15。
[4] 李樹蘭、仲謙、王慶豐：《錫伯語口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年），頁 94。趙阿平、朝克：《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90。

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榜識厄爾得溺、剛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剛蓋、厄爾得溺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媽字，此非阿媽乎（阿媽，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于是自將蒙古字編成國語頒行，創製滿洲文字。[5]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於清太宗皇太極崇德元年（1636），為《清太祖實錄》的最初版本，書法質樸，譯名俚俗[6]。引文中「榜識」滿語 baksi[pakɛi]（ᡦᠠᡴᠰᡳ），後世規範譯為「巴克什」，指儒者、學者、讀書人。「厄爾得溺」，滿語 Erdeni[ərtəni]（ᡝᠷᡩᡝᠨᡳ），後世規範譯為「額爾德尼（1592-1634）」，為當時大臣。「剛蓋」，滿語全名 G’ag’ai[kakai]（ᡤᠠᡴᠠᡳ），後世規範譯為「噶蓋（?-1600）」，亦為當時大臣[7]。

在清太祖努爾哈齊（1559-1626）的構想下，先以回鶻式蒙古文寫 a[a]（ᠠ），在於 a 下寫 ma[ma]（ᠮ），合起來就是 ama[ama]（ᠠᠮᠠ），即父親的意思，今漢字寫為「阿瑪」；先以回鶻式蒙古文寫 e[ə]（ᠡ），在於 e 下寫 me[mə]（ᠮ），合起來就是 eme[əmə]（ᠡᠮᠡ），即母親的意思。努爾哈齊提出一套簡便的原則，以回鶻式蒙文拼寫滿語，命額爾德尼、噶蓋兩位大臣研擬具體細則，創制滿文。

額爾德尼、噶蓋所創製的滿文，只是直接從蒙古文借用而來，無法完全契合滿語語音，導致不同的音卻有相同的寫法，讀者必須依據自己的滿語素養加以區辨，仍為不便，勢必需要改革。

據《內閣藏本滿文老檔・太宗朝・第八函・第四十五冊》（Tongki J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 Taidzung Hūwangdi i Jorgon, Jakūci Dobton, Dehi Sunjaci Debtelin）天聰六年正月：

[5] [清]希服、剛林等：《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寫本），卷 2，頁 1a-2a。據莊吉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敘錄〉，《故宮圖書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70 年），頁 55-135，景印原書書影。

[6] 莊吉發：《文獻足徵——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為中心的比較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 年），頁 16。

[7] 滿文原文系參看滿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據莊吉發：《文獻足徵——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為中心的比較研究》，頁 200，景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寫本原書書影。

Juwan juwe uju, dade tongki fuka akū, dergi fejergi hergen ilgan akū, ta da,
十 二 字頭 本來 點 圈 無 上 下 字 區別 無 塔達

te de, ja je, ya ye fakcan akū, gemu emu adali ofi, bai gisun hese bithe ohode,
特德 扎哲 雅葉 分別 無 都 一 樣 為 白 話 旨 書 設若

mudan ici be tuwame uthai ulhimbi ya, niyalma gebu, ba na i gebu ohode,
音 向 看 就 曉得 什麼 人 名 地方 之 名 設若

tašarame ojorakū ofi, aisin gurun i sure han i ningguci aniya niyenggiyeri ujui
犯錯 不可 為 金 朝 之 天聰 之 六 年 春 一

biyade, han i hesei dahai baksi tongki fuka sindame temgetulehe, da uju be inu
月 王 諭 達海 巴克什 點 圈 置 標記 原 字頭 也

uthai fe kemuni uju de arahambi, amaga mergese tuwafi ilgahangge tome de emu
即刻 舊 音的 首 在 寫 後來 智者 看了後 所分辨者 每個 一

niyececun bici wajiha, murishūn waka oci, fe uju hetuken bi.[8]
裨益 若有 完成 冤枉 錯誤 若 舊 字頭 寬 有

十二字頭，本無圈點，上下無別，塔達、特德、札哲、雅葉，雷同不分。若為書、諭中尋常語言，視之尚可知其音；若為人名、地名，則不可犯錯。金朝天聰六年春一月，上諭巴克什達海加圈點以記之，即亦將本字頭書於舊音字頭上，若有助於後之智者視而一一可辨則已。至若枉誤，舊字頭多有之。（筆者譯）

清太宗皇太極（1592-1643）命達海（1595-1632）在既有的滿文上，增加圈、點等記號，以區別不同的音。達海受命改革滿文，不只增加圈點，又額外創製新的滿文字母及拼寫法，以用於翻譯漢文，包含有 p[p^{h}]ᡦ、ᡨ[ts]、ᡩ[ts^{h}]、ᡮ[z]、ᡯ[sʅ]、ᡰ[tʂʅ]、ᡱ[tʂ^{h}ʅ]等。

清太祖時期所創製的滿文，文獻上舊稱「無圈點字」，如清高宗曾敕令鄂爾泰（1680-1745）、徐元夢（1655-1741）編纂辭書《無圈點字書》四卷[9]，現代學界多稱「無圈點滿文」或「老滿文」。至於清太宗達海所創製的滿文，則稱「有圈點滿文」或「新滿文」。

第二節　滿語音系

滿語內部其實也有方言差異，現代各方言也與古代書面規範語脫節。以下音系說明，仍以書面規範語為標準。

部分音位的實際音值，尚需細論之處，則留待下節介紹滿文字母時，一併說明。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太宗朝》（瀋陽：寧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8 函，第 45 冊，頁 5790-5792。

[9] 春花：《清代滿蒙文辭典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頁 303-307。

一、元音

書面規範語，共六個元音。括號前，為穆麟德轉寫，此轉寫法係為清末德國駐華外交官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所提出；[ ]內為國際音標。

表3-1　滿語元音總表

	前	央	後
高	i[i]		u[u]
中		e[ə]	o[o]
低	a[a]		ū[?]

按〈十二字頭〉，此六元音的次序分別為——a[a]、e[ə]、i[i]、o[o]、u[u]、ū[?]。當中第六元音的實際音值，在各方言中，或[o]或[u]，並不如一；而其古代音值，學者也向無定論，因此筆者姑且先標為「?」。

滿語屬阿爾泰語系，阿爾泰語系的一大特徵為「元音和諧律」。滿語的「元音和諧律」，首先將元音區分陰性、陽性、中性。若一個詞內包含兩個以上的元音，同性元音常伴隨出現，陽性元音與陽性元音搭配，陰性元音與陰性元音搭配，中性元音則自由與陰、陽性元音搭配。

然而，滿語的「元音和諧律」並不嚴格，例外甚多。對於孰為陰性、孰為陽性，大抵有三種說法如下：

表3-2　「元音和諧律」說法比較表

說法一	
陰性	e、u
陽性	a、o、ū
中性	i

說法二	
陰性	e
陽性	a、o、ū
中性	i、u

持「說法一」者，如愛新覺羅・瀛生（1922-2013）[10]、愛新覺羅・烏拉熙春[11]。持「說法二」者，季永海、劉憲景、屈六生，他們將 u 從陰性改列中性，係因 u 與陽性元音搭配的詞例甚多，很難說 u 絕對屬陰性，如「ambula（多、很）」[12]。

雖然滿語的「元音和諧律」例外極多，然仍有其重要性。第一，具有構詞上的功能，如「父親 ama」，a 為陽性元音，若替換成陰性元音 e，eme 就指

[10]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第一卷・滿語規範語》，頁 51。
[11]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滿語讀本》（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3。
[12] 季永海、劉憲景、屈六生：《滿語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年），頁 86。

「母親」；同樣的「雄性、公 amila」，a 為陽性元音，若替換成陰性元音 e，emile 就指「雌性、母」。第二，元音和諧律可協助辨讀滿文，如文獻字跡模糊處，可透藉陰陽性去推敲；又如滿文單字不熟的情況下，文獻出現不合元音和諧律的詞彙，可以優先懷疑文獻是否筆誤或刻錯，再去翻閱字典查證。

二、輔音

滿語共二十四個輔音字母，當中 dz[ts]、ts[ts^h]、ž[ʒ]三個用於漢語借詞，或者用於標註漢音，非滿語所固有；而 g'[k]、k'[k^h]、h'[x]則用於蒙、漢等外來語，也非滿語所固有。至於 ng[ŋ]，滿文其實即 n、g 兩字母合寫在一起，並非獨立的特別形體。

表3-3　滿語輔音總表

		唇音	舌尖音	舌面音	舌尖後	舌根、小舌
鼻音		m[m]	n[n]			ng[ŋ]
塞音	不送氣	b[p]	d[t]			g[q/k] g'[k]
	送氣	p[p^h]	t[t^h]			k[q^h/k^h] k'[k^h]
塞擦音	不送氣		dz[ts]	j[tʃ]		
	送氣		ts[ts^h]	c[$tʃ^h$]		
擦音		f[f]	s[s]	si/š[ʃ]	ž[ʒ]	h[χ/x] h'[x]
顫音			r[r]			
邊音			l[l]			
半元音		w[w]	y[j]			

這當中，如 s、š、g、k、h、g'、k'、h'等輔音字母，有重疊之處，則待下節討論。

三、音節結構

滿語音節結構為「(i)V（V）（E）結構」。括號( )表示非必要；I 表示聲母（initial），可以是輔音，也可以是半元音；V 表示元音（vowel）；E 表示終音（ending），可以是元音，也可以是輔音，但不會有半元音。

滿語詞彙至少一個音節，每個音節至少要有一元音，最多容許三元音。

複元音搭配不自由，有固定的限制。所有雙元音的搭配如下表：

表3-4　滿語雙元音搭配表

	-a[-a]	-e[-ə]	-i[-i]	-o[-o]	-u[-u]	-ū
a-[a-]	-	-	ai[ai]	ao[ao]	-	-
e-[-ə]	-	-	ei[əi]	eo[əo]	-	-
i-[-i]	-	-	ii[i]	io[io]	-	-
o-[-o]	-	-	oi[oi]	oo[ao]	-	-
u-[-u]	-	-	ui[ui]	uo[uo]	-	-
ū-	-	-	ūi	ūo	-	-

上表中，ii 讀同 i，為避清高宗「曆」諱，凡 li᠈ 音節單寫時，應寫成 lii᠈。oo 讀同 ao[ao]，按規範，oo 寫法多用於滿語詞彙，ao 寫法多用於滿漢對音。

三元音僅有 ioi 此一情形，僅用於音譯漢語[y]。

關於 oo、ioi 音值的詳細論證，則待之後說明。

同時，一些音，受限於滿文本身的書寫規則，無法直觀寫成，如[ia]若直接照字母硬寫成 ia᠊，則與 in[in]同形，是故必須另外設法變通。於是，乾脆析為兩個音節，以半元音連綴，如下表：

表3-5　滿語半元音、元音搭配表

	-a[-a]	-ai[-ai]	-ao[-ao]	-e[-ə]	-ei[-əi]	-oo[-ao]
a-[a-]	-	-	-	-	-	-
e-[ə-]	-	-	-	-	-	-
i-[i-]	iya[ia]	iyai[iai]	iyao[iao]	iye[iə]	iyei[ie]	iyoo[iao]
o-[o-]	-	-	-	-	-	-
u-[u-]	uwa[ua]	uwai[uai]	-	uwe[uə]	uwei[uei]	-
ū-	ūwa	ūwai	-	ūwe	ūwei	-

這種作法稱之為「切韻清字」，滿文稱 manju acan mudan i hergen[13]，直譯為「滿洲合音之字」[14]。

第三節　滿文字母

一、相關術語

滿文字母，初學不易辨識。本節旨在說明如何釐清滿文字母，正確辨讀。

[13] manju 滿洲 acan 合 mudan 音 i 之 hergen 字。

[14]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雍正十年【1732】墨華堂刻本，現存法國國家圖書館），卷1，頁 23a。

如人有四肢、五官，滿文各部位特徵，各有其名。如下圖所示，為「皇帝」的滿文音譯詞 hūwang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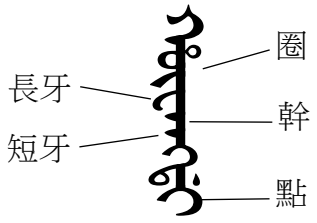


圖3-2　滿文術語示例

中間直豎稱為「幹」，但並無具備表音功能，它只是在連綴各個字母而已。左側突起如鋸齒狀者，稱為「牙」，有「長牙」或「短牙」，這就具備表音功能。右側，有「圈」有「點」，也具有表音功能。辨讀字母，必須同時觀察左側的牙以及右側的圈點。

其次，滿文字母在書寫時，並不像拉丁字母、西里爾字母一樣，各個字母間可以清楚斷開；相反的，由於各個字母都必須連綴在同一條主幹上，因此同一個字母，在首位、中間、末尾等的位置，以及單獨書寫的情況下，形體必須略為調整。

以下將說明各字母的各式形體，兼論其標準音值，次序主要依據傳統〈十二字頭〉。

二、元音

（一）a 與 e

表3-6　元音 a、e 滿文形體表

字母	獨體	字首	字中	字尾
a[a]				
e[ə]				

所有元音均以起始，不具有充分的表音功能。

獨體時，末尾向右，為 a[a]；末尾向左，為 e[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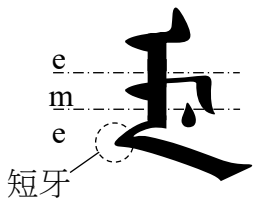


圖3-3　滿文 eme

字首時，下有一短牙，為 a[a]；下有幹無牙，為 e[ə]。字首的 e[ə]，特別容易誤會。如左圖 eme[əmə]，意為「母親」，-me 音節尚容易辨識；但下沒有牙，就容易誤以為沒有任何字母；然而，見到，當知此字以元音起始，幹上無牙，並不是沒有音，而是 e本就有幹無牙。

字中時，短牙右側無點，如，為 a[a]；短牙右側有點，如，為 e[ə]。

字尾時，一般狀況下，a[a]、e[ə]末尾皆往右撇， 形即相當於一個短牙。短牙右側無點，如為 a[a]；短牙右側有點，如，為 e[ə]。

在與特定輔音字母拼合時，為避免誤讀成其他字母，字尾的，a[a]、e[ə]會變形為。究竟是 a[a]是 e[ə]，則需視前方輔音而定，詳細於「輔音」一節

說明。

（二）o 與 u

表3-7　元音 o、u 滿文形體表

字母	獨體	字首	字中	字尾
o[o]				
u[u]				

o 與 u 的基本特徵為一個半圓，右側無點，為 o[o]；右側有點，為 u[u]。

需注意的是，獨體時，o 與 u 僅有左側半圓；然而，字尾時，右側尚有一弧。此在辨識滿文時，容易忽略的小細節。

如下圖取自《四庫薈要本》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左右兩者形近。左者為 o，殆無疑義；然右者也是 o 嗎？右者之 o，右側尚有一弧，因此確知此 o 必是字尾；既然 o 是字尾，o 前應有一字母；但 o 前只有，沒有任何牙，乍看似乎找不到字母；不過，冷靜一想，有，有幹無牙，不正是 e 的字首形嗎？因此，可以斷定為 eo[ɘo]。反之，左者右側無弧，o 不是字尾形，o 前必無字母，是獨體的 o，不是 eo。其次，《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亦以漢字標註滿文音，可以充分證明。



圖3-4　滿文 o、eo

（三）i

表3-8　元音 i 滿文形體表

字母	獨體	字首	字中	字尾
i[i]				

i[i]基本特徵是右側一長牙。獨體及字尾時，末端分岔作形。

字中時，i 前無元音，寫作；i 前有元音，寫作。

如下圖，左右兩者形近。左者為 ihume，為筆者所造音節，無義，i 為字首形，僅有一短牙。右者之 i 為雙長牙，並非是兩個 i，而是表示 i 前尚有一個元音。但 i 前只有，沒有任何牙，乍看似乎找不到字母；不過，冷靜一想，有，有幹無牙，不正是 e 的字首形嗎？因此，可以斷定此為 eihume[ɘixumə]，指烏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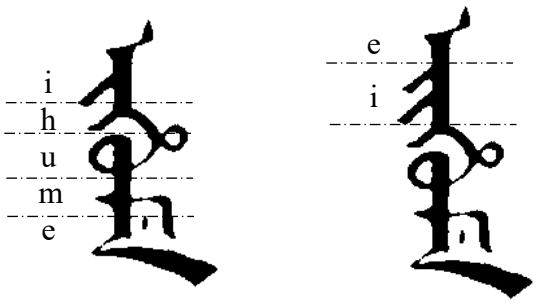


圖3-5　滿文 ihume、eihume

類似的情形，右下圖，同樣取自《四庫薈要本》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獨體的 i[i]恰巧與 ei[əi]共形，兩者寫法完全相同，頂多為作區分，將 ei 的幹寫得稍長一點。不過，由於滿文無 ei[əi]這樣的詞彙，因此如此共形情形並不造成平時使用上的困擾。



圖3-6　滿文 i、ei

（四）ū

表3-9　元音 ū 滿文形體表

字母	獨體	字首	字中	字尾
ū[?]	ᡡ	ᡡ	ᡢ	ᡣ

ū 的特徵是一個ᡡ，再加上一個長牙ᡭ。但不可將 ūᡢ辨識為 oi。oi 當寫作ᡢ，因為-i 前有一元音，所以不可寫成單長牙ᡭ，而應寫成雙長牙ᡮ。

ū 的音值，在各方言中，或[o]或[u]。一般學者普遍認為，ū 的音值，應接近[o]，圓唇，開口程度介在[o]、[u]之間；且因 ū 多與小舌音相拼，因此偏後、偏低[15]。

本文所關切者，在於滿漢對音中，ū 的實際音值為何？

學者根據雍正年間的滿文蒙書《清文啟蒙》作分析。《清文啟蒙》作者以漢字為〈十二字頭〉滿文音節注音。學者發現，ū 與 o 多以同一漢字注音，ū 與 u 少以同一漢字注音，故推斷 ū 較接近 o[16]。

[15] 季永海、劉憲景、屈六生：《滿語語法》，頁 36。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滿語讀本》，頁 2。季永海：〈關於滿語語音的幾個問題〉，《民族語文》，2008 年第 5 期，頁 68-71。

[16] 關辛秋：〈關於滿文元音字母 o 和 u 的讀音〉，《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2008 年第 5 期，頁 114-118。吳雪娟、尹鐵超：〈滿語第六元音研究〉，《滿語研究》，2009 年第 2 期，頁 9-12。王慶豐：〈試論滿語的元音 o、u、ū〉，《滿語研究》，1986 年第 1 期，頁 17-22。

不過，若想以相同方法分析《御製增訂清文鑑》，則行不通。《御製增訂清文鑑》刻意避免用同一漢字注不同滿文音。因此，很難藉《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漢字注滿音」來佐證《清文啟蒙》。

可是相反地，若分析《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注漢音」，則又得到不同的發現，滿文 ū 幾乎都對應漢音[u]。因此，筆者不敢武斷地認定 ū 的實際音質必接近定某音。

而進一步分析之，雖然滿文 u、ū 都同樣對應漢音[u]，但是當漢語舌根音與[u]拼合時，滿文傾向使用 ū；當漢語[tʂʰ]、[ʂ]與[un]拼合時，滿文也傾向 ūn；在除此以外的狀況下，滿文才傾向使用 u。以公式表示如下：

1. [u]→ū／[k]、[kʰ]、[x]____
2. [un]→ūn／[tʂʰ]、[ʂ]____
3. [u]→u／其他____

不過，仍有些許例外，同一個漢字，既用 u，也用 ū，全數整理如下表：

表3-10　《御製增訂清文鑑》對音 u、ū 混用情形

漢字	漢拼	對音	例數/總數	比例圖示	備注
春	chun1	cūn	25/32		
		cun	7/32		
蠢	chun3	cūn	2/3		
		cun	1/3		
刮	gua1	gūwa	3/24		
		guwa	21/4		
狐	hu2	hū	16/17		
		hu	1/17		
護	hu4	hū	44/45		
		hu	1/45		
灰	hui1	hūi	26/27		
		hui	1/27		
混	hun4	hūn	12/13		
		hun	1/13		
環	huan2	hūwan	13/14		
		huwan	1/14		
屯	tun2	tūn	1/6		別音 jun1 不列入。
		tun	5/6		

因此，雖然無法肯定 ū 的音值，但在滿文注漢音的特殊情況下，可以姑且

認定 ū 的音值為[u]，與 u 相差無幾。

三、輔音

輔音字母無獨體，但同樣有字首、字中、字尾三形。而在滿文詞彙中，有些輔音永不出現於詞尾，因此沒有字尾形。

（一）n

表3-11　輔音 n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n[n]			

n[n]有兩種寫法，一種變例。

其一，音節之始 n-，是短牙左側加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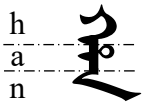


圖3-7　滿文 han

其二，元音後的-n，直接在元音後加一個短牙即可。換句話說，元音後的牙，就是 n，短牙不需加點。如左圖，元音 a 之下又有一短牙，不能誤識為 aa，而應當辨識為 an。han，即「成吉思汗」之「汗」，有「王」的意思。



圖3-8　滿文 haṇ

其變例，是當音譯漢語時，若恰與滿文詞彙同音，則必須作出區隔，避免誤會。如「漢朝」應翻譯為 han i gurun（漢之國），但由於滿文「王」也作 han，容易誤解為「王之國」，因此習慣上，「漢朝」的「漢 han」，n 的左側必須加一點，以作區分，如左圖。但如果沒有同音的情形，對音時的 n 則不必加點。

滿文轉寫拉丁字母時，如遇上述變例，則會在 n 下加點，如 ṇ。只是現代學者有時不甚講究，常常省略。本文由於旨在研究滿漢對音，而非滿文詞彙，為求便利，因此 n 下也不加點。

（二）k、g、h 與 k’、g’、h’

滿文有一套 k、g、h，可與 a、e、i、o、u、ū 等六元音自由拼合；另有一套 k’、g’、h’，只能與 a、o 拼合，且通常用於外來詞彙。這兩套字母的實際音值，在部分地區，如阿勒楚喀，已合併而無分別[17]；另在部分地區，如新疆伊犁錫伯族，則或舌根音或小舌音[18]，頗令人感到困惑。

[17] 穆燁駿：〈阿勒楚喀滿語語音簡論〉，頁 5-15。
[18] 李樹蘭、仲謙、王慶豐：《錫伯語口語研究》，頁 9-10。

對此，許多學者其實已觀察到規律[19]。筆者綜合諸學者的分析，試以較合理、易懂的方式說明如下：

1. k、g、h→[q^h]、[q]、[χ]／____[a]、[o]、ū
2. k、g、h→[k^h]、[k]、[x]／____[e]、[i]、[u]

當字母 k、g、h 與[a]、[o]、ū 拼合時，由於[a]、[o]、ū 等元音開口大、靠後，因此發音部位在小舌。

當字母 k、g、h 與[e]、[i]、[u]拼合時，由於[e]、[i]、[u]等元音開口偏小、偏央偏前，因此發音部位前移到舌根。

言下之意，原初的滿文口音，只能有下列拼合情形：

表3-12　小舌音、舌根音與各元音拼合表

	[a]	[ə]	[i]	[o]	[u]	ū
[q^h]、[q]、[χ]	+	-	-	+	-	+
[k^h]、[k]、[x]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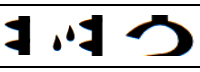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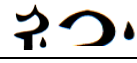
[q^hə]、[q^hi]、[q^ho]與[k^ha]、[k^ho]、[k^hu]等音節，是不存在於滿語的。當滿語需要音譯[k^ha]、[k^ho]等音節時，則需要為此情形另創文字，即 k’、g’、h’，以公式表示如下：

3. k’、g’、h’→[k^h]、[k]、[x]／____[a]、[o]

以上為，k、g、h 與 k’、g’、h’兩套字母音值的分析。

至於其字母形態的辨識，甚為困難，容易混淆。

表3-13　輔音 k、g、h 與 k’、g’、h’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k			
g			-
h			-
k’			-
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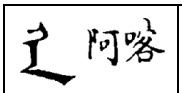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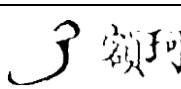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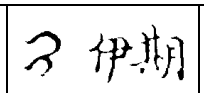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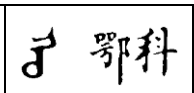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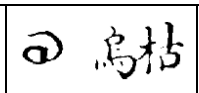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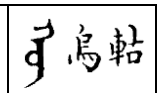
[19] 王慶豐：〈試論滿語的元音 o、u、ū〉，頁 17-22。關辛秋：〈關於滿文輔音字母讀音的探討（上）〉，《滿語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22-28。程燁、趙杰：〈滿語輔音字母 k、g、h 區別性特徵分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4 期，頁 158-163。

h’			-

k 與[a]、[o]、ū 拼合時，寫作；與 e[ə]、i[i]、u[u]拼合時，寫作。

下表第一列之 k，均為字首形，取自《四庫薈要本》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第二列 k，均為字中形，為現代電腦字體。

表3-14　輔音 k-與各元音拼合滿文形體表

					
					
ka[q^ha]	ke[k^hə]	ki[k^hi]	ko[q^ho]	ku[k^hu]	kū

一般來說，滿文以右側加點區分[a]與[ə]、[o]與[u]，但是逢 k、g、h、k’、g’、h’等為例外。如何辨識元音，容後再行說明，先說明短牙的辨識。

如下圖①，輔音 j[tʃ]下共有四個短牙，不易辨識。按常理，輔音後為元音，因此可以判定第一個牙是 a，如②。a 後有一個短牙，可能是 n，但如此一來，n 後兩個短牙就很難解釋了，如③。所以，③辨識錯誤，重新回到②。a 後有共三個短牙，已知兩個短牙為 k，所以 a 後為 k；如此一來，k 後只剩一個短牙，一個短牙是 a，如④。最後成功辨認出來，此字為 jaka[tʃaq^{h}a]，意思是「物」。故當滿文短牙較多時，相當考驗讀者對於拼寫規則的熟悉度；而豐富的字彙量，也有助於讀者更快辨識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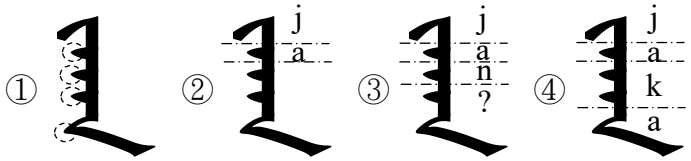


圖3-9　滿文短牙辨識示例 jaka

再如下圖①kasi，為筆者隨意所造的音節。我們知道，寫也好，寫也罷，凡見兩個短牙，就是 k。然而這樣的觀念容易產生誤解，如②就誤讀成的 ksi，k 後無元音，相當怪異。事實上，k 與 e、i、u 拼寫時，寫成，只有一個牙，其下的第二個牙是另一個字母，如③，為 kesi，意思是「恩」。其辨識步驟，應先是看到，知道是 k；再看到 k 下有短牙，短牙非 a 即 e；然後想到後只接 e，不接 a；最終正確辨識出 ke-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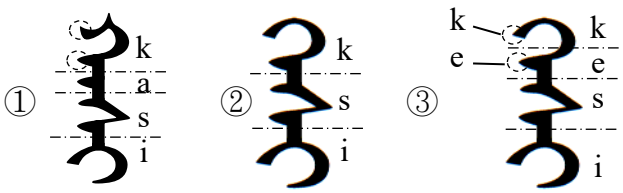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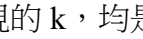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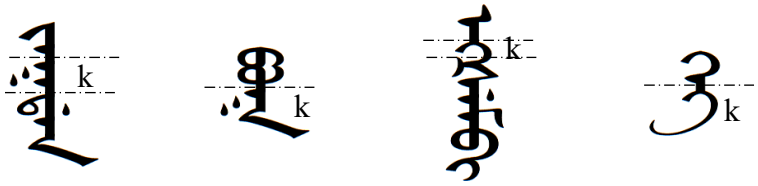


圖3-10　滿文短牙辨識示例 kesi

以上出現的 k，均是後 k 後加元音。若 k 後非元音，則寫成或。字中形，字尾形，其特徵是兩個牙，左側再加兩點。字中形，字尾形，以便與元音 i區分開來，例詞如下圖：



jakdan 松　　pok 碰物聲　　ekšembi 忙　　kek 稱心

圖3-11　滿文-k 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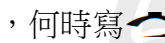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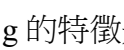
何時寫，何時寫，則須視 k 的音節，依據《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的官方標準寫法，整理如下表：

表3-15　各元音與輔音-k 拼合滿文形體表

	-ak	-ek	-ik	-ok	-uk	-ūk
◯-、n-、b-、s-、l-、m-、c-、j-、y-、f-						
k-						
t-						-
d-						-
k’、g’、h’		-	-		-	-
w-			-	-	-	-

從上表可以發現，寫與的時機，不甚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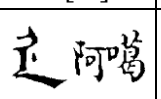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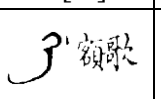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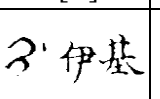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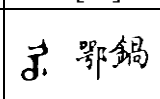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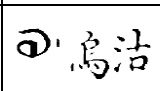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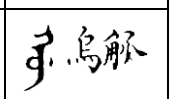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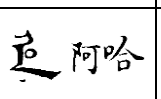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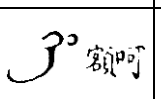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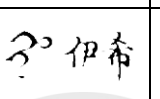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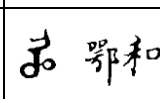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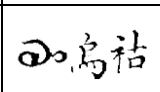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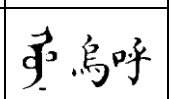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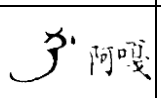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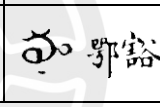
了解字母 k 後，接下來說明 g、h。

g 的特徵是在 k 的右側加一點，如；h 的特徵是在 k 的右側加一個圈，如。

k’、g’、h’的寫法，與 k、g、h相似，其特徵為兩筆交叉，如 k’、g’、h’。

圈點的標準位置，依形體而略有差別。如果是等，圈點習慣偏下，下到 k-後元音的位置；如果是，圈點則應在第二個牙的右側；如果是，圈點則同高即可。如下表所示，取自《四庫薈要本》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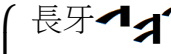
表3-16　輔音 g、h、g’、h’與各元音拼合滿文形體表

	-a[-a]	-e[-ə]	-i[-i]	-o[-o]	-u[-u]	-ū
g-[k/q]						
h-[x-/χ]						
k’[k^{h}]		-	-		-	-
h’[x]		-	-		-	-

接下來說明如何辨識元音。凡逢 k、g、h、k’、g’、h’，概不以點區別元音，因為點的功能在於區辨 k 及 g、g’及 h’。

第一，先看圈點，$\begin{cases} \text{無} \rightarrow k、k' \\ \text{點} \rightarrow g、g' \\ \text{圈} \rightarrow h、h' \end{cases}$。

第二，看元音字母形狀，i、ū 及字尾形的 a、e 可以快速辨識，o、u 及字中形的 a、e 則否。

$\begin{cases} \text{長牙}\text{等} \rightarrow i \\ \text{半圓加長牙} \rightarrow ū \\ \text{字尾向右} \rightarrow a \\ \text{字尾向左} \rightarrow e \end{ca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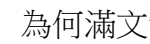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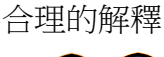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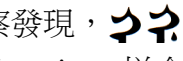
$\begin{cases} \text{短牙} \rightarrow \text{可能 a，可能 e} \\ \text{半圓} \rightarrow \text{可能 o，可能是 u} \end{ca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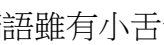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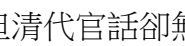
第三，如遇短牙、半圓，則往回看輔音形狀。

$\begin{cases} \text{後短牙} \rightarrow a \\ \text{後短牙} \rightarrow e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後半圓} \rightarrow o \\ \text{後半圓} \rightarrow u \end{cases}$

此為正確辨識元音的方法，至於為何 a、e 以末尾擺右、擺左作區分，原因詳見下節說明。

為何滿文當初設計出與兩套複雜的寫法？筆者試提出合理的解釋。觀察發現，只與 a、o、ū 拼合，此時均為小舌音；只與 e、i、u 拼合，此時均為舌根音。也就是說，對於滿文的創制者而言，兩者為不同的音位類型。或許是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不察，也或許是當時他所聽到的發音如此，直接將小舌音與舌根音合併，一概以拉丁字母 k、g、h 轉寫。其結果導致後人不知有小舌音、舌根音之別，困惑於 k、g、h 的兩種寫法。

如前所述，本文所關切者，在於滿漢對音中，滿文字母的實際音值為何？滿語雖有小舌音，但清代官話卻無，因此不管是小舌音的，還是舌根音的、，都可能用來標註漢語的舌根音。

同一個漢字，既用小舌音，又用標注者，全數整理如下表：

表3-17　《御製增訂清文鑑》對音 h、h’混用總覽

漢字	漢拼	對音	例數/總數	比例圖示	備注
貉	he2	hao/ho	3		「貉」對音共有三種。
		h'ao	1		
好	hou3	hao	40/47		
		h'ao	7/47		
號	hao4	hao	12/14		
		h'ao	2/14		
喊	han3	han	9/10		
		h'an	1/10		
行	hang2	hang	8/9		別音 xing2 不列入。
		h'ang	1/9		
活	huo2	ho	14/15		
		h'o	1/15		
夥	huo3	ho	6/8		
		h'o	2/8		

（三）b、p

表3-18　輔音 b、p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b[p]			
p[p^{h}]			-

b[p]與字尾形的 o相近。出現於字尾為 o，出現於字首、字中為 b。字尾形的 b，末尾撇長，以作區別。

p[p^{h}]原非滿語固有的輔音，而是為了音譯漢字而創制，形如 b[p]，右為兩弧。

b、p 後的短牙，容易被忽略，誤判成下圖①。但事實上，後的短牙，是另一個字母 a，並非與一體，如②。故此字為 bai，意思時是「白白」、「白吃白喝」之「白」，為音譯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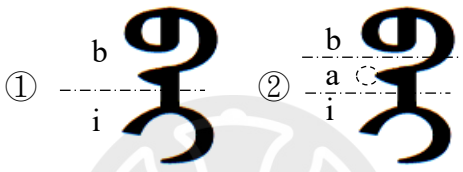


圖3-12　滿文 bai

（四）s、š、dz、ts

滿語 s[s]與元音 i[i]拼合時，會顎化為[ʃ]，其餘狀況皆讀[s]。s[s]顎化為[ʃ]時，音全同 š[ʃ]。但滿文 š[ʃ]與 i 拼合時，不讀[ʃi]，而讀[ʃi̯]，如下表：

表3-19　輔音 s-、š-、dz-、ts-與各元音拼合音值表

	a	e	i	o	u	ū
s	[sa]	[sə]	[ʃi]	[so]	[su]	[s]ū
š	[ʃa]	[ʃə]	[ʃi̯]	[ʃo]	[ʃu]	[ʃ]ū

表3-20　輔音 s、š、dz、ts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s[s/ʃ]			
š[ʃ]			-
ts[ts^{h}]			-
dz[ts]			-

s 的特徵為「＞」形，字尾時寫。š 的特徵為 s的左側加一短撇，如。

dz[ts]、ts[ts^{h}]是專為滿漢對音而創制的字母，並非滿語原有的輔音。ts[ts^{h}]為 s的右側加一「├」符號，如。dz[ts]為 s的右側加一短豎，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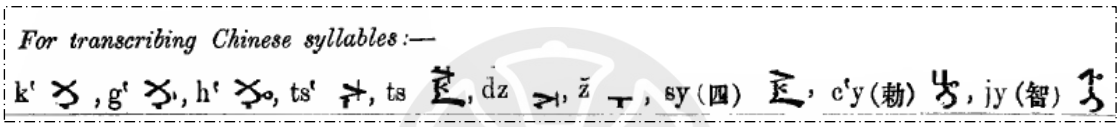
由於滿語沒有漢語[ɿ]元音，因此[sɿ]、[ts^{h}ɿ]、[tsɿ]的寫法較缺少一致性原則。同時，穆麟德轉寫法也同樣缺少一致性原則，導致學界寫法混亂。

下表滿文為標準寫法，拉丁轉寫法最前者為穆麟德標準寫法[20]，後者為其他學界亦見寫法。

表3-21　音節[sɿ]、[ts^{h}ɿ]、[tsɿ]滿文轉寫法總覽

	s-[s-]	ts-[ts^{h}-]	dz[ts-]
[-ɿ]	sy	ts/tsy/ts'y	?/dzi

下圖即穆麟德《*A Manchu Grammar*》原書書影：


For transcribing Chinese syllables:—

k' , g' , h' , ts' , ts , dz , ž , sy (四) , c'y (勅) , jy (智)

圖3-13　《*A Manchu Grammar*》書影

按穆麟德原初的轉寫法，[ts^{h}ɿ]轉寫為 ts，不加任何拉丁元音字母；然而[ts^{h}-]與其他元音拼合，卻還要多加「'」，如 ts'a、ts'e、ts'o、ts'u 等。至於，則不甚明確，只知輔音轉寫為 dz，而不知[tsɿ]該如何轉寫，也不知 dz 後是否需加「'」。

（五）t、d

表3-22　輔音 t、d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t[t^{h}]			
d[t]			-

t[t^{h}]之後若無元音，寫作，除此特殊狀況外，t[t^{h}]與 d[t]僅差在右側是否有點。

等，點的位置習慣偏下，甚至下到 d-後元音的位置。如下表，取自《四庫薈要本》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

[20]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 Manchu Grammar*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p.0.

表3-23　輔音 t-、d-與各元音拼合滿文形體表

	-a[-a]	-e[-ə]	-i[-i]	-o[-o]	-u[-u]	-ū
t[t^h]	阿塔	額特	伊梯	鄂陀	烏圖	-
d[t]	阿達	額德	伊氏	鄂多	烏都	-

一如 k、g、h，凡逢 t 與 d 概不以點區別元音，因為點的功能在於區辨 t 與 d，其辨識步驟如下：

第一，先看圈點，$\begin{cases}\text{無} \rightarrow \text{t} \\ \text{有} \rightarrow \text{d}\end{cases}$。

第二，看元音字母形狀，i 可以快速辨識，其餘 a、e、o、u 則否，

$\begin{cases}\text{短牙} \rightarrow \text{可能 a，可能 e} \\ \text{半圓} \rightarrow \text{可能 o，可能是 u}\end{cases}$。

第三，如遇短牙、半圓，則往回看輔音形狀。

$\begin{cases}\text{後短牙} \rightarrow \text{a} \\ \text{後短牙} \rightarrow \text{e}\end{cases}$　$\begin{cases}\text{後半圓} \rightarrow \text{o} \\ \text{後半圓} \rightarrow \text{u}\end{cases}$

其次，在辨讀 t、d 時，容易被其短牙所誤導，如下圖①；然而完整的 t 應包含一個完整的圓與一個短牙，該短牙並非另一個字母，而是 t 的一部份。故最終可正確辨讀出 taidzi，即「太子」的音譯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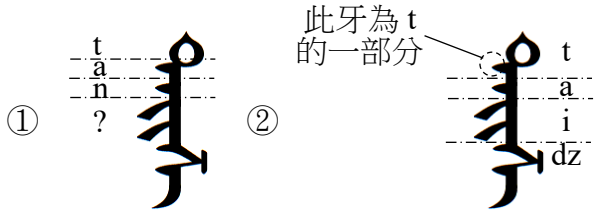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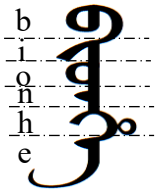


圖3-14　滿文 taidzi

最後說明。當 t-後無元音，寫作，包含一個半圓、一個短牙。然而 on 也與此同形，故辨別不易。如下圖①，前部 bi，尚屬容易；i 後為半圓理應為 o，io 也是合理的複元音組合；o 後一短牙，短牙在元音後為 n；末尾為 he；最後全字辨讀為 bionhe，卻無法在字典查到此字，故辨讀錯誤。正確辨讀應如②，bi 後一半圓、一短牙，非 on 即 t；既然 on 錯誤，則當為 t；最後全字辨讀為 bithe[$pit^hxə$]，意思是「書」。

① 

② 

圖3-15　滿文 bithe

（六）l、m

表3-24　輔音 l、m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l[l]			
m[m]			

l[l]與 m[m]相似，右側往上是 l，右側往下是 m。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滿語沒有[ɚ]，習慣以 el 標註漢語[ɚ]音。

（七）c、j

表3-25　輔音 c、j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c[tʃʰ]			-
j[tʃ]			-

c[tʃʰ]形如注音符號ㄐ。

j[tʃ]在字首時，為往下的長牙；字中時，為避免與元音 i混淆，長牙須上挑如。

滿文 c[tʃʰ]、j[tʃ]也用於漢字對音，標示漢語[tʂʰ]、[tʂ]等音。由於滿語沒有漢語[ɻ]元音，因此另外創制寫法，標示[tʂʰɻ]、[tʂɻ]等音，如下表：

表3-26　音節[tʂʰɻ]、[tʂɻ]滿文形體表

	c-[tʃʰ-]	j-[tʃ-]
[-ɻ]	 cy	 jy

（八）y

表3-27　輔音 y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y[j]			-

半元音 y[j]的特徵為一長牙，末端勾起。

（九）r

r[r]為舌尖顫音，現代中文常稱「彈舌音」，但古代文獻稱「滾舌音」，《清文啟蒙》清楚描述發音方法：「滾舌者，舌尖上貼，用氣吹動舌尖也[21]。」在同書〈第三字頭〉為所有-r 音節，作者又註：「係滾舌嘟嚕尔音。」[22]

表3-28　輔音 r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r[r]			

其特徵為左側「＞」形交叉，筆順如下圖。在一些刻本、抄本，滿文 r 有時會與字中形的 ji相似，此交叉特徵為區辨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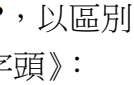
圖3-16　滿文 r 筆畫順序

（十）w、f

表3-29　輔音 w、f 滿文形體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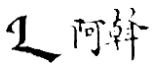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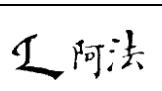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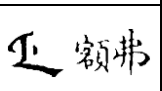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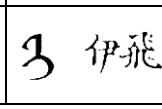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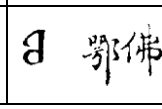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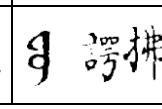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w[w]			-
f[f]			-

半元音 w[w]只與元音 a[a]、e[ə]拼合，不與 i[i]、o[o]、u[u]、ū 拼合，特徵為一長牙，略帶弧度。

輔音 f[f]與元音與 i[i]、o[o]、u[u]、ū 拼合時，形同 w。若與元音 a[a]、e[ə]拼合時，則須在右側加撇，如，以區別 w。如下圖，取自《四庫薈要本》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

[21]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9b。
[22]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14a。

表3-30　輔音 w-、f-與各元音拼合滿文形體表

	-a[-a]	-e[-ə]	-i[-i]	-o[-o]	-u[-u]	-ū
w[w]			-	-	-	-
f[f]						

（十一）ž

表3-31　輔音 ž 滿文形體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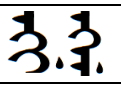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ž[ʐ]			-

ž[ʐ]並非是滿語固有的輔音，而是為音譯漢語[ʐ]而創制。其特徵為一橫槓，惟當注意的是 ži並不讀[ʐi]，而應讀[ʐʅ]。

（十二）ng

滿語詞彙不以舌根鼻音[ŋ-]起始，故 ng 無字首形。但是，若一個多音節詞彙，前音節以[-ŋ]結尾，後一音節則可為[ŋ-]。

表3-32　輔音 ng 滿文形體表

字母	字首	字中	字尾
-ng[-ŋ]	-		
-ngg-[-ŋ-]	-		-

-ng[-ŋ]前必為元音。已知元音後短牙為 n，故的第一個短牙即 n；n 後為 k，表示此鼻音位置在舌根。不過，在轉寫拉丁字母時，不寫 nk 而是寫 ng。字中形時，必須注意的下方末端不可超過幹的左側，否則會被誤會成是一個短牙，因此有些人會寫成，避免誤會。字尾形，為避免與 ai相混，ng 須寫成。

多音節詞彙，前音節以-ng[-ŋ]結尾，後一音節以[ŋ-]起始，按滿文拼寫規則，不可寫為-ng-，而應寫-ngg-。如下圖①第一個短牙是 a，a 後是 ng，ng 後是 g；g 後短牙，可能是 a，可能是 e，但前方 g 寫作，故判定該短牙為 a；最後辨讀為 angga[aŋŋa]，意思是「口」。下圖②是 n，n 後長牙是 i，i 後

是 ng，ng 後是 g；g 後短牙，可能是 a，可能是 e，但前方 g 寫作，故判定該短牙為 e；最後辨讀為 ningge[niŋŋə]，意為「某某者」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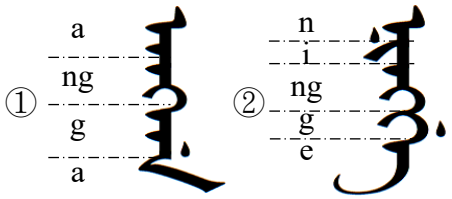


圖3-17　滿文 angga、ningge

惟須注意，ng 後的 g，絕對不讀[k]，而仍應讀[ŋ]。《清文啟蒙》對此有作說明：

> 凡聯字內，ang 、eng 、ing 頭字下，聯寫-ga-、-ga 字，俱念啊；-go-、-go 等字，俱念窩；-gū-、-gū 、-gu 等字，俱念屋；-ge 字念哦，-gi 字念衣，-giya 念呀，-giye 念噎，-gan 念安，-gen 念恩。[23]

引文中對應-g-的漢字對音，共有「啊」、「窩」、「屋」、「哦」、「衣」、「呀」、「噎」、「安」、「恩」等，均為零聲母。以原作者的理解，ng[ŋ]後的-g-，不發音，而由前面的[-ŋ-]連音到-g-後的元音。

不過，以現代語言學的角度，《清文啟蒙》的理解其實並不精確。以「嘴巴 angga（）」為例，可以拆分 ang、ga 兩音節，ga 音節的 g 不是不發音，而是被前面 ang 音節的 ng[ŋ]同化，也發成[ŋ]。

以《清文啟蒙》的理解，會讓我們誤以為 angga 讀作[aŋa]；但實際上，angga 應讀作[aŋŋa]，ga[ŋa]音節的聲母[ŋ]應當是清楚可辨的。

（十三）ba、be、ban、ben、ka、ke、kan、ken

最後說明字尾形的 a、e，為何有時向左擺、有時向右擺？

首先，應思考 ba、be 的寫法。

一般情形，a、e 皆向右擺，以右側加點作區，所以可能寫成下圖①。或許是①的寫法不大美觀，總之，文字的創制者不採用這種寫法。如果不寫①，又或許可以寫成②等諸形，但當初創制者仍不採用這種寫法，或許是容易誤看成

[23] 引中文滿文均取自原書圖影。[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43b。

③ban、ben。③為 ban、ben，b 後短牙無點為 a，b 後短牙有點為 e，元音後短牙為 n。所以，當初的創制者最終完全放棄「a、e 皆向右擺」的寫法，全部改左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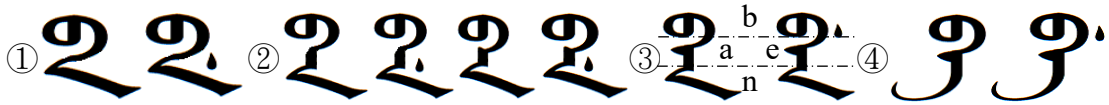


圖3-18　滿文 ba

無獨有偶，不只 b 後 a、e 如此，k、g、h 後 a、e 也有類似情形，不過又稍複雜一點。前已述，k、g、h 等輔音以圈點作區分，而其後元音則不以點作區分，端看 k、g、h 字形。

ka、ga、ha 等，a 字尾一律照一般原則向右擺，符合一般狀況。ke、ge、he 則否，其情形與 ba、be 類似。ke 或許可以寫如下圖①，但創制者可能覺得不美觀而捨棄；若寫成②，則易與③ken 混淆，創制者也捨棄；最終，完全放棄向右擺的方案，改成向左擺的④。



圖3-19　滿文 ke

第四節　古音辨證

一、清、濁對立，還是送氣、不送氣對立？

由於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以 b、p、d、t、g、k 等拉丁字母轉寫滿文，同時代另有英國駐華外交官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以 p、p’、t、t’、k、k’轉寫滿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翻譯《清文啟蒙》一書[24]，以 p、p’、d、t、g、k 轉寫滿文[25]，如此頗令今人疑惑，究竟滿語輔音原初是清、濁對立，還是送氣、不送氣對立？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曾提到百年前的日本學者渡部薰太郎（1861-1936）。他在 1908 年來到中國黑龍江省間島地區（位於中、朝邊境），結識一位名叫成蔚的滿人，並向他學習滿語[26]。

渡部薰太郎的〈满洲语女真语と汉字音との関係〉一文提到，在吉林、黑

[24] **Alexander Wylie**, *Translation of Ts’ing Wan K’e Mung, A Chinese Grammar of the Manchu Tartar Language* (Shanghae: London Mission Press, 1855).
[25] 關辛秋：〈關於滿文輔音字母讀音的探討（下）〉，《滿語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15-19。
[26] 薛蓮、王曉川：〈滿語、女真與研究者渡部薰太郎著述考〉，《滿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123-128。

龍江省的鄉村地區，尚有明顯的濁輔音；又提到他的老師成蔚曾說，在他祖父的時代，b、d、g、c 的發音與現代有很明顯的差別，今日的發音已被漢化[27]。也就是說，渡部薰太郎認為，滿文原初應是清、濁對立。

然而，現代學者關辛秋比較現今錫伯語、伊布氣滿語、黑和方言、嫩江方言，以及阿爾泰語系下的蒙古語、達斡爾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赫哲語等，發現一概是送氣、不送氣的對立，而無清、濁對立[28]。如此看來，滿語原初較有可能是送氣、不送氣的對立。

密迪樂的轉寫法，p、p’、t、t’、k、k’，也很清楚，是送氣、不送氣對立。

偉烈亞力的轉寫法，p、p’、d、t、g、k，可能是受其母語影響，不是很能分辨濁音、清音不送氣、清音送氣的差別。因此，既以 p、p’表示不送氣與送氣對立，又以 d、t、g、k 表示濁音與清音對立，前後矛盾。

至於渡部薰太郎之說，可能是受其母語影響，把清音不送氣聽成是濁音。而他轉述其師成蔚的說法，也許或有曲解，不盡然是成蔚的原意。

另外，口試委員　孫天心院士曾特別提醒，德語、英語不全然是清、濁對立。

德語最簡要可以分為北方的低地德語與南方的高地德語。低地德語，確為清、濁對立，但高地德語卻是送氣、不送氣對立。也就是說，穆麟德的轉寫法，b、p、d、t、g、k，不必然是清、濁對立的概念，也有能是不送氣與送氣對立的概念。

穆麟德出生於布蘭登堡（Brandenburg）采德尼克（Zehdenick）的普魯士貴族家中，在薩克森（Saxony）哥利茲（Görlitz）就讀中學，後就讀哈雷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

就其出生的布蘭登堡，位於低地德語區的最南緣；而其求學的薩克森、哈雷等地區，都屬於高地德語。也就是說，穆麟德的母語背景，參雜著清、濁對立與送氣、不送氣對立等系統，他以 p、d、t、g、k 表示不送氣音與送氣音，也尚屬合理。

二、oo、ao

前面提到，滿文 oo 讀[ao]，但詳情更為複雜。

滿文 oo 在現今諸多方言，多不讀[ao]，而帶[ɔ]音，聊舉若干詞例如下[29]：

---

[27] 渡部薰太郎的：〈满洲语女真语と汉字音との関係〉，《亞細亞研究》，第 2 號（1933 年），頁 21-59。

[28] 關辛秋：〈關於滿文輔音字母讀音的探討（下）〉，頁 1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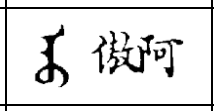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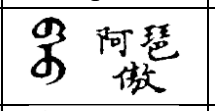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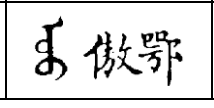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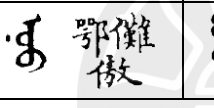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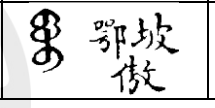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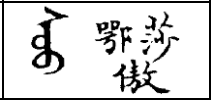
[29] 音標全按原書，不做更動，ɔɔ 表示長母音。趙阿平、朝克：《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頁 94、98、102、154、155、158、191-194、217、219。

表3-33　滿文 oo 各方言音值表

規範滿文	解釋	阿勒楚喀	巴拉[30]	拉林[31]	三家子[32]
b<u>oo</u>	屋子	[bɔɔ]	[bɔɔ]	[bəɔ]	[bɔ]
b<u>oo</u>bai	寶貝			[bəɔbəi]	
c<u>oo</u>ha	軍			[tʃuɔha]	
d<u>oo</u>si	貪			[duɔʃi]	
h<u>oo</u>šan	紙			[huəʃan]	[hvɑʐin]
m<u>oo</u>	樹	[mɔ]	[mɔɔ]		[mɔo]
y<u>oo</u>	瘡	[jɔɔ]	[jɔɔtən]		

其次，進一步對照《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的漢字對音，又頗令人感到疑惑。下表取自《四庫薈要》本：

表3-34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 oo、ao 漢字對音表

	Ø-	n-	b-	p-	s-
-ao					
-oo					

表中漢字，是滿文的注音。試查《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注漢音，阿為 a，傲為 ao、鄂為 o。難道 oo 的讀音是 oao？

這引來一個很大的疑惑，回溯盛清，到底 oo 當時的實際音值為何？

雍正年間的《清文啟蒙》提供重要線索。

該書整理出所謂「異施清字」，滿文 mudan emcu i manju hergen，直譯為「音異的滿洲字[33]」，作者明確表示：「若在聯字內，或係清話內，不可照此讀念。[34]」也就是說，這些字母聯綴拼合時，另有讀音，不可照字面上去唸。

《清文啟蒙》說明如下：

> oo 字念敖，noo 字念腦，hoo 字念毫，boo 字念寶，poo 字念袍，šoo

[30] 主要分布在黑龍江省雙城、五常、阿成、延壽、尚志、方正、木蘭、呼蘭、通河、賓縣、巴彥等十一縣，先祖於明末魏避戰亂，徙居高山森林，世代不隸旗籍。詳見趙阿平、朝克：《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頁 107-108。

[31] 主要分布在黑龍江省五常縣拉林鎮。此地原先是講阿勒楚喀方言，主要定居在林區、河岸一帶。乾隆九年，陸續由北京遷來滿人屯墾，主要定居在平原一帶，形成拉林方言。詳見趙阿平、朝克：《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頁 163-164。

[32] 位於黑龍江省富裕縣西部三家子村。詳見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滿洲語語音研究》（東京都：玄文社，1992 年），頁 3-4。

[33] mudan 音　emcu 異　i 的　manju 滿洲　hergen 字

[34]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42a-43b。

字念韶，too 字念桃，doo 字念道，loo 字念老，moo 字念毛，coo 字念朝，joo 字念趙，yoo 字念堯，dzoo 字念曹，ts'oo 字念走[35]。

同時，筆者再挑出《御製增訂清文鑑》所有含 oo 的滿語音譯詞：

表3-35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含 oo 詞彙總覽

滿詞	漢詞	oo 所對應漢字	滿漢對音	備註
boobai	寶貝	寶	bao	
taiboo	太保	保	bao	
šooši	少師	少	šao	
šoofu	少傅	少	šao	
šooboo	少保	少、保	šao、bao	
hiyoošun	孝順	孝	hiyao	
doose	道士	道	dao	
kiyoo	轎	轎	giyao	
poo	礮	礮	pao	
giyoocan	教場	教	giyao	
fiyoose	瓢	瓢	piyao	
doola	倒	倒	dao	
liyooha bira	遼河	遼	liyoo	二次續入清語
liyooha antu	遼陽州	遼	liyoo	二次續入清語

上述例子，凡滿文-oo 所對應的漢字，今國語皆讀[-au]。表中「滿漢對音」係指漢字解釋旁，滿文對漢字的注音。如 boobai 下，漢文解釋為「寶貝」;「寶貝」右側，滿音注記 bao bei。

滿詞-oo 者，滿漢對音幾乎全為-ao，僅〈二次續入清語〉不大規範，使用-oo。

從以上線索，我們可以推論，滿文 oo 在盛清的標準讀音確實為[ao]。

《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的漢字對音，以「鄂傲」注 oo，並非告訴讀者 oo 應讀 oao，告訴讀者 o 的本音是 o，但是雙 o 連讀應為 ao。

對此現象，學者愛新覺羅・烏拉熙春認為，原始 oo 表示重音，音節延長；而後重音位置移動，雖然大部分人仍承襲舊寫作 oo，因此在早期檔案中，卻可見少部分人只寫一個 o。另一方面，滿人原不擅長發漢語複雜的複元音，早期便以長元音 oo 來音譯漢音[ao]；久而久之，滿文 oo 的音值最終趨向漢語，變成[ao][36]。

換句話說，oo 讀[ao]，可能是入關後漢化較深的滿人口音，而且為宮廷、

[35]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42b。

[36]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滿洲與語音研究》，頁 93-95。

官場主流，清高宗與《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編纂人員可能均講這套口音。

三、撮口呼

現代國語ㄩ[y]元音，清代稱「撮口呼」，本源自於中古[iu]複元音。漢語[y]元音，依其情況，滿語共有下列七種寫法：

1.[-y]→-ioi
2.[ye]→-yuwei
3.[-ye]→-iuwei
4.[yn]→yūn
5.[-yn]→-iyūn
6.[yŋ]→yung
7.[-yŋ]→-iong

滿文寫法大抵不離 io、iu，是否表示當時[iu]複元音尚未演變為[y]元音？答案是否定的。

這些專用於撮口呼的滿文拼法，《清語啟蒙》均列入「異施清字」，可見不能照字面上去讀。不獨如此，該書又整理出所謂「滿洲外單字」，滿文 manju tulergi emteli hergen[37]，告訴讀者，這些音節非滿語所固有，全是外來語。而「滿洲外單字」所錄音節，全為撮口呼[38]。

其次，以邏輯推論，若當時漢語仍保留[iu]複元音，滿文對音應一致為 iu 或 yu，又怎有 io 的寫法？

可見，滿文為拼讀[y]，注意到[y]高前元音、圓唇的特性，故以高前元音 i 搭配圓唇元音 o、u、ū 等，勉強湊合。

四、š、c、j

滿文以字母 š、c、j 標注漢語[ʂ]、[tʂʰ]、[tʂ]，則 š、c、j 究竟是否為舌尖後輔音？

事實上，一些地區就將這三個字母發為[ʂ]、[tʂʰ]、[tʂ]，如新疆錫伯族[39]、黑龍江泰來縣依布氣村[40]。錫伯族廣定遠先生[41]曾為中華民教育部錄製滿文教學影片，其舌尖後音清楚可辨。

---

[37] manju 滿洲 tulergi 外 emteli 單 hergen 字
[38]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35b。
[39] 李樹蘭、仲謙、王慶豐：《錫伯語口語研究》，頁 3。
[40] 趙杰：《現代滿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年），頁 18。
[41] 廣定遠，出生新疆察布查爾，正藍旗，孔古爾氏，少時與其父隨國民政府來臺。其父廣祿（1900-1973），曾擔任立法委員。

不過，大多是學者還是將 š、c、j 標註為[ʃ]、[tʃʰ]、[tʃ]。

清室後人愛新覺羅・瀛生（1922-2013）[42]曾講過自己幼年學習滿語的經驗：

> 幼時受教於家長和京語[43]前輩，每發 š、c、j 時，長受申斥說：「這不是漢話，別咬那麼重，舌頭鬆點兒。」甚至有時責罵說：「你也不怕舌尖兒把上膛頂穿了！」
>
> ……前輩指教說：「舌尖緊頂上膛（上顎）發出音是漢語的『失』、『吃』、『知』，舌頭離個空兒，鬆著點兒，咬輕點，咬輕點，發出的音就是滿語的 š、c、j。」不斷練習，找到竅門，發音對了以後，轉用於學英語的 sh、ch、j，恰好相合。……前輩教京語者根本不懂現代語音學，不知道現在說的「音位」是什麼，但是他們用「舌尖別頂上膛」、「鬆著點兒」等等土說法，正確的說明了問題。[44]

所以，可以推論滿語的標準發音，絕非舌尖後音，應該偏舌面一點，為[ʃ]、[tʃʰ]、[tʃ]。

學者關辛秋又做了更全面的跨語言分析，比較其他阿爾泰語系語言，發現：蒙古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均有[ʃ]、[tʃʰ]、[tʃ]而無[ʂ]、[tʂʰ]、[tʂ]；達斡爾語稍特別兼有[ʃ]、[tʃʰ]、[tʃ]及[ʂ]、[tʂʰ]、[tʂ]，但[ʂ]、[tʂʰ]、[tʂ]只用於漢語借詞[45]。

況且，還有一點不可忽略，滿文 si、ci、ji 也用來標注漢語[ɕi]、[tɕʰi]、[tɕi]。滿文 si，古音究竟是[si]還是[ɕi]，姑且暫擱一旁，先限縮在 c、j。

假設 c、j 均為舌尖後音[tʂʰ]、[tʂ]，則 ci、ji 讀為[tʂʰi]、[tʂi]，用以標注漢語[tɕʰi]、[tɕi]，似乎落差較大，不盡合理。反之，若 c、j 為舌面音[tʃʰ]、[tʃ]，則 ci、ji 讀為[tʃʰi]、[tʃi]，與漢語[tɕʰi]、[tɕi]就十分接近，更為合理。

綜上所述，可以十分確定 š、c、j 的標準發音為[ʃ]、[tʃʰ]、[tʃ]，而新疆錫伯族、黑龍江依布氣村等地發為[ʂ]、[tʂʰ]、[tʂ]，應是受漢語影響，後來產生的音變。

五、si、ši

滿文 si，今讀[ɕi]，但總會讓人疑惑，古代是否可能讀[si]？且此牽涉到精系字是否顎化，故相當重要。

同時還有另一個疑惑，si 除了讀[ɕi]，是否也讀[ʃɿ]呢？

---

[42] 愛新覺羅・瀛生，本名文蓬，字瀛生，出身十二家鐵帽子王之一的多羅順承郡王家，其胞兄文葵為清朝末代多羅順承郡王。

[43] 此處「京語」，指的是北京口音的滿語。

[44]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第二卷・滿語口語即方言》，頁 203-232。

[45] 關辛秋：〈關於滿文輔音字母讀音的探討（上）〉，頁 22-28。

在《清文啟蒙・滿漢十二字頭單字聯字指南》，滿文 si 以漢字「西」對音，下面小字註：「此 si 字在聯字中間、下邊，俱念詩，在聯字首念詩、西俱可，單用仍念西。[46]」而 sir 無漢字對音，但下面小字也註：「此 sir 字，在聯字首，念詩尔、西尔俱可，單用仍念西尔。[47]」sing 漢字對音「星」，下面小字註：「此 sing，在聯字中間、下邊俱念生，在聯字首生、星俱可。」此類之例甚多。在本論文〈緒論・前人研究〉，日本學者也注意到此現象。

再觀察《欽定金史語解》[48]。《欽定金史語解》編纂於乾隆初，將《金史》中的音譯詞一一寫出滿文，附上切音漢字，重改譯名，並附舊譯及出處。筆者遍查全書，挑出一些具代表性的例子，整理如下表：

表3-36　《欽定金史語解》滿文含 si、ši 之專名例表

編號	性質	滿文	切音	舊譯	新譯	譯音變化	出處
1.	姓氏	šigiya	施伊、基伊、鴉阿	石盞	實嘉	ši[ʂɿ]→[ʂɿ]	卷 7，頁 4a-4b
2.	人名	šige	施伊、歌額	十哥、石哥、失哥	實格	ši[ʂɿ]→[ʂɿ]	卷 11，頁 1a
3.	人名	sikū	西伊、軻烏	什古	實庫	si[ʂɿ]→[ʂɿ]	卷 1，頁 3b
4.	人名	sina	西伊、納阿	習撚	錫納	si[ɕi]→[ɕi]	卷 1，頁 3b
5.	部族	simeke	西伊、墨額、珂額	奚抹白	實默克	si[ɕi]→[ʂɿ]	卷 2，頁 5a
6.	職官	sine kun	西伊、訥額、枯烏恩	習尼昆	實訥昆	si[ɕi]→[ʂɿ]	卷 6，頁 4a
7.	人名	sisi	西伊、西伊	習失	實實	si[ɕi]→[ʂɿ]	卷 11，頁 4b
8.	人名	sihin	西伊、希伊因	石顯、習顯、世鮮	習馨	si[ʂɿ]→[ɕi]	卷 8，頁 2a
9.	人名	sil hada	西伊勒、哈阿、達阿	實里古達	錫勒哈達	si[ʂɿ]→[ɕi]	卷 8，頁 12b-13a

[46]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4a。
[47]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14b。
[48] [清]清高宗敕纂：《欽定金史語解》（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4 年，景印光緒戊寅三月江蘇書局刊本）。

編號	性質	滿文	切音	舊譯	新譯	譯音變化	出處
10.	人名	sirge	西伊呼、歌額	實理哥、石里哥	錫爾格	si[ʂɻ]→[ɕi]	卷 10，頁 4a
11.	人名	gūsin	觚烏、西伊因	谷神、拐山	古新	sin[ʂən]→[ɕin]	卷 8，頁 12b-13a
12.	水名	teksin tebu	特額克、西伊因、特額、捕烏	泰神忒保	特克新特布	sin[ʂən]→[ɕin]	卷 10，頁 4a

上表中，編號 1-2 均含 ši 音節，新、舊均以[ʂɻ]音的漢字音譯，最為穩固，沒有例外。

編號 3 含 si 音節，新、舊均以[ʂɻ]音的漢字音譯。

編號 4 含 si 音節，新、舊均以[ɕi]音的漢字音譯。

編號 5-7 均含 si 音節，舊以[ɕi]音的漢字音譯，後來卻改用[ʂɻ]音的漢字音譯；然而其切音漢字，卻又為「西伊」，似乎應讀[ɕi]，前後矛盾。

編號 8-10，正好與編號 5-7 相反，舊以[ʂɻ]音的漢字音譯，後來卻改用[ɕi]音的漢字音譯。

編號 11-12 與編號 8-10 相似，舊以[ʂən]音的漢字音譯，後來卻改用[ɕin]音的漢字音譯。

最後，查成書於《御製增訂清文鑑》後不久的《欽定清漢對音字式》。si 漢字對音「西」、「璽」、「錫」、「席」、「習」，漢字對音下小字註：「璽字以下，俱平聲讀[49]，語氣內應讀作什字者，仍以什字對音。」ši 漢字對音「施」、「詩」、「什」、「實」、「石」。[50]

從以上種種文獻，再再指出 si 本音應讀[ɕi]，即《清文啟蒙》所說：「單用仍念西。」但是，有時可以讀同 ši，時機並不一定，即《清文啟蒙》所說：「念詩、西俱可。」《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所說：「語氣內應讀作什字者，仍以什字對音。」

對於此現象，筆者認為正是所謂「音位變體」。

試想，在老滿文時代，應該存在[ʃa]、[ʃə]、[ʃi]、[ʃo]、[ʃu]、[ʃ]ū 等音節，由於字母 š尚未創制，故均以 s書寫。

在當時[ʃi]還存在另一個音位變體[ʃ ˧]。也就是說，[ʃi]、[ʃ ˧]音值雖不同，但滿語視為同一個音位，並無區別意思的功能。

而後達海創制新滿文，要提出一套音譯漢語的方案，發現漢語[ɕi]、[ʂɻ]各

[49] 由於滿語沒有聲調，因此為避免有人照漢字念出聲調，因此註解特別提醒「俱平聲讀」。
[50] [清] 劉統勳：《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倫敦大學藏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刊本），頁 4a。

屬不同音位，因此讓新滿文適應漢語，在文字上把同音位的[ʃi]、[ʃʅ]分開。[ʃi]寫成 si，[ʃʅ]寫成 ši。

結果，文字上雖然區別[ʃi]、[ʃʅ]二音，但實際語言上則未必。因此，ši 很穩固地讀成[ʃʅ]，配合[ʂʅ]音漢字；而 si 本應讀[ʃi]，但其音位變體為[ʃɿ]，因此音譯漢字或[ɕi]或[ʂʅ]。大概可以用下圖表示此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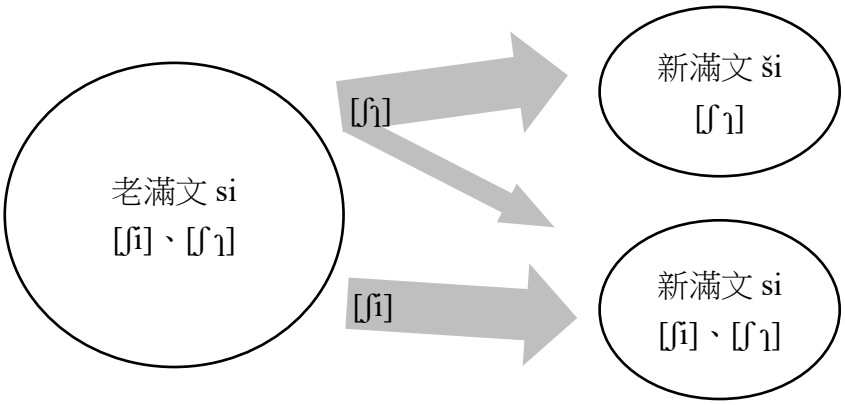


圖3-20　滿文 si、ši 分合演變圖

此類音位變體，現今滿語依然可見。如在阿勒楚喀，「糯米麵餑餑」滿文 fisihe efen，當地[feʃïgəfuŋ]；「小魚」nisiha，當地[iʃïxa][51]。

不過，當以漢字注滿音時，[ʃi]、[ʃʅ]音值固然混亂；然而顛倒過來，以滿文注漢字時，則 si[ʃi]、ši[ʃʅ]了然二分，並無混淆。

既然確定[ʃi]、[ʃʅ]為音位變體，那也就證明當時 si 絕無可能讀[si]。若 si 讀[si]，則與[ʃʅ]差異太大，很難說是相同音位，故 si 讀[ʃi]無疑。

六、e 音值

清聖祖諱「玄燁」，「玄」或改「元」，音近而非同；清世宗諱「胤禛」，或「胤」改「允」，音近而非同。這引起一個懷疑——滿文為避諱「胤 in」而改寫為 yen，in 是否也是音近而非同？

欲回答此問題，則又必涉 ye 音值，故應全面考察 e 的音值。

原則上，e 的音值為[ə]。但漢語有[e]元音，滿語沒有[e]元音，滿文勢必需要提出一套拼寫方案來音譯漢語[e]元音，其作法如下：

[51] 穆燁駿：〈阿勒楚喀滿語語音簡論〉，頁 5-15。

$$\begin{cases} \text{漢語[ie]} \rightarrow \text{滿文 ye[jə]} \\ \text{漢語[−ie]} \rightarrow \text{滿文 − iyei[ie]} \\ \text{漢語[ye]} \rightarrow \text{滿文 yuwei[juwəi]} \\ \text{漢語[−ye]} \rightarrow \text{滿文 − iowei[−iowəi]} \end{cases}$$

原則上，就是在央元音[ə]的前、後，加上高前元音[i]、半元音[j]，迫使央元音[ə]往前、往高靠攏，變成[e]。

上述滿文音節，專用來音譯漢語[e]，就列在《清文啟蒙》的「異施清字」之中[52]，可見不能照字面將滿文 e 硬讀[ə]。

但我們仍能找到例外的跡象。

嘉慶年間，覺羅・西清任官之餘，撰寫《黑龍江外紀》，當中提到：

> 齊齊哈爾雖以名城，而卜奎實通稱。卜奎，方言也。國語，奎作克伊切，有音無字。[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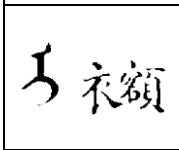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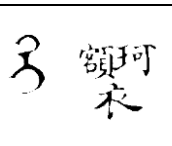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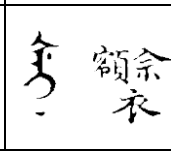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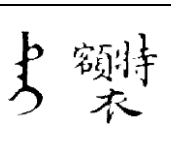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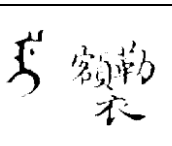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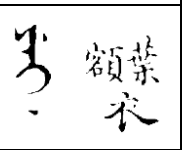
齊齊哈爾別名卜奎，學者據《黑龍江將軍檔案》，指出卜奎滿文常寫作 būkei，偶爾寫作 bukkui[54]。依照覺羅・西清所注反切，他所認為的滿文寫法應為 būkei。

須知滿漢對音所使用的反切，並非傳統反切，而是採取李光地《音韻闡微》所發明的反切法，反切上字兼取韻母，因此「克伊切」應是：

$$\text{克}[k^{h}ə]+\text{伊}[i]\rightarrow[k^{h}əi]$$

其次，觀察《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下表選取自《四庫薈要》本：

表3-37　《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滿文-ei 漢字對音表

ei	kei	šei	tei	lei	yei
					

可以發覺到《御製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有意謹守字母本音，反切上字均以[ə]為韻母，反切中字為「額」，僅 yei 為例外。漢語無[jə]，或許是因編者

[52]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43a。

[53] [清]覺羅・西清：《黑龍江外紀》（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67 年，《清朝藩屬輿地叢書》景印同治九年刻本），卷 1，頁 1b。按〈黑龍江外紀序〉，應成書於嘉慶十五年。

[54] 吳雪娟、尹鐵超：〈滿語第六元音研究〉，頁 9-12。

別無選擇，也或許是編者承認滿文 ye 確實可以讀[ie]，滿文 yei 的反切上字最終選了「葉」。

再觀察現代方言的情形，筆者是挑出含 ei 或 ye 等音節的滿語詞彙如下[55]：

表3-38　滿文 ei、ye 各方言音值表

規範滿文	解釋	阿勒楚喀	巴拉	拉林
eite	馬籠頭			[əitə]
ekiyehun	缺少			[əkiuəhun]
eye	窖			[əjə]
febgiyembi	說夢話			[vupjemei]
feise	磚			[fəisə]
funiyehe	髮		[piniergə]	
fuyembi	沸滾			[fujəmei]
genggiyen	清、明			[gənjən]
meiherembi	扛著	[mixəlimei]	[mihələmi]	
nemgiyen	溫順			[nəmjen]
niyehe	鴨		[jiəhə]	
tebeliyembi	抱著			[təbəlijəmei]
teliyeku	蒸籠			[təlijəku]
yemji	野鬼	[jəndi]	[jindihu]	

阿勒楚喀方言例子極少，ei 變[i]，ye 仍依從規範發[jə]；巴拉方言例子稍多，ei 變[i]，ye 或[i]或[ie]或[jə]；拉林例子最多，ei 多從規範發[əi]，ye 或[jə]或[je]，但以規範發音[jə]為多。

如此，可以得知，原初滿文 ei 仍應讀[əi]，ye 仍應讀[jə]，此最為標準；但偶爾 e[ə]仍可能前元音化，變為[e]。而這些讀音，都應當並存於當時，且延續到現在的滿語方言。

在了解 ye、ei 音值後，則可以好好討論 yen 的音值。

《清文啟蒙》的「異施清字」此一小節中有注：「gin、giyen 俱讀陰。[56]」

從前表中，拉林方言 genggiyen 讀為[gənjən]、nemgiyen 讀為[nəmjen]的例子，可以推想而知，拉林方言理應將 yen 讀為[jən]，而非[in]。阿勒楚喀、巴拉例子甚少，但大概可以推論，yen 若非讀[jən]，就是讀[in]。

也就是說，對語滿語母語者的音感而言，[jən]與[in]應當十分接近。如果使用者有強烈的正音意識，[jən]與[in]當然不同，yen 仍應讀[jən]；可是，如果是為了避諱的目的，[jən]與[in]可以混同，將 yen 讀為[in]。

[55] 趙阿平、朝克：《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頁 97、104、153、156、157、159、192、193、195、199、200、203。

[56]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卷 1，頁 43b。

七、žin、žen、žing、ženg

本論文〈緒論・前人研究〉提及，日本學者山崎雅人在《正字通》（康熙九年）、《御製百家姓》（康熙三十二年）、《對音輯字》（光緒十六年）看到 žin、žen 與 žing、ženg 等對音，惟未說明規律。

字面上，滿文 žin 讀[ʐin]，žen 讀[ʐən]，žing 讀[ʐiŋ]，ženg 讀[ʐəŋ]。滿漢對音出現[ʐən]、[ʐəŋ]，毫不令人意外，今天國語也有這兩個音，但是當時漢語真的有[ʐin]、[ʐiŋ]這樣的音嗎？

《御製百家姓》，完整書名為《御製百家姓滿漢合集》。據作者沈啟亮〈序〉所言：

> 啟蒙館於景山之後，諸生有以《御製百家姓》上案批點，余始閱之，不禁神躍魄舞，伏几稱誦曰：「我聖天子留心經史……。」余因知清字，乃滿漢合成一帙，付之梓人。[57]

由此可知，《御製百家姓滿漢合集》是作者讀了漢文的《御製百家姓》後，自己翻譯出來的。該書體例，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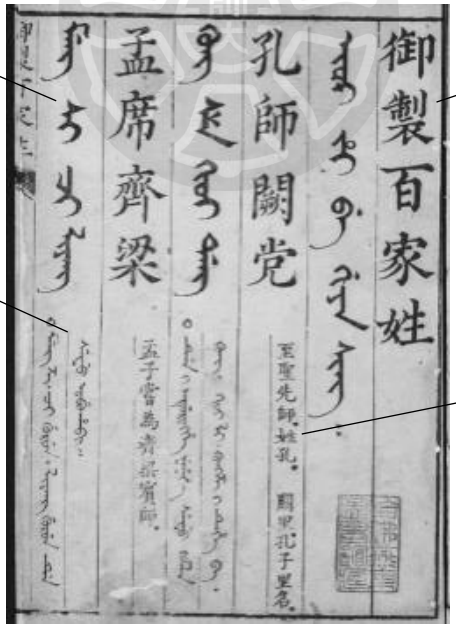


圖3-21　《御製百家姓滿漢合集》書影

全書字數不多，只有「任 žin」、「人 žin」兩例，再無其他 žen、žing、ženg 之例。

[57] [清]沈啟亮：《御製百家姓滿漢合集》（康熙三十二年刻本，現收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頁 1b-2a。

再觀《對音輯字》，據作者敷臣・志寬與容齋・陪寬〈敘〉：

> 繙譯之學，神意精微。……嗟乎！還音一訛，雖寫作俱佳，考缺必置高閣，應試定落孫山，豈不良可慨哉？余等孤陋寡聞，謬充八旗總學，教習十數年來，因此為同學輩扼腕深惜者，不勝枚舉。[58]

由此可知，《對音輯字》本質是科舉考試的參考書，專門輔助滿漢音譯。此書體例與《欽定對音字式》類似，首列滿文音節，下列對音漢字。惟不同者，不論任何滿文音節，《欽定對音字式》都會找一個音近的漢字來對音；《對音輯字》則不然，若滿、漢發音不能吻合，則只列滿文音節，漢字空缺。

《對音輯字》ž[z]聲母配鼻音的情形，如下書影所示，滿文直書由左至右，與漢文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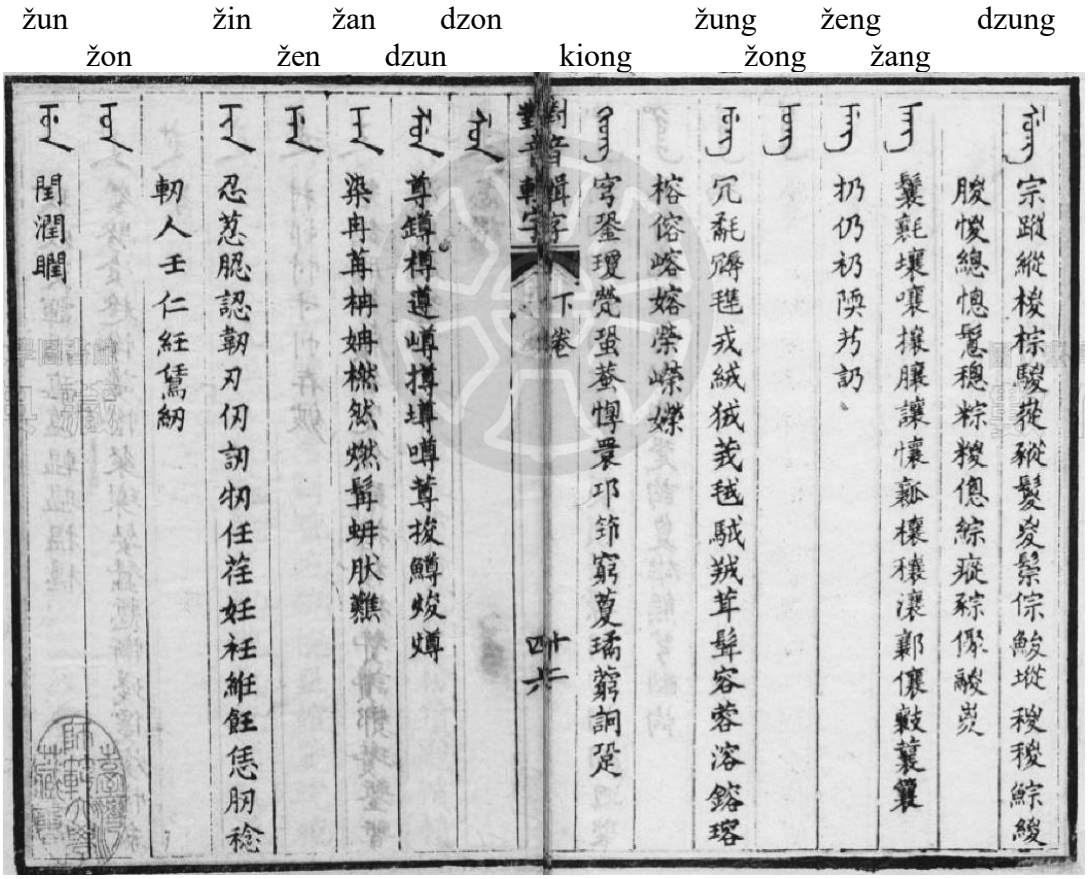


圖3-22　《對音輯字》書影

上圖書影，žin 下有字，žen 無字，ženg 有字，žing 不存在。此似乎暗示，人、忍、仁、壬等字的音是 žin，而非 žen，無一漢字讀 žen。可是，如此一來，此對音系統不接受 žen，卻接受 ženg，豈不矛盾？既然有 žin，卻沒有

[58] [清]敷臣・志寬、容齋・陪寬：《對音輯字・上卷》（光緒十六年繙譯總學刻本，現藏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頁 1a-2b。

žing，豈不奇怪？

山崎雅人提到《正字通》內有〈十二字頭〉，但《正字通》原是明末張自烈所編的一部字典，全書無滿文，故實不知山崎雅人所據為何。不過，山崎雅人翻閱多部滿文文獻，摘錄 žin、žen、žing、ženg 的情形[59]，茲整理列表如下：

表3-39　滿文文獻 žin、žen、žing、ženg 情形

對音	žin	žen	žing	ženg
清書對音・清書切音（順治~康熙初）	人仁認（亻+忍）任忍刃	-	仍礽	-
正字通（1670）	忍	-	仍	-
大清全書・十二字頭（1683）	有滿文，無對音	有滿文，無對音	有滿文，無對音	有滿文，無對音
清文啟蒙（1730）	人	人	-	仍
欽定對音字式（1772）	-	仁任		礽
三合便覽（1780）	有滿文，無對音	有滿文，無對音	無滿文	有滿文，無對音
音韻逢源（1840）	-	認人	-	扔仍

對此現象，筆者主張 žin、žen 其實是對相同音位的兩種記寫法，žing、ženg 亦然，žin 不讀[ʐin]，žing 不讀[ʐiŋ]，如此方解釋得通。

欲解釋為何 žin 不讀[ʐin]、žing 不讀[ʐiŋ]，應回歸到 ži 來看。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日」字對音 ži，故 ži 理不應讀[ʐi]，而應讀[ʐʅ]。

以現代人的音感，ㄖㄣ[ʐən]這樣的讀音，理解成是ㄖ[ʐ]再加上ㄣ[ən]。但是，清初古人沒有像現代注音符號、漢語拼音這樣精密的拼音符號，可能理解成[ʐʅ]再加上[n]，如此一來，就很自然地以滿文寫出 žin，其心裡所想可能是[ʐʅn]這樣的音值，事實上[ʐʅn]與[ʐən]聽起來確實也很接近。同理，žing 也是如此。

如果 žin 其實要描寫的是[ʐən]，žing 其實要描寫的是[ʐəŋ]，那麼山崎雅人整理多部滿文文獻所得的結果，就說得通了。清初，滿人尚未掌握漢語聲韻知識，隨筆紀錄漢音，於是寫出 žin、žing，只是大不合於漢人音感。隨著滿人的漢語程度越來越好，漸漸意識到 žin、žing 寫法的不妥，先是在康熙、雍正間，žing 消失；到乾隆以後，žin 也跟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žen、ženg，唯有 en[ən]、eng[əŋ]這樣的韻母，才符合漢語的韻母系統。

光緒出版的《對音輯字》，竟然仍用 žin 對音，而不用 žen，大概是因襲故舊，但至少已無 žing 存在。

[59] [日]山崎雅人：〈音韻変化に反映した近代漢語の声母構造について〉，《中国語学》，第 237 號（1990 年），頁 33-42。

最後，可以確定，滿文 žin、žen 的音值或許略有不同，但同樣是表示漢語的[ʐən]；滿 žing、ženg 的音值或許略有不同，但同樣是表示漢語的[ʐəŋ]。

第四章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聲母系統

第一節　概要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所呈現的聲母系統，若將半元音 w[w]、y[j]視為元音而排除在外，則共二十一個，其類目與今國語完全一致，如下表所示。[ ]前為滿文的拉丁字母轉寫，[ ]內為國際音標。

表4-1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聲母表

發音方式 / 發音部位	塞音		鼻音	塞擦音		擦音	邊音
	不送氣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唇音	b[p]	p[p^h]	m[m]			f[f]	
舌尖前				dz[ts]	ts[ts^h]	s[s]	
舌尖	d[t]	t[t^h]	n[n]				l[l]
舌面				ji[tɕ]	ci[$tɕ^h$]	si[ɕ]	
舌尖後				j[tʂ]	c[$tʂ^h$]	š[ʂ]	ž[ʐ]
舌根	g/g'[k]	k/k'[k^h]				h/h'[x]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雖與今國語同有二十一個聲母，但與元音的搭配情形不盡相同，個別字的讀音也不盡相同。

本文《廣韻》聲母，採用四十一聲類，共為：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徹、澄、娘、見、溪、曉、匣、群、疑、精、清、從、心、邪、照、穿、神、審、禪、莊、初、床、疏、影、喻、為、來、日。

第二節　與《廣韻》的對當關係

由於《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所反映的官話音系，與現代國語十分接近，因此從《廣韻》到《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的聲母演變，大致都符合《廣韻》到國語的演變規律。

一、幫系字

幫母字，原則上讀 b[p]。

滂母字，原則上讀 p[p^h]。

並母平聲字，濁音清化後，原則上送氣，讀 p[p^h]；仄聲不送氣，讀 b[p]。

明母字，原則上讀 m[m]。

非母、敷母、奉母等字，原則上讀 f[f]。

微母字，原則上為零聲母。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2　幫系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		b[p]	138	93%	幫編	148
		p[p^h]	10	7%	扒痺	
滂		p[p^h]	48	89%	匹怕	54
		b[p]	6	11%	玻剖	
並	平聲	p[p^h]	61	92%	平皮	66
		b[p]	5	8%	膀狍	
	仄聲	b[p]	63	88%	白捕	72
		p[p^h]	9	12%	叛佩	
明		m[m]	175	97%	木毛	181
		n[n]	2	1%	繆謬	
		ø	2	1%	戊鴟	
		p[p^h]	1	0.6%	帕	
		š[ʂ]	1	0.6%	沐	
非		f[f]	46	98%	父放	47
		b[p]	1	2%	不	
敷		f[f]	33	100%	芬反	33
奉		f[f]	62	98%	夫方	63
		b[p]	1	2%	贖	
微		ø	37	93%	亡文	40
		f[f]	1	2%	廡	
		m[m]	1	2%	蟃	
		g[k]	1	2%	鋦	

（已刪「撇 biyei」、「僻 bi」、「跁 pa」等疑似訛字。）

二、端系字

端母字，原則上讀 d[t]。

透母字，原則上讀 t[t^h]。

定母平聲字，濁音清化後，原則上送氣，讀 t[t^h]；仄聲原則上不送氣，讀 d[t]。

泥母字，原則上讀 n[n]。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3　端系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端		d[t]	109	95%	丁刀	115
		t[t^h]	1	1%	嚏	
		n[n]	1	1%	鳥	
		j[tʂ]	1	1%	佔	
		c[tʂ^h]	1	1%	搋	
		k[k^h]	1	1%	骷	
		l[l]	1	1%	釘	
透		t[t^h]	75	88%	偷討	85
		d[t]	7	8%	叨搭	
		j[tʂ]	1	1%	跕	
		c[tʂ^h]	1	1%	鞊	
		h[x]	1	1%	瘓	
定	平聲	t[t^h]	85	97%	屯田	88
		d[t]	1	1%	鸉	
		s[s]	1	1%	骰	
		h[x]	1	1%	羹	
	仄聲	d[t]	87	89%	大地	98
		t[t^h]	9	9%	突舵	
		j[tʂ]	1	1%	譫	
		l[l]	1	1%	棣	
泥		n[n]	54	95%	訥惱	57
		c[tʂ^h]	1	2%	胗	
		s[s]	1	2%	尿	
		ø	1	2%	猱	

（已刪「搯 kiya」、「撣 tan」等疑似訛字。）

上表之「數量」統計，已刪除「同一漢字重複出現」的情形，即便是異體字，也視為同一漢字，加以去除。但是，若某一漢字有多種讀音，則每一種讀音保留一字例，不盲目刪除重複字例。之後的所有「數量」統計，也採取相同原則。

三、知系字

知母字，原則上讀 j[tʂ]。

徹母字，原則上讀 c[tʂ^h]。

澄母平聲字，濁音清化後，原則上送氣，讀 c[tʂʰ]；仄聲不送氣，讀 j[tʂ]。

但是，澄母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字，或 j[tʂ]或 dz[ts]，今國語也有類似情形。《御製增訂清文鑑》收錄字例不多，僅「宅」、「澤」、「鷟」等三字。

澄母入聲字，依演變規律，本應讀 j[tʂ]，如「宅」、「鷟」，但「澤」為例外，國語卻讀[ts]。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澤」、「鷟」同時兼有 je[tʂə]、dze[tsə]二讀，且沒有意思上的區別。可以想像，澄母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字，當時正開始產生音變，從[tʂ]變成[ts]，而「澤」、「鷟」在此過程中，且仍然搖擺不定，故同時出現 je[tʂə]、dze[tsə]二讀，正巧被《御製增訂清文鑑》記錄下來。

「宅」、「澤」、「鷟」三字的對音情形，詳見下表：

表4-4　澄母梗攝入聲開口二等[tʂ]、[ts]兩讀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宅	zhái	jai	1	100%	安宅	1
澤	zé	je	9	82%	澤潤	11
		dze	2	18%	洿澤	
鷟	zhé	je	1	50%	鸑鷟	2
		dze	1	50%	鶺鷟	

從今天國語來看，此音變僅短暫發生，終未成功。查《廣韻》澄母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字，有「宅 zhái」、「翟 zhái」、「濯zhé」、「鐲zhè」、「澤 zé」、「鷟 zé」、「擇 zé」、「檡 zé」、「鬥睪zé」、「蠌 zé」、「襗 zé」、「濯dí」等十二字[1]，六字國語讀[ts]，四字國語讀[tʂ]，一字讀[t]，[tʂ]→[ts]的音變未能擴及大部分的字。

娘母字，原則上讀 n[n]。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5　知系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		j[tʂ]	53	95%	中竹	56
		c[tʂʰ]	2	3%	吒腄	
		ž[ʐ]	1	2%	椹	
徹		c[tʂʰ]	24	86%	丑抽	28
		j[tʂ]	1	3%	祉	
		d[t]	1	3%	輴	
		l[l]	1	3%	嘮	
		ø	1	3%	貙	

[1] [宋]陳彭年等：《廣韻．入聲．陌韻》（臺北：黎明文化，2010 年，景印[清]張士俊澤存堂刊本），頁 512。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澄	平聲	c[tʂʰ]	46	94%	馳潮	49
		d[t]	2	4%	澄瞪	
		j[tʂ]	1	2%	纏	
	仄聲	j[tʂ]	49	92%	丈住	53
		dz[ts]	2	4%	澤鷟	
		c[tʂʰ]	1	2%	鋥	
		d[t]	1	2%	鸐	
娘		n[n]	25	87%	女鈕	29
		j[tʂ]	3	10%	粘摝	
		ž[z]	1	3%	紉	

（已刪「椿 juwang」、「睪 je」等疑似訛字。）

四、見系字

見母字，原則上讀 g/g’[k]，且搭配[i]、[y]等元音不顎化。

溪母字，原則上讀 k/k’[kʰ]，且搭配[i]、[y]等元音不顎化。

群母字平聲，濁音清化後，原則上送氣，讀 k/k’[kʰ]；仄聲不送氣，讀 g/g’[k]。

疑母洪音字，原則上讀零聲母。

疑母細音字，合口呼全讀零聲母；開口呼，主要讀零聲母，次要讀 n[n]。

曉母、匣母等字，原則上讀 h/h’[x]。

見系字，即尖團音裡的團音，滿漢對音理應為 gi[ki]、ki[kʰi]、hi[xi]等；但還是可以觀察到修纂者失誤，少數字誤作尖音，標註為 ji[tɕi]、ci[tɕʰi]、si[ɕi]。

惟須注意，曉、匣二母實涉及滿文避諱。清聖祖諱玄燁 hiowan yei，hiowan 應改為 siowan，此尖團之誤是刻意的，此在本論文〈緒論・前人研究〉曾提及。查曉、匣二母的尖團之誤，僅曉母的「畜 sioi」一字而已，其餘都是避諱改 siowan。

其次，反向查證，對音標註為 hiowan 者，僅只有「鋗」、「懸」兩字。「鋗」出現兩次，一次 hiowan，一次 siowan；「懸」出現六次，一次 hiowan，五次 siowan。因此，出現 hiowan，應是編者一時忘記避諱。

再查 hiowan 在原書的書寫狀況。假設編者記得要避諱，但想忠於漢音，堅持注寫成 hiowan，那至少也應該在滿文 n 的左側加一點，這也是一種避諱的變通之法。例如清世宗諱胤禛  in jen，jen 可改為  jeng，也可在 n 的左側加一點，如。《御製增訂清文鑑》為忠於漢音，凡遇 jen，皆採加點的做法。然而，《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兩處 hiowan，也未加點，此更可以證明是編者粗心大意，忘記避諱。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6　見系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		g/g'[k]	391	93%	工九	420
		k/k'[k^h]	11	3%	扛礦	
		h[x]	9	2%	恍係	
		ø	3	0.7%	鴉蝸	
		ji[tɕ]	2	0.5%	揀結	
		c[tʂ^h]	2	0.5%	吃串	
		d[t]	1	0.2%	椵	
		j[tʂ]	1	0.2%	閘	
溪		k/k'[k^h]	138	91%	靠器	151
		g/g'[k]	8	5%	褐跤	
		h[x]	2	1%	隙鷚	
		si[ɕ]	1	0.7%	隙	
		c[tʂ^h]	1	0.7%	喫	
		p[p^h]	1	0.7%	朏	
群	平聲	k[k^h]	56	85%	狂求	66
		g/g'[k]	5	8%	畿拳	
		h[x]	2	3%	臧臞	
		ci[tɕ^h]	2	3%	旗拳	
		j[tʂ]	1	2%	祇	
	仄聲	g[k]	45	90%	拐及	50
		k[k^h]	5	10%	誆圈	
疑母	洪音	ø	65	97%	我岸	67
		h[x]	1	1%	哈	
		d[t]	1	1%	獃	
	細音合口	ø	12	100%	元月	12
	細音開口	ø	40	71%	仰言	56
		n[n]	13	23%	牛逆	
		g[k]	2	4%	疙僥	
		j[tʂ]	1	2%	這	
曉		h/h'[x]	121	92%	火化	132
		si[ɕ]	6	5%	喧畜	
		k[k^h]	3	2%	況蒿	
		g[k]	1	0.8%	妗	
		j[tʂ]	1	0.8%	喙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匣		h/h'[x]	222	92%	禾下	241
		g/g'[k]	6	2%	缸鵠	
		ø	6	2%	爻完	
		k[k^h]	4	2%	苛畦	
		si[ɕ]	2	1%	懸眩	
		š[ʂ]	1	0.4%	厦	

（已刪第「殼 geo」、「拳 giowan」、「距 kioi」、「脛 geng」等疑似訛字。）

五、精系字

精母字，若不搭配[i]、[y]等元音，原則上讀 dz[ts]；若搭配[i]、[y]等元音，顎化為 ji[tɕ]。

清母字，若不搭配[i]、[y]等元音，原則上讀 ts[ts^h]；若搭配[i]、[y]等元音，顎化為 ci[$tɕ^h$]。

從母平聲字，若不搭配[i]、[y]等元音，濁音清化後，原則上送氣，讀 ts[ts^h]；仄聲不送氣，讀 dz[ts]。

從母平聲，若搭配[i]、[y]等元音，濁音清化加顎化，原則上送氣，讀 ci[$tɕ^h$]；仄聲不送氣，讀 ji[tɕ]。

心母字，若不搭配[i]、[y]等元音，原則上讀 s[s]；若搭配[i]、[y]等元音，顎化為 si[ɕ]。

邪母字，止攝開口，部分讀 s[s]，部分讀 ts[ts^h]。

其餘邪母字，若不搭配[i]、[y]等元音，原則上讀 s[s]；若搭配[i]、[y]等元音，顎化為 si[ɕ]。

精系字，即尖團音裡的尖音，滿漢對音理應為 ji[tɕ]、ci[$tɕ^h$i]、si[ɕi]等；但還是可以觀察到編者的失誤，少數字誤作團音，標註為 gi[ki]、ki[k^hi]、hi[xi]。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7　精系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精	無[-i]/[-y]	dz[ts]	67	94%	走足	71
		ts[ts^h]	4	6%	挫儹	
	[-i]/[-y]	ji[tɕ]	55	92%	借酒	60
		ci[$tɕ^h$]	3	5%	雀鱔	
		gi[ki]	2	3%	將旌	
清	無[-i]/[-y]	ts[ts^h]	44	86%	錯葱	51
		dz[ts]	4	8%	砠樅	
		c[tʂ]	2	4%	嗾趕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š[ʂ]	1	2%	拴	
	[-i]/[-y]	ci[tɕʰ]	43	90%	搶蛆	48
		ji[tɕ]	4	8%	狙逡	
		ki[kʰi]	1	2%	鵲	
從	平聲無[-i]/[-y]	ts[tsʰ]	23	82%	慈殘	28
		dz[ts]	4	14%	鬃琮	
		d[t]	1	4%	蹲	
	平聲[-i]/[-y]	ci[tɕʰ]	21	95%	前情	22
		ji[tɕ]	1	5%	戧	
	仄聲無[-i]/[-y]	dz[ts]	23	82%	字坐	28
		ts[tsʰ]	3	11%	粗萃	
		j[tʂ]	2	7%	睜暫	
	仄聲[-i]/[-y]	ji[tɕ]	22	88%	匠集	25
		ci[tɕʰ]	1	4%	誚	
		si[ɕ]	1	4%	猎	
		gi[ki]	1	4%	餞	
心	無[-i]/[-y]	s[s]	72	92%	傘斯	78
		š[ʂ]	4	5%	珊哨	
		ts[tsʰ]	1	1%	賜	
		g[k]	1	1%	鴦	
	[-i]/[-y]	si[ɕ]	78	94%	細雪	83
		ci[tɕʰ]	3	4%	棲鞘	
		ji[tɕ]	2	2%	峻鶟	
邪	止攝開口	s[s]	5	56%	寺祀	9
		ts[tsʰ]	4	44%	詞祠	
	其他無[-i]/[-y]	s[s]	10	100%	彗誦	10
	其他[-i]/[-y]	si[ɕ]	30	91%	斜旋	33
		hi[xi]	2	6%	岫羨	
		ji[tɕ]	1	3%	燼	

六、照系字

照母字，原則上讀 j[tʂ]。

穿母字，原則上讀 c[tʂʰ]。

神母平聲字，濁音清化後，部分讀 š[ʂ]，部分讀 c[tʂʰ]；仄聲字，全數讀

š[ʂ]。

審母字，原則上讀 š[ʂ]。

禪母平聲字，濁音清化後，部分讀 c[tʂʰ]，部分讀 š[ʂ]。

禪母仄聲字，濁音清化後，原則上讀 š[ʂ]。

禪母的演變規律稍紛亂，因而若干字出現兩種讀音，且無意思上的區別，整理如下表：

表4-8 「純」、「蜃」、「瑞」對音比較

漢字	漢拼	音韻地位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純	chún	平聲臻攝合口三等	cun	2	67%	純是	3
			šūn	1	33%	純色	
蜃	shèn	去聲臻攝開口三等	šun	1	50%	蜃	2
			cūn	1	50%	海市蜃樓	
瑞	ruì	去聲止攝合口三等	šui	7	88%	瑞紅鳥	8
			žui	1	12%	瑞香花	

清末之所以將 Sweden、Switzerland 音譯為「瑞典」、「瑞士」[2]，以今國語讀音大概是難以理解。但查滿漢對音，「瑞」有 šui、žui 二讀，且以 šui 居多，不難想像，清末翻譯這兩國國名，大概仍是將「瑞」讀成 šui。「瑞」字讀 šui，才接近 Sweden、Switzerland 的發音。žui 音，應屬於個別的特殊音變，而《御製增訂清文鑑》恰巧記錄下此音變的萌發階段。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9 照系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照		j[tʂ]	117	96%	煮準	122
		š[ʂ]	3	2%	勺折	
		c[tʂʰ]	2	2%	捶顫	
穿		c[tʂʰ]	42	91%	川尺	46
		š[ʂ]	2	4%	樞瀋	
		j[tʂ]	1	2%	剪	
		dz[ts]	1	2%	膜	
神	平聲	c[tʂʰ]	4	60%	乘船	8

[2] 筆者查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像資料庫》，光緒 20 年（1894）2 月 20 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有〈奏請仍照章程頒賜瑞典駐華總領事二等第三寶星事摺片〉（編號：130702），光緒 30 年（1904）3 月 10 日奕劻（1838-1917）有〈奏為補畫瑞士紅十字會原約請頒給駐英使臣全權敕諭等由摺〉（編號：159288）。可知，「瑞典」、「瑞士」的譯法清末早已有之。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š[ʂ]	4	40%	蛇神	
	仄聲	š[ʂ]	15	100%	術實	15
審		š[ʂ]	71	92%	燒聲	77
		c[tʂʰ]	3	4%	翅舂	
		j[tʂ]	1	1%	螫	
		t[tʰ]	1	1%	鉈	
		hi[xi]	1	1%	餉	
禪	平聲	c[tʂʰ]	21	65%	丞垂	32
		š[ʂ]	10	31%	殳尚	
		j[tʂ]	1	3	洙	
	仄聲	š[ʂ]	51	92%	是授	55
		c[tʂʰ]	1	2%	蜃	
		ž[ʐ]	1	2%	瑞	
		ts[tsʰ]	1	2%	踹	
		d[t]	1	2%	石	

（已刪「灼 šo」等疑似訛字。）

七、莊系字

（一）莊母字

莊系字十分紛雜，筆者先盡可能精細地分析其對當關係，再整合所觀察的的瑣碎規律，歸納出大致情形。

莊母字，止攝、遇攝、曾攝入聲等，原則上讀 dz[ts]，今國語亦如此。

莊母字，流攝，或 dz[ts]或 j[tʂ]。字例僅三個，「皺」、「縐」二字同時兼有 dzeo[tsəo]、jeo[tʂəo]二讀，「騶」僅 dzeo[tsəo]一讀。此三字，今國語均讀 zhòu，古今有別。

莊母字，梗攝入聲，或 dz[ts]或 j[tʂ]，字例僅四個。「窄」字同時兼有 dze[tsə]、jai[tʂai]二讀，「責」、「幘」讀 dze[tsə]，「蚱」讀 ja[tʂa]，大致與今國語相似。

莊母字，其他韻攝，全數讀 j[tʂ]。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10　莊母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莊	止攝、	dz[ts]	6	86%	滓仄	7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遇攝、曾攝入	ts[ts^{h}]	1	14%	側	
	流攝	dz[ts]	3	60%	皺縐	5
		j[tʂ]	2	40%	皺縐	
	梗攝入聲	dz[ts]	3	60%	責窄	5
		j[tʂ]	2	40%	蚱窄	
	其他	j[tʂ]	26	100%	扎壯	26

（已刪「稄 so」等疑似訛字。）

（二）初母字

初母字，止攝開口及曾攝，全讀 ts[ts^{h}]，今國語亦如此。

初母字，梗攝入聲，或 dz[ts]或 j[tʂ]。「冊」、「策」二字同時兼有 ts’e ts[ts^{h}ə]、ce[tʂ^{h}ə]二讀。此二字，今國語均讀 cè，古今有別。

初母字，深攝，僅「參」一字，讀 ts'en[ts^{h}ən]。

初母，其他韻攝，原則上讀 c[tʂ^{h}]，今國語亦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11　初母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初	止攝開口曾攝	ts[ts^{h}]	3	100%	測惻	3
	梗攝入聲	ts[ts^{h}]	2	40%	冊	5
		c[tʂ^{h}]	2	40%	冊策	
		j[ts]	1	10%	柵	
	深攝	ts[ts^{h}]	1	100%	參	1
	其他	c[tʂ^{h}]	22	92%	抄插	24
		j[tʂ]	1	4%	柵	
		ci[tɕ^{h}]	1	4%	鎗	

（已刪「鎈 ts'o」等疑似訛字。）

（三）床母字

床母字，咸攝，五個字例均為平聲開口二等，濁音清化後送氣，部分讀 ts[ts^{h}]，部分讀 c[tʂ^{h}]，今國語亦相似。

床母字，遇攝平聲，濁音清化後送氣，部分讀[tʂ^{h}]，部分讀 c[tʂ^{h}]，今國語均讀[tʂ^{h}]；仄聲字，濁音清化後不送氣，原則上讀 j[tʂ]。

床母，其他韻攝平聲字，濁音清化後送氣，原則上讀 c[tʂʰ]；仄聲字，濁音清化後不送氣，部分讀 j[tʂ]，部分讀 š[ʂ]，今國語亦如此。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12　床母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床	咸攝	ts[tsʰ]	3	60%	讒巉	5
		c[tʂʰ]	2	40%	攙饞	
	遇攝平聲	c[tʂʰ]	2	67%	鋤雛	3
		ts[tsʰ]	1	33%	鉏	
	遇攝去聲	j[tʂ]	1	100%	助	1
	其他平聲	c[tʂʰ]	10	83%	愁柴	12
		j[tʂ]	2	17%	楂查	
	其他仄聲	j[tʂ]	4	50%	乍狀	8
		š[ʂ]	4	50%	士事	

（四）疏母字

疏母字，通攝，僅一字例「縮」，讀 so，與今國語相似。

疏母字，蟹、臻二攝，一半讀 s[s]/dz[ts]，一半讀 š[ʂ]，今國語亦相似。

疏母字，曾攝，一半讀 s[s]，一半讀 š[ʂ]，當中「色」字同時兼有 se[sə]、še[ʂə]二讀。此類字，今國語均讀[s]，古今有別。

疏母字，流攝，主要讀 s[s]，次要讀 š[ʂ]。少數字與今國語稍有不同，但大致相似。

疏母字，江、遇、深三攝，主要讀 š[ʂ]，次要讀 s[s]。當中江攝「朔」字及遇攝「所」字，同時兼有 so[so]、šo[ʂo]二讀；遇攝「疏」字兼有 su[su]、šo[ʂu]二讀，深攝「澀」字兼有 se[sə]、še[ʂə]二讀；其餘字均與今國語相同。

疏母字，其他韻攝，原則上讀 š[ʂ]。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13　疏母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疏	通攝	s[s]	1	100%	縮	1
	蟹攝	dz[ts]	1	50%	崽	2
		š[ʂ]	1	50%	曬	
	臻攝	s[s]	1	50%	瑟	2
		š[ʂ]	1	50%	虱	
	曾攝	s[s]	2	50%	色嗇	4

		š[ʂ]	2	50%	色穡	
	流攝	s[s]	3	75%	搜瘦	4
		š[ʂ]	1	25%	漱	
	江攝	š[ʂ]	3	75%	朔雙	4
		s[s]	1	25%	朔	
	遇攝	š[ʂ]	5	63%	所疏	8
		s[s]	2	25%	所疏	
		p[p^h]	1	12%	疋	
	深攝	š[ʂ]	3	75%	滲澀	4
		s[s]	1	25%	澀	
	假攝	š[ʂ]	5	83%	砂灑	6
		s[s]	1	17%	灑	
	其他	š[ʂ]	29	97%	刷霜	30
		c[$tʂ^h$]	1	3%	產	

（已刪「歃 ca」、等疑似訛字。）

（五）綜合分析

綜上分析，莊系字以讀舌尖後音為主流，以讀舌尖前音為旁流，滿漢對音、今國語均是如此。只是滿漢對音所顯示的分流情形，又與國語不盡相同。

以上的分析，雖極為精細，但也極為瑣碎，導致莊系諸母的狀況都各有不同，不足以掌握整體趨勢。而由於莊系字讀舌尖前音為音變的旁流，故以下針對此作分析。

查莊系字，均位於二、三等。對音為舌尖前音者，二等有十二字，三等有二十五字，等第似乎不是關鍵因素。其次，對音為舌尖前音者，全為開口呼。因此以下分析，自然可忽略等第因素，限縮在開口呼。

下表統計莊系字對音讀舌尖前音的字例中，不同韻攝配搭不同聲調的情形：

表4-14　莊系字對音讀舌尖前音情形 1

韻攝＼聲調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總計	比例
通	0	0	0	1	1	3%
江	0	0	0	1	1	3%
止	3	1	0	0	4	11%
遇	2	2	0	0	4	11%
蟹	1	0	1	0	2	5%
臻	0	0	0	1	1	3%

假	0	1	0	0	1	3%
梗	0	0	0	5	5	14%
曾	0	0	0	7	7	19%
流	3	0	3	0	6	16%
咸	3	0	0	0	3	8%
深	1	0	0	1	2	5%
總計	13	4	4	16	37	100%
比例	35%	11%	11%	43%	100%	

（已刪「稄 so」、「鎈 ts'o」等疑似訛字。）

由上表發現，若不考慮入聲，平仄似乎不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上表還可以再簡化成下表：

表4-15　莊系字對音讀舌尖前音情形 2

韻攝 聲調	舒聲	入聲	總計	比例
曾	0	7	7	19%
流	6	0	6	16%
梗	0	5	5	14%
止	4	0	4	11%
遇	4	0	4	11%
咸	3	0	3	8%
蟹	2	0	2	5%
深	1	1	2	5%
通	0	1	1	3%
江	0	1	1	3%
臻	0	1	1	3%
假	1	0	1	3%
總計	21	16	37	100%
比例	57%	43%	100%	

（已刪「稄 so」、「鎈 ts'o」等疑似訛字。）

由上表可知，舒聲、入聲大約各占一半，舒聲稍多。

若同時以韻攝、聲調分析，按次數多寡排列如下：

第一名　曾攝開口入聲 19%
第二名　流攝 16%
第三名　梗攝開口入聲 14%
第四名　止攝開口 11%、
　　遇攝 11%
第五名　咸攝開口舒聲 8%
第六名　蟹攝開口 5%、
　　深攝 5%
第七名　通攝入聲 1%、
　　江攝入聲 1%、
　　臻攝開口入聲 1%、
　　假攝開口 1%

（上列各攝，若只占某一等第，則忽略等第不書，開、合口亦同理。）

本論文〈緒論・前人研究〉歸納日本學者鋤田智彥分析《滿文三國志》的情形：

> 通攝入聲，不論精、莊、知、章、照系字，均讀舌尖前；止攝、臻攝入聲、曾攝入聲、深攝入聲，莊系字讀舌尖前。

如此看來，兩份文獻的狀況，是很類似的，鋤田智彥所提到的通攝入聲、止攝、臻攝入聲、曾攝入聲、深攝入聲，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確實都有讀舌尖前音例子。只是通攝入聲、臻攝入聲、深攝入聲，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讀舌尖前的字例實在不多。

令人感到可惜的是，鋤田智彥並未充分說明，在相同音韻地位條件下，到底有多少讀舌尖前、多少讀舌尖後？必須知道此資訊，才可以可讓我們明白——當時音系究竟與今國語差異多大？

因此，筆者再依據前面所列的排名，反向分析，同時比較現今國語。

下表清楚列出，莊系字在某音韻條件下，滿漢對音讀舌尖前音、讀舌尖後音各有多少，國語讀舌尖前音、讀舌尖後音各有多少；並比較，「滿漢對音讀舌尖前音」與「國語讀舌尖前音」的數量差異，「滿漢對音讀舌尖後音」與「國語讀舌尖後音」的數量差異；最後計算，某音韻條件下的所有字中，「滿漢對音與國語不同」的字例占多少比例。

表4-16　莊系字舌尖前音、舌尖後音比較

讀音 / 音韻條件	舌尖前音			舌尖後音			字例總計	差異比例
	對音	國語	差距	對音	國語	差距		
曾攝入聲	7	9	-2	2	0	2	9	22%
流攝	6	3	3	5	8	-3	11	27%
梗攝入聲	5	7	-2	6	4	2	11	18%
止攝	4	6	-2	13	10[3]	3	17	18%
遇攝	4	3	1	11	12	-1	15	7%
咸攝舒聲	3	0	3	7	10	-3	10	30%
深攝	2	3	-1	3	2	1	5	20%
通攝入聲	1	1	0	0	0	0	1	0%
江攝入聲	1	0	1	3	4	-1	4	25%
臻攝入聲	1	1	0	1	1	0	2	0%
假攝	1	1	0	17	17	0	18	0%

（已篩去合口呼，全為開口。）

（已刪「稄 so」、「鎈 ts'o」、「「歃 ca」等疑似訛字，亦刪「疋 pi」等遠不合規律之字。）

結果發現，滿漢對音與國語的差距，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滿漢對音與國語不一致的情形，沒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說，兩者之間只有個別字例上的差異，而幾乎沒有系統上的差異。

八、來、日母字

來母字，原則上讀 l[l]。

日母字，止攝開口，全數讀 el[ɚ]；其餘，原則上為 ž[ʐ]。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17　來、日母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來		l[l]	317	99%	了立	320
		r[r]	1[4]	0.3%	囉	
		n[n]	1	0.3%	輦	
		g[k]	1	0.3%	撿	

[3] 「蔡」字，對音 c'y[tʃʰɿ]，國語 lí。因此，國語前尖前音、舌尖後音總數為 16 而非 17。

[4] 此例為「囉 ro」，出自〈二次續入新清語〉第 020125 則「額穆赫索囉 emhe soro」。前已論證，〈二次續入新清語〉非朝廷所編，而是私人所補。「囉」字在〈續入〉以外的地方，均對音 lo。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日	止攝開口	el[ɚ]	10	100%	二耳	10
	其他	ž[ʐ]	52	96%	人肉	54
		n[n]	2	4%	懦蠕	

日母分化出[ʐ]、[ɚ]，應不早於元代。元曲作品中，「字」還與「兒」押韻，兩字在《中原音韻》同為支思韻，可能讀[ʐɿ]之類[5]。明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大約在 1580 年代間作〈賓主問答私擬〉，將「爾」、「耳」注為 gi、gii，以義大利文的濁輔音 g 勉強表示漢語日母，以 i 勉強表示支思韻；1605 年，利瑪竇作〈西字奇蹟〉，改注為 lh；1626 年，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作《西儒耳目資》，則注寫為 ul[6]。

耶穌會傳教士抵華之初，被朝廷限制在南方省分活動，起初注寫 gi、gii，可能是他們在南方所聽到的音。1698 年後，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才又機會前往南京、北京，故有機會聽到北方官話，因此才改成 lh、ul 等注寫法。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充分證明，日母確實化出[ʐ-]、[ɚ]二音。利瑪竇之 lh，金尼閣之 ul，應該就是[ɚ]。

九、影系字

影母字，原則上讀零聲母。

喻母、為母，原則上為零聲母，極少數讀 ž[ʐ]。讀 ž[ʐ]者，今國語亦有類似情形，集中在喻母通攝開口平聲（容、蓉、鎔、融）、喻母蟹攝合口（睿、銳）、為母梗攝（榮、瑩）。但影母若未與上述韻母相配，則必為零聲母。

有意思的是，喻母通攝開口平聲，僅「容」、「蓉」、「鎔」、「融」四字讀 ž[ʐ]，而當中「容」、「蓉」、「融」三字又同時出現零聲母的讀音 yung[yŋ]，兩種讀音均無意思上的區別。可以想像，喻母、為母本應為零聲母，少部分的字發生音變，變成 ž[ʐ]；而「容」、「蓉」、「融」正從零聲母變為 ž[ʐ]，且仍然搖擺不定，故同時出現 yung[yŋ]、žung[ʐuŋ]二讀，正巧被《御製增訂清文鑑》記錄下來。

表4-18　「容」、「蓉」、「融」對音比較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容	róng	yung	2	8%	容恕	25
		žung	23	92%	包容	
蓉	róng	yung	1	33%	木芙蓉	3

[5] 藤堂明保：〈北方音系的演變〉，《中國語學》，第 162 號（1966 年 7 月），頁 1-11。
[6] [日]中村雅之：〈er 音史小考〉，《KOTONOHA》，第 94 號（2010 年 9 月），頁 1-3。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žung	2	67%	芙蓉鴨	
融	róng	yung	5	83%	通融	6
		žung	1	17%	使融會	

其次，「鉛」字，為喻母，但今國語讀成 qiān，究竟該歸團音，還是尖音呢？《御製增訂清文鑑》中，「鉛」字出現四次，三次為 kiyan，一次為 ciyan，編者似乎也不大肯定。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19　影系字對當關係表

《廣韻》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影		ø	191	97%	矮鴉	197
		h[x]	3	2%	穢癭	
		g[k]	1	0.5%	鶾	
		k[k^h]	1	0.5%	侉	
		n[n]	1	0.5%	薦	
喻	通攝開口平聲	ø	5	63%	用育	8
		ž[ʐ]	3	37%	容蓉	
	蟹攝合口	ž[ʐ]	2	100%	銳睿	2
	其他	ø	132	97%	引夜	136
		g[k]	1	0.7%	捐	
		k[k^h]	1	0.7%	鉛	
		ci[$tɕ^h$]	1	0.7%	鉛	
		si[ɕ]	1	0.7%	洩	
為	梗攝	ž[ʐ]	2	67%	永榮	3
		ø	1	33%	瑩	
	其他	ø	52	93%	有雨	56
		h[x]	3	5%	雄鴞	
		g[k]	1	2%	矍	

第三節　與國語的對當關係

若以今國語上溯乾隆年間《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聲母大致都是相同的。不過，國語與滿漢對音，有時可能各來自於不同的《廣韻》反切，也就是說，《廣韻》一字有多種反切，今天國語來自甲反切，滿按對音卻來自乙反切，古音來源不同，自然聲母可能有異。

由今國語上溯滿漢對音，亦可以更加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程度。

一、唇音字

國語ㄅ b[p]（注音符號／漢語拼音／國際音標），原則上讀 b[p]。
國語ㄆ p[p^h]，原則上讀 p[p^h]。
國語ㄇ m[m]，原則上讀 m[m]。
國語ㄈ f[f]，全數讀 f[f]。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20　國語唇音字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ㄅ b[p]		b[p]	222	97%	229
		p[p^h]	7	3%	
ㄆ p[p^h]		p[p^h]	141	93%	151
		b[p]	9	6%	
		c[$tʂ^h$]	1	0.7%	
ㄇ m[m]		m[m]	192	98%	195
		n[n]	2	0.5%	
		š[ʂ]	1	0.5%	
ㄈ f[f]		f[f]	145	100%	145

（已刪「鉅 gui」等疑似訛字。）

二、舌尖音字

國語ㄉ d[t]，原則上讀 d[t]。
國語ㄊ t[t^h]，原則上讀 t[t^h]。
國語ㄋ n[n]，原則上讀 n[n]。
國語ㄌ l[l]，原則上讀 l[l]。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21　國語舌尖音字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ㄉ d[t]		d[t]	223	97%	229
		t[t^h]	4	2%	
		l[l]	1	0.4%	
		š[ʂ]	1	0.4%	
ㄊ t[t^h]		t[t^h]	194	93%	207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d[t]	8	4%	
		s[s]	1	0.5%	
		c[tʂʰ]	1	0.5%	
		h[x]	1	0.5%	
		p[pʰ]	1	0.5%	
		ø	1	0.5%	
ㄋ n[n]		n[n]	100	93%	108
		j[tʂ]	3	3%	
		c[tʂʰ]	1	1%	
		š[ʂ]	1	1%	
		l[l]	1	1%	
		h[x]	1	1%	
		ø	1	1%	
ㄌ l[l]		l[l]	335	99%	338
		r[r]	1	0.3%	
		n[n]	1	0.3%	
		c[tʂʰ]	1	0.3%	

（已刪「炖 dun」、「蒂 ti」、「撣 tan」等疑似訛字。）

三、舌根音字

國語ㄍ g[k]，原則上讀 g/g’[k]。
國語ㄎ k[kʰ]，原則上讀 k/k’[kʰ]。
國語ㄏ h[x]，原則上讀 h[x]。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22　國語舌根音字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ㄍ g[k]		g/g’[k]	200	99%	202
		p[pʰ]	1	0.5%	
		ø	1	0.5%	
ㄎ k[kʰ]		k/k’[kʰ]	109	95%	115
		g[k]	2	2%	
		h[x]	2	2%	
		b[p]	1	0.8%	
		p[pʰ]	1	0.8%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ㄏ h[x]		h[x]	241	97%	248
		g[k]	2	0.8%	
		ø	2	0.8%	
		k[k^{h}]	1	0.4%	
		j[tʂ]	1	0.4%	
		s[s]	1	0.4%	

（已刪「殼 geo」、「睪 je」等疑似訛字。）

四、舌面音字

國語ㄐ j[tɕ]，中古來源自見系字，原則上讀 g[k]；中古來源自精系字，原則上讀 ji[tɕ]；其他來源則不一定。

國語ㄑ q[tɕ^{h}]，中古來源自見系字，原則上讀 k[k^{h}]；中古來源自精系字，原則上讀 ci[tɕ^{h}]；其他來源則不一定。

國語ㄒ x[ɕ]，中古來源自見系字，原則上讀 h[x]。惟須注意，源自見系字者，有九例讀 si[ɕ]；九例之中，七例其實是要避清聖祖諱，改 hiowan 為 siowan，剩下兩例才真正算是尖團音混淆。

國語ㄒ x[ɕ]，中古來源自精系字，原則上讀 si[ɕ]；其他來源則不一定，但 h[x]稍多。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23　國語舌面音字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ㄐ j[tɕ]	中古見系	g[k]	266	98%	271
		k[k^{h}]	3	1%	
		ji[tɕ]	2	1%	
	中古精系	ji[tɕ]	83	94%	88
		g[k]	3	3%	
		dz[ts]	2	2%	
	其他	ji[tɕ]	3	50%	6
		g[k]	2	33%	
		ø	1	17%	
ㄑ q[tɕ^{h}]	中古見系	k[k^{h}]	120	94%	128
		g[k]	4	3%	
		h[x]	2	2%	
		ci[tɕ^{h}]	2	2%	
	中古精系	ci[tɕ^{h}]	69	97%	72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ji[tɕ]	1	1%	
		ts[ts^{h}]	1	1%	
		k[k^{h}]	1	1%	
	其他	ci[tɕ^{h}]	2	67%	3
		k[k^{h}]	1	33%	
ㄒ x[ɕ]	中古見系	h[x]	122	90%	135
		si[ɕ]	9	7%	
		k[k^{h}]	2	1%	
		g[k]	1	1%	
		š[ʂ]	1	1%	
	中古精系	si[ɕ]	108	96%	113
		s[s]	2	2%	
		h[x]	2	2%	
		ci[tɕ^{h}]	1	0.8%	
	其他	h[x]	4	44%	9
		c[tʂ^{h}]	2	22%	
		si[ɕ]	1	11%	
		l[l]	1	11%	
		ø	1	11%	

五、舌尖後音字

國語ㄓ zh[tʂ]，原則上讀 j[tʂ]。

國語ㄔ ch[tʂ^{h}]，原則上讀 c[tʂ^{h}]。

國語ㄕ sh[ʂ]，原則上讀 š[ʂ]。

國語ㄖ r[ʐ]，中古通攝開口平聲，部分讀 ž[ʐ]，部分讀零聲母；其餘，原則上讀 ž[ʐ]。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24　國語舌尖後音字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ㄓ zh[tʂ]		j[tʂ]	282	95%	297
		dz[ts]	6	2%	
		š[ʂ]	5	2%	
		c[tʂ^{h}]	3	1%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d[t]	1	0.3%	
ㄔ ch[tʂʰ]		c[tʂʰ]	197	92%	213
		ts[tsʰ]	7	3%	
		j[tʂ]	3	1%	
		š[ʂ]	2	1%	
		dz[ts]	1	0.4%	
		h[x]	1	0.4%	
		d[t]	1	0.4%	
		ø	1	0.4%	
ㄕ sh[ʂ]		š[ʂ]	209	95%	220
		s[s]	4	2%	
		c[tʂʰ]	2	1%	
		j[tʂ]	1	0.5%	
		ž[ʐ]	1	0.5%	
		si[ɕ]	1	0.5%	
		d[t]	1	0.5%	
		h[x]	1	0.5%	
ㄖ r[ʐ]	通攝開口平聲	ž[ʐ]	7	64%	11
		ø	4	36%	
	其他	ž[ʐ]	59	95%	62
		n[n]	2	3%	
		š[ʂ]	1	2%	

（已刪「椿 juwang」、「歃 ca」等疑似訛字。）

六、舌尖前音字

國語ㄗ z[ts]，原則上讀 dz[ts]。
國語ㄘ c[tsʰ]，原則上讀 ts[tsʰ]。
國語ㄙ s[s]，原則上讀 s[s]。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25　國語舌尖前音字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ㄗ z[ts]		dz[ts]	115	96%	120
		s[s]	2	1%	
		j[tʂ]	2	1%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ts[ts^{h}]	1	1%	
ㄘ c[ts^{h}]		ts[ts^{h}]	96	90%	107
		c[tʂ^{h}]	6	5%	
		dz[ts]	3	3%	
		ci[tɕ^{h}]	1	1%	
		d[t]	1	1%	
ㄙ s[s]		s[s]	101	89%	114
		š[ʂ]	9	8%	
		c[tʂ^{h}]	1	1%	
		ts[ts^{h}]	1	1%	
		si[ɕ]	1	1%	
		ø	1	1%	

（已刪「側 dze」、「稄 so」等疑似訛字。）

七、零聲母字

國語零聲母字，中古來源自見母、匣母，部分讀零聲母，部分讀 h[x]或 g[k]，但零聲母稍多；其他來源，原則上讀零聲母。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4-26　國語零聲母字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ø	見母、匣母	ø	6	55%	11
		h[x]	4	36%	
		g[k]	1	9%	
	其他	ø	565	98%	575
		g[k]	3	0.5%	
		n[n]	2	0.3%	
		m[m]	1	0.1%	
		l[l]	1	0.1%	
		h[x]	1	0.1%	
		ž[ʐ]	1	0.1%	
		f[f]	1	0.1%	

第五章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韻母系統

第一節　概要

一、韻母全覽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所呈現的韻母系統，已具備開口、齊口、合口、撮口等四呼，亦即包含 i[i]、u[y]、ioi[y]三種介音。在不包括介音的情況下，共十七個韻母，其類目與今國語完全一致，如下表所示。[ ]前為滿文的拉丁字母轉寫，[ ]內為國際音標，[ ]後為相對應的注音符號。

表5-1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韻母表

a[a]ㄚ	ai[ai]ㄞ	ao[ao]ㄠ	an[an]ㄢ	ang[aŋ]ㄤ	
e[ə]ㄜ	ei[ei]ㄟ	eo[əo]ㄡ	en[ən]ㄣ	eng[əŋ]ㄥ	el[ɚ]ㄦ
(y)e(i)[e]ㄝ					
i[i]ㄧ	ii[i]ㄧ				ioi[y]ㄩ
o[o]ㄛ		oo[ao]ㄠ			
u/ū[u]ㄨ					
[ï]ㄭ					

[ï]用來表示漢語[ʅ]、[ʮ]兩種元音，[ï]在滿文中的寫法並不一致，隨聲母不同，[ï]的寫法也不同，甚至連拉丁字母轉寫也不同，有時是 i，有時是 y，故上表[ï]前面省略滿文的拉丁轉寫字母，以避免誤會。

滿文 u、ū 的音值，雖稍有差異，但用於滿漢對音時，一致對應滿語的[u]，甚至同一個漢字，或用 u，或用 ū，不盡統一。

滿文 e 讀[ə]，但 e 前方若有半元音 y[j]，或者後方有元音 i[i]，則表示漢語的[e]，故上表寫作(y)e(i)[e]。

ii 是為了避清高宗諱「曆 li」而有的寫法，只用於 lii 這樣的時機。ii 實際讀音與 i[i]相同，故上表 ii 為淺灰色，表示 ii 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韻。

oo 的實際音質是[ao]，與 ao 同音，一般 oo 用於純正的滿語詞彙，ao 用於滿漢對音，故上表 oo 也為淺灰色，表示 oo 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韻。

以上特殊拼寫法的音值，均在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及第三章〈滿語概說〉所有說明。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雖與今國語同有十七個韻母，但是與介音的搭配情形，卻與國語有很大的差異。各介音與韻母拼合表如下：

表5-2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韻母拼合表

開口呼	齊口呼[-i-]	合口呼[-u-]	撮口呼[-y]
a[a] ㄚ[a]	ya -iya ㄧㄚ[ia]	wa -uwa/-ūwa ㄨㄚ[ua]	
ai ㄞ[ai]	yai -iyai ㄧㄞ[iai]	wai -uwai/ūwai ㄨㄞ[uai]	
ao/oo ㄠ[au]	yao/yoo -iyoa/-iyoo ㄧㄠ[iau]		
an[an] ㄢ[an]	yan -iyan ㄧㄢ[ian]	wan -uwan/-ūwan ㄨㄢ[uan]	yuwan -iowan ㄩㄢ[yan]
ang ㄤ[aŋ]	yang -iyang ㄧㄤ[iaŋ]	wang -uwang/-ūwang ㄨㄤ[uaŋ]	
e[ə] ㄜ[ɤ]		we -uwe/-ūwe ㄨㄜ[uə]	
ei ㄟ[ei]		wei -ui/-ūi/uwei/-ūwei ㄨㄟ[uei/ui]	
eo ㄡ[əo]	io ㄧㄡ[iou/iəo]		
en ㄣ[ən]	yen/in ㄧㄣ[in]	wen -un/-ūn/-uwen/- ūewn ㄨㄣ[uən/un]	yun/yūn -iyun/-iyūn ㄩㄣ[yn]
eng ㄥ[əŋ]	ing ㄧㄥ[iŋ]	weng -ung/ūng ㄨㄥ[uŋ]	yung -iong ㄩㄥ[ioŋ]
el ㄦ[ɚ]			
(y)e(i) ㄝ[e]	yei/ye -iyei/-iye ㄧㄝ[ie]		yuwei -iowei ㄩㄝ[ye]
o	yo		

開口呼	齊口呼[-i-]	合口呼[-u-]	撮口呼[-y]
ㄛ[o]	-iyo ㄧㄛ[io]		
		u/ū ㄨ[u]	
ㆎ[ï]			
	i/ii ㄧ[i]		
			ioi ㄩ[y]

上表格內，第一行，無「-」符號，表示零聲母時的滿漢對音；第二行，有「-」符號，表示有聲母時的滿漢對音；第三行，前為相對應的國語注音符號，後[ ]為筆者依據滿漢對音所作的正式漢語擬音，故此音標不必然與今國語相同，如對擬音所有猶豫，則兼列所有可能讀音。

與今國語相比，《御製增訂清文鑑》多了ㄨㄜ[uə]、ㄧㄛ[io]，少了ㄨㄛ[uo]；其次，今國語ㄧㄞ[iai]幾乎已經消亡，殘存不多，但《御製增訂清文鑑》卻仍有不少。

《御製增訂清文鑑》介音與韻母的拼合關係，令人意外地，竟與「老國音」處處暗合[1]。

所謂「老國音」，係指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所制定的「第一代國語」。民國成立之初，北洋政府即組織專家學者，召集各省代表，制定「國語」，發明注音符號，投票表決每個國字的標準讀音，這個最早的「國語」一般稱為「老國音」。民國二年（1913），即編成《國音彙編草》，但因當時政局動盪，制定國語標準音的工作並不順利，遲至民國八年（1919）才出版《國音字典》。

由於老國音是投票表決出來的，自然無法完全吻合任何一處口音，不管是北京人士，還是南京人士，都對老國音有所不滿，引發所謂「京國之爭」，也就是京音與國音之間的爭論[2]。最終，民國二十一年，北伐後的國民政府，頒布《國音常用字彙》，正式廢止老國音，從此以北平音為標準音，這也就是今日所通行的國語。[3]

下圖為老國音的概況，取自民國初年黎錦熙《國語運動・附錄》[4]：

[1] 筆者同時也比較了京劇十三轍，十三轍對於滿漢對音的韻母現象沒什麼太大啟發。
[2] 黎錦熙：《國語運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萬有文庫》第一集），頁 26-29。
[3] 秦慧方：《老國音研究：以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為中心》（屏東市：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9-20。
[4] 黎錦熙：《國語運動》，頁 186。



圖5-1　老國音音系

與今國語相比，老國音多了ㄧㄛ[io]；其次，今國語ㄧㄞ[iai]幾乎已經消亡，殘存不多，但老國音卻仍有不少。與《御製增訂清文鑑》相比，兩者同樣都有ㄧㄛ[io]、ㄧㄞ[iai]，但老國音無ㄨㄜ[uə]而有ㄨㄛ[uo]。比較如下表所示：

表5-3　《御製增訂清文鑑》、老國音、現代國語比較

	ㄨㄜ[uə]	ㄧㄛ[io]	ㄧㄞ[iai]	ㄨㄛ[uo]
御製增訂清文鑑	V	V	V 多	
老國音		V	V 多	V
現代國語			V 少	V

由上圖及上表可以發現，老國音的韻母系統可以說是介在《御製增訂清文鑑》與現代國語之間。因此，本章分析，將適度地借鑑老國音。

二、擬音說明

（一）ㄠ[au]

滿文 ao[ao]對應國語ㄠ[au]。[ao]、[au]，基本上只差在韻尾的圓唇程度而已，沒什麼太大差別。按滿文本身，只有 ao 而無 au，故以滿人的音感，很自然會以 ao 來拼寫漢音。因此，若忠於滿人音感，則注為[ao]；若著眼於漢語實際，則擬音為[au]。

（二）ㄜ[ɤ]

滿文 e[ə]對應國語ㄜ[ɤ]。[ə]、[ɤ]差異不大，[ə]是央元音，[ɤ]位置偏高，但一般大眾未受語音學的訓練，是不大能區分的。故若忠於滿文紀錄，則注為[ə]；若著眼於漢語實際，則擬音為[ɤ]。

（三）ㄨㄟ[uei/ui]

滿文 wei[wei]、-ui/-ūi[ui]、-uwei[uei]都對應國語ㄨㄟ[uei]。零聲母時，對音一概為 wei，如「惟」、「韋」、「慰」等字；有聲母時，大部分注為-ui/-ūi[ui]，少部分注為-uwei/-ūwei[-uei]，如「水 šui」、「鬼 gui」、「錐 juwei」等字。

假設今國語的ㄨㄟ，在乾隆年間同樣也讀[uei]，那麼何不通通以滿文-uwei對音，反而大多數以-ui/-ūi[ui]對音呢？現階段所見文獻，也無法充分證明-ui/-ūi是-uwei 的縮略寫法。故滿漢對音韻母ㄨㄟ擬音，筆者兼列[uei]、[ui]兩種可能。

（四）ㄡ[əo]

滿文 eo[əo]對應國語ㄡ[ou]，然而滿文實在無法寫出[ou]這樣的音，究竟 eo 所注寫的漢音，實際上[əo]還是[ou]呢？

滿語本身有[əo]這樣的複元音，如「弟弟」的滿文是 deo[təo]。

如果按照滿文的拼寫規則，o 寫成，u 寫成，ou 勉強可寫成，但《十二字頭》並沒有這樣的寫法。《十二字頭》明明列出許多漢語才有的音節，卻獨無，這是頗耐人尋味的。筆者試著從明末文獻與現代方言，尋找線索。

上溯明末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的《西儒耳目資》，洪音用拉丁字母注寫為 eu，細音用拉丁字母注寫為 ieu。王松木擬音為[əu]、[iəu]，且特別指出《西儒耳目資》無 ou 的寫法，可推知當時主要元音並非後元音[5]。

下追現代方言，張世方曾有系統地調查北京官話各方言[6]，赤峰方言、朝

[5] 王松木：《《西儒耳目資》所反映的明末官話音系》（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107。

[6] 作者把東北方言也歸在北京官話系統之內。

陽、長春方言、哈爾濱方言、巴彥方言、訥河方言、佳木斯方言等，都仍讀[əu]、[iəu][7]。

因此，可以推斷，當時官話應仍是[əo]、[əu]一類的音，至於韻尾是[o]是[u]，則無甚要緊。故清初文臣創制《十二字頭》之時，有 eo𘊕無 ou𘊟，其來有自，eo 的音值確實為[əo]。

（五）ㄧㄡ[iou/iəo]

滿文 io[io]對應ㄧㄡ。前者既將ㄡ擬為[əo]，有沒有可能ㄧㄡ的實際音值是[iəo]？

經查，將ㄡ讀為[əo]的赤峰方言、朝陽、長春方言、哈爾濱方言、巴彥方言、訥河方言、佳木斯方言等，ㄧㄡ也讀[iəo][8]，甚至連南京方言也讀[iəo][9]。

在滿文，其實也可以記錄[iəo]這樣的音，大概會寫成 ᡳᡭeiyeo[ijəo]。不過，滿人卻從未以 iyeo[ijəo]記音，而是一概寫作 io[io]。筆者推測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io 的實際音值與今國語相同，讀[iou]。[əo]前加[-i-]介音，不必然就讀[-iəo]。如承德方言，ㄡ[ou]前加ㄧ[i]，ㄧㄡ不讀[iou]而讀[iu]，[o]消失[10]。那麼，ㄡ[əu]前加ㄧ[i]，ㄧㄡ不讀[iəu]而讀[io]，[ə]消失，也尚屬合理。

第二種可能：io 是[iəo]的簡略寫法。滿人或許認為 iyeo[ijəo]的寫法過於繁複，而且在實際狀況下，有些人將主要元音[-ə-]可能也發得不是很清楚，因此簡便記寫為 io。

故其正式擬音，筆者兼列[iou]、[iəo]兩種可能。

（六）ㄨㄣ[uən/un]

滿文 wen[wən]、-un/-ūn[un]、-uwen[-uən]都對應國語ㄨㄣ[uən]。零聲母時，對音一概 wen，如「溫」、「問」、「穩」等字；有聲母時，大部分注為-un[un]，少部分注為-uwen，如「頓 dun」、「寸 ts'un」、「嫩 nuwen」等字。

假設今國語的ㄨㄣ在乾隆年間同樣也讀[uən]，那麼何不通通以滿文-uwen，反而大多數以-un 對音？現階段所見文獻，也無法充分證明-un 是-uwen 的縮略寫法。故其正式擬音，筆者兼列[uən]、[un]兩種可能。

（七）ㄨㄥ[uŋ]

滿文 weng[wəŋ]、-ung/-ūng[-uŋ]都對應國語ㄨㄥ[uəŋ]。零聲母時，主要為 ung，次要為 weng，如「翁 ung/weng」、「甕 ung」；有聲母時，全數注為-ung/-

[7] 張世方：《北京官話語音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40-252。
[8] 張世方：《北京官話語音研究》，頁 240-252。
[9] 趙元任：〈南京音系〉，《科學》，第 13 卷第 8 期（1929 年），頁 1005-1036。
[10] 張世方：《北京官話語音研究》，頁 238。

ūng，如「冬 dung」、「紅 hūng」等字。事實上，注寫為 weng 的字例，也就只有「翁」一個而已，因此 weng 可能不太合於規範。

筆者認為，滿漢對音的ㄨㄥ韻，應擬音為[uŋ]，最為合理。

為何整部《御製增訂清文鑑》weng 只出現一次？這應該是有原因的。

以 weng[wəŋ]來說，央元音[ə]前有半元音[w]，[w]的發音位置偏後，且有圓唇特質；後有舌根鼻音[ŋ]，[ŋ]的發音位置也偏後。於是，[w]、[ŋ]一前一後，很容易影響央元音[ə]，使之偏後，且具圓唇特質，變成[u]、[o]一類的音。以現代國語的發音，大部分人會發成[oŋ]，少部分人或[uoŋ]。也就是說，對現代人而言，音理上，明知道ㄨㄥ是ㄨ[u]加上[əŋ]，但卻幾乎沒有人會把[ə]發清楚，而是把[ə]變為[o]。同理，滿漢對音的情況應該也是如此。

因此，《御製增訂清文鑑》之所以出現 weng[wəŋ]，是由於編寫者了解漢字音理，按照[u]+[əŋ]的邏輯為漢字注音；而整部《御製增訂清文鑑》weng 只出現過一次，那是因為幾乎沒人真的照[u]+[əŋ]的邏輯而讀成[uəŋ]，實際上的讀音，可能如今日的國語。

按理來說，滿文也可以寫出[oŋ]這樣的音，如 ᡝᡵᠣong。不過，滿文對音寫為 ung[uŋ]，而不注寫為 ong[oŋ]，大概是出於當時人的音感。雖然就以現代人音感，大概會理解成[oŋ]，尤其漢語拼音的使用者更是如此；然而，實際發音時，[oŋ]中之[o]開口程度其實比單獨發[o]還要小，介於[u]、[o]間，那麼滿人記寫為 ung[uŋ]，則尚屬合理。

綜合以上原因，且又忠於滿人音感，筆者將ㄨㄥ韻擬為[uŋ]。

（八）ㄛ[o]

滿文 o[o]對應國語ㄛ。今國語中，唇音聲母與ㄛ[o]拼合，如ㄅㄛ bo、ㄆㄛ po、ㄇㄛ mo、ㄈㄛ fo 等，實際上不讀[po]、[p^{h}o]、[mo]、[fo]，而是讀[puo]、[p^{h}uo]、[muo]、[fuo]，那麼滿文 bo、po、mo 所注寫的漢音，實際上[-o]還是[-uo]呢？其次，滿漢對音的韻母系統沒有ㄨㄛ[uo]，如「我 o」、「左 dzo」、「舵 do」等字，究竟漢語實際音值真如滿文字面上的[-o]，還是仍應讀[-uo]？

這當中還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滿文無法標記[uo]這樣的音。

如果按照滿文的拼寫規則，u 寫成ᡠ，o 寫成ᡩ，uo 勉強可寫成ᡡᡩ，但《十二字頭》並沒有這樣的寫法。又或者 w 寫成ᡤ，o 寫成ᡩ，wo 勉強可寫成ᡤᡩ，但滿語 w[w]只與 a[a]、e[ə]拼合，而不與 o 拼合，滿文ᡤᡩ其實是 fo[fo]。關於滿文 w[w]與 f[f]的寫法，在本論文第三章〈滿語概說〉已有說明，故不贅述。這不禁令人疑惑——滿人當初為何不為漢音[uo]創制合適的拼寫法？難道當時無[uo]嗎？

考今北方方言，承德方言、興城方言、吉林方言、哈爾濱方言等，讀[uo]；圍場方言、赤峰方言、朝陽方言、長春方言、巴彥方言、訥河方言、佳

木斯方言等，讀[uɤ][11]。北方方言顯然無法解釋滿漢對音的現象[12]。

再查南京方言。趙元任先生（1892-1982）所記錄下來的二十世紀初南京方言，有[o]無[uo][13]，正與滿漢對音完全一致。

其次，對照老國音。唇音聲母ㄅㄛ bo、ㄆㄛ po、ㄇㄛ mo、ㄈㄛ fo 的韻母音質，雖無法獲得解答，但是其他聲母卻可以好好討論一番。

在老國音中，既有ㄛ[-o]，也有ㄨㄛ[-uo]，兩者同樣主要來自果攝字、宕攝入聲字。注為ㄛ[-o]者，如哆、嚲、鐸、侻、沱、陊、舵、柝、娜、邏、落、我、酌、戳、爍、弱、左、做、昨、搓、錯、削、娑、索等字，中古大多都是開口呼；注為ㄨㄛ[-uo]者，如朵、掇、唾、劗、瘥、啜、茁、鑿、梭、蓏、剫、斡等字，中古大多都是合口呼[14]。而以上這些字，在今天國語全讀ㄨㄛ[-uo]。也就是說，在老國音的審音標準相當明確，開口讀ㄛ[-o]，合口讀ㄨㄛ[-uo]，筆者認為這應該是人為的結果，因為在明末《西儒耳目資》，兩者是混淆的。

明末《西儒耳目資》，同樣既有-o，也有-uo，茲舉若干字例。注為-o 者，如過 kō、鍋 kō、多 tō、拖’tō、梭 sō、羅 lô、左 çò、果 kò、朵 tò、貨 hó、作 çó、握 ŏ、昨 çŏ、捉 chŏ、卓 chŏ、鐸 tŏ、索 sŏ 等字；注為-uo 者，如倭 uō、過 kuō、鍋 kuō、果 kuò、火 huò、貨 huó、郭 kuŏ、活 huŏ 等字[15]。原書拉丁字母上的斜撇、勾，為作者所設計的聲調符號。

可以發現，-o、-uo 兩邊，同樣都有中古果攝字、宕攝入聲字，同樣都有開口呼、合口呼，甚至兩邊同樣都有「過」、「鍋」、「果」、「貨」等字。也就是說，在《西儒耳目資》，合口呼、開口呼已混淆。

如此看來，滿漢對音有ㄛ[o]無ㄨㄛ[uo]，未必不合理。試擬ㄛ[o]的演變如下圖：

---

11 張世方：《北京官話語音研究》，頁 238-252。

12 張世方的北方官話方言調查，所有方言的唇音字均為[po]、[p^{h}o]、[mo]、[fo]，這不大合理。今國語的實際讀音是[puo]、[p^{h}uo]、[muo]、[fuo]，國際音標或許也可以寫成[p^{w}o]、[p^{hw}o]、[m^{w}o]、[f^{w}o]，但是怎麼可能沒有一處的方言與國語相同？他所調查的各處方言，難道真的沒有[-u-]或[-w-]？因此，他的調查結果，不宜拿來佐證滿漢對音的情況。
實在是很令人困惑，張世方

13 趙元任：〈南京音系〉，頁 1005-1036。

14 秦慧方：《老國音研究：以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為中心》，頁 88-89。

15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臺北：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詳，景印武林李衙藏版），頁 17b-22b、94a-9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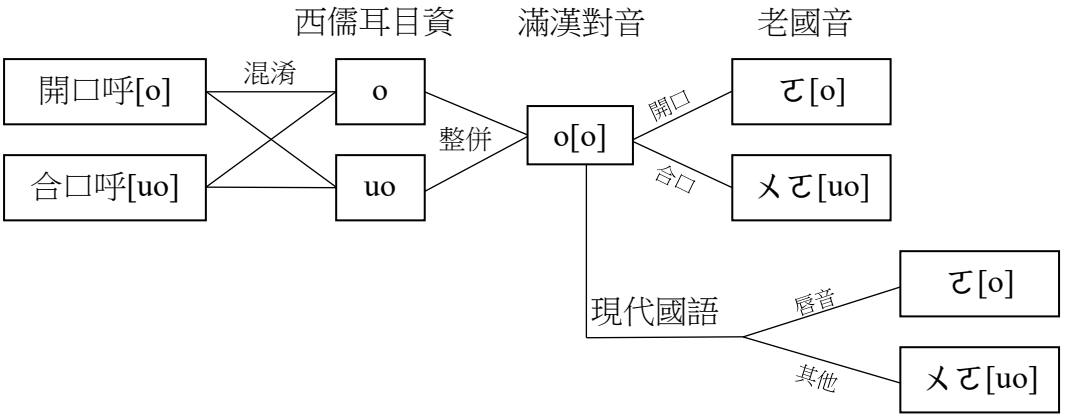


圖5-2　ㄛ[o]演變圖

如上圖所示，在《西儒耳目資》以前，[o]與[uo]以開口、合口作區分；到了《西儒耳目資》，卻已混淆。清初滿人，面對混亂的[o]與[uo]兩套音，可能有所抉擇，乾脆廢[uo]存[o]，將[uo]併入[o]。到了民國初年，[o]與[uo]兩套音並存混淆的情形仍然存在，因此制定老國音時，重新加以審音，制定規則，開口讀[o]，合口讀[uo]。老國音施行二十年後，旋即被廢，新國音，也就是現代國語，重訂審音標準，唇音聲母讀ㄛ[o]，其他聲母讀ㄨㄛ[uo]。

既然老國音、新國音都可以基於實際語言而重新訂立審音標準，那麼滿人學習漢文，掌握漢文，又為何不能有自己的審音意識？

而滿人之所以刻意將[uo]併入[o]，這也不難理解。從滿人的角度看，其母語無[uo]音。對滿人而言，[uo]這樣的音，可能不大順口，很自然容易傾向於全讀[o]。況且，當時江南文士的口音，可能也如二十世紀初的南京方言，有[o]無[uo]，所以滿人全讀[o]，縱然與其他北方方言迥然有異，但也無傷大雅，不致挨批「北韃胡音」，甚至在南方士人聽來，反倒還覺得親切順耳。

綜合以上原因，筆者主張，滿漢對音的韻母ㄛ[o]，不論與何種聲母拼合，都仍讀[o]。這並不意謂當時廣大的北方官話系統都是如此，而是當時滿人學習漢語，對於各方口音所做的抉擇，也就是說，擇其既有而未創新音。

（九）ㄧㄛ[io]

滿文 io 與 yo/iyo，乍看音值相近，可能會誤以為是同一個韻母，但實則非然。

脫離滿漢對音的情境，滿文 nio、niyo 讀音確實幾乎是相同的；但是在滿漢對音的情境下，滿人刻意寫 nio 以區別 niyo，不是沒有原因的。如果是 nio，可以是流攝「牛」字的對音；但 niyo，卻是宕攝入聲「虐」的對音，故二者有嚴格的區別。

而對照老國音，滿漢對音的情形更加清楚了然。滿文 io[io]對應老國音ㄧㄡ[iou]，全部來自流攝；yo/-iyo 對應老國音ㄧㄛ，全部來自中古江攝入聲、宕攝

入聲[16]，滿漢對音與老國音完全一致。

因此，對於滿漢對音 yo/iyo，筆者依從老國音，以注音符號寫為ㄧㄛ，擬音[io]。

第二節　與《廣韻》的對當關係

一、陰聲韻

（一）止攝

止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只占第三等。

1.開口呼

幫系字，主要讀 i[i]，部分讀 ei[ei]，如「鄙 bi（幫）」、「卑 bei（幫）」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知徹澄、照系字、莊系字，原則上讀 i[i]，如「知 jy」、（知「旨 jy（照）」、「緇 dzi（莊）」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精系字，主要讀[ï]，次要讀 i[i]，如「資 dzi（精）」「積 ji（精）」、「鷲 ts（從）」、「薺 ci（從）」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日母字，全數讀 el[ɚ]，如「兒 el」，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i[i]，如「地 di（定）」、「吏 lii（來）」、「衣 i（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　止攝開口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i[i]	34	68%	鄙彼	50
	ei[ei]	16	32%	卑魅	
知徹澄、照系字、莊系字	[ï]	86	98%	旨事	88
	o[o]	1	1%	鉈	
	ai[ai]	1	1%	篩	
精系字	[ï]	47	94%	資鷲	50
	i[i]	3	6%	積薺	
日母	el[ɚ]	10	100%	兒爾	10
其他	i[i]	120	98%	地吏	122

[16] 徐芳敏：〈老國音與切韻音〉，《聲韻論叢》，第 6 輯（1997 年），頁 785-825。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ï]	1	1%	祇	
	ioi[y]	1	1%	履	

2.合口呼

非母、敷母、奉母等字，全數合口變開口，原則上讀 ei[ei]，如「非 fei」、「費 fei（敷）」、「肥 fei（奉）」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莊系字，全數讀 uwai[uai]，如「揣 cuwai（初）」、「衰šuwai（疏）」，與今國語相同。

來母字，今國語都以由合口變開口，讀[ei]；但在滿漢對音，部分讀合口 ui[ui]，部分讀開口 ei[ei]，讀 ui[ui]稍多，且許多字均同時出現 lui、lei 兩讀，且沒有意思上的區別。茲列出所有來母止攝合口字，見如下表：

表5-5　來母止攝合口字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累	lèi	lui	7	54%	牽累	13
		lei	6	46%	拖累	
淚	lèi	lui	2	22%	迎風流淚 勞苦流淚	9
		lei	7	78%	眼淚	
壘	lěi	lui	1	33%	壘堆	3
		lei	2	67%	行李壘頹	
纍	léi	lui	1	50%	纍絲	2
		lei	1	50%	纍絲	
類	lèi	lui	672	100%	臣宰類	672
鸓	lěi	lui	1	100%	飛鸓	1
誄	lěi	lei	1	100%	誄	1
蕾	lěi	lui	1	100%	蕾	1

可以想像，來母止攝合口字，當時正在變成開口當中，合口、開口同時並存，勢均力敵，正巧被《御製增訂清文鑑》記錄下來。

無獨有偶，老國音也有類似現象。老國音保留合口呼ㄌㄨㄟ[luei]，但不容許開口呼ㄌㄟ[lei][17]。如果說老國音有明確的審音意識，故而有ㄌㄨㄟ[luei]無ㄌㄟ[lei]，那麼《御製增訂清文鑑》同時有 lui[lui]、lei[ləi]兩音，更能證明《御製增訂清文鑑》是真實語音的描寫。

[17] 秦慧芳：《老國音研究：以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為中心》，頁 92。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ui/ūi[ui]或 wei[wei]，少部分讀 uwei[uei]。其 uwei[uei]者，全數列舉如下：

表5-6　止攝合口字-uwei 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追	zhuī	jui	15	56%	追趕	27
		juwei	12	44%	催追	
墜	zhuì	juwei	20	87%	物墜聲	23
		jui	3	13%	墜韁	
錐	zhuī	juwei	6	100%	錐子	6

對音為 uwei[uei]者，字例極少，只有三個，當中「追」、「墜」二字均出現 jui、juwei 兩種對音，此暗示 ui/ūi[ui]、uwei[wei]可能差別不大，當時人理解成相同的音位，只是以 ui/ūi[ui]較為規範。零聲母字，對音 wei 非 ui，可能只是當時規範。然為求謹慎，對當關係表還是區分 ui、wei、uwei 三種對音寫法。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　止攝合口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非、敷、奉等三母	ei[ei]	11	92%	非肥	12
	u[u]	1	8%	狒	
莊系字	uwai[uai]	3	100%	揣衰	3
來母字	ui[ui]	7	58%	累類	12
	ei[ei]	5	42%	累誄	
其他	ui/ūi[ui]	59	64%	追水	92
	wei[wei]	25	27%	威未	
	uwei[uei]	3	3%	追錐	
	i[i]	3	3%	季遺	
	ioi[y]	1	1%	慰	
	yūn[yn]	1	1%	熨	

（已刪「輝 hoi」等疑似訛字。）

（二）遇攝

遇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第一、三等。

1.一等

遇攝一等，不論開、合口，亦不論聲母，原則上讀 u/ū[u]，如「布 bu（幫）」、「蝴 hū（匣）」、「祖 dzu（精）」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8　遇攝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一等	u/ū[u]	140	95%	布堵	147
	o[o]	4	3%	模擄	
	uwa[ua]	2	1%	刳挎	
	a[a]	1	1%	媽	

2.三等

非系字、照系字、莊系字、日母字、知母字、徹母字、澄母字等，不論開、合口，原則上讀 u[u]，如「父 fu（非）」、「朱 ju（照）」、「儒 žu（日）」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即見系字、精系字、影系字、娘母字、來母字等，不論開、合口，原則上讀 ioi[y]，如「句 gioi（見）」、「取 cioi（清）」、「淤 ioi（影）」等，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　遇攝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非系字、照系字、莊系字、日母字、知徹澄母字	u[u]	104	95%	父朱	109
	o[o]	3	3%	所懦	
	ioi[y]	1	1%	貙	
	i[i]	1	1%	疋	
見系字、精系字、影系字、娘母字、來母字	ioi[y]	91	94%	句取	97
	u[u]	3	3%	臚砠	
	eo[əo]	1	1%	leo	
	yan[jan]	1	1%	菸	
	yao[jao]	1	1%	顭	

（已刪「距 kioi」等疑似訛字。）

（三）蟹攝

蟹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滿一到四等。

1.開口一等

幫系字，全數讀 ei[ei]，如「貝 bei（幫）」、「蓓 bei（並）」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讀 ai[ai]，如「帶 dai（端）」、「災 dzai（精）」、「愛 ai（影）」，與今國語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影母，所有字例狀況如下表：

表5-10　影母蟹攝開口一等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埃	āi	yai	1	50%	塵埃	2
		ai	1	50%	埃	
哀	āi	ai	3	100%	悲哀	3
藹	ǎi	ai	2	100%	和藹	2
靄	ǎi	ai	3	100%	烟靄	3
愛	ài	ai	29	100%	仁愛	29
靉	ài	ai	1	100%	靉河	1

「埃」字出現 ai、yai 兩種讀音。在國語音系中，原則上不容許[iai]之類的讀音[18]，兩個[i]元音會彼此排擠，最後選擇丟失前面的[i]，變成[ai]。滿漢對音出現一些 yai，此說明這樣的排擠作用卻已經發生，但未完成。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1　蟹攝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ei[ei]	3	100%	貝蓓	3
其他	ai[ai]	78	98%	帶災	80
	a[a]	1	1%	大	
	e[ə]	1	1%	頦	

2.開口二等

見系字，以由洪音變細音，原則上主要讀 iyai[iai]，部分讀 iyei[ie]，且往往一字而兼有兩種讀法，所有字例狀況如下表：

[18] 唯一的例外是「崖」字，教育部《簡編本》注音仍為ㄧㄞˊ[iai]。

表5-12　見系蟹攝開口二等字[iai]、[ie]兩讀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解	jiě	giyai	16	94%	解憂	17
		giyei	1	6%	乏解的快	
	xiè	hiyai	2	100%	解（註：卦名）	2
戒	jiè	giyai	8	80%	規戒	10
		giyei	2	20%	懲戒	
界	jiè	giyai	3	60%	界牌	5
		giyei	2	40%	地界	
稭	jiē	giyai	1	17%	穰稭草	6
		giyei	5	83%	麻稭梃	
芥	jiè	giyai	2	67%	芥菜	3
		giyei	1	33%	野芥菜	
懈	xiè	hiyai	1	33%	鬆懈	3
		hiyei	2	67%	行動鬆懈	
階	jiē	giyai	1	33%	臺階	3
		giyei	2	67%	階級	
鞋	xié	hiyai	10	91$	溜冰鞋	11
		hiowei	1	9%	扯鞋帶	

前已提到，國語音系不容許[iai]之類的讀音，兩個[i]元音會彼此排擠，最後選擇丟失前面的[i]，變成[ai]，「骸 hai（匣）」字正是如此。不過，同時也有另一條路線——異化作用。異化作用，高元音[i]影響低元音[a]，使[a]位置提高，變成中元音[e]，以公式表示如：

[ai]→[ie]/[i]__

滿文受先天的限制，沒有[e]元音，只有[ə]元音，為表示[e]元音，只能勉強寫成 ei[əi]、yei[jəi]之類。因此，文字上寫 yei，實際上讀音應該是[ie]而非[jəi]，此機制已在本論文第三章〈滿語概說〉解釋過。

見系字，在蟹攝開口二等，[iai]仍相當強勢，占 67%，但也有部分字鬆動，同時出現 yei[ie]的讀音。凡某字可讀 yei[ie]，則幾乎全部都也出現了 iyai[iai]的讀音。可以了解，當時針對[iai]的異化作用才剛開始發展，人們普遍讀[iai]，也接受[ie]的讀音，但[ie]未全面取代[iai]。

[iai]音的存在，在其他滿漢對音文獻也可見到，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已作相關整理。

影母字，部分讀 ai[ai]，如「挨 yai/ai」、「隘 yai」、「矮 ai」等字。對此現象有兩種可能，其一是[ai]分化出[ai]與[iai]，其二是[ai]先變細音[iai]，再由[ai]分化出[ai]與[iai]。

又查《西儒耳目資》，「隘」字標注為 iài，「矮」標注為 iái[19]，a 上的斜撇是《西儒耳目資》發明的聲調符號。由此可以推論，明末時，影母字已細音化，第二種可能應較接近事實。

況且，中古影母，大部分學者多擬作喉塞音[ʔ]。影母發音部位在喉頭，見系字發音部位在舌根，兩者相近，凡見系字所出現的音變，影母多有之。以此來看，見系字二等洪音變細音，影母八成也有份。

在此前提下，可將見系字、影母字合併來看，擬出下圖的演變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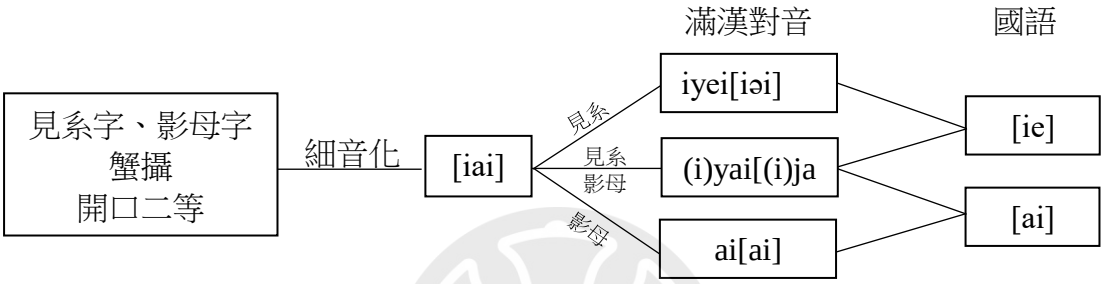


圖5-3　見系字、影母字蟹攝開口二等演變圖

其他聲母，仍保持二等的洪音特徵，原則上讀 ai[ai]，如「擺 bai（幫）」、「債 jai（莊）」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3　蟹攝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	(i)yai[iai]	22	67%	解涯	33
	iyei[ie]	8	24%	解蟹	
	uwai[uai]	1	3%	拐	
	ai[ai]	1	3%	骸	
	iowei[ye]	1	3%	鞋	
影母	yai[jai]	2	50%	挨隘	4
	ai[ai]	2	50%	挨矮	
其他	ai[ai]	15	83%	擺債	18
	a[a]	3	17%	衩扠	

[19]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譯引首譜》，頁 24a。

3.開口三、四等

知系字、照系字，全數讀[ï]，如、「彘 jy（澄）」、「制 jy（照）」、「世 ši（審）」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i[i]，如「堤 di（端）」、「際 ji（精）」、「藝 i（疑）」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4　蟹攝開口三、四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照系字	[ï]	9	100%	彘制	9
其他	i[i]	87	94%	堤際	93
	iyei[ie]	2	2%	彆洩	
	[ï]	2	2%	嘶撕	
	ei[ei]	1	1%	戾	
	ioi[y]	1	1%	壻	

4.合口一等

見系字，灰韻（舉平以賅上、去），原則上讀 ui/ūi[ui]或 wei[wei]，如「瑰 gui（見）」、「椳 wei（疑）」等字，與今國語相似；泰韻，部分讀(u)wai[uai]，部分讀，ūi[ui]如「澮 kuwai（見）」、「外 wai（疑）」、「會 hūi（匣）」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幫系字，合口呼全變開口呼，原則上讀 ei[ei]，如「杯 bei（幫）」、「梅 mei（明）」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泥母、來母等字，今國語已由合口變開口。滿漢對音，部分讀合口 ui[ui]，部分讀開口 ei[ei]，如「餒 nui」、「餒 nei」、「雷 lui」、「蕾 lei」。可見泥、來二母，由合口變開口的演化尚未完成，合口、開口並存，正巧被《御製增訂清文鑑》記錄下來。此現象，在其他滿漢對音文獻也可見到，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已作相關整理。

至於老國音，似有嚴格的審音意識，從古不從新，有ㄋㄨㄟ[nuei]、ㄌㄨㄟ[luei]，無ㄋㄟ[nei]、ㄌㄟ[lei]。這也間接證明，泥母、來母的合口呼，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之後，還延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ui[ui]或 wei[wei]，如「罪 dzui（從）」、「猥 wei（影）」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5　蟹攝合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灰韻	ui/ūi[ui]	12	86%	瑰槐	14
	wei[wei]	1	7%	槐	
	uwai[uai]	1	7%	塊	
見系字泰韻	(u)wai[uai]	3	60%	澮外	5
	ūi[ui]	2	40%	會繪	
幫系字	ei[ei]	17	89%	杯梅	19
	ai[ai]	1	5%	徘	
	i[i]	1	5%	坯	
泥母字、來母字	ui[ui]	2	50%	餒雷	4
	ei[ei]	2	50%	餒蕾	
其他	ui[ui]	15	83%	罪兌	18
	wei[wei]	3	17%	煨猥	

5.合口二等

見系字，甚龐雜。夬韻，部分讀 uwai[uai]，部分讀 ūwa[ua]，如「夬 guwai（見）」、「快 kuwai（溪）」、「話 hūwa（匣）」等字，與今國語相同；佳、卦二韻，原則上讀 uwa/ūwa[ua]，如「卦 guwa（見）」、「畫 hūwa（匣）」等字，與今國語相似；怪、皆、蟹三韻，全數讀 ūwai/uwai[uai]，如「乖 guwai（見）」、「壞 hūwai（匣）」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幫系字，合口呼全變開口呼，全數讀 ai[ai]，如「拜（幫）」、「派（滂）」、「賣（明）」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來母字，今國語已由合口變開口。滿漢對音，仍保持合口呼，讀 ui[ui]，如「膘lui」。

影母字，讀 wa[wa]，如「蛙 wa」，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6　蟹攝合口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夬韻	uwai[uai]	2	67%	夬快	3
	ūwa[ua]	1	33%	話	
見系字佳卦二韻	uwa/ūwa[ua]	6	86%	卦畫	7
	o[o]	1	14%	蝸	
見系字怪皆蟹三韻	ūwai/uwai[uai]	8	100%	乖壞	8
幫系字	ai[ai]	7	100%	拜派	7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來母字	ui[ui]	1	100%	膠	1
影母字	wa[wa]	1	100%	蛙	1

6.合口三、四等

非系字，合口呼全變開口呼，全數讀 ei[ei]，如「廢 fei（非）」、「吠 fei（奉）」，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ui/ūi[ui]，如「圭 gui（見）」、「稅 šui（審）」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7　蟹攝合口三、四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非系字	ei[ei]	4	100%	廢吠	4
其他	ui/ūi[ui]	14	78%	圭稅	18
	uwei[uei]	1	6%	贅	
	wei[wei]	1	6%	衛	
	i[i]	1	6%	畦	
	o[o]	1	6%	喙	

（四）效攝

效攝只有開口呼，占滿一到四等。

1.一等

一等字，無論聲母，原則上讀 ao/oo[ao]，如「保 bao（幫）」、「毛 mao（明）」、「熬 ao（疑）」等字，與今國語相似。滿文 ao 與 oo，異形而同音，但規範上 ao 用於滿漢對音，oo 用於滿語原生詞彙，關於兩者音值已在本論文第三章〈滿語概說〉辯證過。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8　效攝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效攝一等	ao/oo[ao]	110	97%	保毛	113
	iyao[iao]	2	2%	蒿潦	
	u[u]	1	1%	堡	

（已刪「掐 kiya」等疑似訛字。）

2.二等

見系字、影系字，已由洪音變細音，全數讀(i)yao[iao]，如「交 giyao（見）」、「齩 yao（疑）」、「咬 yao（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小括號( )表示不一定存在，按滿文拼寫規則，零聲母時寫為 yao，有聲母時則寫為-iyao，兩者其實同韻，因此筆者不作區分。

其他聲母，仍保持二等的洪音特徵，原則上讀 ao[ao]，如「包 bao（幫）」、「罩 jao（知）」、「鬧 nao（娘）」，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9　效攝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影系字	(i)yao[iao]	27	96%	交齩	28
	iyo[io]	1	4%	殽	
其他聲母	ao[ao]	38	97%	包罩	39
	uwa[ua]	1	3%	抓	

3.三等

知系字、照系字、日母字，原則上讀 ao[ao]，如「罩 jao（知）」、「昭 jao（照）、「繞 žao（日）」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i)yao[iao]，如「貓 miyao/mao（明）[20]」、「嬌 giyao（見）」、「焦 jiyao（精）」、「耀 yao（喻）[21]」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20　效攝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照系字、日母字	ao[ao]	16	94%	罩昭	17
	eo[əo]	1	6%	鴞	
其他	(i)yao[iao]	72	96%	貓嬌	75
	ao[ao]	2	3%	貓繞	

[20] 「貓」字在《廣韻》只有一種反切，滿漢對音卻有 miyao、mao 二種同時並存，miyao 較合乎演變規律。

[21] 「耀」字在《廣韻》只有一種反切，且非入聲字，滿漢對音卻有 yao、yo 二種同時並存，yao 較合乎演變規律。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yo[io]	1	1%	耀	

4.四等

四等字，不論聲母，原則上讀(i)yao/iyoo[iao]，如「刁 diyao（端）」、「了 liyao（來）」、「么 yao（影）」，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21　效攝四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效攝四等	(i)yao/iyoo[iao]	46	96%	刁了	48
	ui[ui]	1	2%	尿	
	iyo[io]	1	2%	料	

（五）果攝

果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第一、三等。

1.開口一等

見系字，今國語幾乎全讀[ɤ][22]。滿漢對音，半數讀 o[o]，半數讀 e[ə]，兩者勢均力敵，且若干字同時兼有 o[o]、e[ə]兩種讀音，整理如下表：

表5-22　見系果攝開口一等字[o]、[ə]兩讀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河	hé	ho	67	99%	河岸	68
		he	1	1%	恒河沙	
何	hé	ho	14	93%	如何	15
		he	1	7%	如何樹實	
荷	hé	ho	3	33%	荷花薔薇花	9
		he	6	67%	藕荷色	
蛾	é	o	1	50%	乳蛾	2
		e	1	50%	撲燈蛾	

查明末《西儒耳目資》，見系字果攝開口一等字，主要集中在-o 韻，而不在

[22] 「我」字，疑母哿韻上聲果攝開口一等，國語 wǒ，為少數例外。

-e[23]。可以推知，見系字果攝開口一等，在《御製增訂清文鑑》，正由 o[o]變為 e[ə]，而且演變已經逼近半數，正朝現代國語邁進，此時一半舊、一半新的狀態。至於老國音，則有明確的審音意識，果攝全讀ㄛ[o][24]。此類 o[o]、e[ə]相混的情形，也出現在臻攝入聲合口一等、山攝入聲開口一等、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果攝合口一等、宕攝入聲開口一等、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o[o]，如「多 do（端）」、「左 dzo」、「羅 lo（來）」等字，與今國語相似。少數白話常用字，讀[a]，如「他 ta（透）」、「那 na（泥）」、「阿 a（影）」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23　果攝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	e[ə]	12	52%	河可	23
	o[o]	11	48%	河哥	
其他	o[o]	30	85%	多左	35
	a[a]	3	9%	他那	
	uwa[ua]	1	3%	侉	
	uwan[uan]	1	3%	躝	

2.開口三等

果攝開口三等字極少，全數讀 iyei[ie]，如「伽 kiyei（群）」、「茄 kiyei（群）」，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24　果攝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三等	iyei[ie]	2	100%	伽茄	2

（已刪「伽 kiya」等疑似訛字。）

3.合口一等

見系字、影母字，今國語部分讀[uo]，部分讀[ɤ]，僅兩種讀音。滿漢對音卻有三種讀音，部分讀 o[o]，部分讀(u)we[uə]，部分讀 e[ə]。小括號( )表示不一定存在，按滿文拼寫規則，零聲母字寫為 we，輔音聲母字則寫為-uwe，兩者其

[23]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4b-8a、17a-24b。
[24] 徐芳敏：〈老國音與切韻音〉，頁 796-797。

實同韻，因此筆者不作區分。

見系字合口一等，也出現同一字出現多音的情形，整理如下表：

表5-25　見系果攝合口一等字兩讀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火	huǒ	ho	79	99%	火星	80
		huwe	1	1%	火樹星橋之章	
過	guò	g'o	60	87%	通過去	69
		guwe	9	13%	過日子	
果	guǒ	g'o	18	41%	果斷様	44
		guwe	26	59%	果斷	
臥	wò	o	2	40%	臥瓜	21
		we	19	60%	俯臥	
裹	guǒ	g'o	15	83%	使裹	18
		guwe	3	17%	裹樺皮	
訛	é	o	1	20%	訛獸	5
		e	4	80%	訛詐	

為釐清(u)we[uə]音，筆者再比對滿漢對音與國語之間的關係：

表5-26　見系字果攝合口一等字對音、國語對照

對音 / 國語	o[o]	(u)we[uə]	e[ə]	iowei[ye]
[uo]	11	7	-	-
[ɤ]	4	-	4	-
[ye]	-	-	-	2
[iou]	-	1	-	-

依據以上兩張表，在認定「滿漢對音與國語是直系繼承」的預設前提下，可以擬出下圖這樣的演變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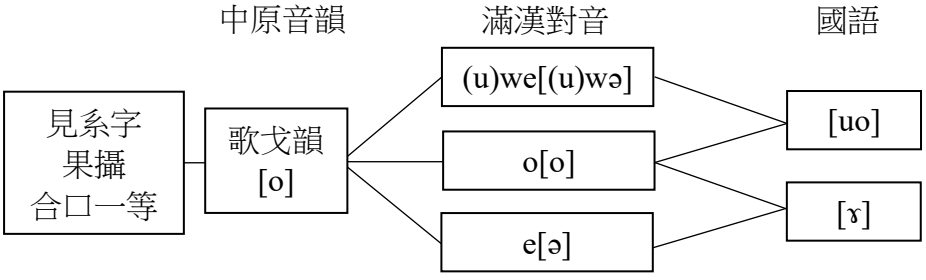


圖5-4　見系字果攝合口一等演變圖

果攝合口一等，在《中原音韻》屬於「歌戈韻」，大概是[o]這樣的音。而明末的《西儒耳目資》，果攝合口一等，也都以拉丁字母 o 或 uo 標註[25]。到了清初，新興一個音變趨勢，[o]開始往[ə]靠攏，一部分變成(u)we[uə]，尚維持圓唇的特徵；一部分直接變成 e[ə]，完全丟失圓唇特質。

變成(u)we[uə]的這一支，在《御製增訂清文鑑》時代，似乎沒能完全脫離[o]。能讀(u)we[uə]的字，往往也能讀[o]，兩種音同時並存。這當中，可能也有一點方言因素。考今北方方言，圍場方言、赤峰方言、朝陽方言、長春方言、巴彥方言、訥河方言、佳木斯方言等，都是有[uɤ]無[uo][26]。到了今天國語音系，則不接受[uɤ]，只有[uo]。

變成 e[ə]的這一支，明顯強勢多了，對音讀[ə]，國語必讀[ɤ]，兩者有明確延續的關係。變成 e[ə]的這一支，在《御製增訂清文鑑》成書之後，仍不斷擴大，持續把[o]變成[ə]，變成今天國語的局面。

上述現象，即見字系字 o[o]、(u)we[uə]相互伴隨出現，亦出現在曾攝合口一等的見系字。

幫系字，主要讀上讀 o[o]，次要讀 e[ə]，如「波 bo（幫）」、「破 po/pe（滂）」、「婆 po/pe（並）」、「麼 mo（明）」。對照《西儒耳目資》，幫系字果攝合口字，主要記寫成-o-[-o]，如「破」注寫成 ’pó、「婆」注寫成 ’pô[27]。可以推知，e[ə]音也是由 o[o]演變而來的。

此類 o[o]、e[ə]相混的情形，亦見於臻攝入聲合口、山攝入聲開口一等、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果攝開口一等、果攝合口一等、宕攝入聲開口一等、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其他聲母，全數讀 o[o]，如「朵 do（端）」、「莎 so（心）」、「糯 no（泥）」，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27　果攝合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影母字	o[o]	16	57%	火訛	28
	(u)we[uə]	7	25%	火倭	
	e[ə]	5	18%	訛戈	
幫系字	o[o]	10	83%	破麼	12
	e[ə]	2	17%	破婆	
其他	o[o]	23	100%	朵莎	23

4.合口三等

合口三等字極少，全數讀 iowei[ye]，如「瘸 kiowei（群）」、「靴 hiowei

[25]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譯引首譜》，頁 10b、17a、76b。〈列音韻譜〉，頁 17b-22b。
[26] 張世方：《北京官話語音研究》，頁 239-252。
[27]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4b-7a、18a-22a。

（曉）」，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28　果攝合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三等	iowei[ye]	2	100%	瘸靴	2

（六）假攝

假攝有開口、合口二呼，開口占第二、第三等，合口只占第二等。

1.開口二等

見系字、影系字，已由洪音變細音，原則上讀(i)ya[ia]，如「加 giya（見）」、「牙 ya（疑）」、「亞 ya（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仍保持二等的洪音特徵，原則上讀 a[a]，如「巴 ba（幫）」、「馬 ma（明）」、「詐 ja（莊）」，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29　假攝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影母字	(i)ya[ia]	36	92%	加牙	39
	a[a]	1	3%	厦	
	e[ə]	1	3%	齣	
	uwan[uan]	1	3%	椵	
其他	a[a]	44	93%	巴馬	47
	o[o]	1	2%	蟆	
	e[ə]	1	2%	(虫+宅)	
	[ï]	1	2%	胲	

（已刪「錖 ts'o」等疑似訛字。）

2.開口三等

照系字、日母字，全數讀 e[ə]，如「者 je（照）」、「社 še（禪）」、「惹 že（日）」，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i)yei[ie]，如「借 jiyei（精）」、「邪 siyei（邪）」、「夜 ye（喻）」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0　假攝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照系字、日母字	e[ə]	14	100%	者社	14
其他	(i)yei[ie]	14	82%	借邪	17
	iowei[ye]	1	6%	嗟	
	ai[ai]	1	6%	椰	
	yai[jai]	1	6%	椰	

（已刪「寫 siye」等疑似訛字。）

3.合口二等

合口二等，不論聲母，原則上讀(u)wa/(ū)wa[uwa]，如「瓜 guwa（見）」、「划 hūwa（匣）」、「窪 wa（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1　假攝合口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二等	(u)wa[uwa]	18	95%	瓜划	19
	a[a]	1	5%	傻	

（七）流攝

流攝只有開口呼，占第一、三等。

1.一等

明母字，部分讀 u[u]，部分讀 ao[ao]，部分讀 eo[əo]，如「母 mu」、「貿 mao」、「某 meo」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eo[əo]，如「斗 deo（端）」、「樓 leo（來）」、「鷗 eo（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2　流攝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明母字	u[u]	4	57%	母畝	7
	ao[ao]	2	29%	貿茂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eo[əo]	1	14%	某	
其他	eo[əo]	68	98%	斗樓	70
	o[o]	1	1%	剖	
	e[ə]	1	1%	骰	

（已刪「剖 bo」等疑似訛字。）

2.三等

幫系字，甚為紛雜，部分讀 io[iou/iəo]，部分讀 iyao[iao]，部分細音變洪音讀 ao[ao]、eo[əo]、o[o]等，如「謬 nio（明）」、「彪 biyao（幫）」、「蟊 mao（明）」、「鴾 meo（明）」、「謀 mo（明）」等字，但與今國語相似。

非系字、知母字、徹母字、澄母字、照系字、莊系字、日母字，主要讀 eo[əo]，次要讀 u[u]，如「否 feo（非）」、「瘦 seo（疏）」、「富 fu（非）」、「漱（疏）」等字，與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仍保持三等的細音特徵，全數讀 io[iou/iəo]，如「九 gio（見）」、「秀 sio（心）」、「又 io（為）」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3　流攝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io[iou/iəo]	2	33%	謬繆	6
	iyao[iao]	1	17%	彪	
	ao[ao]	1	17%	蟊	
	eo[əo]	1	17%	鴾	
	o[o]	1	17%	謀	
非系字、知徹澄、照系字、莊系字、日母字	eo[əo]	46	77%	否瘦	60
	u[u]	14	23%	富漱	
其他	io[iou/iəo]	82	100%	九秀	82

（已刪「丘 ki」等疑似訛字。）

二、陽聲韻

（一）通攝

通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第一、三等。

1.一等

影母字，不論開、合口，全數讀 ung[uŋ]或 weng[wəŋ]，如「翁 ung/weng」、「甕 ung」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並母字（無幫、滂字例），全數讀 eng[əŋ]，如「蓬 peng」、「篷 peng」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明母字，不論開、合口，主要讀 eng[əŋ]，偶爾讀 ung[uŋ]，如「蒙 meng/mung」、「曚 meng」等字。

明母通攝陽聲一等，在明末《西儒耳目資》，都仍注為合口呼-um，原作者以拉丁字母 m 表示舌根鼻音；查《西儒耳目資》的-em[-əŋ]，只有梗攝陽聲字[28]。故可確定，《西儒耳目資》，明母通攝陽聲尚未變為開口。而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提到，許多滿漢對音文獻中，[f]、[m]等聲母仍有合口呼，尚未如今國語一樣丟失[u]介音。就以《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來看，丟失[u]介音的現象不只已然發生，而且還完成大半了，明母通攝一等字，只有「蒙」還出現 mung 的讀音，讀 mung 計七次，讀 meng 計十三次，mung 的讀音已經十分式微了。類似的現象也在臻攝合口出現，合口呼同樣瀕臨消失。

另外對照老國音，刻意從古，原則上只有合口呼ㄇㄨㄥ[muŋ]，唯一例外是「黽ㄇㄥˇ[məŋ]」。

其他聲母，不論開、合口，原則上讀 ung[uŋ]，如「弄 lung（來）」、「工 gung（見）」、「宗 dzung」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4　通攝陽聲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影母字	ung[uŋ]	4	80%	翁甕	5
	weng[wəŋ]	1	20%	翁	
並母字	eng[əŋ]	2	100%	蓬篷	2
明母字	eng[əŋ]	8	89%	蒙懵	9
	ung[uŋ]	1	11%	蒙	
其他	ung/ūng[uŋ]	58	98%	弄工	59
	eng[əŋ]	1	2%	疼	

2.三等

幫系字，包含明母字，不論開、合口，已無合口呼，全數讀 eng[əŋ]，如

[28]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58a-59a、99b-101b。

「捧 peng（滂）」、「夢 meng（明）」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非系字，不論開、合口，部分讀 ung[uŋ]，部分讀 eng[əŋ]。若干字同時有 ung、eng 兩種讀音，列舉如下：

表5-35　非系字通攝陽聲三等[əŋ]、[uŋ]兩讀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風	fēng	fung	74	94%	耳順風	79
		feng	5	6%	順風旗	
縫	féng	fung	24	35%	直針串縫	69
		feng	12	17%	眼密縫著	
封	fēng	fung	21	91%	彌封官	23
		feng	2	9%	驗封清吏司	
豐	fēng	fung	9	75%	永豐倉	12
		feng	3	25%	裕豐倉	
鋒	fēng	fung	6	67%	前鋒侍衛	9
		feng	3	33%	前鋒	

由上表來看，fung 的讀音仍相當強勢，並不如 mung 一樣式微。因此，唇音字丟失[u]介音應有階段，第一階段是幫、滂、並等三母字，第二階段是明母字，第三階段是非系字。《御製增訂清文鑑》所記錄下的音系，應是在第二階段之末尾，第三階段之起始。

見系字，不論開、合口，主要讀 ung[uŋ]，部分讀 iong[ioŋ]，如「弓 gung（見）」、「恐 kung（溪）」、「窮 kiong（群）」、「胸 hiong（曉）」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為母字，全數讀 iong[ioŋ]，如「雄 hiong」、「熊 hiong」，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不論開、合口，全數讀 ung[uŋ]，如「中 jung（知）」、「濃 nung（娘）」、「融 yung（喻）」等字。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6　通攝陽聲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eng[əŋ]	2	100%	捧夢	2
非系字	ung[uŋ]	13	65%	風奉	20
	eng[əŋ]	7	35%	風蜂	
見系字	ung[uŋ]	8	80%	弓恐	10
	iong[ioŋ]	2	20%	窮胸	
為母字	iong[ioŋ]	2	100%	雄熊	2
其他	ung[uŋ]	62	100%	中濃	62

（二）江攝

江攝只有開口呼，只占第二等。

幫系字，全數讀 ang[aŋ]，如「邦 bang（幫）」、「尨mang（明）」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見系字，原則上部分洪音變細音讀 iyang[iaŋ]，部分仍保持二等的洪音特徵讀 ang[aŋ]，如「港 giyang（見）」、「項 hiyang（匣）」、「缸 g'ang（匣）」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剩下知系字、莊系字，開口變合口，全數讀 uwang[uaŋ]，如「樁 juwang（知）」、「窗 cūwang（初）」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7　江攝陽聲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ang[aŋ]	4	100%	邦尨	4
見系字	iyang[iaŋ]	10	67%	港項	15
	ang[aŋ]	4	27%	缸扛	
	eo[əo]	1	6%	耩	
知系字、莊系字	uwang/ūwang[uaŋ]	6	100%	樁窗	6

（三）臻攝

臻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第一、三等。

1.開口一等

端系字，開口變合口，讀 un[un]，如「吞 tun（透）」，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仍保持開口，讀 en[ən]，如「跟 gen（見）」、「懇 ken（溪）」、「恩 en（影）」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8　臻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端系字	un[un]	1	100%	吞	1
其他	en[ən]	12	100%	跟恩	12

2.開口三等

知系字（不含娘母）、照系字、莊系字，原則上讀 en[ən]，如「珍 jen（知）」、「真 jen（照）」、「榛 jen（莊）」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娘母字、日母字，聲母合流，全變日母，全數讀 žin/žen[ʐən]，如「紉 žin/žen（娘）」、「人 žin（日）」、「刃 žen（日）」。

本論文第三章〈滿語概說・古音辨證〉已推論，滿文 žin、žen 都是對於漢音[ʐən]的描述，以 žen 較適切。因此，筆者雖無意中發覺，日母平聲讀 žin，仄聲讀 žen，但此純屬巧合。žen[ʐən]、žin[ʐin]兩音的情形，也出現在深攝，深攝就毫無規律可言。

其他聲母，全讀 in/yen[in]，如「緊 gin（見）」、「進 jin（精）」、「印 yen（yen）」等字，與今國語相似。yen 是為避清世宗諱「胤 in」的寫法。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39　臻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徹澄、照系字、莊系字	en[ən]	26	90%	珍真	29
	un/ūn[un]	3	10%	蜃膑	
娘母、日母平聲	in[ən]	2	67%	紉人	3
	en[ən]	1	33%	紉	
日母仄聲	en/in[ən]	4	100%	認忍	4
其他	in/yen[in]	24	100%	緊進	24

（已刪「梹 bing」等疑似訛字。）

3.合口一等

幫、滂二母字（無並母），全數讀 en[ən]，如「本 ben（幫）」、「奔 ben（幫）」、「噴 pen（滂）」等字，與今國相同。

明母字，字例僅兩個，部分合口變開口讀 en[ən]，部分仍維持合口讀 un[un]，全列如下：

表5-40　明母臻攝陽聲合口一等字字例

漢字	國語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悶	mēn/mèn	mun	1	7%	悶熱	14
		men	13	93%	鬱悶	
懣	mèn	men	1	100%	懣氣人	1

一如通攝的情況，明母字讀合口呼，也相當式微，瀕臨消失。

泥母字，今國語已讀開口呼，滿漢對音仍讀合口呼，僅一例字「嫩」，同時出現 nun、nuwen 兩種讀音，應都是描寫相同音位，一般以 un 最為規範，uwen 的寫法罕見。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un/ūn[un]或 wen[wən]，如「頓 dun/dūn（端）」「寸 ts'un（清）」、「穩 wen（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1　臻攝陽聲合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母字	en[ən]	5	100%	本噴	5
明母字	en[ən]	2	67%	悶懣	3
	un[un]	1	33%	悶	
泥母字	en[ən]	1	50%	嫩	2
	uwen[uən]	1	50%	嫩	
其他	un/ūn[un]	46	90%	頓寸	51
	iyūn[yn]	3	6%	巽遜	
	wen[wən]	2	4%	穩溫	

（已刪「懣 man」等疑似訛字。）

4.合口三等

非、敷、奉等三母字，原則上合口變開口讀 en[ən]，極少數仍讀合口 un[un]，如「奮 fen（非）」、「芬 fun（敷）」、「鼢 fun（奉）」等字。若干字同時有 en[ən]、un[un]兩種讀音，列舉如下：

表5-42　非敷奉等三母臻攝陽聲合口三等[ən]、[un]兩讀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分	fēn/fèn	fun	5	10%	八分書	50
		fen	45	90%	分派	
粉	fěn	fun	3	19%	藕粉	16
		fen	13	81%	蛤粉	

知系字、照系字、微母字、來母字、日母字，仍保持合口，原則上讀 un/ūn[un]或 wen[wən]，如「春 cun/cūn（穿）」、「純 cun/šūn（禪）」、「問 wen（微）」、「倫 lun/luwen/lon（來）」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主要讀(i)yūn[yn]，次要讀 un/ūn[un]，如「俊 jiyūn（精）」、「醞 yūn（影）」、「薰 hiyūn（曉）」、「筍 sun（心）」、「葷 hūn（曉）」等字，與今國語

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3　臻攝陽聲合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非敷奉	en[ən]	11	73%	粉奮	15
	un[un]	4	27%	粉芬	
知系字、照系字、微母字、來母字、日母字	un/ūn[un]	22	59%	倫春	37
	wen[wən]	13	35%	倫問	
	on[on]	1	3%	倫	
	ung[uŋ]	1	3%	毬	
其他	(i)yūn[yn]	34	83%	俊醞	41
	un[un]	5	13%	筍葷	
	yen[in]	1	2%	尹	
	yuwan[yan]	1	2%	員	

（已刪「椿 juwang」等疑似訛字。）

（四）山攝

山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滿第一到四等。

1.開口一等

不論聲母，原則上讀 an[an]，如「丹 dan（端）」、「干 g'an（見）」、「安 an（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4　山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一等	an[an]	62	95%	丹干	65
	(i)yan[ian]	2	3%	奸鴳	
	uwan[uan]	1	2%	攢	

（已刪「撣 tan」、「疸 da」等疑似訛字。）

2.開口二等

見系字、精系字、影母字，洪音變細音，全數讀(i)yan[ian]，如「簡 giyan

（見）」、「戔 jiyan（從）」、「鴈 yan（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仍保持洪音，全數讀 an[an]，如「盤 ban（幫）」、「慢 man（明）」、「盞 jan（莊）」、「斕 lan（來）」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5　山攝陽聲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精系字、影母字	(i)yan[ian]	18	100%	簡戔	18
幫系字、知系字、莊系字、來母字	an[an]	12	100%	盤慢	12

3.開口三等

知母字、徹母字、澄母字、照系字、日母字，全數讀 an[an]，如「展 jan（知）」、「戰 jan（照）」、「然 žan（日）」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i)yan[ian]，如「變 biyan（幫）」、「連 liyan（來）」、「演 yan（喻）」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6　山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徹澄、照系字、日母字	an[an]	22	100%	展戰	22
其他	(i)yan[ian]	64	96%	變連	67
	an[an]	1	1%	拚	
	iowan[yan]	1	1%	軒	
	e[ə]	1	1%	這	

4.開口四等

無論聲母，全數讀(i)yan[ian]，如「扁 biyan（幫）」、「洗 siyan（心）」、「咽 yan（疑）」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7　山攝陽聲開口四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四等	(i)yan[ian]	68	100%	扁洗	100%

5.合口一、二等

幫系字，合口變開口，全數讀 an[an]，如「半 ban（幫）」、「滿 man（明）」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仍保持合口，全數讀(u)wan[uan]，如「官 guwan（見）」、「亂 luwan（來）」、「碗 wan（影）」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8　山攝陽聲合口一、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an[an]	33	100%	半滿	33
其他	(u)wan[uan]	76	100%	官碗	76

（已刪「鑽 dzan」等疑似訛字。）

6.合口三等

非、敷、奉等三母，合口變開口，全數讀 an[an]，如「返 fan（非）」、「反 fan（敷）」、「繁 fan（奉）」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知系字、照系字、日母字、微母字，原則上讀(u)wan[uan]，如「轉 juwan（知）」、「專 juwan（照）」、「軟 žuwan（日）」、「晚 wan（微）」，與今國語相似。

喻母字，部分保持合口讀 iowan/yuwan[yan]，部分合口變開口讀(i)yan[ian]，如「捐 giowan」、「緣 yuwan/yan」、「沿 yan」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全數讀 iowan/yuwan/yūwan[yan]，如「卷 giowan（見）」、「圓 iowan/yuwan（為）」、「蜿 yuwan（影）」、「戀 liowan（來）」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49　山攝陽聲合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非、敷、奉	an[an]	15	100%	返反	15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照系字、日母字、微母字	iowan/yuwan[yan]	19	95%	轉晚	20
	ai[ai]	1	5%	踹	
喻母字	iowan/yuwan[yan]	4	50%	緣捐	8
	(i)yan[ian]	4	50%	緣沿	
其他	iowan/yuwan[yan]	49	100%	卷圓	49

（已刪「拳 giowan」等疑似訛字。）

7.合口四等

不論聲母，原則上讀 iowan/yuwan[yan]，如「畎 kiowan（見）」、「懸 hiowan（匣）」、「淵 yuwan（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0　山攝陽聲合口四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四等	iowan/yuwan[yan]	9	82%	畎懸	11
	iyan[ian]	2	18%	縣贊	

（五）宕攝

宕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第一、三等。

1.開口一等

開口一等，全數讀 ang[aŋ]，如「幫 bang（幫）」、「昂 ang（疑）」、「郎 lang（來）」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1　宕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一等	ang[aŋ]	70	100%	幫昂	70

2.開口三等

莊系字、微母字，開口變合口，全數讀(u)wang[uaŋ]，如「莊 juwang

（莊）」、「霜 šuwang（疏）」、「亡 wang（微）」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照系字、知母字、徹母字、澄母字、日母字、非母字、敷母字、奉母字，原則上讀 ang[aŋ]，如「章 jang（照）」、「張 jang（知）」、「蘘 nang（日）」、「方 fang（非）」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保持三等的細音特徵，全數讀(i)yang[iaŋ]，如「娘 niyang（娘）」、「羊 yang（喻）」、「良 liyang（來）」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2　宕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莊系字、微母字	(u)wang[uaŋ]	15	100%	莊亡	15
照系字、知徹澄、日母字、非敷奉	ang[aŋ]	57	98%	章蘘	58
	iyang[iaŋ]	1	2%	餉	
其他	(i)yang[iaŋ]	76	100%	娘羊	76

3.合口

敷母字（無非母、奉母、微母），只有三等，讀 ang[aŋ]，如「彷 fang」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不論等第，全數讀(u)wang[uaŋ]，如「光 guwang（見）」、「王 wang（為）」、「汪 wang（影）」，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3　宕攝陽聲合口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敷母字	ang[aŋ]	1	100%	彷	1
其他	(u)wang[uaŋ]	31	100%	光王	31

（六）梗攝

梗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地二、三、四等。

1.開口二等

見系字，部分讀 eng[əŋ]，部分讀 ing[iŋ]，如「庚 geng（見）」、「坑 keng

（溪）」、「幸 hing（匣）」、「硬 ing（疑）」等字，與今國語相近。

見系字，讀[əŋ]讀[iŋ]，涉及到文白異讀的問題。以「打更」之「更」為例，今國語讀音為ㄍㄥ gēng，語音為 jīng；《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全為 geng，但是滿語的「更」卻是 ging，是從漢語白讀借來的詞彙。另一方面，「粳」字，今國語讀音為ㄍㄥ gēng，語音為 jīng；《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全為 ging，取自漢語的白讀。不過，見系梗攝開口二等字，幾乎與今國語吻合，除「更」較特別以外，無一字例同時出現文白兩讀，故無分析文白異讀之必要。

影母字，洪音變細音，讀 ing/yeng[iŋ]，如「櫻 ing」、「鸚 ing/yeng」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eng[əŋ]，如「澄 ceng（澄）」、「傖 ceng（床）」、「冷 leng（來）」等字，與今國語相近。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4　梗攝陽聲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	eng[əŋ]	8	47%	庚坑	17
	ing[iŋ]	8	47%	幸硬	
	ang[aŋ]	1	6%	珩	
影母字	ing/yeng[iŋ]	6	100%	櫻鸚	6
其他	eng[əŋ]	27	90%	澄冷	30
	en[ən]	1	3%	橙	
	iyan[ian]	1	3%	鎗	
	a[a]	1	3%	打	

2.開口三等

知系字、照系字，全數讀 eng[əŋ]，如「貞 jeng（知）」、「正 jeng（照）」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主要讀 ing[iŋ]，少部分讀 in/yen[in]，如「竟 ging（見）」、「影 ing（影）」、「皿 min（明）」、「聘 pin（滂）」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5　梗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照系字	eng[əŋ]	21	100%	貞正	21
其他	ing[iŋ]	59	92%	竟影	64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in/yen[in]	4	6%	皿聘	
	eng[əŋ]	1	2%	睜	

（已刪「貞 jen」等疑似訛字。）

3.開口四等

開口四等，全數讀 ing[iŋ]，如「丁 ding（端）」、「脛 ging（匣）」、「令 ling（來）」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6　梗攝陽聲開口四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四等	ing[iŋ]	60	100%	丁令	60

（已刪「脛 geng」等疑似訛字。）

4.合口

合口僅有見細字、喻母字、為母字，且多紛雜，等第非關鍵因素，規律不明確，因此以下不分聲母、等第。

梗攝合口，部分讀 ing[iŋ]，部分讀 ung/ūng[uŋ]，部分讀 iong/yung[ioŋ]，部分讀 uwang[uaŋ]，部分讀 eng[əŋ]，如「螢 ing（匣）」、「宏 hūng（匣）」、「迥 giong（匣）」、「鍠 hūwang（匣）」、「橫 heng（匣）」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7　梗攝陽聲合口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四等	ing[iŋ]	6	35%	螢傾	17
	ung/ūng[uŋ]	4	24%	宏榮	
	iong/yung[ioŋ]	4	24%	迥兄	
	uwang[uaŋ]	2	12%	鍠礦	
	eng[əŋ]	1	6%	橫	

（七）曾攝

曾攝有開口、合口二呼，開口占第一、三等，合口只占一等。

1.開口一等

開口一等，無論聲母，原則上讀 eng[əŋ]，如「能 neng（泥）」、「僧 seng（心）」、「楞 leng（來）」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8　曾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一等	eng[əŋ]	25	92%	能僧	27
	en[ən]	1	4%	肯	
	iyang[iaŋ]	1	4%	羹	

2.開口三等

知系字、照系字，全數讀 eng[əŋ]，如「徵 jeng（知）」、「蒸 jeng（照）」、「勝 šeng（審）」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ing[iŋ]，如「冰 bing（幫）」、「凝 ning（疑）」、「鷹 ying（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59　曾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照系字、莊系字	eng[əŋ]	16	100%	徵蒸	16
其他	ing[iŋ]	14	82%	冰凝	17
	eng[əŋ]	2	6%	甑繒	
	yūn[yn]	1	6%	孕	

3.合口

合口呼，僅一例字「薨」，讀 hung[xuŋ]。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0　曾攝陽聲合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呼	ung[uŋ]	1	100%	薨	1

（八）深攝

深攝只有開口三等。

日母字，全數讀 žin/žen[ʐən]。žin、žen 兩者都在描寫相同的漢音[ʐən]，如「壬 žin」、「稔 žen」、「任 žin/žen」等字。先前在臻攝開口三等，也有類似情形。

知系字、照系字、莊系字，原則上讀 en[ən]，如「椹 žen（知）」、「針 jen（照）」、「參 ts'en（初）」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邪母字，齊口呼變撮口呼，原則上讀 iyūn[yn]，如「尋 siyūn」、「鱘 siyūn」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in/yen[in]，如「心 sin（心）」、「林 lin（來）」、「陰 yen（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部分字出現舌尖鼻音、舌根鼻音混淆的情形，列舉如下：

表5-61　深攝陽聲字舌尖鼻音、舌根鼻音混淆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臨	lín	lin	7	88%	臨月	8
		ling	1	12%	臨淸計畧	
廩	lǐn	lin	2	50%	廩給	4
		ling	2	50%	廩給銀庫	
稟	bǐng	bing	2	100%	稟賦	2

「臨」對音 ling，只在〈續入新語〉出現一次，前已論證，〈續入新語〉非官方所編。「廩」共出現四次，〈卷四〉兩次作 lin，〈卷廿〉、〈卷廿七〉作 ling，是屬於官方的失誤。「稟」既然在深攝，理應為舌尖鼻音，但對音與今國語都作舌根鼻音，不盡合理。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提及，多位學者在多份滿漢對音文獻，均注意到尖鼻音、舌根鼻音混淆的情形。就以《御製增訂清文鑑》來說，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不足以成為一個特殊現象。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2　深攝陽聲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日母字	en[ən]	3	60%	任稔	5
	in[ən]	2	40%	任壬	
知系字、照系字、莊系字	en[ən]	16	94%	椹針	17
	uwang[uaŋ]	1	3%	闖	
邪母字	iyūn[yn]	2	67%	尋鱘	3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iyan[ian]	1	33%	撚	
其他	in/yen[in]	32	91%	心林	35
	ing[iŋ]	3	9%	廩稟	

（九）咸攝

咸攝有開口、合口二呼，開口占滿第一到四等，合口只占三等。

1.開口一等

不論聲母，原則上讀 an[an]，如「膽 dan（端）」、「藍 lan（來）」、「暗 an（影）」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3　咸攝陽聲開口一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一等	an[an]	50	98%	膽藍	51
	en[ɔn]	1	2%	糝	

2.開口二等

知系字、莊系字，原則上讀 an[an]，如「站 jan（知）」、「攙 can（床）」、「讒 ts'an（床）」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即見系字、來母，洪音變細音，全數讀(i)yan[ian]，如「喊 hiyan（曉）」、「巖 yan（yan）」、「臉 liyan（來）」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4　咸攝陽聲開口二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莊系字	an[an]	10	91%	站攙	11
	a[a]	1	9%	杉	
其他	(i)yan[ian]	13	100%	喊巖	13

3.開口三等

非系字、照系字、日母字、知母字、徹母字、澄母字，原則上讀 an[an]，如「凡 fan（奉）」、「占 jan（照）」、「染 žan（日）」、「沾 jan（知）」等字，與今

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i)yan[ian]，如「劍 giyan（見）」、「艷 yan（喻）」、「黏 niyan/jan（娘）」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5　咸攝陽聲開口三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非系字、莊系字、日母字、知徹澄	an[an]	10	100%	凡占	10
其他	(i)yan[ian]	41	93%	劍艷	44
	an[an]	3	7%	腌	

4.開口四等

不論聲母，原則上讀 iyan[ian]，如「店 diyan（端）」、「念 niyan（泥）」、「嫌 hiyan（匣）」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6　咸攝陽聲開口四等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四等	iyan[ian]	16	84%	店念	19
	an[an]	1	5%	佔	
	in[in]	1	5%	妗	
	iyei[ie]	1	5%	慊	

5.合口

合口只有非系字，全數讀[an]，如「泛 fan（敷）」、「凡 fan（奉）」等字。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7　咸攝陽聲合口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	an[an]	5	100%	泛凡	5

三、入聲韻

（一）通攝

通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第一、三等。

1.一等（屋、沃）

不論聲母，不論開、合口，原則上讀 u/ū[u]，如「蠹 tu（定）」、「鵠 gu（匣）」、「屋 u（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8　通攝入聲一等（屋、沃）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通攝一等	u/ū[u]	39	98%	蠹鵠	40
	eo[əo]	1	2%	讀	

2.三等（屋、燭）

精系字、來母字，不論開、合口，原則上讀 u/ū[u]，極少部分讀 ioi[y]，如「足 dzu（精）」、「粟 su（心）」、「續 su/sioi（心）」、「錄 lu（來）」、「菉 lioi（來）」等字。精系字尚與今國語相似，但來母字就大不相同，幾乎全都是今天國語的文讀音，如「六 lu」、「綠 lu」等字。

見系字、喻母字，不論開、合口，全數讀 ioi[y]，如「菊 gioi（見）」、「玉 ioi（疑）」、「欲 ioi（喻）」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不論開、合口，原則上讀 u/ū[u]，如「目 mu（明）」、「辱 žu（日）」、「幅 fu（非）」等字，部分與今國語相似。

此系列字，在國語不少變讀為ㄡ[ou]，如「軸 ju/jeo（澄）」、「妯 ju（澄）」、「粥 ju（照）」、「熟 šu（禪）」、「肉 žu（日）」等字。但在《御製增訂清文鑑》，只有「軸」一例讀 eo，而且出現十五次，八字讀 ju，七次讀 jeo。可見，通攝入聲三等變讀[əo]或[ou]，此時才剛發生，尚不成氣候。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69　通攝入聲三等（屋、燭）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精系字、來母字	u[u]	12	80%	續足	15
	ioi[y]	3	20%	續菉	
見系字、喻母字	ioi[y]	15	100%	菊玉	15
其他	u[u]	39	93%	目辱	42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o[o]	2	5%	縮劚	
	eo[əo]	1	2%	軸	

（二）江攝（覺）

江攝入聲只有開口呼，只占第二等。

見系字，文讀讀(i)yo[io]，白讀讀 iyao[iao]，部分字文白異讀並存，如「角 giyo/giyao（見）」、「學 hiyo/hiyao（匣）」、「岳 yo（疑）」等字，此與今國語差異甚大。讀(i)yo[io]者，今國語全讀ㄩㄝ[ye]，除上列字例外，尚有「覺（見）」、「梮 giyo（見）」、「殼 kiyo（溪）[29]」、「樂 yo（疑）」、「嶽 yo（疑）」等字。

白讀音的起源，可能不會很早。查明末《西儒耳目資》，見系江攝入聲字，大都注寫為-io，如「角 gio」、「學 hio」、「岳 io」、「覺 gio」、「殼 k'io」、「樂 io」、「嶽 io」等字[30]。反觀，《西儒耳目資》-iao、-iue 等韻，卻無見系江攝入聲字。故可推論，《西儒耳目資》時代，江攝入聲的白讀音[iau]尚未出現，[io]也未變[ye]。

江攝入聲[io]變讀為[ye]，應晚於《御製增訂清文鑑》。其過程，應該是前高元音[i]使[o]發音位置往前、往中央靠攏，趨近於[e]；另一方面，圓唇元音[o]也使[i]圓唇化，變成[y]，以公式表達如下：

$$[io]\rightarrow[i^{w}ə]\rightarrow[yə]\rightarrow[ye]$$

在民國初年的老國音，正有ㄧㄛ[io]這樣的音，如「覺」、「岳」、「學」、等字[31]，情形與《御製增訂清文鑑》如出一轍。

而在今日北方方言系統中，赤峰方言、朝陽方言也仍保留[-io]這樣的音。赤峰方言、朝陽方言，沒有白讀音[iao]，但卻有[iɔ]、[yə]，兩音並存、變讀，沒什麼明確規律[32]。[iɔ]變[yə]，明顯是[i]圓唇化為[y]，[ɔ]同時往中央靠攏變[ə]。赤峰方言與朝陽方言的現象，正可佐證上列公式。

整個演變關係，以圖表示如下：

[29] 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共收ㄎㄜˊ（ké）、ㄑㄧㄠˋ（qiào）、ㄑㄩㄝˋ（què）三種讀音。

[30]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70a-71b。

[31] 徐芳敏：〈老國音與切韻音〉，頁 798。

[32] 張世方：《北京官話語音研究》，頁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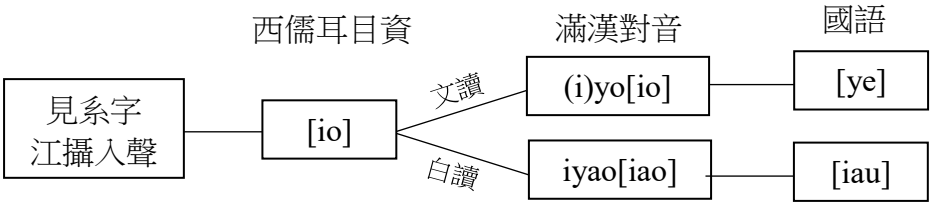


圖5-5　江攝入聲（覺）[io]演變圖

其他聲母，文讀讀 o[o]，白讀讀 ao[ao]，部分字文白異讀並，如「剝 bo/bao（幫）」、「雹 bao（並）」、「桌 jo（知）」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0　江攝入聲（覺）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	(i)yo[io]	9	82%	學角	11
	iyao[iao]	2	18%	學角	
其他	o[o]	17	77%	剝桌	22
	ao[ao]	3	13%	剝雹	
	u[u]	1	5%	璞	
	i[i]	1	5%	鸙	

（已刪「殼 geo」等疑似訛字。）

（三）臻攝

臻攝有開口、合口二呼，開口只占第三等，合口占第一、三等。

1.開口三等（質、迄）

知系字、照系字、日母字，原則上讀[ï]，如「秩 jy（澄）」、「蛭 jy（照）」、「日 žï）」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i[i]，如「必 bi（幫）」、「吉 gi（見）」、「一 i（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1　臻攝入聲開口三等（質、迄）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	[ï]	9	90%	秩日	10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照系字、日母字	e[ə]	1	10%	瑟	
其他	i[i]	25	88%	必一	28
	[ï]	1	4%	吃	
	e[ə]	1	4%	疙	
	iyei[ie]	1	4%	詰	

2.合口一等（沒）

幫系字，主要讀 o[o]，次要 e[ə]的讀音。茲將幫系字全數列舉如下：

表5-72　臻攝入聲合口一等（沒）幫系字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餑	bó	bo	32	94%	內餑餑房	34
		be	2	6%	搓餑餑條	
脖	bó	bo	16	84%	掐脖子	19
		be	3	16%	脖項跳脈	
沒	méi	mo	11	38%	沒有	29
		mu	18	62%	沒了	
桲	bó	bo	1	100%	榲桲	1
孛	bèi	bo	1	100%	月孛星	1

查《西儒耳目資》，均未收入上列字例。

雙唇音入聲字，o[o]、e[ə]常相互伴隨出現，此現象亦出現在山攝入聲開口一等、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果攝開口一等、果攝合口一等、宕攝入聲開口一等、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u/ū[u]，如「突 tu（定）」、「鶻 gu/hū（見/匣）」、「猝 ts'u（清）」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3　臻攝入聲合口一等（沒）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o[o]	5	63%	餑脖	8
	e[ə]	2	25%	餑脖	
	u[u]	1	12%	沒	
其他	u/ū[u]	10	76%	突鶻	13
	ui[ui]	1	8%	朏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e[ə]	1	8%	訥	
	wen[uən]	1	8%	榲	

3.合口三等（術、物）

合口三等，只有見系字、影母字，全數讀 ioi[y]，如「橘 gioi（見）」、「鬱 ioi（影）」、「尉 ioi（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4　臻攝入聲合口三等（術、物）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三等	ioi[y]	4	100%	橘鬱	4

（四）山攝

山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滿第一到四等。

1.開口一等（曷）

見系字、影母字，主要讀 e[ə]，次要讀 o[o]，如「割 ge（見）」、「喝 he（曉）」、「頞 e（影）」、「閼 o（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但是，若對照明末《西儒耳目資》，見系山攝有開口一等，卻是讀[o][33]。可以推知，此系列字，原先是讀 o[o]，而後變讀 e[ə]，而且此音變幾乎已完成，只剩「閼 o（影）」一個孑遺。

此類 o[o]、e[ə]兩讀伴隨出現的情形，亦出現在臻攝入聲合口一等、山攝入聲開口一等、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果攝開口一等、果攝合口一等、宕攝入聲開口一等、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其他聲母，全數讀 a[a]，如「達 da（定）」、「薩 sa（心）」、「辣 la（來）」，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5　山攝入聲開口一等（曷）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影母字	e[ə]	9	82%	割喝	11
	o[o]	1	9%	閼	

[33]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20b-22b。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iyei[ie]	1	9%	蝎	
其他	a[a]	8	100%	達薩	8

2.開口二等（黠、鎋）

見系字、影母字，原則上洪音變細音，讀(i)ya[ia]，如「瞎 hiya（曉）」、「軋 ya（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仍維持二等的洪音特徵，全數讀 a[a]，如「八 ba（幫）」、「紮 ja（莊）」、「剎 ca（初）」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6　山攝入聲開口二等（黠、鎋）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影母字	(i)ya[ia]	5	72%	瞎軋	7
	e[ə]	1	14%	鶷	
	i[i]	1	14%	鴶	
其他	a[a]	10	100%	八紮	10

3.開口三等（月、薛）

知系字、照系字、日母字，全數讀 e[ə]，如「哲 je（知）」、「折 je/še（照）」、「熱 že（日）」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全數讀 iyei[ie]，如「滅 miyei（明）」、「孽 niyei（疑）」、「列 liyei（來）」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7　山攝入聲開口三等（月、薛）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照系字、日母字	e[ə]	10	100%	哲熱	10
其他	iyei[ie]	15	100%	滅孽	15

4.開口四等（屑）

開口四等，不論聲母，全數讀 iyei[ie]，如「篾 miyei（明）」、「桔 giyei（見）」、「臬 niyei（疑）」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78　山攝入聲開口四等（屑）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四等	iyei[ie]	9	100%	篾桔	9

5.合口一等（末）

幫系字，部分讀 o[o]，部分讀 e[ə]的讀音，一些字同時出現 o[o]、e[ə]二讀，幫系字全數列舉如下：

表5-79　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末）幫系字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抹	mǒ	mo	4	19%	擦抹	21
		me	17	81%	塗抹	
沫	mò	mo	9	82%	吐唾沫	11
		me	2	18%	氣的吐沫	
末	mò	mo	3	43%	直到末尾	7
		me	4	57%	末尾	
撥	bō	bo	4	57%	使撥正	7
		be	3	43%	撥正	
缽	bō	bo	6	100%	擂缽	6
魅	mò	me	3	100%	鯕魅魚	3
鴽	mò	mo	1	100%	鴽鴄	1
跋	bá	ba	1	100%	跋	1
魃	bá	ba	1	100%	旱魃	1

查《西儒耳目資》，幫系山攝入聲合口一等字，均注寫為-o[o][34]。可以推知，此系列字原本讀 o[o]，而後變為 e[ə]。此類 o[o]、e[ə]伴隨出現的現象，亦出現在臻攝入聲合口一等、山攝入聲開口一等、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果攝開口一等、果攝合口一等、宕攝入聲開口一等、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其他聲母，全數讀 o[o]，如「奪 do（定）」、「活 ho/h'o（匣）」、「捋 lo（來）」，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34]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6a-7a、20b-22b。

表5-80　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末）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o[o]	8	53%	抹缽	15
	e[ə]	5	33%	抹鈸	
	a[a]	2	13%	跋魃	
其他	o[o]	10	100%	奪活	10

6.合口二等（黠、鎋）

幫系字、娘母字，合口變開口，全數讀 a[a]，如「扒 ba/pa（幫）」、「拔 ba（並）」、「貀 na（娘）」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u)wa/(ū)wa[uwa]，如「滑 hūwa（匣）」、「刷 šuwa（疏）」、「宊 wa（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81　山攝入聲合口二等（黠、鎋）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娘母字	a[a]	4	100%	扒拔	4
其他	(u)wa/(ū)wa[uwa]	6	86%	滑刷	7
	a[a]	1	14%	劗	

7.合口三等（月、薛）

非母、敷母、奉母、娘母等字，合口變開口，全數讀 a[a]，如「發 fa（非）」、「吶 na（娘）」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微母字，細音變洪音，僅「襪」一例字，讀 wa[wa]，與今國語相同。

照系字，全數讀 o[o]，如「拙 jo（照）」、「說 šo（審）」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來母字，合口變開口，僅「劣」一例字，讀 liyei[lie]，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全數讀 iowei/yuwei[ye]，如「月 yuwei（疑）」、「雪 siowei（心）」、「越（為）」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82　山攝入聲合口三等（月、薛）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非敷奉、娘母字	a[a]	7	100%	發吶	7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微母字	wa[wa]	1	100%	襪	1
照系字	o[o]	2	100%	拙說	2
來母字	iyei[ie]	1	100%	劣	1
其他	iowei/yuwei[ye]	19	100%	月雪	19

8.合口四等（屑）

合口四等，只有見系字，全數讀 iowei[ye]，如「決 giowei（見）」、「血 hiowei（曉）」、「穴 hiowei（匣）」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83　山攝入聲合口四等（屑）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四等	iowei[ye]	6	100%	決血	6

（五）宕攝

宕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第一、三等。

1.開口一等（鐸）

幫系字、影母字，部分讀 o[o]，部分讀 e[ə]。若干字同時出現兩種讀音，全數列舉如下：

表5-84　幫系字、影母字宕攝入聲開口一等（鐸）[o]、[ə]兩讀字例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薄	bó	bo	17	77%	刻薄	22
		be	5	23%	不刻薄	
摸	mō	mo	3	75%	摸索	4
		me	1	25%	摸索着走	
搏	bó	bo	1	50%	搏拊鼓	2
		be	1	50%	搏黍	
惡	è	o	1	6%	惡那西約	16
		e	15	94%	狗惡聲叫	
幕	mù	mo	1	50%	幃幕	2
		mu	1	50%	幕賓	

查明末《西儒耳目資》，幫系字、影母宕攝開口一等字，均注為 o[o][35]。

來母字，文讀讀 o[o]，白讀讀 ao[ao]，許多字同時出現文白異讀，如「樂 lo」、「烙 lo/lao」、「絡 lo/lao」、「酪 lao」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見系字，今國語全數讀ㄜ[ɤ]。滿漢對音，部分讀 o[o]，部分讀 e[ə]，白讀讀 ao[ao]，規律紛雜，既有幫系字、影母字的 o[o]、e[ə]變讀現象，又有來母字 o[o]、ao[ao]變讀的現象。由於見系字不多，可以遍舉，見如下表：

表5-85　宕攝入聲開口一等（鐸）見系字

漢字	國語	中原音韻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閣	gé	蕭豪	g'o	10	91%	暖閣	11
			ge	1	9%	東閣	
貉	hé	-	ho	1	25%	打獾貉的木墩	4
			hao	2	50%	貉子皮	
			h'ao	1	25%	貉	
鶴	hè	歌戈、蕭豪	ho	11	100%	仙鶴	11
鄂	è	歌戈	o	3	100%	鄂登城	3
噩	è	-	o	1	100%	作噩	1
鶚	è	歌戈、蕭豪	o	1	100%	鶚	1
各	gè	蕭豪	ge	24	100%	各樣	24
格	gé	皆來	ge	15	100%	骨格	15
胳	gē	-	ge	1	100%	胳肢窩	1

見系宕攝入聲開口一等字，大致散落在《中原音韻》歌戈、蕭豪兩韻，因此 o[o]、ao[ao]兩讀的現象，其來有自。在《御製增訂清文鑑》時代，[o]開始漸漸變讀為 e[ə]，但未徹底完成。到了國語，雖然來母尚存[ao]音，見系字[ao]音卻已失落不存；另一方面，[o]→[ə]的變化未曾停歇，最終全數讀[ɤ]，以圖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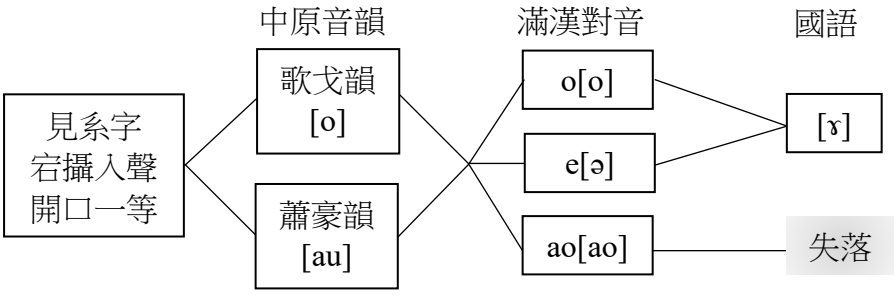


圖5-6　見系字宕攝入聲開口一等（鐸）演變圖

[35]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6b、20b-21b。

另又查《西儒耳目資》，見系宕攝入聲開口一等字，主要注寫為 o[o]，僅有一例外「格」，兼有 ké、kŏ 兩讀[36]，上面的撇、勾是作者發明的聲調符號。綜合幫系字、見系字、影母字來看，可以推知，此系列字在《西儒耳目資》原則上均讀 o[o]；《西儒耳目資》之後，o[o]漸變為[ə]；正當《御製增訂清文鑑》之時，此音變尚不成氣候，只改變了一半數，尚存一半仍如舊讀 o[o]。此類 o[o]、e[ə]混讀的現象，亦出現在臻攝合口一等、山攝入聲開口一等、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果攝開口一等、果攝合口一等、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其他聲母，即端系字、精系字，全數讀 o[o]，如「鐸 do（定）」、「作 dzo（精）」、「鑿 dzo（精）」，與今國語相似。

四、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86　宕攝入聲開口一等（鐸）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影母字	o[o]	11	58%	薄鎛	19
	e[ə]	7	37%	薄箔	
	u[u]	1	5%	幕	
來母字	o[o]	9	69%	烙樂	13
	ao[ao]	3	23%	烙酪	
	iyo[io]	1	8%	剝	
見系字	o[o]	6	50%	閣貉	12
	e[ə]	4	33%	閣各	
	ao[ao]	2	17%	貉	
其他	o[o]	11	100%	鐸作	11

2.開口三等（藥）

精系字，文讀讀 iyo[io]，白讀讀 iyao[iao]，如「雀 ciyo/ciyao（精）」、「鵲 ciyo/ciyao（清）」、「削 siyo/siyao（心）」等字。

精系字對音 iyao[iao]，此情形與今國語相似。對音 iyo[io]，可上溯明末的《西儒耳目資》，到了老國音也注為ㄧㄛ[io][37]，到現代國語才演變為ㄩㄝ[ye]，此[io]→[ye]的情形，在江攝亦曾出現。

見系字、來母字、喻母字，文讀讀(i)yo[io]，白讀讀 iyao[iao]，如「虐 niyo（疑）」、「略 liyo/liyao（來）」、「鑰 yo（喻）」。

大致上，對音 iyao[iao]，到國語還是讀ㄧㄠ；對音 iyo[io]，到國語，部分

[36]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6a、21a。

[37] 徐芳敏：〈老國音與切韻音〉，頁 798。

變ㄩㄝ[ye]，部分變ㄧㄠ[iau]。以圖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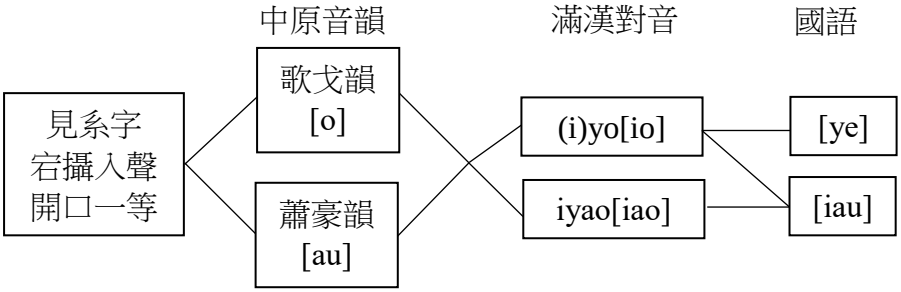


圖5-7　見系字、來母字、喻母字宕攝入聲開口三等（藥）演變圖

其他聲母，即知系字、照系字、日母字，原則上讀 o[o]，如「著 jo（知）」、「灼 jo（照）」、「若（日）」等字。此系列字，部分到國語讀ㄠ[au]，如「勺 jo/šao（照）」、「杓 šo（禪）」、「芍 šo（禪）」等字。如果說文讀讀 o[o]，白讀讀 ao[ao]，那麼此系列字，文讀變白讀的情形，並不激烈，才在萌發階段。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87　宕攝入聲開口三等（藥）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精系字	iyo[io]	5	50%	雀鵲	10
	iyao[iao]	5	50%	雀鵲	
見系字、來母字、喻母字	(i)yo[io]	12	92%	略虐	13
	iyao[iao]	1	8%	略	
其他	o[o]	11	92%	勺著	12
	ao[ao]	1	8%	勺	

（已刪「灼 jo」等疑似訛字。）

3.合口一等（鐸）

合口一等，僅有見母字、影母字。

見母字，僅有「郭」、「椁」兩個字例，均讀 g'o[ko]，與今國語相同。

影母字，僅有「蠖」一個字例，讀 hū[xu]，今國語讀 huò。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88　宕攝入聲合口一等（鐸）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母字	o[o]	2	100%	郭椁	2
影母字	ū[u]	1	100%	蠖	1

4.合口三等（藥）

合口三等，僅有見母字、為母字。
見母字，僅有「玃」一個字例，讀 giyo[kio]，今國語讀 jué。
為母字，僅有「籰」一個字例，讀 gioi[ky]，今國語讀 yuè。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89　宕攝入聲合口三等（藥）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母字	iyo[io]	1	100%	玃	1
為母字	ioi[y]	1	100%	籰	1

（六）梗攝

梗攝有開口、合口二呼，開口占第二、三、四等，合口占第二、三等。

1.開口二等（陌、麥）

幫系字，文讀讀 e[ə]，白讀讀 ai[ai]，部分讀[o]，如「柏 be/bai（幫）」、「百 be（幫）」、「迫 pe（幫）」、「拍 pai（滂）」、「脈 me/mo（明）」、「麥 me/mai（明）」、「貊 mo（明）」末等字。

查《西儒耳目資》，幫系字梗攝入聲開口二，均注寫為 e[ə][38]。可以確知，梗攝入聲開口二字，本來舊讀 e[ə]，後衍生白讀 ai[ai]，這是第一則規律。不過，但凡雙唇音，o[o]、e[ə]常相混讀，故本應讀 e[ə]，部分自己變作 o[o]，這是第二規律。在這兩條規律的同時作用下，才出現 e[ə]、ai[ai]、[o]並存的局面。

o[o]、e[ə]混讀的情形，可見於臻攝入聲合口一等、山攝入聲開口一等、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果攝開口一等、果攝合口一等、宕攝入聲開口一等、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知系字、莊系字，文讀讀 e[ə]，白讀讀 ai[ai]，部分讀 a[a]，如「澤 je/dze（澄）」、「宅 jai（澄）」、「窄 dze/jai（莊）」、「蚱 ja（莊）」等字。音變規律大致與今國語相似，但個別字的讀音又往往與國語不同。

[38]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6b、21a-21b。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e[ə]，如「革 ge（見）」、「核 he/hū（匣）」、「扼 e（影）」，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0　梗攝入聲開口二等（陌、麥）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幫系字	e[ə]	11	58%	柏脈	19
	[o]	4	21%	脈貊	
	ai[ai]	3	16%	柏拍	
	i[i]	1	5%	擘	
知系字、莊系字	e[ə]	11	64%	窄澤	17
	ai[ai]	3	18%	窄宅	
	a[a]	3	18%	蚱柵	
其他	e[ə]	14	88%	核革	16
	ū[u]	1	6%	核	
	a[a]	1	6%	喀	

2.開口三等（陌、昔）

知系字、照系字，原則上讀[ï]，如「擲 jy（澄）」、「炙 jy（照）」、「石 ši/dan（禪）」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喻母字，部分讀[i]，部分讀 ye[jə]，如「亦 i」、「譯 i」、「液 ye」、「掖 ye」，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全數讀 i[i]，如「璧 bi（幫）」、「隙 hi/si（溪）」、「昔（心）」、「益 i（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1　梗攝入聲開口三等（陌、昔）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照系字	[ï]	8	73%	擲炙	11
	an[an]	1	9%	石	
	o[o]	1	9%	碩	
	e[ə]	1	9%	螫	
喻母字	[i]	4	67%	亦譯	6
	ye[jə]	2	33%	液掖	
其他	i[i]	24	100%	璧隙	24

3.開口四等（錫）

開口四等，不論聲母，原則上讀 i[i]，如「的 di（端）」、「歷 lii（來）」、「激 gi（見）」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2　梗攝入聲開口四等（錫）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四等	i[i]	31	97%	的歷	32
	[ï]	1	3%	喫	

4.合口（陌、麥、昔）

合口二等，只有見系字，原則上讀 o[o]，如「嘓 g'o（見）」、「畫 ho（匣）」、「劃 ho/hūwa（匣）」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合口三等，只有喻母字，今國語全讀ㄧ[i]。滿漢對音仍保持合口三等的撮口呼特徵，全數讀 ioi[y]，如「役 ioi」、「疫 ioi」等字。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3　梗攝入聲合口（陌、麥、昔）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二等	o[o]	5	83%	劃嘓	6
	ūwa[ua]	1	67%	劃	
合口三等	ioi[y]	2	100%	役疫	2

（七）曾攝

曾攝有開口、合口二呼，占第一、三等。

1.開口一等（德）

開口一等，不論聲母，原則上文讀讀 e[ə]，白讀讀 ei[ei]，部分字同時出現文白異讀，如「北 be/bei（幫）」、「墨 me（明）」、「得 de（端）」、「黑 he/hei（曉）」、「賊 dze/dzei（賊）」等字。此類字，今國語不少已無文讀音，只有白讀音。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4　曾攝入聲開口一等（德）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開口一等	e[ə]	15	79%	北黑	19
	ei[ei]	3	16%	北黑	
	u[u]	1	5%	蔔	

2.開口三等（職）

照系字、澄母字，全數讀[ï]，如「職 jy（照）」、「食 ši（神）」、「殖 ši（禪）」、「直 jy（澄）」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莊系字，全數讀 e[ə]，如「側 ts'e（莊）」、「色 se/še（疏）」、「穡še（疏）」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i[i]，如「逼 bi（幫）」、「即 ji（精）」、「億 i（影）」、「翼 i（喻）」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5　曾攝入聲開口三等（職）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照系字、澄母字	[ï]	8	100%	職食	8
莊系字	e[ə]	8	100%	側色	8
其他	i[i]	10	91%	逼即	11
	ioi[y]	1	9%	戮	

（已刪「稄 so」、「側 dze」等疑似訛字。）

3.合口（德、職）

合口一等，只有見系字，部分讀 o[o]，部分讀 uwe/ūwe[uə]，列舉所有字例如下：

表5-96　曾攝入聲合口一等字（德、職）字例

漢字	國語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或	huò	ho	6	86%	間或喫	7
		hūwe	1	14%	間或	
惑	huò	ho	3	100%	疑惑	3
國	guó	guwe	17	100%	外國	17

像這樣見系字 o[o]、uwe[uə]兩音相伴隨出現，也出現在果攝合口一等。前

已論證，[uə]應是自[o]分化出來，僅只是初冒出頭，很快便發展不下去，退回原本的[o]，到了國語讀[uo]。

合口三等，只有為母字「域」單一字例，《御製增訂清文鑑》祖本僅出現一次，讀 ioi[y]；〈續入新語〉出現一次，讀 yo[io]。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7　曾攝入聲合口（德、職）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合口一等	o[o]	2	50%	或惑	4
	uwe/ūwe[uə]	2	50%	國	
合口三等	ioi[y]	1	50%	域	2
	yo[io]	1	50%	域	

（八）深攝（緝）

深攝只有開口呼，只占第三等。

照系字，全數讀[ï]，如「執 jy（照）」、「濕 ši（審）」、「十 ši（禪）」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莊系字、澄母字，全數讀 e[ə]，如「澀 še/se（疏）」、「蟄 je（澄）」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日母字，只有「入」一字例，讀 žu[ʐu]。

其他聲母，全數讀 i[i]，如「級 gi（見）」、「立 lii（來）」、「揖 i（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8　深攝入聲（緝）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照系字	[ï]	6	100%	執濕	6
莊系字、澄母字	e[ə]	3	100%	澀蟄	3
日母字	u[u]	1	100%	入	1
其他	i[i]	15	100%	級立	15

（九）咸攝

咸攝只有開口呼，占滿第一到四等。

1.一等（合、盍）

見系字，部分讀 e[ə]，部分讀 o[o]，部分讀 a[a]，如「閘 ja（見）」、「蛤 ge/ha（見）」、「哈 ha（疑）」、「合 he/ho（匣）」、「闔 ho（匣）」等字。其讀 a[a]，今國語仍讀ㄚ[a]；惟其讀 o[o]者，今國語全數讀ㄜ[ɤ]。

查明末《西儒耳目資》，見系咸攝入聲一等字，均注寫為 o[o][39]。可以推知，此系列字在《西儒耳目資》原是讀 o[o]，《御製增訂清文鑑》的 e[ə]純然是後起的音變。

o[o]、e[ə]相互伴隨出現，亦見於臻攝入聲合口一等、山攝入聲開口一等、山攝入聲合口一等、果攝開口一等、果攝合口一等、宕攝入聲開口一等、梗攝入聲開口二等。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a[a]，如「答 da（端）」、「雜 dza（從）」、「蠟 la（來）」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99　咸攝入聲一等（合、盍）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	e[ə]	4	40%	蛤合	10
	o[o]	3	30%	合闔	
	a[a]	3	30%	蛤閘	
其他	a[a]	16	94%	答雜	17
	an[an]	1	6%	譫	

2.二等（洽、狎）

知系字、莊系字，全數讀 a[a]，如「箚 ja（知）」、「插 ca（初）」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即見系字、影母字，原則上讀(i)ya[ia]，如「甲 giya（見）」、「洽 hiya（匣）」、「鴨 ya（影」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0　咸攝入聲二等（洽、狎）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知系字、莊系字	a[a]	2	100%	箚插	2
其他	(i)ya[ia]	14	93%	甲洽	15
	wa[wa]	1	7%	凹	

[39]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頁 6a-7a、23a-24b。

3.三等（葉、業）

非系字，全數讀 a[a]，如「法 fa（非）」、「乏 fa（奉）」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照系字，全數讀 e[ə]，如「摺 je（照）」、「涉 še（禪）」等字，與今國語相同。

其他聲母，原則上讀(i)ye(i)[ie]，如「鑷 niyei（娘）」、「刼 giyei（見）」、「獵 liyei（來）」、「葉 ye（喻）」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1　咸攝入聲三等（葉、業）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非系字	a[a]	2	100%	法乏	2
照系字	e[ə]	2	100%	摺涉	2
其他	(i)ye(i)[ie]	11	92%	鑷刼	12
	e[ə]	1	8%	睪	

（已刪「歃 ca」等疑似訛字。）

4.四等（帖）

見系字，部分讀 iya[ia]，部分讀 iyei[ie]，如「頰 giya（見）」、「莢 giya（見）」、「協 hiyei（匣）」等字，與今國語相似。

其他聲母，即端系字，原則上讀 iye(i)[ie]，如「貼 tiyei（透）」、「揲 diyei（定）」、「攝 niyei/niye（泥）」，與今國語相似。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2　咸攝入聲四等（帖）對當關係表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字例	總計
見系字	iya[ia]	2	67%	頰莢	3
	iyei[ie]	1	33%	協	
其他	iye(i)[ie]	8	73%	貼揲	11
	an[an]	2	18%	跕靼	
	iyan[ian]	1	9%	捻	

第三節　與國語的對當關係

若以今國語上溯乾隆年間《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韻母尚屬接近，只多了ㄨㄜ[uə]、ㄧㄛ[io]，少了ㄨㄛ[uo]。不過，國語與滿漢對音，有時可能各來

自於不同的《廣韻》反切，也就是說，《廣韻》一字有多種反切，今天國語來自甲反切，滿按對音卻來自乙反切，古音來源不同，自然韻母可能有異。

由今國語上溯滿漢對音，亦可以更加解兩者之間的差異程度。

一、ㄧ i[i]、ㄨ u[u]、ㄩ ü[y]

國語ㄧ i[i]（注音符號／漢語拼音／國際音標），原則上讀 i[i]。

國語ㄨ u[u]，原則上讀 u/ū[u]。

國語ㄩ ü[y]，原則上讀 ioi[y]。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3　國語ㄧ i[i]、ㄨ u[u]、ㄩ ü[y]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ㄧ i[i]		i[i]	370	97%	382
		ei[ei]	6	1%	
		ioi[y]	3	0.7%	
		[ï]	2	0.5%	
		an[an]	1	0.2%	
ㄨ u[u]		u/ū[u]	378	96%	393
		o[o]	6	1%	
		ao[ao]	3	1%	
		ioi[y]	3	1%	
		uwa/ūwa[ua]	2	0.5%	
		ui[ui]	1	0.2%	
ㄩ ü[y]		ioi[y]	130	95%	142
		u[u]	7	1%	
		eo[əo]	1	0.7%	
		o[o]	1	0.7%	
		yo[io]	1	0.7%	
		a[a]	1	0.7%	
		yao[jao]	1	0.7%	

（已刪「唬 hiya」、「距 kioi」等疑似訛字。）

二、ㄚ a[a]

國語ㄚ a[a]，原則上讀 a[a]

國語ㄧㄚ ya[ia]，原則上讀(i)ya[ia]。

國語ㄨㄚ wa[ua]，原則上讀 uwa/ūwa[ua]。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4　國語ㄚ a[a]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ㄚ a[a]		a[a]	143	93%	153
		o[o]	5	3%	
		iya[ia]	1	0.6%	
		ai[ai]	1	0.6%	
		e[ə]	1	0.6%	
		i[i]	1	0.6%	
		[ï]	1	0.6%	
ㄧㄚ ya[ia]		(i)ya[ia]	58	93%	62
		e[ə]	2	3%	
		yai[jai]	1	2%	
		a[a]	1	2%	
ㄨㄚ wa[ua]		(u)wa/(ū)wa[ua]	41	91%	45
		o[o]	3	7%	
		a[a]	1	2%	

（已刪「掐 kiya」、「鎈 ts'o」等疑似訛字。）

三、ㄛ o[o]

國語ㄛ o[o]，只配唇音聲母ㄅ b[p]、ㄆ p[p^{h}]、ㄇ m[m]、ㄈ f[f]等，主要讀 o[o]，次要讀 e[ə]。本章第二節〈與《廣韻》的對當關係〉曾多次提到，當聲母為唇音時，[o]、[ə]常伴隨出現，交替變讀。

國語ㄨㄛ wo[uo]，配舌根音聲母（ㄍ g[k]、ㄎ k[k^{h}]、ㄏ h[x]）及零聲母，主要讀 o[o]，次要讀(u)we/(ū)we[uə]。今國語已不容許ㄨㄜ[uɤ]這樣的讀音。

國語ㄨㄛ wo[uo]，配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o[o]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5　國語ㄛ o[o]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ㄛ o[o]		o[o]	44	57%	77
		e[ə]	27	35%	
		ao[ao]	2	3%	
		u[u]	2	3%	
		ai[ai]	1	1%	
		i[i]	1	1%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ㄨㄛ wo[uo]	舌根音、零聲母	o[o]	29	71%	41
		(u)we/(ū)we[uə]	10	24%	
		wa[wa]	1	2%	
		ū[u]	1	2%	
	其他	o[o]	111	94%	118
		u[u]	2	2%	
		ao[ao]	2	2%	
		a[a]	1	0.8%	
		iyo[io]	1	0.8%	
		eng[əŋ]	1	0.8%	

四、ㄜ e[ɤ]

國語ㄜ e[ɤ]，配舌根音聲母（ㄍ g[k]、ㄎ k[k^h]、ㄏ h[x]）及零聲母，主要讀 e[ə]，次要讀 o[o]。本章第二節〈與《廣韻》的對當關係〉曾提到，當聲母為舌根音、零聲母時，[ə]、[o]有時會伴隨出現，交替變讀。

國語ㄜ e[ɤ]，配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e[ə]。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6　國語ㄜ e[ɤ]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ㄜ e[ɤ]	舌根音、零聲母	e[ə]	58	61%	95
		o[o]	28	29%	
		ao[ao]	2	2%	
		a[a]	2	2%	
		ai[ai]	1	1%	
		ya[ja]	1	1%	
		iyao[iao]	1	1%	
		yo[io]	1	1%	
		ū[u]	1	1%	
	其他	e[ə]	66	88%	75
		o[o]	4	5%	
		i[i]	2	3%	
		iyei[ie]	1	1%	
		iyao[iao]	1	1%	
		ai[ai]	1	1%	

（已刪「稜 so」等疑似訛字。）

五、ㄝ e[e]

國語ㄧㄝ ye[ie]，配中古見系字聲母，主要讀(i)ye(i)[ie]，次要讀 iyai[iai]。本章第二節〈與《廣韻》的對當關係〉曾提到，國語本不容許[iai]這樣的音，《御製增訂清文鑑》已見此跡象，[iai]漸變讀為[ie]。

國語ㄧㄝ ye[ie]，配其他聲母，原則上讀(i)ye(i)[ie]。

國語ㄩㄝ yue[ye]，中古江攝入聲、宕攝入聲，主要讀文讀音(i)yo[io]，次要讀白讀音 iyao[iao]。

國語ㄩㄝ yue[ye]，其他韻攝、聲調，原則上讀 iowei/yuwei[ye]。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7　國語ㄝ e[e]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4	數量	比例	總計
ㄧㄝ ye[ie]	中古見系字	(i)ye(i)[ie]	26	58%	45
		iyai[iai]	18	40%	
		iowei[ye]	1	2%	
	其他	(i)ye(i)[ie]	73	89%	82
		iowei[ye]	2	2%	
		ai[ai]	1	1%	
		yai[jai]	1	1%	
		i[i]	1	1%	
		e[ə]	1	1%	
		an[an]	1	1%	
		yan[jan]	1	1%	
		yen[in]	1	1%	
ㄩㄝ yue[ye]	江攝入聲、宕攝入聲	(i)yo[io]	24	77%	31
		iyao[iao]	6	20%	
		ioi[y]	1	3%	
	其他	iowei/yuwei[ye]	28	93%	30
		iyei[ie]	1	3%	
		ioi[y]	1	3%	

六、ㄞ ai[ai]

國語ㄞ ai[ai]，配中古見系字、影母字聲母，主要讀 ai[ai]，次要讀(i)yai[iai]。本章第二節〈與《廣韻》的對當關係〉曾提到，國語本不容許[iai]這樣的音，《御製增訂清文鑑》已見此跡象，有的[iai]漸變讀為[ie]，有的[iai]漸變

讀為[ai]。

國語ㄞ ai[ai]，配其他聲母，主要讀 ai[ai]，次要讀 e[ə]。e[ə]來自梗攝入聲開口一等字，其文讀讀[ə]，白讀讀 ai[ai]。《御製增訂清文鑑》注為文讀，但今國語讀為白讀。

國語一ㄞ yai[iai]，幾乎已消亡殆盡，殘存不多，滿漢對音全數讀 yai[jai]。

國語ㄨㄞ wai[uai]，原則上讀(u)wai[uai]。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8　國語ㄞ ai[ai]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ㄞ ai[ai]	中古見系字、影母字	ai[ai]	28	85%	33
		(i)yai[iai]	4	12%	
		ūwan[uan]	1	3%	
	其他	ai[ai]	82	89%	92
		e[ə]	8	9%	
		a[a]	1	1%	
		o[o]	1	1%	
一ㄞ yai[iai]		yai[jai]	2	100%	2
ㄨㄞ wai[uai]		(u)wai[uai]	20	83%	24
		ui/ūi[ui]	2	8%	
		ai[ai]	1	4%	
		ūwa[ua]	1	4%	

七、ㄟ ei[ei]

國語ㄟ ei[ei]，配ㄋ n[n]、ㄌ l[l]聲母，部分讀 ui[ui]，部分讀 ei[ei]。此類字於中古音都是合口呼，滿漢對音部分仍保持合口，部分已變開口。

國語ㄟ ei[ei]，配其他聲母，主要讀 ei[ei]，次要讀 e[ə]、o[o]。e[ə]、o[o]兩音來自中古臻攝入聲合口一等、曾攝入聲開口一等，白讀讀 ei[ei]，文讀讀 e[ə]、o[o]。

國語ㄨㄟ wei[uei]，零聲母，原則上讀 wei[wei]。

國語ㄨㄟ wei[uei]，有聲母，主要讀 ui/ūi[ui]，次要讀 uwei[uei]。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09　國語ㄟ ei[ei]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ㄟ ei[ei]	ㄋ n[n]、	ui[ui]	11	58%	19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ㄌ l[l]	ei[ei]	7	37%	
		e[ə]	1	5%	
	其他	ei[ei]	52	78%	67
		e[ə]	5	7%	
		i[i]	3	4%	
		o[o]	2	3%	
		u[u]	2	3%	
		ui[ui]	1	1%	
		ai[ai]	1	1%	
		ao[ao]	1	1%	
ㄨㄟ wei[uei]	零聲母	wei[wei]	30	94%	32
		ioi[y]	2	6%	
	有聲母	ui/ūi[ui]	102	95%	107
		uwei[uei]	4	4%	
		o[o]	1	1%	

（已刪「輝 hoi」等疑似訛字。）

八、ㄠ ao[au]

國語ㄠ ao[au]，江攝入聲、宕攝入聲，文讀讀 o[o]，白讀讀 ao[o]。

國語ㄠ ao[au]，其他韻攝、聲調，原則上讀 ao/oo[ao]。

國語ㄧㄠ yao[iau]，江攝入聲、宕攝入聲，文讀讀(i)yo[io]，白讀讀 iyao[iao]。

國語ㄧㄠ yao[iau]，其他韻攝、聲調，原則上讀(i)yao[iao]。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10　國語ㄠ ao[au]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ㄠ ao[au]	江攝入聲、宕攝入聲	[o]	6	60%	10
		ao[o]	4	40%	
	其他	ao/oo[ao]	178	96%	185
		iyao[iao]	2	1%	
		u[u]	2	1%	
		iya[ia]	1	1%	
		e[ə]	1	1%	
		wa[wa]	1	1%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ㄧㄠ yao[iau]	江攝入聲、宕攝入聲	(i)yo[io]	4	57%	7
		iyao[iao]	3	43%	
	其他	(i)yao/(i)yoo[iao]	156	98%	160
		yo[io]	2	1%	
		i[i]	1	0.6%	
		ui[ui]	1	0.6%	

（已刪「料 liyo」、「棹 jo」、「殼 hiyo」等疑似訛字。）

九、ㄡ ou[ou]

國語ㄡ ou[ou]，主要讀 eo[əo]，次要讀[u]。讀[u]者，主要來自通攝入聲三等、遇攝開口一等的文讀音。

國語ㄧㄡ you[iou]，原則上讀 io[iou/iəo]。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11　國語ㄡ ou[ou]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ㄡ ou[ou]		eo[əo]	126	92%	137
		u[u]	8	6%	
		io[iou/iəo]	1	0.7%	
		[o]	1	0.7%	
		e[ə]	1	0.7%	
ㄧㄡ you[iou]		io[iou/iəo]	88	96%	92
		u[u]	2	2%	
		eo[əo]	1	1%	
		e[ə]	1	1%	

（已刪「丘 ki」、「殼 geo」、「鈱 gui」等疑似訛字。）

十、ㄢ an[an]

國語ㄢ an[an]，原則上讀 an[an]。

國語ㄧㄢ yan[ian]，原則上讀(i)yan[ian]。

國語ㄨㄢ wan[uan]，原則上讀(u)wan/(ū)wan[uan]。

國語ㄩㄢ yuan[yan]，原則上讀 iowan/yuwan/yūwan[yan]。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12　國語ㄢ an[an]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ㄢ an[an]		an[an]	243	97%	250
		a[a]	3	1%	
		iyan[ian]	2	0.8%	
		uwan[uan]	1	0.4%	
		ai[ai]	1	0.4%	
ㄧㄢ yan[ian]		(i)yan[ian]	240	98%	246
		an[an]	3	1%	
		iowan[yan]	1	0.4%	
		iyei[ie]	1	0.4%	
		o[o]	1	0.4%	
ㄨㄢ wan[uan]		(u)wan/(ū)wan[uan]	105	97%	108
		an[an]	1	1%	
		iyan[iyan]	1	1%	
		iowan[yan]	1	1%	
ㄩㄢ yuan[yan]		iowan/yuwan/yūwan[yan]	61	94%	65
		(i)yan[ian]	3	5%	
		ūwan[uan]	1	1%	

（已刪「石 ši」、「拳 giowan」、「疸 da」、「鑽 dzan」等疑似訛字。）

十一、ㄣ en[ən]

國語ㄣ en[ən]，配ㄇ m[m]、ㄈ f[f]、ㄋ n[n]等聲母，主要讀 en[ən]，次要讀 un[un]、uwen[uən]。此類字在中古音，全為合口呼，今國語全變開口呼，《御製增訂清文鑑》正在處於此變化之間，合口呼、開口呼兩讀並存。

國語ㄣ en[ən]，配ㄖ r[ʐ]聲母，讀 en[ən]、in[ɻn]。滿文 žen、žin 都同樣是在描寫漢音[ʐən]，兩者沒有太大差異，此在本論文第三章〈滿語概說・古音辨證〉已有說明。

國語ㄣ en[ən]，配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en[ən]。其一特例「貞 jeng」字，其實是要避諱清世宗諱「禛 jen」，滿文故意改 jen 為 jeng，實際讀音應該還是 jen。

國語ㄧㄣ yin[in]，原則上讀 in/yen[in]。yen 為避清世宗諱「胤 in」的滿文寫法。

國語ㄨㄣ wen[uən]，零聲母時，全數讀 wen[wən]。

國語ㄨㄣ wen[uən]，有聲母時，原則上讀 un/ūn[un]、uwen[uən]。唯一特例「倫 lon」，出現於「索倫」詞條，滿文 solon，為八旗部族名。

國語ㄩㄣ yun[yn]，原則上讀(i)yun/(i)yūn[yn]。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13　國語ㄣ en[ən]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ㄣ en[ən]	ㄇ m[m]、ㄈ f[f]、ㄋ n[n]	en[ən]	15	68%	22
		un[un]	6	27%	
		uwen[uən]	1	5%	
	ㄖ r[ʐ]	en[ən]	8	57%	14
		in[ɻn]	6	43%	
	其他	en[ən]	68	93%	73
		un/ūn[un]	3	4%	
		in[in]	1	1%	
		eng[əŋ]	1	1%	
ㄧㄣ yin[in]		in/yen[in]	92	96%	96
		ing[iŋ]	4	4%	
ㄨㄣ wen[uən]	零聲母	wen[wən]	13	100%	13
	有聲母	un/ūn[un]	81	93%	87
		uwen[uən]	5	6%	
		on[on]	1	1%	
ㄩㄣ yun[yn]		(i)yun/(i)yūn[yn]	43	90%	48
		un/ūn[un]	2	4%	
		in[in]	1	2%	
		iyan[ian]	1	2%	
		wei[wei]	1	2%	

（已刪「椿 juwang」、「梹 bing」、「懣 man」等疑似訛字。）

十二、ㄤ ang[aŋ]

國語ㄤ ang[aŋ]，原則上讀 ang[aŋ]。

國語ㄧㄤ yang[iaŋ]，原則上讀(i)yang[iaŋ]。

國語ㄨㄤ wang[uaŋ]，全數讀(u)wang/(ū)wang[uaŋ]。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14　國語ㄤ ang[aŋ]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ㄤ ang[aŋ]		ang[aŋ]	161	99%	162
		iyang[iaŋ]	1	1%	

ㄧㄤ yang[iaŋ]		(i)yang[iaŋ]	92	97%	95
		ang[aŋ]	2	2%	
		eo[əo]	1	15	
ㄨㄤ wang[uaŋ]		(u)wang/(ū)wang[uaŋ]	59	100%	59

十三、ㄥ eng[əŋ]

國語ㄥ eng[əŋ]，配ㄆ p[p^h]聲母，原則上讀 eng[əŋ]。今國語唇音字已無ㄨㄥ-ong[-uŋ]這樣合口呼的讀音，但《御製增訂清文鑑》仍有殘存。

國語ㄥ eng[əŋ]，配ㄇ m[m]、ㄈ f[f]聲母，主要讀 eng[əŋ]，次要讀 ung[uŋ]。如上所述，今國語已無 mung[muŋ]、fung[fuŋ]這樣的讀音，但《御製增訂清文鑑》仍保留不少。

國語ㄥ eng[əŋ]，配其他聲母，原則上讀 eng[əŋ]。

國語ㄧㄥ ying[iŋ]，原則上讀 ing/yeng[iŋ]。

國語ㄩㄥ yong[ioŋ]，原則上讀 iong/yung[ioŋ]。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15　國語ㄥ eng[əŋ]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ㄥ eng[əŋ]	ㄆ p[p^h]	eng[əŋ]	11	92%	12
		ung[uŋ]	1	8%	
	ㄇ m[m]、 ㄈ f[f]	eng[əŋ]	22	59%	37
		ung[uŋ]	15	41%	
	其他	eng[əŋ]	97	95%	102
		ing[iŋ]	1	1%	
		en[ən]	1	1%	
		ang[aŋ]	1	1%	
		iyang[iaŋ]	1	1%	
		ao[ao]	1	1%	
ㄧㄥ ying[iŋ]		ing/yeng[iŋ]	160	98%	163
		in/yen[in]	2	1%	
		ung[uŋ]	1	1%	
ㄩㄥ yong[ioŋ]		iong/yung[ioŋ]	23	96%	24
		iyūn[yn]	1	4%	

（已刪「脛 geng」、「迎 yen」等疑似訛字。）

十四、ㄦ er[ɚ]

國語儿 er[ɚ]，全數讀 el[ɚ]。
詳細對當關係，見如下表：

表5-116　國語儿 er[ɚ]對當關係表

國語聲母	條件	對音	數量	比例	總計
儿 er[ɚ]		el[ɚ]	10	100%	10

第六章　現象綜論

第一節　鼻音混淆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提到，有幾位日本學者，分別在《御製百家姓》（康熙三十二年）、《新刻清書全集・滿漢切要雜言》（康熙三十八年）、《兼滿漢套話清文啟蒙》（雍正八年）、《千字文》諸滿文譯本等文獻，觀察到舌尖鼻音韻尾[-n]、舌根鼻音韻尾[-ŋ]混淆，如ᠨ[ən]、ᠩ[əŋ]不分，ᡳᠨ[an]、ᡳᠩ[aŋ]不分[1]。

不過，在《御製增訂清文鑑》，這類鼻音混淆的情形，可以說是十分稀罕，可以全數羅列，見如下表：

表6-1　《御製增訂清文鑑》鼻音混淆字例

編號	漢字	漢拼	對音	次數	比例	詞例	總數	類型
1	迎	yíng	ing	17	94%	迎風	18	[ŋ]→[n]
			yen	1	6%	迎風流淚 勞苦流淚		
2	臨	lín	lin	7	88%	臨月	8	[n]→[ŋ]
			ling	1	12%	臨淸計畧		
3	廩	lǐn	lin	2	50%	廩給	4	[n]→[ŋ]
			ling	2	50%	廩給銀庫		
4	竮	pīng	pin	4	100%	竮接	4	[ŋ]→[n]
5	窘	jiǒng	giyūn	3	100%	窘迫	3	[n]→[ŋ]
6	梹	bīn	bing	1	100%	梹榔	1	[n]→[ŋ]
7	橙	chéng	cen	1	100%	橙子	1	[ŋ]→[n]

上表編號 1-3，都是出現兩讀的字例。基本上，正確的情形比混淆的情形多。

編號 4「竮」其實是被當成「拼」的異體字，如第 013534 則「竮接」、第 013535 則「碎竮」。「拼」字，《廣韻》北萌切，梗攝合口二等，但國語讀 pīn，已是舌尖鼻音韻。

編號 6「梹」，其實是被當成「檳」的異體字，如第 010731 則「梹榔」。「檳」字也出現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第 015902 則「檳子」，對音為 bin。可以推測，編者可能是受聲符「兵」影響，才將「檳」對音誤注成 bing。

綜上所述，《御製增訂清文鑑》徹底混淆者，不過「窘」、「橙」二字。此顯然與其他滿漢對音文獻差異極大，何以如此？

[1] 許寶華、游汝杰：〈蘇南和上海吳語的內部差異〉，《方言》，1984 年第 1 期，頁 3-12。

其實，滿語本身就有[-n]、[-ŋ]兩種韻尾，若母語為滿文，實在不致於[-n]、[-ŋ]混淆。其他文獻[-n]、[-ŋ]混淆，則有可能是因為作者的語言背景不單純。

先看《御製百家姓》，其作者沈啟亮（生卒不詳）正是漢人。他著有《大清全書》，這是一部滿漢辭典，此書〈序〉稱：

> 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令漢人並習清字。……予，漢人也，且生平篤好清書。昔嘗荷戈浙、閩，效命不遑，既而奉汰歸里，是以得遊學京師，業館於廂黃旗下，幸就教於滿洲諸儒，於茲數載……。
>
> 婁東沈啟亮弘照氏謹識[2]

沈啟亮本是漢人，曾經當過兵，後來在北京向滿人學習滿文。其自署籍貫婁東，即今天的江蘇省太倉市，所以他的母語應當是吳語系統的太倉方言。

查今太倉方言，國語若讀ㄢ[an]，太倉話則丟失鼻音，讀[e]；國語若讀ㄤ[aŋ]，太倉話則丟失舌根鼻音韻尾，鼻音附在主要元音上，讀[ã]；國語若讀ㄣ[ən]，太倉話則變成舌根韻尾[-ŋ]。再看看他在《御製百家姓》鼻音混淆的字例，依據山崎雅人的整理[3]，如下表所示：

表6-2　《御製百家姓》鼻音混淆字例

漢字	對音	漢拼	頁碼	類型
荊	gin[kin]	jīng	15a	[ŋ]→[n]
應	yen[in]	yīng	16a	[ŋ]→[n]
幸	hin[xin]	xìng	17a	[ŋ]→[n]
凌	lin[lin]	líng	17b	[ŋ]→[n]
景	gin[kin]	jǐng	18b	[ŋ]→[n]
耿	gen[kən]	gěng	10b	[ŋ]→[n]
鄧	den[tən]	dèng	14a	[ŋ]→[n]
曾	dzen[tsən]	céng	14a	[ŋ]→[n]
成	cen[tʂʰən]	chéng	15b	[ŋ]→[n]
能	nen[nən]	néng	19a	[ŋ]→[n]

上表的混淆字例，全將舌根鼻音[-ŋ]誤作舌尖鼻音[-n]。如果清初的太倉方言語與現代相似的話，那麼可以想像，他其實很清楚知道太倉話將官話[-n]讀成[-ŋ]，具有明確的對當關係，所以只要把自己口中的[-ŋ]改回[-n]，就會是官話音。於是，發生矯枉過正的情形，誤將官話音的[-ŋ]也改成[-n]。

---

[2] [清]沈啟亮：《大清全書．序》（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景印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頁 1b-5a。

[3] [日]山崎雅人：〈『御製百家姓』における満洲文字による漢字表音について——漢語の舌面音化を中心に〉，《滿族史研究》，第 7 號（2008 年 12 月），頁 81-94。

《新刻清書全集》的作者汪鶴孫（生卒不詳），生平可見於《徽州府志》：

> 汪鶴孫，字聞遠，歙叢睦人，繼昌姪，杭州籍，癸丑（1673）進士，選庶吉士。[4]

歙，即安徽徽州，叢睦在徽州境內。汪鶴孫應該也是漢人，有杭州、徽州的雙重背景，母語方言可能同時有徽語、吳語。汪鶴孫曾經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滿文可能是在那時候學的。

中村雅之整理《新刻清書全集》的鼻音混淆字例，只有「迎 ing/in」、「經 ging/gin」二字，都出現兩種讀音，惟未統計兩種讀音出現的次數[5]。

查今徽語歙縣方言，舌尖鼻音、舌根鼻音均已弱化，或將鼻音附在主要元音上，或完全丟失鼻音，其規律與主要元音較有關係[6]。杭州方言，則將舌尖鼻音韻尾併入舌根鼻音韻尾[7]。故不論是徽語歙縣方言、吳語杭州方言，都是舌尖、舌根鼻音混淆的。

至於《兼滿漢套話清文啟蒙》、《千字文》作者則不明。

《兼滿漢套話清文啟蒙》原為滿語會話教科書，但僅有滿文及漢譯，沒有滿漢對音，作者為滿人舞格・壽平。日本東洋文庫所藏刻本（番號：Ma2-5-5），上有後人注寫滿漢對音，故此處「滿漢對音」並非原書所有，標寫者不明。

日本學者岸田文隆比較了許多版本的《千字文》滿文譯本，說明整體的聲韻現象，但未詳細介紹這些滿文譯本的作者、來源、狀況。

因此，《兼滿漢套話清文啟蒙》、《千字文》的作者方言背景，並不明確，但有可能是如沈啟亮、汪鶴孫這類的南方漢人，因緣際會，學了滿文，在翻譯、對音之時，受自己母語影響，導致[-n]、[-ŋ]混淆。

同理，《御製增訂清文鑑》少數[-n]、[-ŋ]混淆的字例，可能有是出於南方人之手。雖當初編纂官員名冊不明，但一定有一些漢人，例如劉統勳正是出身山東諸城的漢人。這些漢人中，有人講著[-n]、[-ŋ]混淆的方言，對音書寫訛誤，未被其他人校正出來，這也尚屬合理。

第二節　古今音不相承

《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滿漢對音，不少字與今天國語差異極大，看不出明確的繼承關係。

---

[4] [清]丁廷楗：《徽州府志》（康熙三十八年刻本），卷 9，頁 53a。

[5] [日]中村雅之：〈『新刻清書全集』所収「満漢切要雑言」について〉，《KOTOHOHA》，第 25 號（2004 年 12 月），未編頁碼。

[6] 照日新：〈徽語的特點和分區〉，《方言》，2005 年第 3 期，頁 279-286。

[7] 岳暘：《吳語杭州方言的語音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語言學系碩士論文，2019 年），頁 2-4。

究其原因有三：第一，滿漢對音與今國語各來自於不同的《廣韻》反切；第二，相同的《廣韻》反切來源，但滿漢對音符合演變規律，而今國語不符合演變規律；第三，相同的《廣韻》反切來源，但滿漢對音不符合演變規律，而今國語符合演變規律。

前兩種原因，皆於古有據，因此筆者特別整理出來。

一、古今各有所據

針對於滿漢對音與今國語各有所據的情形，筆者所見字例整理如下表。表中漢字按照漢語拼音排序。「推導讀音」是依據《廣韻》「聲母」及「韻母」，按照一般演變規則所推導出來的清乾隆時期官話讀音，以國際音標表示，但不標聲調：

表6-3　滿漢對音、國語中古來源不同之字例

漢字	現代國語			御製增訂清文鑑			
	聲母	韻母	漢拼	聲母	韻母	推導讀音	對音
胞	幫	肴效平開二	bāo	幫	肴效平開二	pau	bao
				滂	肴效平開二	p^hau	pao
鱉	床	侵深平開三	cén	精	侵深平開三	tɕin	cin
靸	初	佳蟹平開二	chāi	初	麻假平開二	$tʂ^h$a	ca
纛	定	號效去開一	dào	定	沃通入合一	tu	tu
喊	曉	敢咸上開一	hǎn	曉	敢咸上開一	xan	han
				曉	豏咸上開二	xian	hiyan
畫	匣	卦蟹去合二	huà	匣	卦蟹去合二	xua	hūwa
				匣	麥梗入合二	xo	ho
驁	見	嘯效去開四	jiāo	見	錫梗入開四	ki	gi
鮈	溪	模遇平合一	kū	並	暮遇去合一	pu	bu
踉	來	漾宕去開三	liàng	來	唐宕平開一	laŋ	lang
瑁	明	隊蟹去合一	mèi	明	號效去開一	mao	mao
懣	明	混臻上合一	mèn	明	混臻上合一	mən	men
				明	緩山上合一	man	man
扭	娘	有流上開三	niǔ	娘	有流上開三	niou	nio
				知	有流上開三	tʂəo	jeo
瀑	並	屋通入合一	pù	並	號效去開一	pau	bao
揲	神	薛山入開三	shé	定	怗咸入開四	tie	diyei
尉	影	未止去合三	wèi	影	物臻入合三	y	ioi
涎	邪	仙山平開三	xián	喻	線山去開三	ian	yan
蓄	曉	屋通入合三	xù	曉	屋通入合三	xy	hioi

				徹	屋通入開三	tʂʰu	cu
狳	喻	通燭入合三	yù	見	屋通入合一	ku	gu
豸	澄	紙止上開三	zhì	澄	蟹蟹上開二	tʂai	jai

二、古合規律今不合

針對於「滿漢對音符合演變規律而今國語不合規律」的情形，筆者所見字例整理如下表。「推導讀音」是依據《廣韻》「聲母」及「韻母」，按照一般演變規則所推導出來的清乾隆時期官話讀音，以國際音標表示，但不標聲調：

表6-4　滿漢對音合乎演變規律而國語不合之字例

漢字	聲母	韻母	推導讀音	對音	漢拼
唬	曉	禡假去開二	xia	hiya	hǔ
彗	邪	至止去合三	sui	sui	huì
蛣	溪	質臻入開三	kʰi	gi	jié
矜	見	蒸曾平開三	kiŋ	ging	jīn
嗑	匣	盍咸入開一	xɤ	he	kè
麋	明	支止平開三	mi	mi	má
那	泥	哿果上開一	no	na/no	nà
堤	端	齊蟹平開四	ti	di	tí
獫	來	鹽咸平開三	lian	liyan	xiǎn
熨	影	未止去合三	uei	yūn/wei	yùn

第三節　一字多音

一字多音是漢語特別發達的現象，本節將說明《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的一字多音情形。

一、今多音而古單音

相較於今國語，《御製增訂清文鑑》一字多音的情形較不發達，往往某一字在國語有多種讀音，在《御製增訂清文鑑》卻只有一種讀音。

茲整理「滿漢對音一字單音而國語一字多音」的字例，如下表。由於滿漢對音不示聲調，故排除國語聲調上的多音，同時也排除罕用字、罕用詞的案例。

之所以排除罕用字、罕用詞，是因為罕用字、罕用詞的情況複雜，國語讀音與《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恐怕不適合直接比較。

具體字例如「齣」，「齣」在《御製增訂清文鑑》只出現一次，單字成詞，

對應滿文文 kajambi，《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解釋：「yaya weihe i saime lashalara be kajambi sembi.（筆者譯：凡以齒咬斷，謂之齕。）」按《教育部異體字字典》「齕」有三讀。讀 kè 時，指大齒；讀 qiā 時，指大力的啃咬；讀 qià 時，指骨頭夾在齒縫間。如此看來，此處「齕」國語應讀 qiā，但滿漢對音只有一種讀音 ke[$k^hə$]。

再一個字例「蔫」。《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詞條為「蔫倒」，滿文 laifarakabi，《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解釋：「niowanggiyan orho moo ilha i jergi jaka layame tuheke be laifarakabi sembi.（筆者譯：綠草木花等物枯槁而倒，謂之蔫倒。）」又詞條「蔫軟」，滿文 lalahūn，《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解釋：「uri boso lar seme hūsun akū sula be lalahū sembi.（筆者譯：紬布黏糊、無力、虛軟，謂之蔫軟。）」按《修訂本》「蔫」有二讀。讀 niān 時，指精神委靡不振；讀 yān 時，指枯萎、不新鮮的。由於此處「蔫倒」、「蔫軟」都非針對人的精神，而是針對物的狀態，因此此處「蔫」國語應讀 yān，但滿漢對音只有一種讀音 niyan[nian]。

綜合上舉兩個罕用字的情形，都是在國語有多種讀音、多種意思，但在《御製增訂清文鑑》卻只有一種讀音，而且讀音與字義的搭配情形，與國語的標準不合。這類情形，相當常見。

其實，既然是罕用字，一般大眾恐怕也唸不出來，《御製增訂清文鑑》可能多少參考了韻書；至於罕用字的國語讀音，也往往是現代學者參考多種韻書所定出來的，審音辨義的精細度可能又比《御製增訂清文鑑》更高。也就是說，《御製增訂清文鑑》與現代國語在罕用字的讀音方面，可能多少都有人為的成分，而現代國語的人為成分可能又更高了一點。其次，這些罕見字可能散亂的收錄在不同的韻書，不同韻書有不同的反切與釋義。因此，考量到以上種種情況，若要比較《御製增訂清文鑑》與現代國語的罕用字讀音，可能就不很妥當，應當排除。

表6-5　滿漢對音一字單音情形

漢字	對音	詞例	漢拼	說明
了	liyao [liao]	折挫不了	liǎo	
		中了邪	le	
呢	ni [ni]	哆囉呢	ní	指一種布料，國語應讀 ní。
		怎麼樣呢	ne	
和	ho [xo]	和麵	huò	
		和尚	hé	
秤	ceng [tʂ^{h}ən]	使用秤稱	chèng	
		天秤	píng	
匙	c'y [tʂ^{h}ï]	銅匙	chí	
		鑰匙	shi	

漢字	對音	詞例	漢拼	說明
宿	su [su]	宿處	sù	
		宿	xiù	此處「宿」滿文 tokdon，指「天上星宿」，國語應讀 xiù。
强	kiyang [kʰiaŋ]	爭强	qiáng	
		倔强	jiàng	
得	de [tə]	不得已	dé	
		總得	děi	此處「總得」滿文 eicibe，《清文鑑》滿文解釋：「ai ocibe sere gisun i adali, geli naranggi tuttu ojoro be, icibe tuttu ombi sembi.（筆者譯：語同不論如何。又終究如此。此謂之總得。）」由此可以確知，此處「得」國語應讀 děi。
都	du [tu]	都統	dū	
		都是	dōu	
給	gi [ki]	供給官	jǐ	
		給小鞋穿	gěi	
著	jo [tʂo]	着棋聲	zhuó	
		抱着	zhe	
		着急	zhāo	
會	hūi [xui]	約會	huì	
		會計司	kuài	
麼	mo [mo]	怎麼	me	
		瞞得過麼	ma	
嚇	he [xə]	吆嚇	hè	
		嚇一跳	xià	
還	hūwan [xuwan]	還愿	huán	
		相貌還好	hái	
檻	kiyan [kian]	門窗檻框	jiàn	
		門檻	kǎn	此處「檻」滿文 bokson，確指門下所設的橫木，按《簡編本》「門檻」詞條，國語應讀 kǎn。
蘋	ping [piŋ]	蘋果	píng	按《簡編本》，讀 píng 時，指蘋果。
		蘋	pín	此處「蘋」滿文 pinggari，《清文鑑》滿文解釋：「hinggari i duwali abdaha amba.（筆者譯：荇菜之一種，葉大。）」言下之意，亦是一種水生植物。按《簡編本》

漢字	對音	詞例	漢拼	說明
				「蘋」有二讀。讀 pín 時，指水生植物。

二、古今音義對當標準不一

漢語一字多音的緣由，一是因為一字多義，二是因為文白異讀。一字多義而產生的多音，某音對當某義，則涉及字義的解釋與判準。不過，《御製增訂清文鑑》一字多音的情形，音義對當標準往往較為混亂，與今國語並不一致。

茲整理滿漢對音與國語讀音標準不一致的字例，但排除罕用字、罕用詞的情形，整理如下表：

表6-6　滿漢對音與國語讀音標準不一之情形

漢字	詞例	對音	漢拼	說明
大	大臣	da[ta]	dà	此為標準一致之例。旨在說明「大」字也有 da[ta]讀音，滿漢對音確有多音。
	大夫	dai[tai]	dà	此處「大夫」滿文 daifan，應由 dai（大）及 hafan（官）所構成。此處「大」對音雖為 dai，然按《簡編本》，「大夫」為官職名時，國語應讀 dà fū。惟指醫生時，方讀 dài fū。
	大理寺	dai[tai]	dà	按《修訂本》「大理寺」詞條，「大」字國語應讀 dà。
	大學	dai[tai]	dà	此處「大學」滿文 amba tacin i bithe，指儒家經典《大學》，按按《簡編本》「大學」詞條，「大」字國語應讀 dà。
	大官署	dai[tai]	dà	
校	檢校	giyao[kiao]	jiào	此為標準一致之例。旨在說明「校」字也有 giyao[kiao]讀音，滿漢對音確有多音。
	校理	hiyao	jiào	此處「校」，按《修訂本》「校理」詞條，國語應讀 jiào。
畜	畜官	sioi[ɛy]	xù	此為標準一致之例。旨在說明「畜」字也有 sioi[ɛy]讀音，滿漢對音確有多音。
	小畜	cu[tʂʰu]	xù	此處「畜」，按《修訂本》「小畜」詞條，國語應讀 xù。
	大畜	cu[tʂʰu]	xù	此處「大畜」為《易經》卦象之一。此處「畜」國語應讀 xù。
臭	臭椿樹	ceo[tʂʰəo]	chòu	此為標準一致之例。旨在說明「臭」字

				也有 giyao[kiao] ceo[tʂʰəo]讀音，滿漢對音確有多音。
	聞聲臭避去	hio[xiou/xiəo]	xiù	此處「臭」應通「嗅」，指氣味，國語應讀 xiù。
	臭	hio[xiou/xiəo]	chòu	此處「臭」滿文 wahūn，《清文鑑》滿文解釋：「yaya ehe nantuhūn wa be wahūn sembi.（筆者譯：凡惡汙氣味，謂之臭。）」因此，此處「臭」國語應讀 chòu。
	臭蟲	hio[xiou/xiəo]	chòu	
	窮的臭氣	hio[xiou/xiəo]	chòu	

至於文白異讀，在字義上通常沒有很大的區別，且在本論文第五章〈韻母系統〉已舉出許多字例，故不在本節討論之列。

第四節　合口變開口

以下所討論的「合口」，不包含ㄅㄨ[pu]、ㄆㄨ[pʰu]、ㄇㄨ[mu]、ㄈㄨ[fu]、ㄋㄨ[nu]、ㄌㄨ[lu]等以[u]為主要元音的情形，而是指ㄅㄨㄥ[puŋ]、ㄋㄨㄟ[nuei]一類以[u]為介音的情形，因無適當稱呼，姑且稱作「合口」。

今國語ㄋ[n]、ㄌ[l]只剩ㄋㄨㄛ[nuo]、ㄌㄨㄛ[luo]這類的合口呼，但滿漢對音仍保留 nui[nui]、nun[nun]、nuwen[nuwən]、lui[lui]這樣的的合口呼。其次，在本論文第五章〈韻母系統〉曾瑣碎地提到，今國語ㄅ[p]、ㄆ[pʰ]、ㄇ[m]、ㄈ[f]已無合口呼，原本合口全變開口，但滿漢對音仍保留部分合口呼，比例不一；本節將綜合討論《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所反映的合口、開口現象。

一、ㄋ n[n]、ㄌ l[l]

今國語，沒有ㄋㄨㄟ[nuei]、ㄌㄨㄟ[luei]、ㄋㄨㄣ[nuən]之類的合口呼，全變開口呼ㄋㄟ[nei]、ㄌㄟ[lei]、ㄋㄣ[nən]。不過，《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卻保留不少合口呼。茲將所有可能音節羅列如下表，加以比較：

表6-7　ㄋ n[n]、ㄌ l[l]合口呼比較 1

聲母	條件	數量	比例	中古來源	字例	總數
ㄋ[n]	nui	1	50%	蟹攝合口	餒	2
	nei	1	50%	蟹攝合口	內	
	nun/nuwen	2	100%	臻攝合口	嫩	2
	nen	0	0%	-	-	

聲母	條件	數量	比例	中古來源	字例	總數
ㄌ[l]	lui	10	56%	止攝合口 蟹攝合口	累纍壘淚 類雷蕾膟 擂鸓	18
	lei	8	44%	止攝合口 蟹攝合口[8]	累纍壘淚 戾猄誄蕾	

上表雖詳細，但難免過於瑣碎，故再簡化成下表：

表6-8　ㄋ n[n]、ㄌ l[l]合口呼比較 2

項目	合口呼	開口呼	總數
ㄋ[n]	3（75%）	1（24%）	4
ㄌ[l]	10（56%）	8（44%）	18
止攝合口	7（58%）	5（41%）	12
蟹攝合口	3（60%）	2（30%）	5
臻攝合口	2（100%）	0（0%）	2

再對照《西儒耳目資》，不管是ㄣ[ən]韻，還是ㄟ[ei]韻，一概只有合口呼，拉丁字母注寫成 nun、nui、lui 等。

經過對勘《西儒耳目資》與《御製增訂清文鑑》，整體狀況變明瞭許多。止攝合口、蟹攝合口、臻攝合口，在《西儒耳目資》的時代，仍然全讀合口；在《西儒耳目資》之後，止攝合口、蟹攝合口開始變讀開口，臻攝合口仍保持不變；到了《御製增訂清文鑑》，止攝合口、蟹攝合口，或仍維持合口，或已變讀開口，各占一半，至於臻攝合口仍未改變；最終到現代國語，合口呼全部消失。

整個過程，以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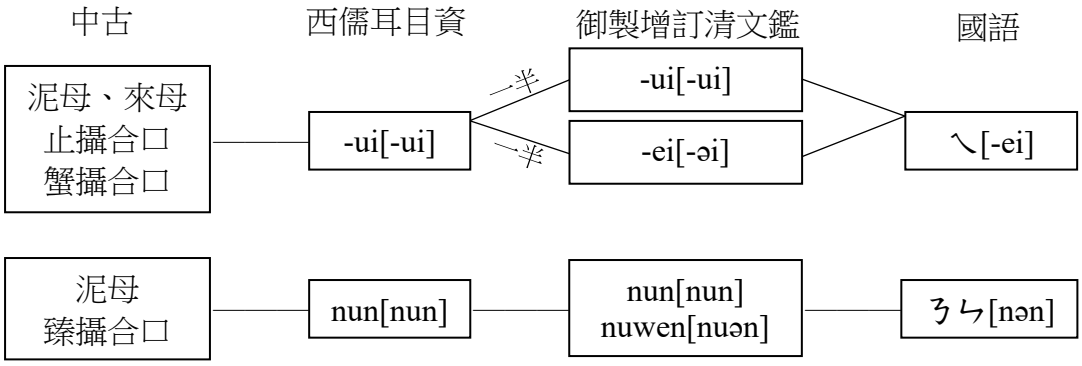


圖6-1　泥母、來母合口變開口演變圖

[8] 滿漢對音 lei，尚有「戾」字。「戾」字，蟹攝開口四等，按規律應讀 li，今國語也讀ㄌㄧˋ lì。蟹攝開口的「戾」字，只能說是特例，故表中不列蟹攝開口，只列蟹攝合口。

至於老國音，仍為合口呼ㄋㄨㄟ[nuei]、ㄌㄨㄟ[luei]，不讀開口[9]。

二、唇音

滿漢對音中，唇音出現合口呼，全數分布在鼻音韻母。茲將所有可能音節羅列如下表，加以比較：

表6-9　唇音配鼻音韻母比較 1

聲母	條件	數量	比例	中古來源	字例	總數
ㄅ[p]	bun[pun]	0	0%	-	-	5
	ben[pən]	5	100%	臻攝合口	奔本笨	
	bung[puŋ]	0	0%	-		5
	beng[pəŋ]	5	100%	梗攝開口	繃绷跰	
ㄆ[p^h]	pun[p^hun]	0	0%	-		3
	pen[p^hən]	3	100%	臻攝合口	噴歕盆	
	pung[p^huŋ]	1	8%	古無反切	碰	13
	peng[p^həŋ]	12	92%	梗攝開口 通攝開口 曾攝開口	朋捧碰	
ㄇ[m]	mun[mun]	1	17%	臻攝合口	悶	6
	men[mən]	5	83%	臻攝合口	悶門懣	
	mung[muŋ]	1	6%	通攝開口	蒙	17
	meng[məŋ]	16	94%	梗攝開口 通攝開口 通攝合口	蒙猛孟	
ㄈ[f]	fun[fun]	4	29%	臻攝合口	分粉芬	14
	fen[fən]	10	74%	臻攝合口	分粉忿	
	fung[fuŋ]	14	67%	通攝開口 通攝合口	風縫奉	21
	feng[fəŋ]	7	33%	通攝開口 通攝合口	風縫烽	

上表雖詳細，但難免過於瑣碎，故再簡化成下表：

[9] 秦慧芳：《老國音研究：以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為中心》，頁 92。

表6-10　唇音配鼻音韻母比較 2

項目	合口呼	開口呼	總數
ㄅ[p]	0（0%）	10（100%）	10
ㄆ[p^h]	1（6%）	15（94%）	16
ㄇ[m]	2（9%）	21（91%）	23
ㄈ[f]	18（51%）	17（49%）	35
通攝開口	12（41%）	17（58%）	29
通攝合口	2（50%）	2（50%）	4
臻攝合口	5（19%）	21（80%）	26
梗攝開口	0（0%）	11（100%）	11
曾攝開口	0（0%）	2（100%）	2

再對照《西儒耳目資》，筆者依照原書字例，加以分析。

《西儒耳目資》中，舌尖鼻音[-n]韻母，全部讀合口呼，注寫為-uen；舌根鼻音[-ŋ]韻尾，中古梗攝、曾攝讀開口呼，注寫為-em；舌根鼻音[-ŋ]韻母，中古通攝讀合口呼，注寫為-um[10]。如下表所示：

表6-11　《西儒耳目資》雙唇音配鼻音韻母之情形

韻尾	條件	中古來源
[-n]	-uen[-uən]	臻攝（只有合口）
[-ŋ]	-em[-əŋ]	梗攝（只有開口） 曾攝（只有開口）
	-um[-uŋ]	通攝（兼有開合）

《西儒耳目資》與《御製增訂清文鑑》兩相對勘，整體狀況變明瞭許多。梗攝、曾攝，本來就是開口呼，《西儒耳目資》與《御製增訂清文鑑》全讀開口呼，真正出現變化的其實只有臻攝與通攝。

臻攝與通攝，不論中古為開口、合口，《西儒耳目資》全讀合口；在《西儒耳目資》之後，才開始發生變化，部分字變讀開口。從《御製增訂清文鑑》可以觀察到，合口變開口，絕非一步到位，有其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雙唇塞音聲母[p-]、[p^h-]，其ㄨ[-u-]介音首先消失，到《御製增訂清文鑑》幾乎蕩然無存，全書只剩「碰 pung」字一個孑遺，而且也才出現一次而已。

第二階段，合口變開口，開始擴及到雙唇鼻音聲母[m-]，到《御製增訂清文鑑》合口呼已是瀕臨滅絕，殘存少數字例，如「悶 mun/men」、「蒙

[10]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臺北：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詳，景印武林李衙藏版），頁 56b-62b、98b-100a、147a-149b。

mung/meng」等字，此皆有開口、合口兩讀。

第三階段，合口變開口，又擴及到唇齒擦音聲母[f-]，到《御製增訂清文鑑》，合口、開口各占一半，勢均力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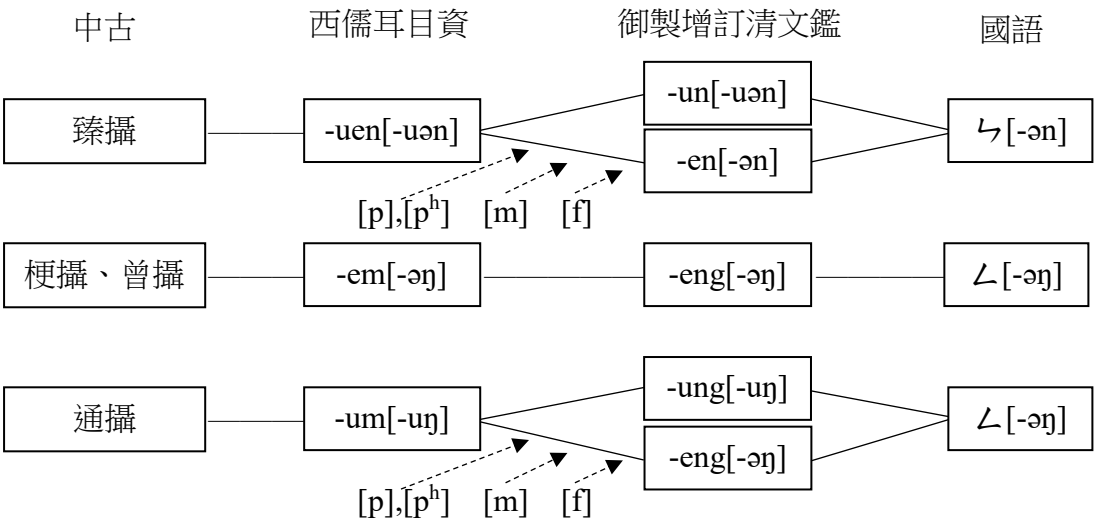


圖6-2　唇音合口變開口演變圖

至於老國音，唇音聲母配舌尖鼻音[-n]韻母，有ㄣ[ən]無ㄨㄣ[uən]，全變開口；唇音聲母配舌根鼻音[-ŋ]韻母，原則上有ㄨㄥ[uŋ]無ㄥ[əŋ]，ㄥ[əŋ]字例極少，絕大多數都還是合口呼[11]。此情形，顯然介於滿漢對音與現代國語之間。

第五節　ㄛ o[o]、ㆆ e[ɤ]混讀

本論文第五章〈韻母系統〉曾瑣碎地指出，在相同音韻條件下，滿漢對音往往或讀-o[-o]，或讀-e[-ə]。此之所以足以為一個現象加以討論，在於今國語無ㄅㄛ[pɤ]、ㄆㄛ[p^hɤ]、ㄇㄛ[mɤ]，而今國語ㄛ[ɤ]、ㄍㄛ[kɤ]、ㄎㄛ[k^hɤ]、ㄏㄛ[xɤ]不少字對音讀 o[o]、go[ko]、ko[k^ho]、[xo]，滿漢對音與國語有很大的差異。本節將全面分析此現象。

一、統計分析

欲分析ㄛ o[o]、ㆆ e[ɤ]混讀現象，首要必須釐清——哪些韻母條件全數讀-o[-o]？哪些韻母條件全數讀-e[-ə]？哪些才是-o[-o]、-e[-ə]混讀？而這些韻母條件，對照時代稍早的《西儒耳目資》，又是什麼讀音？

[11] 秦慧芳：《老國音研究：以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為中心》（屏東市：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92、97-98。

依照本論文第五章〈韻母系統〉，歸納全讀-o[-o]以及全讀-e[-ə]的韻母條件，如下表所示。若在某韻母條件下，沒有某聲母，直接以「-」表示；若對音出現-o[-o]、-e[-ə]以外之情形，則不列入討論，同樣以「-」表示。

表6-12　全讀-o[-o]及全讀-e[-ə]之韻母條件

讀音	韻母條件	聲母	西儒耳目資	滿漢對音
ㄛ[o]	江攝入聲 開口二等	幫系字	o[o]	o[o]
		見系字	-	-
		影母字	-	-
	宕攝入聲 合口一等	幫系字	uo[uo]/ue[uɛ]	o[o]
		見系字	uo[uo]	o[o]
		影母字	oe[uɛ]	-
	梗攝入聲 合口二等	幫系字	-	-
		見系字	uo[uo]	o[o]
		影母字	-	-
	曾攝入聲 合口一等	幫系字	-	-
		見系字	uo[uo]/oe[uɛ]	o[o]
		影母字	-	-
ㄜ[ɤ]	曾攝入聲 開口一等	幫系字	e[ə]	e[ə]
		見系字	e[ə]	e[ə]
		影母字	-	-

再歸納-o[-o]、-e[-ə]混讀的韻母條件，見如下表

表6-13　-o[-o]、-e[-ə]混讀之韻母

韻母條件	聲母	西儒耳目資	滿漢對音
臻攝入聲 合口一等	幫系字	-	o[o]/e[ə]
	見系字	-	-
	影母字	-	-
	其他	-	-
山攝入聲 開口一等	幫系字	-	-
	見系字	o[o]	e[ə]
	影母字	o[o]	o[o]/e[ə]
	其他	a[a]	a[a]
山攝入聲 合口一等	幫系字	o[o]	o[o]/e[ə]
	見系字	o[o]/uo[uo]	o[o]
	影母字	-	-

韻母條件	聲母	西儒耳目資	滿漢對音
	其他	o[o]	o[o]
果攝開口一等	幫系字	-	-
	見系字	o[o]/uo[uo]	o[o]/e[ə]
	影母字	o[o]	o[o]
	其他	o[o]/uo[uo]	o[o]
果攝合口一等	幫系字	o[o]	o[o]/e[ə]
	見系字	o[o]/uo[uo]	o[o]/e[ə]
	影母字	-	-
	其他	o[o]/uo[uo]	[o]
宕攝入聲開口一等	幫系字	[o]	o[o]/e[ə]
	見系字	[o]	o[o]/e[ə]
	影母字	[o]	o[o]/e[ə]
	其他	[o]	[o]
梗攝入聲開口二等	幫系字	e[ə]	o[o]/e[ə]
	見系字	e[ə]	e[ə]
	影母字	-	e[ə]
	其他	e[ə]	e[ə]
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幫系字	-	-
	見系字	[o]	o[o]/e[ə]
	影母字	-	-
	其他	a[a]	a[a]

再依上表，簡化整體概況如下：

表6-14　o[-o]、-e[-ə]混讀條件

韻母 ＼ 聲母	幫系字	見系字	影母字
臻攝入聲合口一等	V		
山攝入聲開口一等			V
山攝入聲合口一等	V		
果攝開口一等		V	
果攝合口一等	V	V	
宕攝入聲開口一等	V	V	V
梗攝入聲開口三等	V		
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V	
次數	5	4	2

依照上表，進一步統計各音韻條件下的讀音情形，如下：

表6-15　幫系字、見系字、影母字讀-o[-o]、-e[-ə]情形

聲母 / 韻母	幫系字		見系字		影母字	
	o[o]	e[ə]	o[o]	e[ə]	o[o]	e[ə]
臻攝合口一三等	5 71%	2 29%	-	-	-	-
山攝入聲開口一等	-	-	-	-	1 50%	1 50%
山攝入聲合口一等	9 60%	6 40%	-	-	-	-
果攝開口一等	-	-	11 48%	12 52%	-	-
果攝合口一等	10 83%	2 17%	16 76%	5 24%	-	-
宕攝入聲開口一等	10 63%	6 36%	6 60%	4 40%	1 50%	1 50%
梗攝入聲開口三等	4 27%	11 73%	-	-	-	-
咸攝入聲開口一等	-	-	3 43%	4 57%	-	-
總計	38 58%	27 42%	36 59%	25 41%	2 50%	2 50%

二、演變分析

綜合以上各表，可以釐清各韻母的前後變化及變化程度，於是能推演出整體的演變情形，試擬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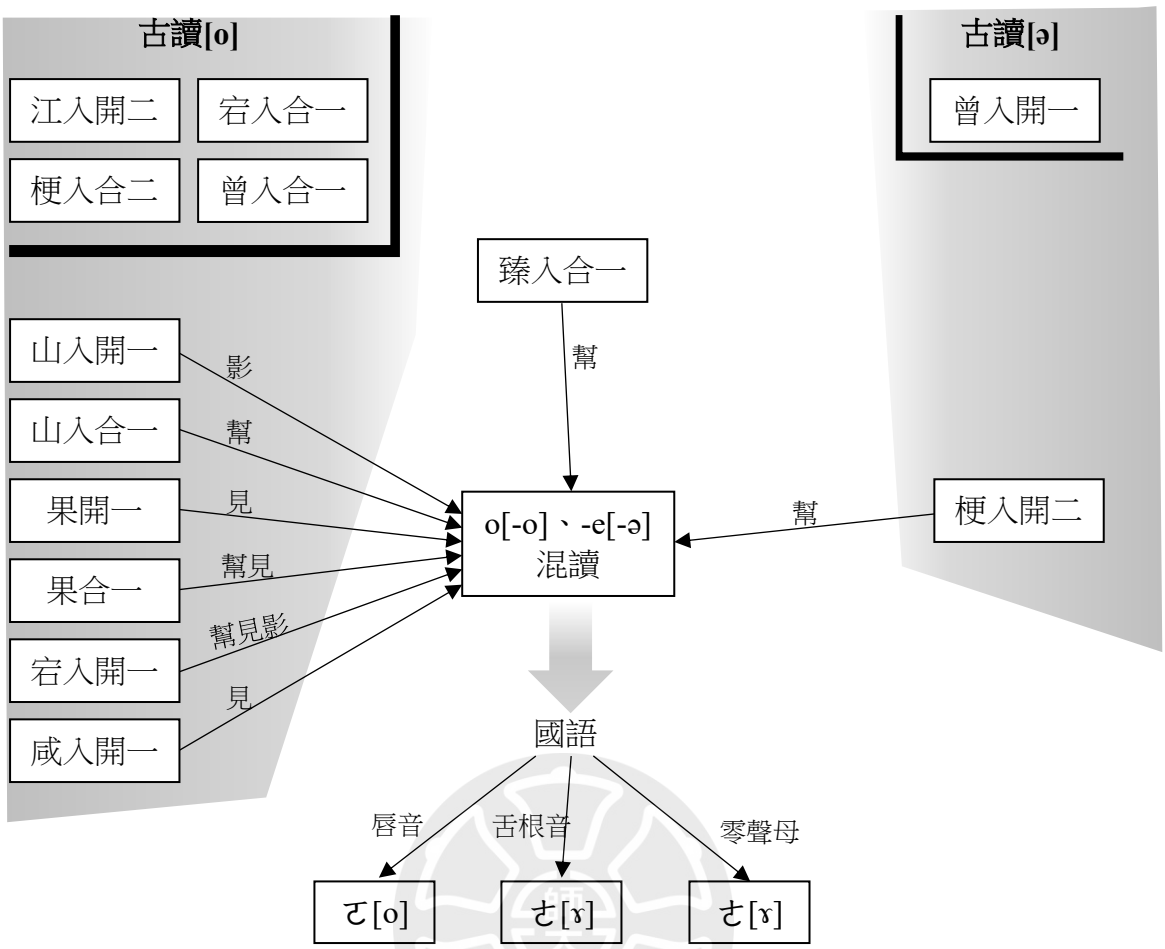


圖6-3　ㄛ[o]、ㄜ[ɤ]混讀演變圖

上圖中，整個左半邊，在《西儒耳目資》全讀-o[-o]；左上角的四個韻，未發生混讀的現象，因此以 」隔開。整個右半邊，在《西儒耳目資》全讀-ə[-ə]；右上角僅一個韻，未發生混讀的現象，因此以 ㄴ隔開。臻攝入聲合口一等字，《西儒耳目資》未收錄，對照其他聲母，主要讀 u/ū[u]，不屬於任何一方陣營，因此安排在中間。

先觀整體態勢，[o]陣營勢力遠大於[ə]陣營。如此，便不難理解為何會發生[o]、[ə]混讀的現象，實在是由於[o]韻字太多、[ə]韻字太少，兩邊極度不平衡，於是[o]開始產生音變，逐漸向[ə]靠攏，主要發生在幫系字、見系字、影母字。

若依據表 6-15 的統計，當《御製增訂清文鑑》之時，此音變大概只改變了四成左右的字，尚未徹底翻轉。可想而知，對當時人而言，該讀[o]還是[ə]，標準可能是很模糊不清的，所以可以看到同一個字同時出現[o]、[ə]兩種讀音。

既然[o]開始混讀[ə]，導致[o]、[ə]混淆，則難免也影響到本來就讀[ə]的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字。當時人們似乎也跟著搞不清楚，梗攝入聲開口二等字，該讀[o]還是[ə]，於是少部分的字從[ə]變讀[o]。

至於臻攝入聲合口一等字，滿漢對音，唇音聲母讀 o[o]、e[ə]，其他聲母讀 u[u]。o[o]、u[u]同為圓唇後元音，兩者較有關連，因此推估唇音應以 o[o]為本音，

e[ə]是後來產生的音變。而查表 6-12，[o]：[ə]=5：2，[o]多[ə]少，也是一個間接證據。但為求謹慎，還是將臻攝入聲合口一等字，置於圖 6-3 的中間，不隸任何陣營。

面對[o]、[ə]混讀無規律的情況，老國音勢必需要定出規則，其審音辦法便是回歸明代舊音。曾攝入聲開口一等、梗攝入聲開口二等，明代原本讀[ə]，老國音不分聲母，一概讀ㄜ[ɤ]，故有ㄅㄜ[pɤ]、ㄆㄜ[pʰɤ]、ㄇㄜ[mɤ]、ㄍㄜ[kɤ]、ㄎㄜ[kʰɤ]、ㄏㄜ[xɤ]、ㄜ[ɤ]等音節；其他韻母，明代原本讀[o]，老國音不分聲母，一概讀ㄛ[o]，故有ㄅㄛ[po]、ㄆㄛ[pʰo]、ㄇㄛ[mo]、ㄈㄛ[fo]、ㄍㄛ[ko]、ㄎㄛ[kʰo]、ㄏㄛ[xo]、ㄛ[o]等音節[12]。

現代國語則不然，其審音辦法是以聲母決定韻母。凡唇音聲母，存ㄛ[o]廢ㄜ[ɤ]；凡舌根音聲母、零聲母，存ㄜ[ɤ]廢存ㄛ。

今日，若觀賞崑曲、京劇，時常還能聽得到ㄅㄜ[pɤ]、ㄆㄜ[pʰɤ]、ㄇㄜ[mɤ]以及ㄍㄛ[ko]、ㄎㄛ[kʰo]、ㄏㄛ[xo]、ㄛ[o]，算是清代古音最後的一點孑遺。

第六節　莊系字

莊系字讀舌尖後音（ㄓ[tʂ]、ㄔ[tʂh]、ㄕ[ʂ]），是主流；讀舌尖前音（ㄗ[ts]、ㄘ[tsʰ]、ㄙ[s]），是旁流，不論是《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所反映的音系，還是現今國語，皆是如此，只是個別字例大不相同。

有時國語讀舌尖後音，滿漢對音讀舌尖前音；有時國語讀舌尖前音，滿漢對音舌尖後音；甚至於同一個字，既有舌尖前音，又有舌尖後音。如此看來，莊系字當時正處於一個較混亂的狀態。

為使讀者概念更明確，茲將莊系字表列如下。下表首先篩去「滿漢對音與國語均讀舌尖後音」的字例，再篩除「滿漢對音不讀舌尖前後音」與「國語不讀舌尖前後音的字例，最後剩 53 字。

表6-16　莊系字不讀舌尖後音字例

類型	漢字	滿漢對音	漢拼
舌尖前→舌尖後	騶	dzeo	zhòu
	巉	ts'an	chán
	讒	ts'an	chán
	獑	ts'an	zhòu
	鉏	ts'u	chú
	瘦	seo	shòu
舌尖後→舌尖前	謅	jeo	zōu
	傖	ceng	cāng

[12] 秦慧芳：《老國音研究：以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為中心》，頁 88-89。

	柴	šai	sè
	穡	še	sè
	蟋	ši	si
兩讀→舌尖前	冊	ce	cè
		ts'e	
	策	ce	cè
		ts'e	
	灑	ša	să
		sa	
	色	še	sè
		se	
	澀	še	sè
		se	
	所	šo	suǒ
		so	
兩讀→舌尖後	窄	jai	zhǎi
		dze	
	皺	jeo	zhòu
		dzeo	
	縐	jeo	zhòu
		dzeo	
	朔	šo	shuò
		so	
	疏	šu	shū
		su	
舌尖前	崽	dzai	zǎi
	責	dze	zé
	幘	dze	zé
	仄	dze	zè
	緇	dzi	zī
	鶅	dzi	zī
	滓	dzi	zǐ
	俎	dzu	zǔ
	差	ts	cī
	側	ts'e/dze	cè
	惻	ts'e	cè
	測	ts'e	cè

	參	ts'en	cēn
	嗇	se	sè
	瑟	se	sè
	搜	seo	sōu
	蒐	seo	sōu
	縮	so	suō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指出，日本學者鋤田智彥分析《滿文三國志》（順治七年），也注意到類似情形，認為此與山東方言相似，可能是居住東北的山東移民口音；而劉宇分析〈三國志宗寮〉，則認為接近東北方言。

為此，宜先了解整個北京官話方言系統的概況。張世方對此有相當精闢的分析，指出莊系字的分合可以歸納出六種型態。

一是北京型，規律明確，曾攝入聲開口三等、梗攝入聲開口三等，部分讀舌尖前音，且出現文白異讀的現象。文讀讀舌尖前音，韻母為單元音；白讀讀舌尖後音，韻母為下降複元音。

二是哈爾濱型，類似北京型，大致有規律，偶有混亂。

三是興城型，不只莊系字讀舌尖後音，連精系字也讀舌尖後音，國語的ㄐ[tɕ]、ㄑ[tɕʰ]、ㄒ[ɕ]也讀舌尖後音。張世方認為這是一種矯枉過正，由於說話人意識到將莊系字讀城舌尖前音不是標準形式，所以不管來源是否為莊系字，通通讀舌尖後音。

四是瀋陽型，老一輩全讀舌尖後音，年輕一輩舌尖前音、舌尖後音隨意混讀，沒有規律。

五是吉林型，不分年紀，全部舌尖前音、舌尖後音隨意混讀，沒有規律。

六是天津型，其內部差異大，但規律分明，幾乎可以一刀劃分，不像北京型只有「特定韻母」的「部分字」讀才某音。

張世方指出，莊系字的讀音情形，有地理上的分布趨勢。北京穩定，往北走，漸不穩定；再往北走，又漸趨穩定。依照作者原意，筆者試擬如右圖。



圖6-4　莊系字讀音分布趨勢圖

東北中心地區之所以不穩定，主要是由於山東移民帶來膠遼官話，膠遼官話衝擊了東北原有的方言系統，打亂莊系字讀音的分合格局；東北北疆之所以穩定，則是因為地處偏僻，東山移民較少[13]。

最後，來看《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的情形。本論文第四章〈聲母系統・與《廣韻》的對當關係〉曾列出莊系字讀舌尖前音的韻母條

[13] 張世方：《北京官話語音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8-71

件，茲再重列一次：

第一名　曾攝開口入聲 19%
第二名　流攝 16%
第三名　梗攝開口入聲 14%
第四名　止攝開口 11%、
　　遇攝 11%
第五名　咸攝開口舒聲 8%
第六名　蟹攝開口 5%、
　　深攝 5%
第七名　通攝入聲 1%、
　　江攝入聲 1%、
　　臻攝開口入聲 1%、
　　假攝開口 1%

由上可以肯定，滿漢對音若不是屬於北京型，就是哈爾濱型。單是依據上列排名，猶恐不足，再分析莊系字如下表：

表6-17　莊系字讀音古今讀音情形

		滿漢對音		總計
		舌尖後音	舌尖前音	
國語	舌尖後音	121	12	133
	舌尖前音	11	24	35
總計		132	36	168

（已刪「側 dze」、「稄 so」、「軟ca」、「鎈 ts'o」等疑似訛字。）

上表顯示，國語讀舌尖後音時，滿漢對音究竟有多少讀舌尖後音、多少讀舌尖前音，反之亦然。

滿漢對音與今國語完全相反的字例，說實在並不多。

單只是數字統計，可能還看不出分布比例，再依據上表作計算：

對音　舌尖後音：舌尖前音＝132：36=3.6
國語　舌尖後音：舌尖前音＝133：35=3.8

滿漢對音，舌尖後音比舌尖前音，相差 3.6 倍；國語，舌尖後音比舌尖前音，相差 3.8 倍。此數據告訴我們，滿漢對音與國語，舌尖後音與舌尖前音之間的比例十分逼近，也就是說，兩者之間只有個別字例上的差異，而幾乎沒有系統上的差異。

回到前面所討論的方言類型，滿漢對音的歸屬，大概又可以排除哈爾濱型，最後剩北京型。這也間接證明，滿漢對音與現今北京話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而與山東方言疏離。

第七節　尖團音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已整理有關尖團音的研究文獻，本節旨在說明《御製增訂清文鑑》所見的情形，並進一步解釋現象。

一、《御製增訂清文鑑》所見的尖團音

整理《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尖團音混淆的情形，見如下表：

表6-18　尖團音混淆情形

類型	聲母	漢字	對音	次數	比例	總數
團→尖	見	揀	jiyan	1	17%	6
			giyan	5	83%	
		結	jiyei	1	2%	59
			giyei	58	98%	
	溪	隙	si	1	33%	3
			hi	2	67%	
	群	拳	ciowan	1	8%	13
			kiowan	12	92%	
		旗	ci	1	1%	88
			ki	87	99%	
	曉	畜	sioi	1	100%	1
		軒	siowan	2	67%	3
			hiyan	1	33%	
		喧	siowan	3	100%	3
		楦	siowan	3	100%	3
		萱	siowan	1	100%	1
		鋗	siowan	1	50%	2
			hiowan	1	50%	
	匣	眩	siowan	1	100%	1
		懸	siowan	5	83%	6
			hiowan	1	17%	
尖→團	精	將	giyang	1	3%	38

類型	聲母	漢字	對音	次數	比例	總數
			jiyang	37	97%	
	清	鵲	kiyao	1	8%	13
			ciyao/ciyo	12	92%	
	從	餞	giyan	1	100%	1
	精	旌	ging	1	8%	12
			jing	11	92%	
	邪	岫	hio	1	100%	1
		羨	hiyan	1	100%	1

整體來說，混淆字例實在不多，當中 siowan 其實是要避清聖祖諱「玄 hiowan」。而且，很多字都是大部分正確，偶爾出錯。

二、存古之說評議

一些學者認為，滿漢對音區分尖團音，是基於存古的意識，實際上尖團音已合流，此觀點以山西大學王為民教授主張最力。他認為《圓音正考》一書的出現，正是因為大家都分不清尖團，所以才需要相關正音正字參考書[14]。王為民甚至推論，可能連滿語本身的尖、團音也混淆，也就是滿語固有的 gi[ki]、ki[kʰi]、hi[xi]音節也讀成 ji[tʃi]、ci[tʃʰi]、si[ʃi][15]。

筆者對此別有看法。

首先，滿語本身尖團音混淆，這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滿語曾經尖團音混淆，而且程度之大、範圍之廣，足以需要這麼一本《圓音正考》來正音正字，那麼滿文尖團音混淆的現象應當仍可見於現代。然而，遍觀現代各滿語調查，未曾見有 gi[ki]、ki[kʰi]、hi[xi]讀成 ji[tʃi]、ci[tʃʰi]、si[ʃi]的案例，故王為民的臆測有待商榷。

第二，所謂「存古意識」，確實常見於漢人所撰寫的韻書之中，但是以漢人的觀點推論滿人，是否合宜呢？我們不妨想像自己是清初的滿人，學過漢文，漢文造詣不錯，抱持著存古的意識來注寫滿漢對音，會怎麼做呢？

第一個要存古的，肯定是中古的疑母[ŋ-]。雖然滿語詞彙不能以聲母[ŋ-]起始，但是如果是在一個多音節的詞彙中，前一個音節以[-ŋ]結尾，後一個音節是能夠以[ŋ-]起始，此在本論文第三章〈滿語概說・滿語音系〉曾有說明。如滿語數字「六 ninggun[niŋŋun]」，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對音如下圖，書影取自《摛藻堂四庫薈要》本。

[14] 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問題〉，《中國語文》，2017 年第 3 期，頁 339-352。
[15] 王為民：〈《圓音正考》索解〉，《南京社會科學》，2007 年 8 期，頁 129-133。



圖6-5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文「六」

若基於存古意識，[niŋŋun]中的[ŋun]，三合切音應該寫成「吳烏恩」或「吾烏恩」之類，總之，反切上字必須用「吳」、「吾」、「午」、「五」之類的疑母字。其次，又為適應漢語中的疑母字，當初滿文也應當為聲母[ŋ-]創造字首形的寫法。。

然而，遺憾的是，《御製增訂清文鑑》選用見母字「沽」來表示[-ŋ-]，而不用疑母字，連反切中字「烏」也是影母字而非疑母。而且，滿文[ŋ]輔音只有字中形與字尾形兩種寫法，從未有字首形的寫法。

事實上，明末的《西儒耳目資》中，疑母字未變成零聲母，現今也仍有不少方言保留[ŋ-]聲母，清初絕對有客觀條件去「存」疑母這個「古」。倘若這些滿人記寫對音，真有存古意識，為何不「存」疑母這個「古」呢？

再來，《御製增訂清文鑑》記錄了一些較古的讀音，如「碰 pung」、「悶 mun」、「蒙 mung」、「奉 fung」、「類 lui」等合口呼讀音，倘若真有存古意識，為何也出現開口呼的讀音，而且開口呼之例遠比合口呼多？又「介 giyai」、「戒 giyai」、「楷 kiyai」、「械 hiyai」等字，仍保留[iai]這種較古老的讀音，倘若真有存古意識，為何也出現變讀[ai]、[ie]的情形，而且[iai]大概也只占一半而已？

如果真有存古意識，如唇音合口呼、[iai]韻，應該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佔絕大多數，偶爾少數字弄錯而已，而且書肆中也應該伴隨《圓音正考》，出現「合口正考」、「皆來韻正考」一類的書籍。

所以，存古之說，恐怕不盡合理。

再試想一個情境。假設三百年後，臺灣地區的國語，舌尖後音消失，全讀舌尖前音。三百年後的學者找到兩份公元 2020 年的文獻，一份文獻記錄本省老人的「臺灣國語」口音，全讀舌尖前音；一份文獻記錄本省年輕人的「臺灣國語」口音，舌尖後音發得含糊，又常變讀成舌尖前音。於是，這位學者推論，公元 2020 年，國語其實已不分舌尖前、後音，那位年輕人之所以還出現舌尖後音，是因為他有存古意識，刻意讀舌尖後音，所以常發音含糊又常讀錯。這樣的推論，顯然並不合宜。

也就是說，新音的萌芽可以很早，但很難在短時間內抹除舊音。舊音、新音，是可以長時間共存的。當社會上有一半的人讀新音，看似是聲勢浩大，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有仍另一半的人在讀舊音，也不能因此就說他們刻意存古、與時音脫節。

以剛剛做的假設為例。假設三百年後，臺灣地區的國語，舌尖後音變讀舌尖前音。那麼，公元 2020 年的本省老人全讀舌尖前音，只能說是國語音變的萌

芽，不能因此證明國語已徹底改變；公元 2020 年的年輕人會發舌尖後音，但發得不好，只能說他學過 2020 年的標準國語，但受「舌尖後音消失」的趨勢影響，無法講得標準，並不能因此證明他刻意存古，因為當時國語的實際語音還是有舌尖後音的，而且仍有很多人能講得標準。

《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唇音字同時並存合口呼、開口呼，[iai]韻部分變讀[ai]或[ie]，這些現象，非但不能證明它存古，反倒能證明它記錄當時實際語音，把老派的讀法與新派的又音，同時記錄下來。

以這樣的觀念去思考尖團音，整體就合理多了。

三、其他文獻所見的尖團音

試觀滿洲後金時期的老滿文文獻《滿文原檔》，整理其音譯詞如下表[16]：

表6-19　《滿文原檔》音譯詞

類型	漢文	滿文
尖→尖	參將	ts’an jin[ts^{h}an tʃin]
	小西城	šosiceng[ʃoʃitʃ^{h}ən]
團→團	錦州	ginju[kintʃu]
	教場	giocan[kiotʃ^{h}an]
團→尖	郎希載	lang si dzai[laŋ ʃi tsai]
	金陵	jin ling[tʃin liŋ]
	將軍	jiyangjiyūn[tʃiaŋtʃyn]
	北京	bejing[pətʃiŋ]
	建昌	jiyan cang[tʃian tʃaŋ]
	喜峰口	sifung keo[ʃifuŋ kəo]

從上表來看，可以說明當時東北通行的漢語口音，尖團音合流，讀如今天國語的ㄐ[tɕ]、ㄑ[tɕ^{h}]、ㄒ[ɕ]，但不能因此證明當時官話確實已尖團合流。細查上表，會發現很多對音其實不大精準，如「將 jin」、「小 šo」、「州 ju」、「場 can」等字，顯然這些滿人的漢文程度可能不好，甚至沒學過漢文，所以聽到什麼音，就怎麼用滿文記寫。在此背景下，怎麼會有什麼「存古意識」？

再說，如「錦州 ginju」、「教場 giocan」這類團音正確之例，不正恰恰證明當時仍有些人講著尖團分明的口音嗎？我們頂多只能說，這些人尖團音分清的人，在當時東北佔少數而已。

再看順治元年（1644）至康熙初年的滿漢合璧關防，試舉如下：

[16] 取自業師莊吉發先生的整理。莊吉發：〈《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檔》與清朝前史的研究〉，《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年），頁 59-144。

表6-20　順治元年（1644）至康熙初年滿文關防

類型	漢文	滿文	備註
團→尖	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印	jin i wei cooha be kadalara ts hūi sy i 錦衣衛　軍　把　管轄　指揮 使 之 doron 印	見於順治元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二》[17]。
團→團	朝鮮國王之印	coo hiyan gurun i wang ni turon 朝　鮮　國 之 王 之 印	原官印無漢文，見於順治二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三》。
團→團	巡按湖北監察御史印	hū be babe baicara jiyan ts'a ioi sy i 湖北 地把 巡察　監　察 御 史之 doron 印	見於順治四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二》。
團→尖	征西前將軍印	wargi be dailara julergi jiyang jiyun i 西　把　征　前　將　軍　之 doron 印	見於順治五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二》。
團→尖	剿撫湖南將軍之印	hū nan i babe dailara dahabure 湖 南之地把　征　　招降 jiyangjiyūn i doron 將　軍　之 印	見於順治八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三》。
團→團	義烏縣印	i u hiyan i doron 義烏 縣 之 印	見於順治九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三》。
團→團	宜黃縣印	i hūwang hiyan i doron 宜 黃　　縣 之 印	見於順治九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三》。
團→團	宛平縣印	wan ping hiyan i doron 宛　平　縣 之 印	見於順治十三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三》。
團→團	征蠻將軍印	man be dailara jiyangiyūn i doron 蠻　把　征　將　軍　之 印	見於順治時殘本，出自《清理紅本記・卷四》。
團→尖	琉球國王之印	lio cio gurun i wang ni turon 琉 球　國 之 王　之 印	賜於康熙元年，出自《中山傳信錄・卷二》[18]。
團→團	討逆將軍印	fudaraka be dailara jiyangiyūn i doron 叛逆 把　征　將　軍　之 印	見於康熙十七年，出自《清理

[17] 奉寬仲嚴：《清理紅本記》（臺北：臺聯國風，1969 年）。鈔錄清末所流出的內閣庫存檔案，並附說明，記錄下這些檔案上的官印。

[18] [清]許葆光：《中山傳信錄》，（臺北：大通書局，清刻本，1987 年）。

類型	漢文	滿文	備註
			紅本記・卷四》。
團→尖 團→團	欽天監曆日印	cin tiyan giyan yamun i lii ži i doron 欽 天 監 衙門之曆日之 印	見於康熙十七年，出自《清理紅本記・卷四》。

可以觀察到，隨著滿人與漢人互動加深，尖團音混淆的情形明顯減少，這也應該不是「存古意識」的影響。試想此時的滿人，才漸習漢文，要能充分掌握漢語聲韻之學，實在不大可能，應仍是「聽什麼、寫什麼」。

既然如此，有沒有可能是漢人抱持「存古意識」，故意教滿人講著一口古拗、不切時音的漢語呢？這也同樣不大可能。如果真的有漢人故意講著一口古音，其人數恐怕不多。以區區少數的漢人，卻要將原本滿漢對音的格局改頭換面，可能性實在不高。

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滿人接觸到越來越多的降清漢人，開始注意到這些漢人的講官話口音與東北常聽到的口音並不一致。尤其入主北京後，實實在在聽到道道地地的官話，更是發覺自己過去所聽聞的漢音並不是官話，因此必須改正舊音。

又如苗家芮分析康熙《御製清文鑑》的漢語借詞，她發現僅有少數尖團音混淆，絕大多數的尖團音都分得清清楚楚[19]。按理說，借詞是最能夠反映實際語音的，甲語從乙語借來某詞彙，本是聽起來像什麼音，就記寫成甲語的什麼音，豈會考究乙語原來的標準發音？康熙《御製清文鑑》漢語借詞之所以能分尖團，不應是由於「存古意識」，而是因為當時官話確實分尖團。

四、清初可能存在的四種口音

對於清初可能實際存在的口音，不妨以下面象限圖來表示：

[19] 苗嘉芮：〈《御製清文鑑》拼寫漢語借詞尖團音的特點〉，《滿語研究》，2017 年第 2 期，頁 6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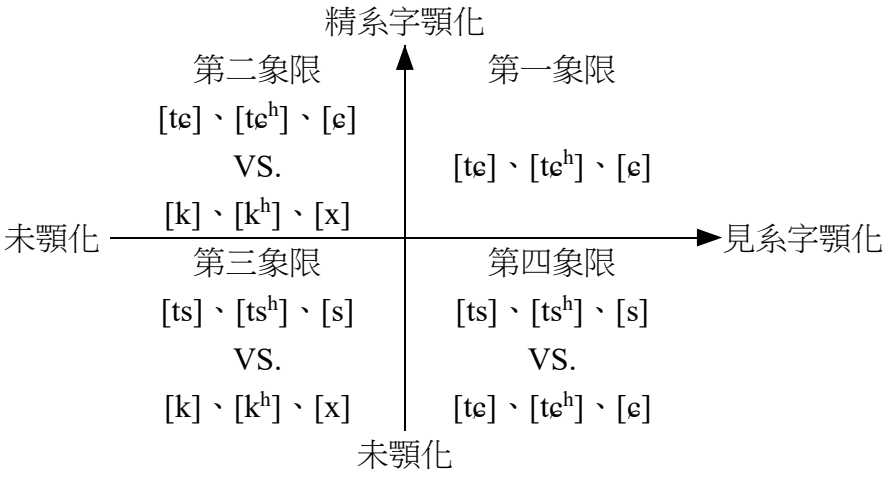


圖6-6　尖團音象限圖

四個象限的四種口音，可能曾同時存在過，可能也都是官話系統下的變體，但並不代表每一種都可以被社會大眾認可為官話雅音。

首先，明末《西儒耳目資》，其音系屬於第三象限。其「祭」、「雜」、「則」、「左」、「粗」等聲母，都以 ç 表示；其「己」、「格」、「歌」、「古」都以 k 表示[20]。

滿人在關外所聽到的漢音，可能主要是第一象限這種讀音，今國語也屬於此。

現代南京方言，以及現代崑曲、京劇[21]所使用的口音，則是第四象限，推估是官話傳到南方的變體。

而滿人入關後所改講的口音，則是第二象限，第二象限很有可能是當時所公認的正音雅韻。

五、重釋《圓音正考》

如此一來，又產生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會出現《圓音正考》這種幫助人區清尖團音的參考書？王為民認為，尖團音早已消失。筆者以為，此說未免過於武斷、激進。

音變並不是突然全面翻盤，而是持續緩慢變化。推估在清初，第二象限固然是社會公認的標準音，但是第一象限開始崛起，影響力越來越大。也就是說，當時部分人口音為第二象限，部分人口音為第一象限，兩者同時並存，只是此消彼長，第一象限漸漸干擾了第二象限，使第二象限的說話者開始感到混亂，不很肯定某字該怎麼讀，於是尖團音產生了混淆。但是，我們並不能因為

[20]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譯引首譜》，頁 8b。

[21] 京劇雖名為京劇，但其實可上溯徽劇，且又融合崑曲。傳統京劇演員的訓練，是包含崑曲與京劇的；一個優秀的京劇演員，一般也都能唱崑曲，行話稱「崑亂不擋」，「崑」指崑曲，「亂」指亂彈，即京劇。也就是說，若以京劇的口音推論北京話，這會是一個嚴重的謬誤。

因此而論斷第二象限的說話者有「存古意識」。

而尖團音混淆，出現《圓音正考》這種書，按照王為民的觀點，這是一種人為的正字法[22]，此論也似乎過於武斷。

就以實際生活為例，以臺灣腔的國語，很難區分ㄣ[ən]與ㄥ[əŋ]、ㄧㄣ[in]與ㄧㄥ[iŋ][23]，小學生在學習注音符號時，靠的完全是死記硬背，教師也是反覆一再提點。因此，小學國語的參考書，自然就會詳加整理相關注音，或設計相關練習題，幫助學生記熟。參考書教臺灣學子區分ㄣ[ən]與ㄥ[əŋ]、ㄧㄣ[in]與ㄧㄥ[iŋ]，這不是很像《圓音正考》教大家區分尖團音嗎？如果我們因為臺灣腔的國語不能區辨舌尖鼻音韻尾與舌根鼻音韻尾，就貿然說國語的舌尖鼻音韻尾與舌根鼻音韻尾合流，國語課本、參考書上的注音純粹是一種人為正字法，這不是很怪異嗎？我們怎麼能因為臺灣國語不區分舌尖鼻音與舌根鼻音，就否定其他能區分舌尖鼻音與舌根鼻音的國語說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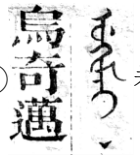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應當進一步問一個問題——為何尖團音如此重要？

既然第一象限已衝擊第二象限，第一象限勢力越來越大，那為何不乾脆從俗從新？又或者，何不放任尖團音混淆，就像《御製增訂清文鑑》放任[iai]與[ai]、[ie]混讀一樣？

筆者認為，區分尖團音之所以如此重要，應是出自滿人自身的需求。

滿語有[tʃ]、[tʃʰ]、[ʃ]與[k]、[kʰ]、[x]等聲母，均可與[i]拼合，如此格局剛好可以與漢語的第二象限對上。就以滿人的立場，實不願意見到漢語第二象限的消失，只要官話的標準音還是第二象限，滿文音譯成漢字就會非常方便。

試以《金史語解》中的專名為例[24]：


①卷 1，頁 2a


②卷 3，頁 3a

圖6-7　《金史語解》專名書影

上圖①是金太宗的名諱。如果官話的標準音還是第二象限，那麼當時人看著漢字讀成[u kʰi mai]，正巧就會與滿文 ukimai[ukʰimai]不謀而合。反之，如果以第一象限的口音讀成[u tɕʰi mai]，這就與滿文發音有落差了。

上圖②是水名。如果官話的標準音還是第二象限，那麼當時人看著漢字讀成[ɕi xin]，正巧會就與滿文 sihin[ʃixin]十分接近。反之，如果以第一象限的口

[22] 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問題〉，頁 339-352。

[23] 筆者記得，小學一年級老師教注音符號時，強硬地解釋：「ㄥ[əŋ]比ㄣ[əŋ]鼻音更重。」顯然，我的小學老師當初沒學好國音學。這也反映一個事實，連老師都搞不懂ㄥ[əŋ]、ㄣ[əŋ]有什麼分別，更何況廣大的學生呢？

[24] [清]清高宗敕纂：：《欽定金史語解》（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4 年，景印光緒戊寅三月江蘇書局刊本）。

音讀成[ɕi ɕin]，這就與滿文發音有落差了。

因此，站在滿人的立場，滿人應當支持漢語第二象限，哪怕第二象限在民間逐漸走向衰落，中央朝廷也要支持第二象限繼續作為官話標準音。

在此背景知識下，重新理解《圓音正考》。

該書署名「存之堂」，真實身分不明，刊刻於道光十年（1830）。當時，有個人叫龔宜古，拿著《圓音正考》的手抄本，想要刊刻，於是找了另一位名叫烏札拉・文通的滿人作〈序〉。烏札拉・文通自署「二等侍衛兼世襲雲騎尉充實錄館協修官」，可知烏札拉・文通也不是尋常小民，而是官宦子弟，且在京為官[25]。烏札拉・文通對《圓音正考》作了介紹，節錄其序〈序〉如下：

> 夫尖團之音，漢文無所用，故操觚家多置而不講，雖博雅名儒、詞林碩士，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惟度曲者尚講之。惜曲韻諸書，只別南北、陰陽，亦未專晰尖團之別，而尖團之音繙譯家絕不可廢，蓋清文中有尖團二字，凡遇國名、地名、人名當還音處，必須詳辨。存之堂集此一冊，為繙譯而作，非為韻學而作也，明矣！每遇還音疑似之間，一展卷而即得，不必檢查韻書，是大有裨益於初學也。[26]

筆者試詮釋如下：

所謂「夫尖團之音，漢文無所用」講得很明白，尖團音原指的是滿語[tʃ]、[tʃʰ]、[ʃ]與[k]、[kʰ]、[x]兩類聲母，是滿語聲韻的術語，而非漢語聲韻的術語。

接著，烏札拉・文通沒有解釋尖團音為何可以對應滿語的精系字、見系字，直接講漢語精系字、見系字的現象，即「雖博雅名儒、詞林碩士，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惟度曲者尚講之。」這段話告訴我們，很多讀書人的官話已講成第一象限，或是明明講的是第二象限，但卻常常混淆、講錯，大概只有聽戲曲的人還稍微講究一下。此處的「曲」可能指崑曲，當時崑曲定為「雅部」，最是風行，而崑曲源自江南地區，受南方方言影響，所以精系字、見系字未合流。

「惜曲韻諸書，只別南北、陰陽，亦未專晰尖團之別」則表明，當時聽曲的人們，或許為稍微講究一下精系字、見系字的發音，但整體上他們其實更在意南、北曲韻的問題，所以沒有專書談論精系字、見系字的發音。

「而尖團之音繙譯家絕不可廢，蓋清文中有尖團二字，凡遇國名、地名、人名當還音處，必須詳辨。存之堂集此一冊，為繙譯而作，非為韻學而作也，明矣！」這段話講得更是明白，之所以區分尖團音，是為了要將滿語專名翻譯成正確的漢字，正如前面所舉的人名「烏奇邁」、水名「習鞏」那樣。很多人的官話，由於受到第一象限的干擾，精系字、見系字會混淆，誤用錯誤的漢字，

[25] [清]存之堂：《圓音正考》（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道光十年京都三槐堂刊本），頁 5a-8b。

[26] [清]存之堂：《圓音正考》，頁 6a-7b。

所以需要一本參考書來查閱。這本參考書，完全是為了翻譯，而不是為了究析漢語聲韻。

「每遇還音疑似之間，一展卷而即得，不必檢查韻書，是大有裨益於初學也。」這段講的正是實際的語言狀況。那些講第二象限官話的人，不見得能熟記所有讀音，難免會有些字不大確定。若要翻查《廣韻》、《康熙字典》、《音韻闡微》之類的書，都太厚重了，不甚簡便。而《圓音正考》薄薄一冊，歸納所有精系字、見系字，簡明快速。

《圓音正考》書影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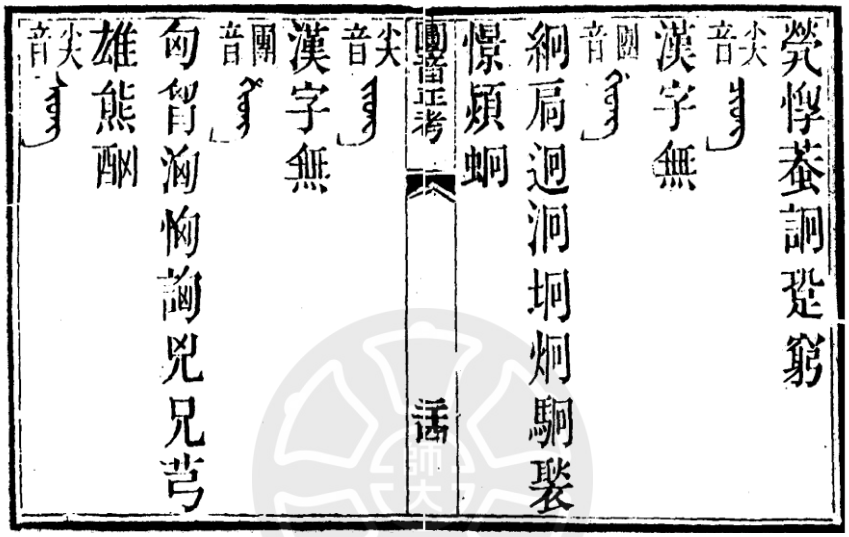


圖6-8　《圓音正考》書影

該書體例，是以滿文音節統合漢字。音譯時，先看滿文專名的音節，再去書裡把音節找出來，就可以挑選合適漢字來對音。此體例完全與《欽定清漢字式》相同，它完全是為了滿語使用者的方便。

所以，清代講究尖團音的現象，可分成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第二象限曾被公認為官話的標準音，而中央朝廷基於滿漢精確音譯的需求，也支持第二象限作為官話標準音。唯有如此，漢人不學滿語，直接讀漢譯，才能正確發出滿音。

第二，第一象限的興起，打亂了第二象限的格局，使得第二象限的說話者，有時會搞不清楚某字該怎麼讀，也就無法正確音譯滿漢文，故而需要一本參考書，那就是《圓音正考》。

第八節　與老國音的關係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與老國音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本研究的意外發現。

乍看老國音的音系，又聽聞「京國之爭」的舊事，可以直覺地判定它具有「存古意識」，處處存古。但是，當我們認定它就是在存古時，又不禁產生疑惑，到底當初那些委員在想什麼？怎麼會制定出這麼古拗、與時音脫節的音系？

徐芳敏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她引用王力：「照顧了古音系統，也就是照顧了各地的方音系統。」認為這句話，其實也可以倒過來說：「照顧了各地的方音系統，也就是照顧了古音系統。[27]」

也許就是因為委員們照顧了各地的方音系統，結果無意間就照顧了古音系統，意外與《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處處暗合。

老國音保留許多古音特徵，如：

一、ㄧㄛ[io]尚未變成ㄩㄝ[ye]。

二、大量ㄧㄞ[iai]音字。

三、ㄅㄜ[pɤ]、ㄆㄜ[pʰɤ]、ㄇㄜ[mɤ]、ㄈㄜ[fɤ]等音，尚未變成ㄅㄛ[po]、ㄆㄛ[pʰo]、ㄇㄛ[mo]、ㄈㄛ[fo]。

四、ㄍㄜ[ko]、ㄎㄛ[kʰo]、ㄏㄛ[xo]、ㄛ[o]等音，尚未變成ㄍㄜ[kɤ]、ㄎㄜ[kʰɤ]、ㄏㄜ[xɤ]、ㄜ[ɤ]。

五、部分字讀ㄛ[o]，而非如今國語讀ㄨㄛ[uo]。

六、ㄅㄨㄥ[poŋ]、ㄆㄨㄥ[pʰoŋ]、ㄇㄨㄥ[moŋ]、ㄈㄨㄥ[foŋ]仍為合口呼，尚未變開口呼ㄅㄥ[pəŋ]、ㄆㄥ[pʰəŋ]、ㄇㄥ[məŋ]、ㄈㄥ[fəŋ]。

七、ㄋㄨㄟ[nuei]、ㄌㄨㄟ[luei]仍為合口呼，尚未變開口呼ㄋㄟ[nei]、ㄌㄟ[lei]。

上列七項特徵，均可以在《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找到端倪。其第一項，與《御製增訂清文鑑》是完全吻合的。剩下六項，在《御製增訂清文鑑》則是新舊參半。

而筆者所謂「處處暗合」，是指它們的關係相當微妙，老國音並不像是直接繼承《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反倒像是老國音看到《御製增訂清文鑑》新舊音混讀後，直接訂立一套明確的審音標準，去新留舊，改良《御製增訂清文鑑》的音系。

照道理來說，這些委員應該是沒研究過《御製增訂清文鑑》，甚至連滿文都沒學過，所以筆者稱之「暗合」，並不是「明明白白地合」。

兩者之所以能如此相似，筆者試提出幾種可能原因：

第一種可能。老國音照顧了各地的方音系統，原初本意並無擬古。然而，欲建構官話祖語，其方法恰恰也是要照顧方音系統。因此，從某種角度來看，老國音幾乎就是官話的祖語，其所呈現的面貌自然與《御製增訂清文鑑》處處暗合，而且還比《御製增訂清文鑑》更古。

[27] 徐芳敏：〈老國音與切韻音〉，《聲韻論叢》，第 6 輯（1997 年），頁 816-817。

如果第一種可能成立，那也將間接證明《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的普遍性，《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可能也適度的照顧了各地方音。也就是說，《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並不是一地之方音，而是整個官話系統的公約數。

更具體地說，各方人士遊於京師，各地方音雜處，時間既久，總會形成共識——某些音聽起來就是特別鄙俚不堪，是鄉巴佬講的粗土之音；某些音聽起來就是特別文雅，是文人雅士講的高尚之音。

此共識之形成，並不一定以某地方音的絕對標準，更有可能是以某地方音為參照標準，再斟酌他處方音，稍加微調。至於誰粗、誰雅，此價值的判斷有主觀的成分，是南、北文化勢力的角力戰，《御製增訂清文鑑》應是傾向北方這邊的。惟京冀、江南以外的地方，恐怕就沒有足夠的文化實力參與競爭。

第二種可能。《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仍一直使用到民國初年。

廈門大學葉寶奎教授，素來力主「讀書音」之說，認為韻書紀錄之音，原則上都是當時的讀書音，未必是日常生活的口語音。而讀書音則又是一種高度保守的音系，往往抗拒各種音變趨勢[28]。他認為，老國音之所以如此具有諸多古音特徵，正是因為老國音不是北京音，而是讀書音[29]。

如果葉寶奎之說成立，那也就可以推論，民國初年的讀書音就是《御製增訂清文鑑》的音系，《御製增訂清文鑑》的音系仍存續到民國初年。

葉寶奎之說，多少有意淡化「方言背景」這個議題，不認為「方言背景」是一個關鍵因素。

第一種可能與第二種可能的根本差異，在於——民國初年，《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是否存在？

然而，除去此根本差異，兩者所引出的推論是相似的，都直指《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絕非北京市井小民日常使用的方音、土音，而是文人群體所認可的雅音。

百年前的日本學者渡部薰太郎（1861-1936）曾轉述他的滿文老師成蔚的說法，在成蔚祖父的時代，當時的漢字音，既非北京音，也非山東音，但如今已經消亡[30]。

應當如何理解成蔚的話呢？

首先，「祖父時代的漢字音」不是山東音，這是可以理解的。東北固然有許多山東移民，但東北方言並不全然是山東方言，頂多是受山東方言影響而已。

第二，「祖父時代的漢字音」不是北京音，那麼是什麼音呢？

承前所作的推論，《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並不是北京市井小民日用的土音，而是以北京音為基礎、斟酌南北而產生的官話雅音。

如果成蔚所謂「北京音」是北京土音的話，那麼「祖父時代的漢字音」大概就是《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了。兩者雖說接近，但當然還是有一點距離。

---

[28] 葉寶奎：《明清官話音系》（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24。

[29] 葉寶奎：《明清官話音系》，頁 310-313。

[30] 渡部薰太郎的：〈满洲语女真语と汉字音との関係〉，《亞細亞研究》，第 2 號（1933 年），頁 21-59。

而《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在成蔚這一代，走向消亡，這也不是什麼意外的事。如果沒消亡，恐怕我們今天還在講老國音呢！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御製增訂清文鑑》概況

《御製增訂清文鑑》是在清高宗的敕令下，依據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滿文辭典《御製清文鑑》，加以擴充而來，編入滿語新詞，加上漢文，成為一部滿漢辭典。

據筆者建構的電子資料庫統計，《御製增訂清文鑑》共包含 19597 則詞條、1126 個不同的漢字；若將異體字視為不同漢字，總字數還可以增長到 1180 字以上[31]。

清高宗本人有極高的語言素養，精通滿文、漢文、蒙古文、維吾爾文，又曾學過藏語、嘉絨語。對清高宗而言，要統治一個多民族的大帝國，必須依賴翻譯。而人名、地名等專名，譯音正確，又最為基礎，因此敕纂多部辭書，首重音譯。

在此背景下，《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滿漢對音，應非隨意注寫。編纂期間，館臣不時進呈稿本，故其對音應是經過高宗本人所首肯的。

《御製增訂清文鑑》的作者，初為傅恒。傅恒晚年忙於軍務，班師回朝後不久便病故，則由劉統勳接手。至於背後的編纂班底，則不甚明瞭，可能以滿人為主；且由於出現少數字例的舌尖鼻音、舌根鼻音混淆，故推測編纂班底可能還有南方漢人。

本研究考證也出來，《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祖本，正是兩岸故宮所藏的刻本，這套版本也收藏於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另一些版本多出〈續入新語〉、〈二次續入新清語〉，這應該都是後人私修的增補本，增補內容直接抄自歷來朝廷所頒布的滿文新創詞彙。

《御製增訂清文鑑》祖本成書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殆無異議。至於〈續入新語〉與〈二次續入新清語〉，透過比對詞條與檔案史料，可以推估〈續入新語〉約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五十三年（1788）間，〈二次續入新清語〉約在乾隆五十三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間。

《御製增訂清文鑑》對後世影響頗大，不只成為滿語詞彙的標準依據，也成為後世滿漢對音的重要參考書。

第二節　滿文古音

幾個容易產生疑惑的滿文音值，本文做成以下之理解：

第一，滿文 u、ū 兩字母，或許讀音稍異，但十分接近，同樣都用來注寫漢音[u]。

[31] 若干異體字無法輸入於電腦，只能採用通用字，故 1180 字實被低估。

第二，對照現代滿語方言，滿文 ši 讀[ʃɿ]，si 有[ʃi]、[ʃɿ]兩種音位變體，但 si 以[ʃi]為規範音。當以漢字為滿文注音時，si 可能對上漢字[ɕi]或[ʂɻ]；但是，當滿文為漢字注音時，漢字[ɕi]一定對上 si，[ʂɻ]一定對上 ši。

第三，滿文 žin、žen，同樣都在記寫漢音[ʐən]，但以 žen 為規範；žing、ženg 同樣都在記寫漢音[ʐəŋ]，但以 ženg 為規範。

第三節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音系的聲母

《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聲母與今天國語完全一致，但與元音的拼合情形不盡相同，個別字例也有出入。

首先，知系字、莊系字，以讀舌尖後音為主流，以讀舌尖前音為旁流，《御製增訂清文鑑》與國語皆是如此，如「責」、「冊」、「所」都是莊系字，但國語讀舌尖前音。只是，個別字例大不相同，有時一字又讀舌尖後音、又讀舌尖前音。兩者之間只有個別字例上的差異，幾乎沒有系統上的差異。因此，不宜論斷《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偏向於某處方言。

其次，見系字遇[-i]、[-y]元音，不顎化；反之，精系字遇[-i]、[-y]元音，顎化。這也就是所謂的「尖團音」。

所謂「尖團音」，原是滿語音學上的術語，尖音指滿語舌面音聲母，團音指滿語舌根音、小舌音聲母。滿語尖、團格局，恰巧可以對上漢語精系、見系格局，因此被混為一談。

本論文認為——「精系顎化、見系不顎化」應是清初的官話標準音，此無關所謂存古意識。然而，在此同時「精、見系全顎化」的新音崛起，干擾了標準音，使得說標準音的人也產生混淆，但這並不代表標準音已然消亡。

尖團音分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涉及到了滿漢音譯。

站在滿人的立場，如果漢人講著標準音，就算沒學過滿文，只要看著漢譯，就能讀出滿文音；反之，若讀著「精、見系全顎化」的變音，就不能讀出正確的滿文音。

可是，另一方面，有些人雖講著標準音，但受新音干擾，也可能讀錯，於是出現《圓音正考》這樣的參考書。

最後，喻母、為母，原則上為零聲母，極少數變讀 ž[ʒ]，《御製增訂清文鑑》與國語皆是如此，如「容」、「睿」、「榮」。惟個別字例略有差異，許多都還讀零聲母，《御製增訂清文鑑》可能正處於音變剛萌發的階段。

第四節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音系的韻母

《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韻母與今天國語出現較大的分歧。基本格局上，多了ㄨㄜ[uə]、ㄧㄛ[io]，少了ㄨㄛ[uo]。

茲舉幾點重要現象如下：

一、自明末《西儒耳目資》既已存在[o]、[uo]兩音，但滿漢對音合併為[o]。

二、見系字果攝合口一等字，本應讀[o]，但部分字分化出[wə]，只是此音變並不成功，字例不多，今僅存於部分方言。

三、相同的音韻地位，常有混讀[o]、[ə]的現象。比對明末《西儒耳目資》，尚無混讀，但[o]、[ə]比例失衡，[o]韻字遠比[ə]韻字多。筆者推測，之所以[o]、[ə]混讀，是因為整個系統想回歸平衡狀態，於是[o]漸變讀為[ə]，造成混讀現象，連帶原本的[ə]誤讀成[o]。民國初年制定國語，可能也面對相同的現象，老國音的作法是回歸明末的格局，現代國語的作法是以聲母為判準，唇音讀[o]，舌根音、零聲母讀[ɤ]。

四、今國語[iai]韻幾乎消亡，所剩極少。滿漢對音，一半維持[iai]，一半變讀[ai]或[ie]。

五、泥母臻攝合口，滿漢對音讀 nun/nuwen，仍保持合口，但國語已變開口呼ㄋㄣ[nən]。

六、今國語唇音字不拼ㄨㄣ[-uən]、ㄨㄥ[-oŋ]，但這些開口字在中古不少都是合口字。這些合口字，滿漢對音有的仍保持合口，有的已變開口。據統計數字多寡推測，[p-]、[p^h-]聲母最早變讀開口，其次是[m-]，最後是[f-]。

七、泥母字、來母字配止攝合口、蟹攝合口，滿漢對音有的仍保持合口[nui]、[lui]，有的已變開口[nei]、[lei]，新舊大約各占一半，今國語全變開口。

八、通攝入聲三等字，如「熟」、「肉」、「粥」等字，今國語文讀讀[u]，白讀讀[ou]。但在滿漢對音，白讀似乎還在萌芽階段，白讀極少，幾乎全為文讀。

九、宕攝入聲開口一等，如「著」、「芍」、「杓」，今國語文讀讀[uo]，白讀讀[au]。但在滿漢對音，白讀似乎還在萌芽階段，白讀極少，幾乎全為文讀。

第五節　《御製增訂清文鑑》官話音系的地位評價

《御製增訂清文鑑》出現大量混讀的現象，半舊半新，有些地方舊多新少，有些地方舊少新多。上溯古音，下觀現代國語、方言，總能觀察到音變的不同進程。因此，《御製增訂清文鑑》所記錄下的音，極可能當時活生生、實實在在的官話音，不見得有什麼存古的意識。

此份文獻再再揭示，語音的流變並不是突然地改頭換面，而是緩慢地推進。

起初，新音的萌發可以很早，少數幾個字出現了變讀。接著，逐漸擴大感染其他字音。音變可能發展到一半就受挫，不被大眾所接受，於是消失，退回原地，如《御製增訂清文鑑》裡的[uə]韻，最終還是退回[o]。

如果音變持續擴大，則會出現混讀現象，嚴重干擾原本的標準讀音，使得標準讀音的說話者也感到困惑，甚至讀錯音。當此之際，音變看似聲勢浩大，

影響了一半群眾，但仍有一半的人還在讀標準音。

從新音的萌芽，到舊音的凋零，此消彼長之間，新、舊音可以同時共存甚久。因此，同一份文獻，有舊音，有新音，是合理的；同一時代，甲文獻為舊音，乙文獻為新音，是合理的；相距不遠的兩時代，舊文獻為新音，新文獻為舊音，這還是合理的。

後代人回顧語流音變，既知結果，當然也就會稱某音為舊音、某音為新音，但當時人未必如此理解。當新、舊兩音共存期間，就以講舊音者的理解，他並不是在講舊音，而是在講標準音，將新音視為怪音、訛音。這就好比今日老一輩人常感慨，很多年輕人的母語方言都講不標準，怪音、訛音一堆，這其實正是新、舊音共存的實例！而且「很多」年輕人的母語方言發音不標準，並不代表「所有」年輕人皆如此，仍有「一些」年輕人能說著一口祖輩的標準音，只是這種標準音正逐漸消失，而原先不標準的音也終將變成標準。

因此，看到文獻中出現「舊音」，不宜貿然判定作者有存古的意識。

至於「標準音」的「標準」，究竟為何呢？《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究竟是哪處音系？

筆者認同麥耘、朱曉農、平田昌司的觀點，此在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前人研究〉已有簡要說明，故不贅述。

經綜合比較《御製增訂清文鑑》與民國初年老國音後，筆者獲得一些啟示：

《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並不是一地之方音，而是以北京話為基礎，依據文人對於雅音的共識，斟酌南北，所形成的音。這種音，正是官話音。

更具體地說，中原方言大體相近，本來就容易形成公約數。而各方人士聚於京師，帶來各地方音，時間既久，總會形成共識——哪些音是鄉巴佬講的粗土之音？哪些是文人雅士講的高尚之音？

此共識多少還是會有主觀成分，如滿人母語無[uo]，一些南方方言也無[uo]，所以同樣將[uo]併入[o]，但其他北方人可能還是繼續講[uo]，於是形成兩種變體。究竟標準該讀[o]還是[uo]？這就是模糊空間，只是差異不大，不妨礙溝通，也就不重要了。而《西儒耳目資》也好，今北京話也好，都有[uo]，故又再證明《御製增訂清文鑑》音系不完全是北京話，而是由北京話斟酌損益而來。

不過，官話不管衍生多少種變體，基本上還是八九不離十，這也就是為什麼《御製增訂清文鑑》會出現混讀現象而不統一。頂多只能說，盛清時期，皇帝的母語是滿文，也受過良好的漢文教育，越是折衷滿人口音與漢人口音，越是接近皇帝口音，越是標準。

而《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編纂者，既有滿儒，也有漢儒，更曾經過清高宗本人過目。如果我們狹隘地認定皇帝的口音就是絕對標準的話，《御製增訂清文鑑》無疑是最接近清乾隆時期官話標準音的文獻！

第六節　本研究貢獻

在滿漢對音研究方面，本論文是第一個針對大部頭文獻進行全面性分析的研究。學術貢獻摘舉如下：

一、修正前人「蒼字本」、「君字本」版本之說，確定祖本，釐清其他版本的成書與時間範圍。
二、補足《御製增訂清文鑑》成書過程及編者群的相關線索與史料。
三、前人未能說明滿文 si 為何以漢字「西」、「詩」對音，本研究提出合理解釋。
四、前人以為滿文 žen、žin、ženg、žing 等，為四種不同的音，本研究證實 žen、žin 同音，ženg、žing 同音。
五、前人研究，普遍注意到知系字、莊系字在滿漢對音，部分讀舌尖前音，但未說明與國語差距多大，本研究全面地比較了與國語的差異。
六、前人研究注意到，部分文獻出現舌尖鼻音、舌根鼻音混淆的情形，本研究進一步指出明確原因。
七、前人研究多注意到，相同韻母，往往[o]、[ə]混讀，本研究進一步歸納出整體演變軌跡。
八、前人研究多注意到，滿漢對音仍保留[iai]與開口呼唇音字，本研究進一步歸納出整體的演變軌跡。
九、前人對於尖團音的研究，往往糾結於精系字、見系字是否顎化等表面現象，本研究試探究其背後社會脈絡，提出相對合理的解釋。
十、對於官話的性質，本研究試提出一套相對合理的說法。

參考文獻

滿文古籍

[清]存之堂：《圓音正考》（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道光十年京都三槐堂刊本），頁 5a-8b。

[清]沈啟亮：《大清全書・序》（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景印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頁 1b-5a。

[清]沈啟亮：《御製百家姓滿漢合集》（康熙三十二年刻本，現收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清]明昌（Mingcang）、伍爾泰（Urtai）：《清文典要大全》（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清]阿桂等：《滿珠蒙古漢字三合清文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馬齊等：《御製清文鑑》（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刻本）。

[清]清高宗敕纂：《御製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年，景印北京故宮藏抄本）。

[清]清高宗敕纂：《欽定金史語解》（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4 年，景印光緒戊寅三月江蘇書局刊本）。

[清]許葆光：《中山傳信錄》，（臺北：大通書局，清刻本，1987 年）。

[清]傅恒等：《西域同文志》（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年，景印《文瀾閣四庫全書》）。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首爾大學藏「君字」刻本）。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國立臺灣大學藏「君字」刻本）。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傅恒等：《御製增訂清文鑑》（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蒼字」刊本）。

[清]普壽峯：《漢清文海》（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道光元年【1821】刊本）。

[清]愛新覺羅・允祿等：《欽定同文韻統》（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清]愛新覺羅・宜興：《清文補彙》（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刊本）。

[清]舞格・壽平：《清文啟蒙》（雍正十年【1732】墨華堂刻本，現存法國國家圖書館）。

[清]劉統勳等：《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倫敦大學藏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刊本）。
[清]敷臣・志寬、容齋・培寬：《對音輯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藏光緒十六年【1890】繙譯總學刊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寧民族出版社，2009年）。
遼寧省檔案館編：《黑圖檔》（北京：綫裝書局，2015 年）。

漢文古籍

[宋]陳彭年等：《廣韻》（臺北：黎明文化，2010 年，景印[清]張士俊澤存堂刊本）。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臺北：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詳，景印武林李衙藏版）。
[清]丁廷楗：《徽州府志》（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清]于中敏等：《欽定剿捕臨清逆匪記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方濬師：《蕉軒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清]希服、剛林等：《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寫本）。據莊吉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敘錄〉，《故宮圖書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70 年），頁 55-135，景印原書書影。
[清]李光地：《音韻闡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馬齊等：《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聯華出版社，1964 年，景印盛京崇謨閣藏本）。
[清]國史館：《滿洲名臣傳》（臺北：文明書局，1985 年，《清代傳記叢刊》景印清刊本）。
[清]國史館：《漢名臣傳》（臺北：文明書局，1985 年，《清代傳記叢刊》景印清刊本）。
[清]張玉書：《張文貞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梁國志：《音韻述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景印武英殿

本）。
[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景印武英殿本）。
[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景印武英殿本）。
[清]清高宗敕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年，景印《文瀾閣四庫全書》）。
[清]清高宗敕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清聖祖：《康熙帝御製文集（三）》（臺北：學生書局，1966 年，《中國史學叢書》景印《御製文第三集》殿本）。
[清]陸曾禹：《欽定康濟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鄂爾泰等：《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傅恒、英廉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聯華出版社，1964 年，景印盛京崇謨閣藏本）。
[清]覺羅・西清：《黑龍江外紀》（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67 年，《清朝藩屬輿地叢書》景印同治九年刻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年）。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住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現代專書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 年）。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2 版）。
李樹蘭、仲謙、王慶豐：《錫伯語口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年）。
奉寬仲嚴：《清理紅本記》（臺北：臺聯國風，1969 年）。
季永海、劉憲景、屈六生：《滿語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年）。
故宮博物院編：《同文之盛——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
胡增益主編：《新滿漢大辭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張世方：《北京官話語音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0 年）。

莊吉發：《文獻足徵——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為中心的比較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 年）。
莊雅州、黃靜吟：《爾雅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2 年）。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滿洲語語音研究》（東京都：玄文社，1992 年）。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滿語讀本》（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
葉寶奎：《明清官話音系》（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年）。
趙杰：《現代滿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年）。
趙阿平、朝克：《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
黎錦熙：《國語運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萬有文庫》第一集）。
羅常培：《羅常培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 年）。
[日]中嶋幹起：《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第一至九冊（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93-1999 年）。
[日]羽田亨：《滿和辭典》（高雄：學海出版社，2011 年。）

學位論文

王松木：《《西儒耳目資》所反映的明末官話音系》（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岳暘：《吳語杭州方言的語音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語言學系碩士論文，2019 年），頁 2-4。
秦慧方：《老國音研究：以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為中心》（屏東市：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班碩士論文，2011 年）。

中文論文

于越：〈《御製清文鑑》用例論略〉，《滿語研究》，2017 年第 1 期，頁 68-74。
王為民：〈《圓音正考》索解〉，《南京社會科學》，2007 年 8 期，頁 129-133。
王為民：〈從滿漢對音規則看《黃鐘通韻》所表現的尖團音分合狀況——兼論北京官話尖團音合流完成的年代〉，《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353-374。
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中國語文》，2017 年第 3 期，頁 339-352。
王為民：〈滿文文獻與尖團音問題〉，《中國語文》，2017 年 3 期，頁 339-352。
王慶豐：〈試論滿語的元音 o、u、ū〉，《滿語研究》，1986 年第 1 期，頁 17-22。
吳雪娟、尹鐵超：〈滿語第六元音研究〉，《滿語研究》，2009 年第 2 期，頁 9-12。
李雄飛：〈《御製增訂清文鑑》刻本初探〉，《滿語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37-43。

李雄飛：〈《御製增訂清文鑑》刻本補敘〉，《滿語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41-43。
季永海：〈關於滿語語音的幾個問題〉，《民族語文》，2008 年第 5 期，頁 68-71。
金鑫：〈乾隆改定遼金元三史譯名探析〉，《滿語研究》，2009 年第 1 期，頁 58-62。
春花：〈《御製清文鑑》類目體系來源考〉，《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三輯，2007 年，頁 107-115。
春花：〈故宮藏珍本《御製兼漢清文鑑》——兼談清內府刊刻、收藏的滿蒙文詞典〉，《紫禁城》，2010 年第 8 期，頁 72-79。
春花：〈乾隆敕修《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及其影響〉，《歷史檔案》，2008 年第 1 期，頁 54-59。
苗嘉芮：〈《御製清文鑑》拼寫漢語借詞尖團音的特點〉，《滿語研究》，2017 年第 2 期，頁 60-65。
徐芳敏：〈老國音與切韻音〉，《聲韻論叢》，第 6 輯（1997 年），頁 785-825。
崔宰宇：〈《漢清文鑑》簡論〉，《民族語文》，1997 年第 5 期，頁 66-75。
張虹：〈簡述乾隆帝對完善滿語文的貢獻〉，《滿語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47-52。
莊吉發：〈《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檔》與清朝前史的研究〉，《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年），頁 59-144。
許寶華、游汝杰：〈蘇南和上海吳語的內部差異〉，《方言》，1984 年第 1 期，頁 3-12。
麥耘、朱曉農：〈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話的基礎〉，《語言科學》，第 11 卷第 4 期（2012 年 7 月），頁 337-358。
程燁、趙杰：〈滿語輔音字母 k、g、h 區別性特徵分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4 期，頁 158-163。
馮蒸：〈「尖團字（音）」應為「尖圓字（音）」補說〉，《漢藏語學報》，第 7 期（2013 年），頁 167-173。
馮蒸：〈尖團字與滿漢對音——論《圓音正考》及其相關諸問題〉，《漢語史研究論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89-308。
黃俊泰〈滿文對音規則及其所反映的清初北音音系〉，《國文學報》，第 6 期（1987 年），頁 83-118。
照日新：〈徽語的特點和分區〉，《方言》，2005 年第 3 期，頁 279-286。
趙元任：〈南京音系〉，《科學》，第 13 卷第 8 期（1929 年），頁 1005-1036。
劉宇：〈從滿漢合璧本《三國志宗寮》對音看明末東北方言的幾個語音特徵〉，《方言》，2008 年第 2 期，頁 185-190。
鄧永齡：〈從滿洲語對音上論中國音均問題〉，《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 1 卷第 16 期（1930 年），頁 155-158。

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清華學報》，新 48 卷第 3 期（2018 年），頁 489-524。
穆燁駿：〈阿勒楚喀滿語語音簡論〉，《滿語研究》，1985 年第 1 期，頁 5-15。
薛蓮、王曉川：〈滿語、女真與研究者渡部薰太郎著述考〉，《滿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123-128。
關辛秋：〈關於滿文元音字母 o 和 u 的讀音〉，《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2008 年第 5 期，頁 114-118。
關辛秋：〈關於滿文輔音字母讀音的探討（上）〉，《滿語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22-28。
關辛秋：〈關於滿文輔音字母讀音的探討（下）〉，《滿語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15-19。
[日]平田昌司：〈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中國語文》，2000 年第 6 期，頁 537-576。
[日]鋤田智彥：〈《滿文三國志》中所見的漢語北方音〉，《語言學論叢》，第 58 輯（2008 年），頁 112-126。
[日]藤堂明保：〈北方音系的演變〉，《中国語学》，第 162 號（1966 年 7 月），頁 1-11。

日文論文

[日]山崎雅人：〈『大清太宗文皇帝実録』の満州語音訳漢字から見た漢語の牙音・喉音の舌面音化について〉，《文化》，第 53 卷，第 3·4 號（1990），頁 19-37。
[日]山崎雅人：〈『御製百家姓』における満洲文字による漢字表音について——漢語の舌面音化を中心に〉，《満族史研究》，第 7 號（2008 年 12 月），頁 81-94。
[日]山崎雅人：〈音韻変化に反映した近代漢語の声母構造について〉，《中国語学》，第 237 號（1990 年），頁 33-42。
[日]中村雅之：〈『新刻清書全集』所収「満漢切要雑言」について〉，《KOTOHOHA》，第 25 號（2004 年 12 月），未編頁碼。
[日]中村雅之：〈er 音史小考〉，《KOTONOHA》，第 94 號（2010 年 9 月），頁 1-3。
[日]中村雅之：〈北京語における蟹摂 ie 韻の成立〉，《KOTOHOHA》，第 145 號（2014 年 12 月），頁 35-36。
[日]中村雅之：〈近世音資料における果摂一等の表記〉，《KOTOHOHA》，第 39 號（2006 年 2 月），未編頁碼。
[日]中村雅之：〈南京官話を反映する若干の満洲文字資料〉，《KOTOHOHA》，第 37 號（2005 年 12 月），未編頁碼。
[日]日比野高宏：〈『兼満漢語満洲套話清文啓蒙』の尖団区別について〉，

《KOTOHOHA》，第 39 號（2006 年 2 月），未編頁碼。
[日]竹越孝：〈『兼満漢語満洲套話清文啓蒙』における注音の内部差異（3）〉，《KOTOHOHA》，第 104 號（2011 年 7 月），頁 3-6。
[日]竹越孝：〈『兼満漢語満洲套話清文啓蒙』における注音の内部差異（4）〉，《KOTOHOHA》，第 105 號（2011 年 8 月），頁 13-18。
[日]竹越孝：〈『兼満漢語満洲套話清文啓蒙』における注音の内部差異（5）〉，《KOTOHOHA》，第 106 號（2011 年 9 月），頁 3-5。
[日]岸田文隆：〈満洲字による漢字音表記の規範化——満洲字千字文を資料として〉，〈言語学研究〉，第 13 號（1994 年 12 月），頁 1-23。
[日]渡部薫太郎的：〈満洲语女真语と汉字音との関係〉，《亞細亞研究》，第 2 號（1933 年），頁 21-59。
[日]落合守和：〈《西城同文志》三合切音の性格〉，《靜岡大學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第 19 卷第 2 號（1983 年），頁 85-125。
[日]落合守和：〈《清漢対音字式》に反映した 18 世紀北京方言の音節体系〉，《靜岡大學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第 21 卷第 2 號（1985 年），頁 171-214。
[日]落合守和：〈《満漢字清文啓蒙》に反映された 18 世紀北京方言の音節体系〉，《靜岡大學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第 22 卷第 2 號（1986 年），頁 111-151。
[日]落合守和：〈《增訂清文鑑》十二字頭の三合切音〉，《靜岡大學教養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第 20 卷第 2 號（1985 年），頁 75-97。
[日]鋤田智彦：〈『満文金瓶梅』により帰納される漢字音の体系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 2 分冊，第 52 卷，頁 217-227。

外文文獻

Alexander Wylie, *Translation of Ts'ing Wan K'e Mung, A Chinese Grammar of the Manchu Tartar Language* （Shanghae： London Mission Press, 1855）.

Juha Janhunen, "Ural-Altaic: The Polygenetic Origins of Nominal Morphology in the Transeurasian Zone," in Martine Robbeets & Walter Bisang,ed., *Paradigm Change: In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pp. 312-335.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 Manchu Grammar*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p.0.

線上資源

中央研究院：《內閣大庫檔案》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中央研究院：《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https：//chardb.iis.sinica.edu.tw/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像資料庫》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GC/indexcg.html
國家發展委員會：《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https：//www.cns11643.gov.tw/?ID=0&SN=&lang=tw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
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http：//dict.concised.moe.edu.tw/jbdic/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home.do

附錄

資料庫電子檔

說明：

資料庫電子檔，包含「御製增訂清文鑑 詞彙.xlsx」與「御製增訂清文鑑 漢字.xlsx」兩檔案，均燒錄成光碟，附在紙本論文之中。

本資料庫是依據中嶋幹起《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電子掃描檔，運用光學字元辨識軟體，將圖像轉成文字，再由本人校對。

特殊異體字，一般輸入法無法輸入，則由本人從國家發展委員會之《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取得字碼。

國語讀音，首先依據中嶋幹起《電腦處理　御製增訂清文鑑》，再由本人複查《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教育部異體字字典》、中央研究院《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國家發展委員會《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等資源。部分出自《爾雅》的罕用字詞，其讀音無法在上述工具書中查到，則依據莊雅州、黃靜吟《爾雅今註今譯》的注音。

《廣韻》音韻地位，由業師　吳聖雄教授協助建置，再由本人校正。

備註欄，全由本人撰寫。

任何人如欲使用本資料庫，可與本人聯繫。聯絡方式，建議詢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事務人員。